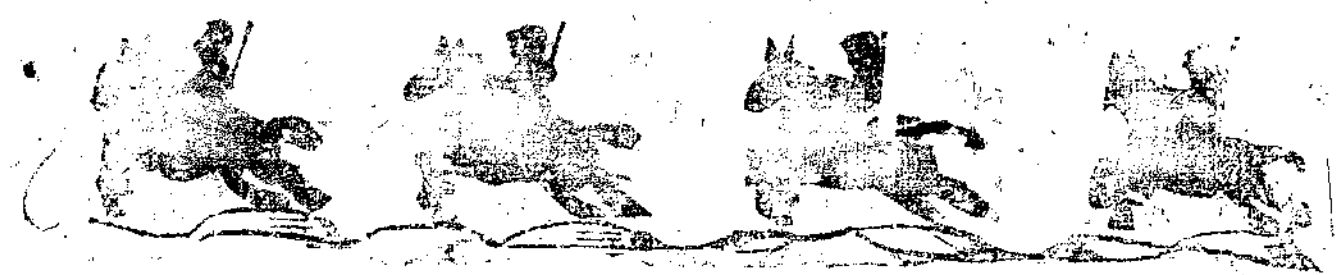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世界月刊 第二期目錄

論著	誠動與誠化	劉迺敬 (一)
	世界定一之必然性 (上編)	朱清華 (六)
	明末民族主義沈自晉	趙景深 (一五)
	古代西方民族戰鬥精神 (續)	胡嘉 (二一)
	論唐代詩派及其風格	吳適生 (三〇)
	論英文雜字字典 (續)	文啓昌 (三七)
	武力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與批評	陶夢安 (四四)
	由江北各省物價增漲說到我國物價管制政策 (續)	張學器 (五〇)
	論兩漢之政治思想	鮑允德 (五五)
	行馬說	馮永軒 (六六)
	孔教之源流及其地位	丁衡无 (七〇)
	子路底人格美	唐德繩 (七三)
	中國戰後經濟建設之理論問題	沈玉明 (八〇)
	關於呂思勉中國民族起源說及東南說之商榷 (續)	盛清沂 (八五)
	改革近今社會風氣的幾點意見	馬繼先 (九四)
	先秦政治思想	胡廣益 (九九)
	歐陽文藝上的心理距離說	譚星 (一〇〇)



文藝

萬里樓叢錄(續)編文藝類

朱清華(一一五)

姑忘言之

平江不肖生(一二四)

秋燈憶語(續)

張宗和(一二八)

五位飛將軍來臨

姚任重(一三四)

死屍

花本道(一三七)

哈代作品中的悲劇性

汪孟穎(一四三)

時事雜感

宋公一(一四五)

鵲踏枝

郭養拙(一四七)

文質彬彬

徐際康(一四七)

除名雜詩

德綱(一四八)

十六字令

佚文(一四九)

南鄉子(和前唱)

潘旭(一四九)

南鄉子(和潘唐兩君原唱)

宋公一(一四九)

臨江仙

佚文(一四九)

特載 參觀立煌電廠報告

程琪(一五〇)

附刊 安徽省立安徽學院組織規程

(二〇)

補白 春詞

鮑先德(六九)

卽事——時在二十九年五月初鄂北大捷後

鮑先德(五)

初春懷鄉

鮑先德(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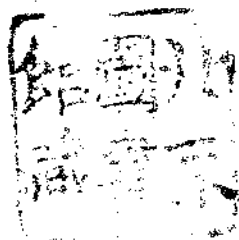
秋風

鮑先德(一五二)

著 論

誠 動 與 誠 化

劉 迺 敬



前作「物性與事理」一篇，欲再作「人性與人生」「人生與社會」諸篇，構成一系統，現以「人性與人生」未作成，乃以此篇代之，此篇作成已數月，原名為「廣陳孝侯先生之開成律」，欲以此介紹陳孝侯先生之大著，俾人得識

其理，積年累月，本能啓其隱秘，舉其蘊藏，並將易理與大學之八條目，中庸之九經，暨程朱之學說等，融貫貫通，著書達二十萬言，博引詳說，透徹無比，誠不可跋及也。

其機關欲出一刊物，徵文於余，遂以此篇獻之，不料此刊物至今未出世，而此篇又有時間性，不便久延，因改由此發表，苟不以四日黃花視之，則幸甚。 作者附誌

考進化之理，基於運動，運動則演變，演變之中，天擇行而，天擇之結果，進化成矣，古人雖不知天擇之理，却已窺見運動之現象，謂知運動為宇宙之根本大法，所謂宇宙之流行是也，宇宙流行則存，靜止則毀，故曰：「天行健」，人為天中之一物，欲久存而進化也，必法天，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所以行且健者，必有不斷之

種進化及社會進化之實跡，歐西古希臘赫拉克里特 H. Heraklitos，赫爾克里特 H. Heraklitos，愛利托道克 Empedokles，及里斯多德 Aristoteles 諸哲，亦均具同樣之能力，惟言世界演進及演進所循之途徑之書，要推我國易經為最早，古闕陳孝侯先生 於公餘之暇，精研其詞，細

所謂之誠字，誠乃天之本性，是天之所以為天者，故天之行且健者，是其自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為誠，誠之性為運動不息，故天之道為運動不息，故

628752

曰：「天行健」，曰：「至誠無息」，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為誠動之說也。

「運動之起源，歐內古人認為不可知，一千八百八十年，雷博甫孟 Reynolds 在柏林科學會講演時，列之為世界七謎之一，認為「完全無起，不可解釋」，然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拉瓦喜兒 Lavoisier 已發現物質不滅定律，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梅爾 Robert meyer 已發現物

力不滅定律，此二定律已暗示運動之起源，至最近物理學家方將一切自然力，如電磁熱等，歸之於公共唯一之原動力，此公共唯一之原始力，為極小體量原子或電子之振動，可知物質之本性，即係不息之運動，此本性無以名之，名之曰誠，此為誠動說之科學根據也。

運動有軌道，且係週期性的，每演一週，進化一級，繼續不已，就一週看，可分為若干步驟，通各週看，可分為若干階級，一週內之步驟，據我國古人觀察及分析所得，經李侯先生精研所見者，為誠、形、著、明、順、窮、變、通、八字，首為誠，為運動之原動力，無此則不能動，不動則不能生，不生則為烏有，既動矣，則生機伏，而形寓而，然猶不可見，必待長大如許，始為人目所能見，發展至或長至人目所能見，始謂之著，既著矣，然猶渾渾一團，結構不分，必待相當發展，始得釐然分明，發展至成長至結構分明，狀態完具，始謂之明，既明矣，大體雖已具備，然猶在幼稚狀態，必待充分發展，由幼年期青年期壯年期而達於衰年之初期，氣流轉，沛然暢達，故謂

之順，逮衰年期至，則由順而轉於窮矣，至窮而猶不改，則至於毀滅矣，故須變，變之中，善者存之，不善者汰之，故至通 自誠而形，而著，而明，而順，而窮，而變，而通，乃一氣之流轉，或運動之過程，或生長發展演變之次第，本為無間斷或不可分辯之繼續的改變，所以分為八者，乃人勉強擬某現象以分之耳，此為在一週內演變之狀態也。

速由第一週之通，進而至第二週之誠，由第二週之誠，進而至第二週之通，週而復始，至於無窮，亦莫非自然演進或生生不易之過程，至逐週演進所以有進步者，蓋以在每週內之變階段上，引進優點，汰除劣點，至通階段，則已涵泳浹洽，調劑妥貼，及至下週之誠階段，則力量充盈，發洩澎湃，而產出新週期，總之，氣之流轉也，生長也，發展也，演變也，運動也，名異而實同也，皆為誠之運行所演變之現象，故誠為動力，循某軌道而推進，其始為誠，運行至某程度為形，運行至某程度為著，由著而明，而順，而窮，而變，而通，再進入第二週第三週，運行不已，直至永遠，澈始澈終，無須與間斷，故曰：「誠者，物之始終」，曰：「誠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換言之，貫澈始終之原動力也，宇宙星球之所以成毀，動植礦物之所以生滅，人體細胞之所以代謝，人事之所以興廢，莫不由此道也，此為通各週演進之狀態也，此為誠動之狀態也。

然考之中庸，則另有一說，中庸曰：「其次致曲，曲

論有誠，誠則形，形者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是中庸之所言者，為誠、形、著、明、動、變、化、七字，與孝侯先生所舉之誠、形、著、明、順、窮、變、化、八字不同，蓋孝侯先生所言者，為運動進化之途徑，而中庸所言者，為技術訓練及品德休養之過程，所言不同，故內容有別。

試以學琴為例，說明技術訓練之過程，始欲學琴而誠生，既欲矣，則試為之而為形，既試為之，為之稍久，動作稍熟則為著，既稍熟矣，廣續為之，至於較熟而成調，則為明，既較熟矣，目猶不能離琴，心猶不能離調，人猶受其支配，為之不已，至於純熟，目不牽琴，而手投之無不合，心不戀調，而手奏之無不成，大往大來，毫無羈絆，故謂之動，既無羈絆矣，然所奏者，猶為樂師之調，而非奏者之調，未能道奏者之意，故須變，變之中，輕重急徐，抑揚頓挫，漸合其意之所謂，及至其極，意到則手達之，琴為遠意之工具矣，琴之奏，如其意之由口自然流露也，意近悲，則哀婉悽惻，如泣如訴，意近喜，則歡欣發揚，如蹈如舞，意在高山，則峨峨兮若泰岱，意在流水，則洋洋兮若江河，凡有所感發，一以琴曲折達之，人化為琴，琴代口作矣，故謂之化，凡技之神者，莫不至化境也，伯牙之鼓琴，造父之御車，輪扁之斲輪，偃師之造人，飛衛之射，韓娥之歌，皆臻此境也。

再以敬老為例，說明品德休養之過程，始以敬老為是而為誠，繼則為之而為形，再效人為而為著，效而甚似則

為明，為之不已，圓熟自如，則為動，然猶為人之行動，而非已之行動，不能達己之意，故須變，變之中，漸使敬合境之所需，意之所向，逮泔泔肌膚，則敬之流行，隨境轉變，微妙之極，不可言傳矣，故謂之化，化者，化已為物也，敬老，則渾身細胞化為敬，慈幼，則渾身細胞化為慈，對事則滿腔皆忠，對人則滿腔皆慈，為工則切切，為商則懇懇，皆誠化之效用也，然誠也，形也，著也，明也，動也，變也，化也，步驟雖有七，要皆至誠之發動流行也，故曰：「唯至誠為能化。」

六章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人之於惡臭也，全體惡之，無一毫不惡者，換言之，其全體已化為惡也，其於好色也，全體好之，無一毫不好者，換言之，其全體已化為好也，亦誠化之一例也。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蓋至誠則能化已為人，為人則能知人，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既能化已為人，亦能化已為物，為物則能知物，故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知人知物，則知人物生長之理，寒煖之宜，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故曰：「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亦誠化之效用也，王陽明格竹七日而廢者，置身竹外也，呂梁丈夫蹈危濫而過者，從水之性，而不為私也，故王陽明不知竹性，而呂梁丈夫則知水性，

此能誠化與不能誠化之別也。

然以孝侯先生創獲之八字，解釋技術訓練之過程，則尤合於教育心理學之所言，據教育心理學者之分析，技術訓練，至順階段後，則無進步，試就前舉學琴一例言之，學琴者，常以每手之兩指奏琴，迨訓練至順階段，業已純熟，不再進步，至此學琴者，欲以每手之三指奏琴，於是拆開兩指奏琴之習慣，而代以三指，然三指之配合，不易妥貼，在此時期奏琴，非但不見進步，反有退步，故謂之窮，至窮而灰心沮喪，必至中輟，學琴者，必力加奮勉，勤習不懈，逐漸調協其三指，故謂之變，連調協妥當，習慣養成，演奏純熟，則至通矣，至此若欲以四指奏琴，則又退至窮矣，再由窮進而至變，至通，此就孝侯先生創獲之八字解釋技術訓練之過程也，奏琴技術之養成如此，打字、拋球、解連環、收發電報等技術之養成，亦皆如此也。

至學說思想之成立，亦莫不依此程序也。試以進化學說為例說明之，人種起原問題，古人早已注意，而欲解決之，經十六十七兩世紀，自然知識漸增，至一千七百三十五年，林納 Linné 著自然體系論，將自然界之生物，作有系統之命名及分類，自然演進之思想，至此已著矣，至一千七百九十年，哥德 Wolfgang Sothe 復著植物變形論，謂各種異形植物，皆自同一原始植物變成，又著頭骨脊椎論，謂各種脊椎動物之頭骨，（人亦在內）皆依同樣法綜合而成，又認人類之骨架，與其他脊椎動物之骨架，皆

依同型組合而成，惟受遺傳及順應之影響，頭骨及骨架逐

漸改造不已，此為哥德之改造說，自然演進之思想，至此已明矣，至一千八百零九年，拉馬克 Geoff Lamarck 著動物哲學，謂最初之物種，係自然發生，為極簡單之有機物，以遺傳故，維持其原型，以順應故，變更其形體，以此新物種遂由舊物種脫變而出，人體亦依此由猿類哺乳動物挨次脫變而成，此為拉馬克之下傳說，自然演進之思想，遂至動階段，同時屈費兒 Cuvier 研究地層化石，於一千八百一十二年，著書敘述地層化石之次序，發現隣近兩地層之化石骨不同，遂倡災變說，謂地球上屢起災變，災變起時，舊生物全被毀滅，新生物從新創造，如此毀滅一次，創造一次，繼續不已，故各地層上之化石骨不同，證據確實，論敵翁服，遂予下傳說一大打擊，自然演進之學說，遂至窮階段，此後比較解剖學，比較生理學，細胞學，漸次成立，胎生學發達，動物植物資料漸多，一千八百三

十年，萊勒 Charles Lyell 復著地質學原理，證明無機界係自然連續的進化，多方貢獻，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華爾文著物種自然起原論，創自然濶汰說，進化論遂告成立，進化學說之成立如此。

綜上所說，可知誠動之狀，為若干螺旋形之圓周，由下旋轉而上，繼續不已，止於至善，然至善之境為理想的，無由得達，誠化之狀為直線的，由下漸趨而上，途程無已，止於化境，然化境亦為理想的，不易本達，惟誠動過程範圍較廣，含概誠化過程，較誠化過程多一步驟，與近

代教育心理學家觀察及分析所得者暗合，實為宇宙進化人事演變技術熟練學說精進必循之過程，明此過程，則世界一切動態，俱有意義矣，見其始，可料其未來之演變，得其終，可溯其已往之經過，始終條理，蓋於心，誠世界懸疑啓發之秘鑰也，莫怪孝侯先生得之，如獲至寶而，考宇宙之間，誠而已矣，其他皆誠隨境轉變之象也，乘至誠

之心，為子事父則見慈，為父撫子則見慈，為弟事兄則見恭，為兄愛弟則見友，為妻事夫則見順，為夫扶妻則見和，處友則見信，守職則見忠，居官則見仁，殺敵則見義，動無不疑，行無不通，至堅觸之而立開，至難當之而遂成，開物成務，其在至誠乎。

初春懷鄉

鮑先德

胡塵沸地竟無家，蜀道春風感歲華，極目兵氛城四塞，寄情江水下三巴。歸回小苑蘇餘草，夢繞孤檣散嫩花，一路干戈歸不得，鷓鴣啼徹夕陽斜。

世界定一之必然性

(上編)

朱清華

不可挽者勢也，不可行者理也，時無分古今，地無分東西，種無分黃白，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其獨一也，中國自周室東遷，王綱解紐，演為五霸，列國紛爭，楚之滅國者五十，遂及戰國，七雄稱號，小國苟存者僅十餘數，比之周初八百，不過四十之一而已矣，比之春秋一百六十，亦不過八之一而已矣，擾攘既久，人心思治，事物因變爭而進步，馳道郵傳，交通以速。弩箭堅甲，器械以猛，破阡陌，收巴蜀，秦之生產以富，父子別居，全男皆兵，秦之兵力以強以衆，謀術策算，奇譎百出，秦之政能以成，故能對六國各個擊破，成壓倒之強勢，而統一中國，雖曰人事，抑豈非自然進中，物心兩者，匯成之勢與理，有不得不然者乎，勢存乎物與力者也，理存乎心與情者也，物力之所推進，心情之所趨向，真如萬壑分流而入海，雖欲遏之而有所不可者也，又豈非天命也哉，秦統一後，廢封建，設郡縣，不獨土地歸一，政權歸一，而交通大

便，國內太平，漢晉隋唐因之，故能使全國混化，舊日之隔閡全消，內爭減少，居民安樂，而人口增進，文化大興，此則不能不歸功於統一也明矣，孔孟之說仁義王道，為少殺傷平天下也，張儀蘇秦之說連橫，亦為少殺傷平天下也，今日之世界，亦有類於是，民國二年以前之世界八強，亦猶春秋末葉之七雄耳，中國士爾其則宋衛也，其他則魯中山耳，物力之進步日速，地球之面積日小，人事之統一也亦日急，殺傷之數愈多，人心之厭亂愈甚，政權之統一也愈便利，社會由小羣而入於大眾，世界由分爭而達於一統，物也，心也，勢也，理也，英人羅素於歐戰後，遊歷蘇聯中國，歸而著工業文明之將來一書，痛論世界因工業文明之進步，交通及戰爭工具既速且猛，具此不變，歐洲文明必至消滅，人類必大受災害，而希望國際帝國之產生，但並非為世界統一，而為併吞各國為四個國際帝國，以求較久之和平，同時英人韋爾斯，則著世界史綱，力主世

界統一，其議論極有見地，極爲公允。亦其易實行，比之羅素所說，尤爲徹底。章氏蓋爲全人類福利計，非爲某一民族某一部分着想也。試擇其議論簡要於下，以明近今之趨勢焉。一吾人將人類聯合以成社會，及政治單位之發展情形，加以敘述，則知人類統一，蓋有必然者在也。夫人類在區區一萬年中，由初期新石器文化之小家族，發達而爲現今之聯合國家，其間變化甚多，強迫役使之風，已爲聯合共享自由之觀念所代替，昔日集中於專制君主，或神王之大權者，已散播於共同生活之全體。當羅馬共和未擴張至義大利半島之日，所謂自由團體者，其大僅至城邦而止，而所有大團體，皆係屈伏於專制君主下之團體，世無印字機與鐵路，則大聯邦共和國如北美合衆國者，將無存在之可能，而今日電報電話飛機輪舟火車，進步不已，故世界又非趨於統一，則殆難維持不可也。

現今人類之社會，人類之社會的衝突，人類之經濟上大困難，皆爲此等統一適應運動之趨向，而各國人民雖尙爲舊思想之指導者效忠順，充其量，亦不過暫時之忠順耳，吾人今日，已經預備爲真正組織，特使人人盡其極大之政治努力者，自茲以往，必爲人類所急需之「世界聯邦」(Federal World State)吾人之信仰，必爲世界人人共同之信仰，現今之國家主義的神祕，必如部族之神之同歸於盡，將來吾人之國性，即人類耳。

章氏根據歷史之推演，斷定人類必趨於統一，其立論基礎已固，自無動搖之餘地，彼又申而言曰：

「現代人類對於統一之需要，究能適應至如何程度，努力至如何地步，以測其觀念，改造其制度，教育其後輩，而準擴充至盡之世界公民資格乎，皮之，若輩對於此統一則存，分裂則亡之兩大勢力，漠不關心，而仍保持其舊日之愚昧頑固守舊之習性，又將至於如何之程度乎，世界統一，遲早必有實現之一日，否則，人類必自陷於滅絕之途，今吾人既深信理性之入有能，且深信人類之善意之同情心日增，則不得不摒棄後之一說，惟吾人欲達前之境地，其道途或遙遠而勞頓，悲慘而艱辛，須歷多代之犧牲而後可，又或進行迅速，僅閱一二世紀而已至，此固視乎其教種之趨勢焉，其性質已爲吾人所略悉，而其能力，蓋尙不可知也，此固有待於教育之作用焉，其要素爲明訓知識經驗三點，然此種工夫，應有若干之分量，應需若干之時間，今日尙無法可衡也，吾人之估計此事，往往各隨其所抱之態度而異，其時間，或較樂觀者流所擬者爲長，較悲觀者流所擬者爲短耳。」

章氏上之推測，乃緩進方法，欲以教育改換人類之思想，促進統一之實現，似係以尋常狀態，料想進步，故按而令則以政治力量，突然促成，爲當時章氏所未慮及者耳，章氏又復進而說明歐戰後人心之動向曰：

「此次大戰，可驚可怖之經驗，已使多數人改變其昔日輕視政治之態度，而以極嚴重之心思對之矣，少數男女，已認定達到世界和平，爲其平生最高之事業，其虔誠之心，不亞於宗教信徒，而多數男女，其心目中，至少亦以

此事為其主要之動機焉。此等人中，已有從事尋求，以達此大目的之途徑者，或從文字講演學校著述，以及公眾生活之正面側面等處致力，以冀達此目的者，世界上大多數人類，或亦抱有此善意，以傾向此統一之途而努力，唯其意向，似尚混沌不明，何者當為，何者宜戒，然後能使人類之團結日形進步，當威爾遜總統（美總統出席國聯者）提出十四條世界和平計畫（尚未沮氣）而使入失望以前，全世界對彼之信仰與希望為之勃發，此誠關於人類將來極可注意之大事也，然與此人類統一之動機相反抗者，當然有完全處於敵對地位之動機，如奇物異族之惡恨，安故守舊之習慣，愛國之熱心，種種之偏見，猜忌及懷疑，以及惡意詭行，極端之自私自利等，皆向深中於人心，昔日在個人靈魂中及團體中，戰勝殘忍卑鄙自私等衝動，以防止人類之分裂者，宗教與教育之功也，宗教與教育，實為交錯甚密之勢力，使本史綱中所述之人類團體，得以與時而俱進，在日漸擴大之人類合作史中，此二者，始終為其主要之凝聚力，吾人既已從其發端處推求之矣，吾人曾述及自十九世紀時理智與神學之衝突起，宗教之教訓，始與正式之教育分離，成為現代之特點，吾人並述及國際政治，因宗教之爭論與混亂，而回向於殘暴之國家主義，工商業亦因之而退流於刻薄自私與牟利之一途，於是古代之綱維解紐，人心中之文明，真成破壞之勢，吾人於此，有不得不鄭重聲明者，宗教教訓，與有組織之教育分離，蓋暫時之現象，不久教育必仍具宗教之意志及精神，在過去二千五

百年間，為諸大宗教間具之主動力，而沉淪於近七八十年繁富奢靡時安懷疑中，完全忘却個人專心服役世界之衝動，將滯退機械，再現於斯世，被公認為人類社會之根本精神焉，夫教育之功，在於準備個人，使適於團體，而宗教訓練，正為此種準備之堅，有十九世紀理智之復興及發展，則教育之破裂，教育目的之混淆喪失，原不可免，吾人當團體觀念瓦解改造之際，而欲準備個人，以適應團體，本不可能，舊日之忠心，舊日政治及社會之偏狹假定，及舊日過於複雜之宗教信條，既已失其控制人心之能力，世界聯邦及經濟共和之偉大觀念，遂代之而興，唯其發展極緩，不即為人所公認耳，其勢力之所及，僅運於少數人，惟自現世之紛亂悲慘中，或將有道德及智慧之復興，宗教之復興，其簡樸，其範圍，均足以容納不同之民族，及殊異之文化，以成一公共而能持久之生活，為世界服務，此種復興之範圍與勢力，吾人不能預言，且亦不能舉其出發之端倪，蓋此類事物之肇始，每不能彰明昭著者也，凡種族靈魂之大運動，在初起時，恆如深夜之賊然，及其突然出現，則已具偉大之勢力，孤懸一世矣，宗教之熱忱，行將鼓盪人生，如狂風然，個人生活中之戶牖，而致現在疲乏狀態下，所難想像之各種事物於可行易達之境也。

此節，韋氏於以教育改善人心，除去舊染外，要以新宗教力量，團結人類意志，滌蕩人心謬誤，為實現世界統一之最良方法，余於此兩點，並不反對之，但新宗教，究

不若良教育之爲普遍而真實，蓋宗教究竟爲宗教，自不免有多少迷信夾雜其間，且此一宗教、韋氏復主張，既非耶教回教，亦非佛敎，而爲採世界各教之真義，合以良善倫理觀念，而創立之新宗教。此固、其爲進步，但須知創立宗教，與改良教育，難易不可相比，時間所費亦較長，固不若單以改造合度後之教育爲普及而易行也，將來或先以此新教育，達到統一，或不必先經此種手續，居然以政治力量及經濟環境，迫而先成功統一，有此統一，然後徐徐以政治及此新教育力統，而達到人類所望之世界統一，今則此等之時機，已漸成熟矣，試推而論之。

一、交通工具之突飛猛進也。自英人瓦特發明蒸氣機，至於今日，不過百餘年，而歷代改善進步，視前已成隔世，今日最速之飛行機，每小時可達一千七百里，以此計算，則赤道七萬二千里，不過七十餘小時，即可繞行地球最大環之一周，則在赤道南北溫帶間各地，不過五十餘小時，南北極，則僅用六七小時即可，而最速單軌火車，每小時可行二百四十里，周行赤道，亦不過十三四日，如向赤道左右推進，尚不用此數，輪舟之最速者，每小時可行一百七十里，日行四千餘里，繞行赤道一周，則用十八日，而無線電及無線電話之發明，則天涯觀面，更因各種工程學之進步，穿洞架橋，從合恩角起，至白令海峽止，火車快行，不過七八日，從白令海峽海底穿過走蘇東，以遠好望角，亦只用十一二日，今已如此，將來進步，尤不可限量，夫秦代能以人脚馬蹄之速度，統一中國，（南至安南

北至瀚海西達崑崙東通朝鮮）則如今日之交通工具，而謂不能統一此小地球者，無是理也，此因交通工具進步，促進人類統一之理由一也。

二、戰亂之頻繁及破壞範圍之廣大也。東周王綱解紐，列國自由，爭鬥頻起，強凌弱，衆暴寡，列國之君，失王朝之倚恃，懼國土之促，主權之喪也，不惜竭其民力，以圖堅甲利兵，是以聚斂之臣進，而平時稅賦加重，孟子所謂，樂歛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一旦入於戰時狀態，則父子不相救，夫妻離散，暴骨原野，流血成渠，土地褊小，地位衝剪，三強環伺，汲汲可危，雖有子產主政，亦窮於應付，而亦養軍三萬二千人，（今之新鄭蔡澤臨穎等縣地）其民力之竭蹶，國勢之窮促，不言可知，徒以子產之內政修明，官無虛設，財不虛用，外交敏慎，故楚人不北攻，晉人不南下，但楚已滅國五十，秦亦兼併魏襄，晉則吞有諸夏，及其分裂也，則割爲戰國七雄之局，日事殺傷，國土愈大，殺人愈多，戰爭愈猛，而人民之流亡，道路，顛沛草野者，不知凡幾矣，愈戰而人心之殘忍愈甚，故秦坑趙降卒二十萬於長平，王翦引兵六十萬，始敢伐楚，夫以當時秦所有之土地，比之現在，不過陝西大部，四川北中等部，甘肅全省，及西北若干羈靡地而已，其人口亦未必有今日之密，其財富也未必有勝於今日者也，然而養內兵五十萬養外兵六十萬，合計已超過百萬，其他六國，亦可以此比例而知，則當時七國，（宋衛以下各小國不計）恐已共養兵四百五十萬人以上，以漢定盛時，

中國人口不過六千萬，土地尚大於當時之七雄一倍，而七雄人口，最多總計，亦不過三四千萬而已，即以四千萬人，計已達不足十人而一兵矣，以其餘之三十六百萬男女，（尚須除去官吏等公務人員）應負四百五十萬兵丁之餉械運輸，其苦困難，不比今日為差，故自春秋至秦，擾攘二百年，兼井吞滅，只餘大小十餘國，人心之厭亂，人生之苦痛於兵戈也久矣，亦甚矣，故孟子大呼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死不容於死，故又深言以定其罪曰，是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可以代表當時之人心矣，是故列國分立，戰爭之母，欲除戰爭，必須統一，國家學所云，國家者，戰鬥團體也，故秦之能統一中國，固為秦之選出明君良相，以克奏事功，究之，亦為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物力心力，造成環境，以湊成秦人之成功耳，後雖因秦法峻苛，引起反抗，但楚漢紛爭後，分裂之勢，已不為人心所應測，而大一統之局面，已成為人心中所共信，結果，遂自秦之統一，奠定了中國二千年大一統之信條，雖有三國南北朝五胡十六國五代等，短期之分立，俱均為暫局，而人心趨向，則在一統，故俗語云，一統山河際太平，足可為中國人心中所贊成之鐵案美名，而不可更易者焉。

然則今日之世界，又豈非秦將統一中國之時代，及人心厭亂殺傷過多之時代乎，歐洲歷史，自羅馬統制力失敗後，北歐中歐，復為各小王公侯國，日事紛爭，蓋數百年

於茲矣，（自政治脫離宗教後紛爭愈甚）拿破侖之統一未成，威靈第二之統一失敗，而武器進步，一日千里，故殺傷愈衆，前次歐洲之戰，法德二國傷亡者，各三四百萬人，英半之，而俄則倍之，（內有饑餓革命而死者）統計連各小國，則傷亡不下千五六百萬人，繁華都會，多成焦土，美麗家屋，半成瓦礫，父喪其子，妻傷其夫者，比比皆是，痛定思痛，驚悸恐怖因頓悲傷勞苦之餘，將舊日之忌妬獨佔支配好高自是殘忍之劣性，一掃而空，漸變為厭亂思治求安樂生寡欲之善良心理，雖尚有少數仍作迷夢，而多數人可謂有此懺悔，有此覺悟，徒以當時主持者不得其人，如法國之克里蒙梭，英國之勞合喬治等人，或因急求息事甯人，或為貪得無厭，或更有陰險狠之謀，欲以利用時機，爭權自利，而國際聯盟條文，極不良善，極不完備，又釀成此次之大紛擾，但紛擾只管紛擾，災害只管災害，而人心向善，如水就下，勢也，理也，破壞愈甚，則革新之建設愈速，殘殺愈衆，則愛護人類一般之公正心愈生，自凡爾塞宮，威爾遜十四條，人種自決自治之說興，繼之以日本之人種平等案提出，雖均停擱，而成爲不可反對之公論，影響人心實大，黑人學生，在美大學致第一名，傳之全球，則知人類天資，本無多大差別，所缺者教育，及良好社會上之習慣耳，倘先進國家，果抱有孔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精神，則全人類之智慧能力，必可在同一水平線上，營互助協樂之生活，德國學者，主張日爾曼人之優秀特出，乃爲上帝所使，用以統治世界，管轄人類

者，與妄耳，而日本大和民族，乃為天神之子孫，忠勇獨出，當然可以宰制宇宙者，亦自成其為笑談也，印度人之受宰制，非必為自然律例所注定，而印度人已往之光輝哲學美術，既足以顯其為最先進優秀民族之一，而近今留學各國者日衆，人才輩出，何嘗有遜於英人，亦足以證明英國代治印度，為不必要，且極不自然，美國人以良善之態度，提進菲律賓人，則馬尼拉大學之教育上更精，事誠於美國各大學，畢業之菲人，其聰明敏敏，又遠精進之能力，又未見稍遜於美國人，故美總統羅斯福，不但不承認菲律賓得享有真正獨立自由之權利，其地如緬甸安南爪哇伊朗伊拉克突尼斯各地土人，亦均有如斯向上之心理發生，由此觀之，苟現時統治者，不再抱其舊日之自利政策，而以開明方法，如美人之在菲律賓者所為，不偏上述各民族，皆為昔日已開化之人民，能在智識技藝道德各方面，與任何先進民族在水平線上並立互助，即索昔未曾開化之民族，如波羅洲之阿達克人，澳洲之塔里曼人澳洲人，中非洲之小人，尼格羅人，南北美洲之印第安人，亦皆能受相當教育後，進步至於先進各民族同等之程度，本來人類智慧道德之發展，其起於遠古也，固不易尋其究竟，如世界公認之最先傳授文廟者，中國巴比倫埃及印度等，然比較最後之希臘羅馬日本朝鮮阿拉伯，固較詳之記載，足以證明其文化吸收之所由來也，尤以最後之日爾曼人，和人格格魯薩遜人佛郎西人，其在羅馬既盛，唐代未興以前，固均為世界上無歷史之民族也，當其時，固多半受人

之驅使，受人教化之民族也，其果有特異於當時各民族者乎，其果有天神指使，上帝授意之表現乎，而今則燦爛光華，又為人類命運之定力，世界文明生花之所託，轉以其學之希臘羅馬中國阿拉伯者，以教授於中國希臘羅馬阿拉伯也，由是論之，文化指數之起伏，非必有天神神授，多由於或稱機會，莫類環境造成，而各民族自身之能受教，無精進，亦自為可慕之道，會此則別無他異耳，要自將大，索精神奇，真所謂數典而忘祖，不自知其起家之卑陋，出身之微賤者也。

人類之浩劫巨禍，大多生於狂妄幼稚自私之行動，今之大破起因，亦由是耳，余所作歷史觀察法中，曾有言曰：「人類之歷史，一改錯之記載也，第一次認為是者，第二次認為非，則昔之是，即今之非也，第二次認為是者，第三次又認為非，以後皆循此改錯之步驟以進行，錯之不已，改亦不已，究竟錯至何時不錯，改到某時不改乎，」世界歷史學者，蓋無人能答之，雖然，在比較中，錯有大小，小錯，則不錯佔有其半焉，大錯，則無不錯，是以大小相較，實取小錯而不用大錯，然則何為大小錯乎，殺人過多，流血過甚，破壞文化之範圍愈廣，摧殘人類公正良善之倫理觀念太甚者，則為大錯，為修正舊文化某一部之不善，不惜以革命方法行之者為小錯，蓋人類個人之自由意志，自由思想，必須保有，而個人私有財產，私有生活，必須限制，教育為人人平等之享受，管理為人人都共之機會，私生活則只許小康，公生活則於相當時期，不妨變

富，殺傷之事，必須禁止，侵略之行，必須裁制，人人得其應得，人人不應得其所不應得，各見其才，各顯其能，各守其分，又各安其業，如此，則一穢惡懼殘酷忌妬陰險之世界，而為光明正大和平和濟美之天下，是則人壽之所同然耳，而少數人之妄念狂行，終必有剷正之一日也。

夫以現今機械之精進，化理之收獲，不分前後方，無別善惡人，儘力殺傷，儘力破壞，柏林五百年之修建，倫敦七百年之工程，不知費幾許心力以造成之者，今則多半化為莽原，破為瓦礫，而各交戰國之良善人士，無辜而子亡夫死，流離失所，生活破產者，比比然也，日德義當局之狂妄意氣，固尸其咎，而同盟方面某某國家之過失，雖與之相反，但亦必與之相等，而美國素昔的方法，即比較開明，今則更形積極，科學武器之發明力，亦似較任何國家為優，富力亦為第一，或者非韋爾斯所預料者，今先以政治力及政略誘力，而一氣直進，以達到混一之階段，亦未可知，羅美之對德，絕不放鬆，對於混一世界之方案，如空中自由，新聞自由，世界銀行等會議，節節進行，求其在戰爭中，即與完成，而世界各國，大半趨向，亦聞聲響應，或者，由此利用人心之厭亂，美國政治力量之增大，態度之光明，即此以遂成混一之局面，抑為人類之福音也。

三、人類接觸較多同情心，發展足以促進世界之一統也。近百年來，因交通工具之進步，各民族會合之機會日多，因會合則生觀摩，而語言文字之轉譯，學術思想之融

會，至少，世界主要各較開化之人類，諒解加深，仇恨或疑之心轉泯，而通婚雖未普遍，但交誼日見增進，如各國交換教授，特設講座，互通學習，往來通商，遊歷考查，電影音樂戲劇，互相傳習，物用食品之互相移轉，政治經濟社會，一切習慣制度之互相採用，比較往昔，隔閡大除，諒解加多，除少數極端持謬誤見解妄限鴻溝者外，大多能無形而趨於同情，如美之大施振濟，於蘇聯飢荒，（民國八年）各國有難，互相振濟，如中國華洋義振會，美國水災，中國亦大募捐款，日本大地震，英美亦大助之，故雖一面敵對，而另一面則又相親善，終久融和相處，聯為一類，蓋為必有之趨勢也，而學術交通，尤為重要，現雖在戰時，而中國學者所編之東西文化學社，（在成都華西大學）已取得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全體教職員之贊同，法德英美等國主要人物及學者之應聲矣，進而求之，則普徧世界文明都會，宜諸報紙，載諸雜誌，風靡於社會，則人類思想之融會，學術之交換，進而求政治上經濟上之世界人類大統一亦不難也。

美國大教育家桑德克言曰：「吾人今日之最大努力，最佳效果，惟在如何促進有益於全人類之平均發展」，旨哉言乎，而欲求全人類之平均發展，舍良善之教育方法外，別無他道，宗教則甚緩，而且未必能免除迷信，以有合於全人類心理之需要也，余則謂以新教育方法，測底教化，以政治經濟方法，作成假統一，即韋爾斯所說之世界聯邦，而天空自由，新聞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各邦

多，因會合則生觀摩，而語言文字之轉譯，學術思想之融

合理之自治制度成立，世界公用語文，鎮定世界之武力，世界聯邦憲法，或公平有力之組織，剩餘土地之公共利用，新發明之智識秘密掃除，獨佔多有之利潤禁止，常保個人生活之小康狀態，而不流於舊日之奢侈淫靡，人人各得其應得之業，人人應享其應享之樂，工業既平均發展，而無舊日之經濟侵略行為，邦邦能和平自治，而無以前野心侵人之設施，除世界聯邦政府外，不須有自安其邦以上之武器製造，而選才舉賢任能之方法，純以學術為優劣，一以修明聯邦之政治設施，一以促進人類競爭之坦途，使其精力才情，完全施用於福利全人類之一道，而不為自私所誘惑，斯則小康之世，企於大同，天下一家，長享太平，決為人類所最需要者也，孫中山先生之大同主張，迨實現矣，准主為之，固不必論也，中國而有力為之也，中國為之，美國而有力為之也，則美國為之，其他亦然，要之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此疆彼界，可不必矣，韋爾斯認為現在事物，向世界統一作有力之運動者。

一、以科學所產生之新能力，從事戰爭，而破壞至於不能忍受之程度之漸次增加。

二、世界經濟關係，將混合於一種制度之下，為不可免之事實，如是，則幣制勢必趨於一種公共支配之下，並要求各種交通事業之安甯無阻，及貨物與人民，在全世界水陸兩方面，皆有往來之自由，欲使此等需要滿意之結果，必須有一種偉大之權力，足以支配世界之事務，而保證其實行。

三、因人民之移動之日趨頻繁，必須各地皆有有力之衛生政策。

四、全世界勞動狀況，必須使之平等，全世界之生活標準，必須有一種最低之限度，而與此有連帶關係者，厥為一種最低限度之教育標準。

五、若空中航行，不歸世界支配，則飛行事業，必不能發生極大之利益，故天空必須自由。

韋氏於此五端原則寫出後，復申言以斷之曰。

上述各種考慮，直薄人心，使吾人不能不信人類雖有人種習俗之衝突，及因言語不同而發生之困難，而人類歷史之下一幕，將為一種建設，或阻撓世界政治大團結之奮鬥，凡事物之有賴於世界團結者皆為永遠之需要，其中有一二項，幾已為人人所能感覺矣，而與此等需要之進行相反抗者，則有種種困難，然皆屬可以死亡者，其勢力縱其猖獗，然終有死亡之一日，如私慾，如仇恨，如種族與國家之幻想，如自我主義，以及其他變化無定起滅無常現象之由教育及暗示等輸入人心者，皆是也，此等現象，雖深中於一部分之人心，披猖於一部分之國家，城市，與團體間，然無一能得其安寧，及長存於世也。

現德國已漸入毀滅之途，日本尚強為爭扎，但其敗滅，亦不過時間問題耳，法之興復，尚得美國之協助，義已弱小，中國各事，多仰美助，英雖漸復其勢力，而此次借美力甚多，即素日自負之海上大王者，今則降為二等，其噸數不及美艦力之半，蘇聯海上勢力本不足數，此次國內

破壞已甚，恢復需時，雖其軍器製造力增大，足以迫德後退，然比之美國，技術上相差尚遠，亦未必驟然敢與美敵，今日所需者，美國民心，是否團結到底，以成此人類福利之大業耳，若美人能始終不懈，忍痛直前，則世界混一之局，必可成立，以後，本為全人類服務之正義觀念，絕不致難做自私自利之企圖，以美國之富力，武力，技術，切實與人口最多，經驗最老，歷史最長，富源最厚之中國合作，以向此大目的而邁進，何物足以當之，美之私人

資本，加以限制，改善私人之享有，只准小康，不准奢侈，而採取孔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庸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精神，與中國攜手並進，則世界之和平昌盛，人類之平等自由，胥賴於是矣，天涯靜處無爭戰，兵氣消為日月光，化災殃為福祥，斬獨佔為公享，天下最大最要最光明最正大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乎，孰有過於此者乎，距離三百，金予望之。

秋 風

鮑先德

未跟廣廈護黎民，又見金風舞麴塵，空助茂陵天子興，誰憐杜曲老人貧，宮闈
怨拍團扇，簾幕清寒入故人，凄絕風流楚宋玉，悲秋不禁淚沾巾。

明末民族曲家沈自晉

趙景深

散曲這一體裁是從元朝開始的。因為是蒙古族人主中華，漢人多屈沈下僚；既沒有力量反抗，又不願做他們的走狗或順民，因此形式是散曲，內容每每不是吟風弄月，就是隱居避世，思想消沈，很少有發揚蹈厲的作品。稍稍不同儕類的，也不過是王和鼎寫寫幽雅有趣的話，或是劉致馬罵貪官污吏，要想在元季求一個民族散曲家可說是難之又難的。

明朝的情形似乎好一點。黎叔魚的「江東白苧」中似乎就有一篇長篇的散套，寫的是明妃的故事；雖是詠的古入，激昂慷慨，也許有一些經外之音。李開先的「南曲次韻」尤為雄壯，使人感發；我且抄錄四首在下面：

「陣堂堂，邊關萬里賴金湯。何人身貫黃金甲，坐擁碧油幢？盤龍路上烟如雨，射虎林梢月似霜。獸心難測，夷情不常，得提防處且提防。

「淚潸潸，鮮衣上馬披雕鞍。雄韜未遂平生志，

莫作等閒看。飄飄雪下鵝毛細，陣陣風來馬耳寒。平西域，逐北番，得生還處且生還。

「鑼班班，愁聞沒塞對敵難。只須平托住黃花鏡，穩當了紫荊關。金戈耀日狼烟息，鐵甲衝風鳥陣開。雕弓勁，畫角殘，得加餐處且加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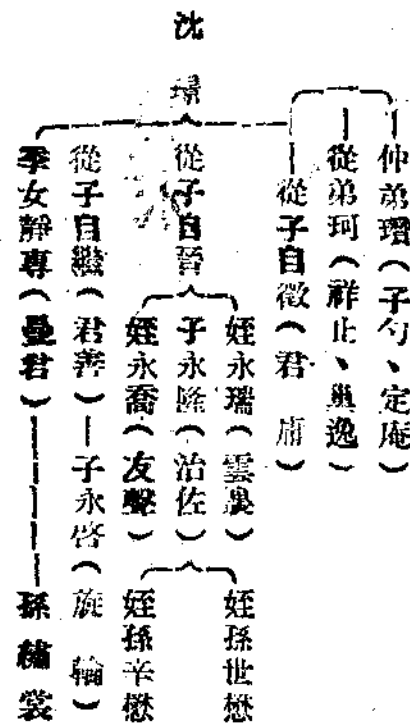
「哭啼啼，非關心事不相違。只愁少個千人俊帶，個萬人敵。子卿仗節生歸漢，王蠡堅心死在齊。扶中國，拒北狄，得支持處且支持」。

但這些都是客觀的寫法，並不含有個人的抒情分子在內；也就是說，作者並不會深切的感到痛苦，並不是從內心深處發出來的，頗似浮雕。真能感到亡國的痛苦和民族意識的散曲家，似乎不能不首推明末的沈自晉。我現在且就所能得到的手頭的殘缺不全的材料把沈自晉來介紹一番。

談到沈自晉，似乎應該先敘述一下他的生平。他是吳江人。吳江縣志卷三十三隱逸傳上有他的傳記：

「沈自晉字伯明，別自號鞠通生，太常漢元孫。明諸生。為人謙和素謹，工詩詞，通音律。乙酉後隱居吳山，年八十三卒。所著有廣輯詞隱先生南九宮十三副詞譜二十六卷，較原本益精詳。至今詞曲家通行之。子永隆字治佐，亦明諸生，從父隱居吳山，工詩詞。父遺產三百畝，自取其瘠者三十餘，盡以讓庶弟，宗族稱之。年六十二卒。族子永馨，字建芳，僉事環係。年十三，值明亡，遂志於隱居，寄情詩歌，日與四方高士相贈答。有通暉樓詩集行世，輯耕室詩稿藏於家。」

沈家可以說是一門曲學，數代以來，作散曲與戲曲的人層出不窮，其中吳江派的創始人沈璟和「輦歌伎」「霸亭秋」「簪花髻」的作者沈自徵，在文學史上尤為有名。自晉自己的「廣輯詞隱先生南九宮十三副詞譜」（簡稱南詞新譜，有北京大學影印本）裏面搜羅了很多自己家裏人的曲子，表列如下：



上表除了沈自徵、自晉、永喬個人寫作傳奇外，其餘都只有散曲保留在「南詞新譜」裏。此外還有他們本邑的同宗沈雄（僑僧）和「丹品隱」傳奇的作者沈君謨（蘇門）。以上還只是就戲曲說的。其餘我們在吳江縣志卷二十四科第裏還可以找到沈琬的兒子自銓，字樛衡，後改名鶴台，曾中舉人。同書卷二十八名臣傳裏沈璟還有一個兒子自銓，（諸生，有文行，周忠毅宗建推重之。」卷三十二文學傳裏自南著有一樂府箋題一等，子永義（二聞），永智（四明）皆工詩，孫始樞（景馮）博學強識，文辭高古，朱彝尊推重之。以為能世自南之業。自徵弟自然（君龍）工歌詩。卷三十三隱逸傳裏自東（詩幼子，字君山）有小齋雜製十餘種，乙酉後杜門著述。卷四十六書目裏有自友的「綺雲齋稿」，自友的「來思集」和「開禧集」，自炳的「再棘室集」，自炳的「亡友王君傳」，自籍的「嘯阮集」，自南的「蘭贈草」，葉小鶴的「疏香閣遺集」以及沈靜專的「頌古」和「適適草」。葉小鶴是沈琬的外孫女。沈家一門風雅，人才濟濟，真如吳江縣志所說，是「沈氏世有文采」了。

沈自晉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南詞新譜的末尾，還附有「鞠通生小傳」，就是寫他的生平的。可惜我在客邊，就連這種普通材料也無法找到。關於沈自晉的生卒年，鄭震的「中國近代戲曲史」似乎只有一個推測：

「順治十六年鄭成功率兵擊瓜州時，袁於令適在

杭，聞歸南京視衆族，路過吳江，訪沈自晉，互歎衰老，兩人的年齡大概相差不多。

現在我們從沈自晉自己的「皂羅袍」(壬辰九月，七十自慰，和壬寅歲旦詠，八十自慰)知道壬辰是清順治九年，壬寅是康熙元年。又從吳江縣志知道他「年八十三卒」，那末卒年該是壬寅的後三年，即乙巳，康熙四年，也就是西歷一六六五；由此上推，他的生年該是八十三年前的一五八三年，也就是明萬曆十一年。據孟森心史叢刊的考證，袁於令約卒於康熙十三年，壽在七旬以上；那末自晉卒於康熙四年，年八十三歲，可見二人的確是年齡相差不多。

自晉的生日是九月十八日，皂羅袍有一首「誕日復自省，九月十八詠」。他又有「二犯傍妝台」，題云：「丁酉仲冬，予年七十有五」是年乃順治十四年。

自晉的確是老當益壯的。七十自慰云：「感得前身和尚，種些兒善果曰壽而康。只有頭顱白如霜，諸餘尙覺無他恙。耳堪遠聽，無煩絮將；目於燈下，能書細行，人前不作龍鍾狀。喜是言詞條暢，更談鋒侃侃，不讓兒郎。步履身輕只如鶯(應作鶯)，何須學古搥鳩杖？飲還薄醉，食無過忙。舌因柔在，齒不壞剛，杯盤濟楚無劣相」。首句註云：「前生和尚，金山老僧也。曾見夢於先大父云」。

我們現在再稍談他的傳奇三種。把他的民族散曲留在下一節講。

他的三種傳奇就是：望湖亭，翠屏山和香英會。望湖亭有玉簫傳奇十種本。其餘二種全帙已經不易見到。翠屏山只能看到一些散齣，香英會恐怕只能看到一些零星齣子。

望湖亭的本事就是今古奇觀裏的一錢秀才錯占鳳凰傳。這大約是沈自晉五十歲以前的作品。因為鞠通樂府序上有這樣一節話：

「昔我客武林，與郭子彥深遇於湖上。彥深曰：一音律名家近於子吳江而得二人焉。一卽子家君甫氏，讀其漁陽三弄，真北湖之雄乎！其一卽鞠通在所著翠屏山，如芙蓉出水，望湖亭若楊柳因風，實當今兩調津梁矣。」

……兄弟稱舉子業，蹟於棘闈，每不爲意。卽作歌詩，成卽棄去。……憶於燕市同講諸盟讖習平康，賞望湖亭劇。時觀者如堵，坐中擊節，疑大手作，非古名家不能，恨不得拜其下風。予謂此子家伯兄作耳。伯兄家居著書，年故未艾也。則感駭。……弟自南謹識」。

序中所說的郭彥深就是「百寶箱傳奇」的作者。我們在劇說卷四上看到卓珂月的百寶箱傳奇引，先說「昔者玉珎之曲，風刺寓焉；刻畫青樓，殆無人色。嗣賴國一事，差爲解嘲」。後來說：「必可以生青樓之色，唾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此事不知誰所親記，而潘景升錄之於

巨史，宋秋士採之於管仲，今郭彥深復演之為百寶箱傳奇，蓋皆傷之甚也。此劇「來風館精選古今傳奇」三集上情優集會選有四齣，題為「淫囑客作」。大約淫淫囑客就是郭彥深的號吧？望湖亭中的「照鏡」一齣至今傳唱，王傳淞尤擅此，票友中如徐聯奎等亦多能者。

「翠屏山」在「經白表」上有六齣，等於「醉怡情」上的四齣，因為前者每每把後者的一部分分為二齣至三齣。翠屏山演水滸石秀楊雄事，大約是自晉的第二部傳奇。華傳萃善演此，情已於三年前寒傷寒病死在嘉定。

「著英會」在「瓦宮大成譜卷三十三頁三、七、三〇、三七裏可以看到四支殘文。大約我們所能見到的，即此而已；我已收入拙輯「明清傳奇鈞沈」。(另外有一種同名的著英會，敘文彥博事，乃清人喬萊所作，舊書肆中頗有出售者，並非沈日晉作)。這著英會大約是自晉晚年的作品。自晉的散曲集「越溪新詠」中有一首「畫眉扶皂羅」，序云：

「伯範身兒八十初度，諸昆弟約為捧觴。適詞友虞君信子作者英會傳奇，為其尊人稱壽。傳成日將汎往，歸期可待，賦此以訂一。

曲中有句云：「漁陽鼓下江東，寂寞文琴老翰通。遙憐有客問離虫，喜心且獵意能動」。所謂詞友虞君大約是金壇虞君(君載)。南詞新譜中也選有虞君載的散曲。著英會是與張鳳翼「祝髮」「平播」一類的頌諛之作，其不能傳世，正是分有應得。

四

現在我們要轉入本題，談談沈日晉的民族救國了。

自從甲申三月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接着吳三桂領清兵入關，趕走了李自成，第二年即乙酉年，沈自晉就住在自己家鄉的舊莊裏。他的六犯清音(旅次懷歸，乙酉冬寓子昂村舊莊)云：

「愁的我寒烟宿雨殘兵燹，愁的我衰草斜陽欲暮天。江山千古波濤翠，鐫與亡亡且歌狂酒顛，揮毫寫不盡登樓怨。梅含韻，柳待妍，編入應想舊家園。好借東風便乘帆，早放船」。

自晉像杜甫一樣，為了避難，只好從舒服的新莊逃到比較破舊的舊莊，當然是時常要想念常住的故居(即新莊)的。散曲集之一名叫「黍離讀奏」，所寫的也正是黍離離之感。他的皂羅袍小瓶梅竹詠序云：「避亂荒村中，折得蠟梅幾朵，殊不成供，聊以竹葉一枝伴之一。又畫眉序頻夢故里肅然賦此云：

「客夢繞城東，迢迢還尋舊藤蘿。問歸程何必片影孤蓬？蠟封冷絕跡頑垣，蛛網斷驚心殘棟。笑他錯却邯鄲道，空隨幻蝶蝶蹤」。

又二犯月兒高亦題作「新居頻夢故里」。八聲，晉州註云：「乙酉五月，予避亂於鄉；辛閏六月，兵入江城，掠過同川。是日父倉皇東走，正二十四日也」。接着第二年丙戌又是逃難。漁家傲序云：「再亂出城，暮奔石里開

渡。石里，西郊梅地也。丙戌正月十五之難。其曲文云：

「急忙走身脫危城，又驚喧烽起戰場，怎知他燕雀嬉遊歡處堂。（剔銀燈）回頭看風鶴盡影響，泥蹄步任把脚蹤兒安放。急打點着一家忙趨向，急竄逃再免一番兒摧喪。……（麻婆子）浪灘浪灘尋覓處，招招野航流。幸有幸有船答應，紛紛取路忙，拋囊脫履走如狂。」

凡有過逃難經驗的人，看了這一段散曲，一定要說作者是寫實如繪，情景宛然在目。但是，誰使我們的曲家逃難的呢？還不是侵略我們的敵人麼？

因為滿清異族入主中華，所以沈自晉最著力表現的就是不做漢奸，不做新貴。他的皂羅袍「誕日復自省」寫有七個大字，就是：

「自憐清節無彫喪」。

同樣，他對於他的兒子們也有如此的期望。他的金絡索「四兒詠」云：

「更堪憐弱小頑孫，略教他兔穎成文，做不得貂

錦新朝俊」。

第四個最小的兒子只要稍微認得幾個字，寫得通文章就行了，還是不必去做什麼新貴吧。又解三醒「久雨乍晴，同大兒一步春畦，感懷賦此」云：

「譬如我血濺戈矛，等閒如刈草；譬如我風雨沈埋何處招，譬如你雨南不返迷荒微，使我窮淚眼望歸朝；譬如你紛華未斷還來入市朝，使我愁見蓬茸一錦

貂；今番好，喜論是承顏無恙，洗耳能逃」。

他的孩子們到底能繼他的大志，保守他們的節操，仍舊穿著漢朝衣冠，不穿那錦貂裘。這是最值得我們佩服的。

沈自晉的鞠通樂府共分三輯，即「黍離續奏」、「越溪新詠」和「不妨堂近草」，有飲虹絳叢書本，所說的與民族文學有關的，不是寫逃難的流離之苦，就是寫不做漢奸和新貴的節操。

至於以行動來抗敵的，就是他的弟兄自炳（君晦，副使沈鏡子）和自駒（君牧），都是他的弟兄。他們打造漁船五百艘，出沒水中，常作游擊戰，最後終於與吳易的軍隊聯合一起，因勢孤投水而死，與自晉可說是互相輝映的。

附 記

沈自晉的散曲除飲虹絳叢書所收的三編以外，還有這三種書中所不曾收入的，約套數九，小令五，列

目如次：

- 醉扶歸 喜萍蹤一葉相逢乍 紀情
- 四季花 慕地抱愁担 題情
- 字字錦 江東送彩船 贈月東
- 金桔槔 板 自雙 詠相戀曲
- 白練序 以上並見吳聯台編與太歲新奏 詠美人紅裙
- 集賢賓 晴雨起
- 無端尺水 閨怨嬌姬代入作

黃鸝兒

醉歌小帳纏春姐

想著想着

西湖柳事

夫勝樂

喜春宵 愁千金

國恩

巫山十二峯

一片情雲引

序夢

三學士

歌舞宮娃

吊古

以上見太霞新奏 共計數九

玉芙蓉

真容染墨妝

題美大畫竹屏前

吳縣合編

太霞新奏 明末人所編

共小令五

柳絮脂

翠綠平堤

斷橋開步

這些題目來看，也可以知道大部分都是無聊作品，不能與

一江風

臂雙鈎

吹鈎臂

後來的三種相提並論的

春 詞

鮑先德

鏡裏朱顏改，傷哉君未知。嬌花迷蝶眼，嫩蕊點蛾眉，向日蕉心捲，沾霜蓬鬢披，春

來無限意，請君誤佳期。

林禽傳軟語，帶草結同心，羞鑽頻垂玉，環環未鑄金，貌隨圓月瘦，恨逐暖春深，相

對惟鸚鵡，瑤窗弄素琴。

風信番番過，朱纒恨夕陽，花徒爭媚色，柳不銷韶光，淚滴餘眸潤，脂痕宿臉香，眉

光幽恨鎖，好立望東牆。

古代西方民族的戰鬥精神(下)

胡嘉

歷史上大規模海戰的最早記載，出現於「歷史學隔山」[Father of history]「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425 B.C.)所著「波斯戰紀」。照當時的情形看來，「希臘民族」的戰鬥力決非「波斯」之敵，無論陸軍或海軍，真如「海士·蒙」所說的，是「大衛」和「哥來亞」(David and Goliath)的爭鬥。(典出「聖經」，「大衛」矮小，「哥來亞」高大，意指「希」「波」兩國勢力相差甚遠)。總算微天之幸！「波斯」國王「大流士」(Darius)第一次所派出的「支海軍，在「亞托思」(Athos)山的土角遇着颶風，六百隻軍艦悉數覆沒。(492 B.C.)可憐他的陸軍後來在「馬拉敦」(Marathon)吃了敗仗(490 B.C.)連想偷襲「雅典」的艦隊也失却立功的機會。「大流士」結果齎志而終。他的兒子「薛西斯」(Xerxes)並沒有忘記他的父親所受的恥辱，處心積慮，調兵秣馬，準備了八年之久，纔率領了他的龐大的軍隊，(總數約有二百萬人，但一說僅有十八萬人)，和一腓尼

「基」「埃及」及「愛奧尼亞」(Ionians)等被征服地人民所聯合組織的「無敵艦隊」(The Armada of Xerxes) ，據說總數共有一千二百零七艘。(「海士·蒙」以為若照現在忠實的估計，數目當在七百艘以上)。浩浩蕩蕩，分隊出發過「小亞細亞」，來到「黑勒恩旁」海峽(Hellespont, 即今「達達尼爾」)的時候，計劃把這些船隻，縛在一起，排成兩座大橋，讓軍隊通過，不料橋剛造完，就遇着大風，完全折壞。「薛西斯」憤怒已極，非但定了那不幸的工程師死罪，還令人鞭打海浪，將鐵鍊把頑抗王令的海腰繫住，表示懲罰，再繼續大軍進行。(據說大軍之後是許多「僕從」和「行李」，足足費了一個月的功夫，才完全渡過)。「薛西斯」為要避免重蹈他的父親的覆轍起見，又下令開一大運河，通過「亞托思」山及大陸之間的土腰，好使艦隊不再受颶風的侵襲。不料這一次戰爭，在陸戰方面，雖然爲了希臘好細「伊非亞羅第思」(Ephialtes, 是一個牧者)喪心病狂，指示路徑，紀元前

四八〇年「德摩比利之戰」(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斯巴達國王「李奧尼大」及其三百健兒，都作壯烈犧牲，使波斯軍隊能夠長驅直入雅典城。但是在海戰方面，同年九月二十三日開火的「薩拉米斯」之戰(The Battle of Salamis)却使希臘人獲得空前的勝利。不過當開戰之初，雙方戰艦密集，「薛西斯」高踞山巔，遙遠地看那對峙的形勢，覺得自己的戰艦比希臘人的大得多，何況錦囊妙計，又有必勝的把握。但在希臘人那邊，也早就準備着來應付這一次的危機。「忒密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海軍政策」，自為希臘人所採納。(他的政敵「亞立司泰提」(Aristides)是主張擴張陸軍的，結果流放於外)「雅典議會」就議決撥動銀幣一百「泰拜」(Tale，古代貨幣單位名)，作為擴充海軍的專款。有了這一筆款子，希臘便造成二百艘「三層槳座的戰艦」(Trireme)這種戰艦，是長約一百三十呎的木船，槳上統共二百七十人，分坐三列槳，船嘴向外突出，用金屬掩護，可以撞擊敵人的船隻。假使不能夠撞壞，船上人員便可用「長矛」和「利劍」與敵艦的兵丁開戰。「韋爾斯」(Wells, Herbert George, 1866)在他的名著「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20年出版)中描寫道：

「當時海戰多用撞法，大艦持其堅固重槳，以撞破敵艦或截去其槳，以毀其行動力。至是「薛西斯」見其破艦降敵，又見水中希臘人之頭向陸地游泳，惟覺喪不知游泳，多投於海。波斯艦隊第一綫被逼欲回

，於是秩序大亂。……：「有被其本國艦隊之後部所撞者，古艦不堅固，接近世標準而言，不可以航海，加之西風大起，「薛西斯」破艦乃多漂流不見，而沈沒於彼岸」。(從梁思成等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薩拉米斯之戰」，可以說是希臘民族同東方民族，生死亡的大決戰，也是「世界海戰史」上最偉大的一幕。希臘艦隊在「薩拉米斯海灣」布背水之陣，孤注一擲，終於以少勝多，(據說當時「希臘艦隊」約有軍隊三五〇艘，「波斯艦隊」約有軍隊五五〇艘)。可見「三列槳座戰艦」的威力不小。此後二百餘年間，也並沒有新的改進。(例如「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 431—404B.C.)時「雅典」著名的「西西里遠征隊」(The Sicilian Expedition)仍用「三列槳座戰艦」)。一直到「羅馬」同一迦泰基「(Carthage, 「腓尼基」人在「非利」的殖民地)戰爭的時候，(史稱「布匿戰爭」(Punic War, 264—146B.C.)羅馬的「農矢」(Farm-Solidors)不知海戰，也沒有軍艦，有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找到了一隻擱淺在海灘上的迦太基船，就用來做模型，在短時期內，建設起一個有一百二十艘軍艦的艦隊，(所以木料都沒有乾透)，大多數的船有「五列槳」，可載三百個水手，和一百二十個兵士。根據古代歷史家「波里比亞」(Polybius)的話，當時羅馬人真是幸運，而且機智。紀元前二六〇年「邁利」(Myia)海戰，那些連坐船拍要頭

衆的羅馬人，居然大敗善識水性，老於航海的「迦泰底人」。

「海士·蒙」記載這次獲勝的經過如下：

「迦泰底採用當時流行的海軍戰術，用槳打水前進，船身裝有金屬尖嘴，對羅馬的船衝撞。那時，海戰取勝的方法就是這樣把敵船撞沈。但羅馬人知道他們的水手沒有受過這種戰術的訓練，所以裝置許多

「活動跳板」，當敵船來撞時，跳板落下，板尾上的大鐵釘，就穿釘在迦泰底船的甲板上好像鐵錘一樣，

緊緊把敵船扣着，羅馬的兵士就此擁上敵船，和敵人肉搏。戰爭的結果，迦泰底有許多戰船為羅馬奪得，其餘都逃走了，從此羅馬就成為水陸兩路的雄獅。

（從伍盡甫，徐宗鏗譯本，世界書局出版）

這是歷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同時在海軍「戰艦」和「戰術」方面，也有了新的進步。

關於其他「新武器」的發明，我們不能忘記「叙拉古」(Syracuse, 在「西西里島」(Sicily Island)的希臘城邦)的「阿基米得」(Archimedes)據說他曾運用聰明的頭腦，發明一種可以拋擲笨重的投射物的機器，好像現在的槍砲一樣，去抗禦圍攻叙拉古的羅馬人。此外又發明一種「燃燒鏡」(Burning glass, 並非透鏡)他就利用這新武器，去焚燒羅馬的艦隊。(他又發明一架「抽水機」，可以排去船艙裏的水)。

除了最原始的戰爭全是「烏合之衆」互相搏鬥以外，

沒有「新武器」固然不容易戰勝敵人，沒有嚴密的組織「

也同樣會失敗。也許「亞述人」(Assyrians)是歷史上最

最早注意軍隊的組織的民族。他們在紀元前三千年左右即

已建國，因為處於極極受敵的環境中，南方有「巴比倫人

」，北方有「赫梯人」(Hittites)，遂自然而成爲一個尚

武的民族。軍中已有「馬匹」「戰車」和「鐵的利器」

。都爲敵人所震驚。在作戰時，他們的執矛人，盾牌兵，

初時多手所合組的步隊，列成堅固的行伍，以衝鋒陷陣，

這便叫做「方陣戰術」。(Phalanx)這種戰術的運用，

使「亞述」造成近東最大的帝國。結果因其戰術不能繼續

改良，反爲別人利用，紀元前六一二年，遂敗於「米太

」(Media)（他們還有一個謀略出衆的國王「賽阿克薩里

」(Cyaxares)，他的馬隊和亞述的相比較，效力更強，

能繞敵疾馳，矢無虛發)。「巴比倫」(Babylon)和「

西徐亞」(Scythians)聯軍之手。不過後來一直到「希臘

民族」出世，還是從「克里地」(Crete)那裏，學到這

種戰術。就是「波斯」(Persia)軍隊的組織方法，也是

淵源於「亞述」。而且他們好像都沒有什麼改進。所以我們

在「波斯戰爭」或「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並無新的發

現。到是「底比斯」(Thebes 希臘城邦之一)的「亞巴密

嫩達」(Epaminondas)好算一位軍事天才家，他把

兵力集中，來攻擊敵人陣線裏的要害，不必沿着全線去作

戰，於是戰鬥的技巧，起了一番革命「留克特拉」(Leuctra)

Chra) 一役 (871 B.C.) 他以「底比斯」五十行列的一縱隊，衝陷「斯巴達」十二行列的陣綫。四百個斯巴達人連同一個國王，都死在戰場上。(這數目似乎很小，但差不多占了斯巴達貴族團體的四分之一)。從此造成「底比斯」十年 (871-862 B.C.) 的霸權。

「馬其頓」(Macedon) 的「腓力」(Philip) 早歲被質於「底比斯」的「查巴密嫩達」家裏，很能留心軍事，又耳濡目染，洞悉此中訣巧。「留克特拉」戰後十二年 (338 B.C.)，他從「底比斯」逃回來就任國王，年方十八歲。志氣很高，而有天才。他立意要稱霸希臘，而王天下。所以努力訓練軍隊，改變陣法。他不將軍隊排成長行，而把他們集成密陣，在密陣中，每個士兵有一根長矛和一面盾牌，號令一發，大家便將盾牌，連結起來，成一干城，而分排站立于其後。第一排的人矛最短，第四排的最長(約長二十四呎)；中間兩排的人矛也各長短適中，所以同時可以達到前排以外，而成為戈矛鋒鏑參伍錯綜的局面，而沒人敢來當衝，這便叫做「馬其頓的方陣戰術」。

「腓力」和他的兒子「亞力山大」(Alexander) 靠了這改良戰術和軍事天才，果然一舉而擊敗希臘聯軍。「喀羅尼亞」(Cheronea) 一戰 (338 B.C.) 達到「腓力」的願望，可憐不到兩年，並待侵入「小亞細亞」，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腓力」被刺。(336 B.C.) 於是這個偉業，只好留給「亞力山大」去實現。在十三年之中，(336

6-333 B.C.) 這位少年國王，東征南討，屢告成功，建設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假使不是他英年早死，旅途暴亡，也許世界史更能改觀呢！

「羅馬」在「方陣戰術」未傳入以前，所有戰爭，也是沒有「組織」和「訓練」的。貴族乘騎戰馬兵車，各與敵人周旋，其餘輕裝的士卒，全是一盤散沙，對他們毫無幫助。不過「伊特刺斯坎人」，曾在意大利的希臘殖民地，和希臘重裝方陣會戰過，於是他們就模倣希臘，士卒配戴希臘的盔、甲、矛、盾，依照希臘的方陣，把他們的軍隊重新組織。這個方陣戰術，又傳給羅馬。所以羅馬開始征伐事業時，用的是「重裝方陣戰術」。後來感到方陣戰術祇能在平原上保持完整的陣式，卻不合用於崎嶇地帶，因此把方陣分成較小的單位，即「軍團組織」。每一軍團有四千或五千步兵，穿甲戴盔，手執盾牌，及用以射擊的鐵尖標槍。此外，還有七首一柄的短兵相接時運用靈通的軍團更分成若干小隊，操練純熟。在必要時，可以展開，使隊與隊間有相當距離，又可以成一緊密的陣勢。沒有經驗的青年士卒，通常在前線打頭陣，精兵多編在後備隊裏。最後交鋒的時候，方始用動。

「羅馬軍團」原以羅馬公民為基本單位。其中份子多半是小農民，所以也叫做「農兵」。他們在某季中，參加軍隊，到了農時，又跑到耕地。後來為了羅馬的軍事活動已越出意大利的範圍，而活動時期又逐漸延長，於是必須另募一種新的軍隊，士兵完全和農事沒有關係。因而組成

一種專門當兵的階級。這種情形，當「布匿戰爭」時代，已很普遍。帝政以後，連非意大利人（如蠻族日耳曼人……等）也可以補充入伍了，所以「羅馬軍團」的形式仍舊而性質大變。

我們試以「哈德良」(Hadrian, 117-138 A.D.) (Les: Roman Culture) (從王師復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讀者注意，他是一個「西班牙一籍的軍人，做了羅馬的皇帝」時代的「軍團」為例，來說明當時組織的實況。普通「每團約六〇〇〇人，分十大隊，叫做「柯荷斯」(Cohorts) (六百人隊)，又分五十九組，叫做「成察利」(Century) (百人隊)；每團計有一百二十馬隊，其餘則為重械步兵。軍械比較一律，士兵所著的護甲，計為皮革的短衣短袴，厚底皮鞋，黃銅或鐵的護身鏡，魚鱗鎖子鎧，鳳翼鐵盔，手執長方形，或橢圓形的輕質木槓，槓面包以泡釘鐵片，並有一把短而且直的重質兩刃刀，跨於右股，有時還有長矛或槍兩把，以備刺擊。士兵服務期定二十年，最後五年充為後備職務。

「軍團」的最高長官叫做「副總督」，或「軍團旅長」，他是屬於元老階級，由皇帝任命的。其次為「軍需官」或「營房長官」，其職務是在軍隊的後方駐紮處方面。再次為「護民官」，計六人，是受副總督指揮的少年軍官。此下為「成察利」之隊長，是全團的中堅份子，他是由按級上升得到的，所以是最老練的軍人，為數六十，每人各管一百人。

此外還有「補充隊」，「大隊」(Cohort) 每隊包括五

〇〇至一〇〇〇人，「馬翼隊」(Ala) 約為五〇〇人，受羅馬軍官，護民官或總督指揮。至其「百人隊長」(Centurion) 普通是由軍隊老練的軍人來擔負的。(按「補充隊」為非公民的隊伍，是強制徵募的)。(A.F.G. Les: Roman Culture) (從王師復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羅馬軍團及補充隊的組織方法以後亦無多變化，而開國時代「農兵」的那種勇武堅毅，所向無敵的精神，却日在消沈，帝國也漸向傾毀衰落之路邁進。

四

因此我們想到軍隊士兵的氣質，對於一個民族戰鬥力的強弱，也有非常重大的影響，還有待於平日的訓練。現在就以「羅馬」為例。「海士、蒙」說：「羅馬士卒有驚人的氣質。他們不斷在戰場和田野間勞苦工作，因此培養成強壯的體格和艱忍耐勞的精神。他們的紀律也是無與倫比的。無論他們在白晝跋涉過多遠的路途，或經過怎樣劇烈的戰爭，到曉來他們還是要聽從執政官的命令，去修建或佈置他們的營壘。這是任何敵軍長官所不能施之於其部下的。而且那些士卒也不能做到這地步。並且，在作戰的時候，也沒有那個軍隊能够像羅馬軍隊那樣的熟練，那樣有團結力，更不能那樣單槍獨馬，勇往直前。東方的軍隊，即使是希臘的方陣，一時陣綫破壞時，也常常四分五裂，成為一盤散沙。羅馬士卒紀律之佳，並不是完全由於長官

的高壓手段，用死刑來處理不服從的士卒，他們認失敗是不光榮的事，不光榮比死亡還可惡。還有一點不可忽略的，就是在最初時，他們覺得戰事不在滿足暴君的野心，乃是為防衛他們自己的身家財產，或搶奪戰利品和土地。在古代，搶奪土地財物本是戰爭的原動力。所謂勝利，就是羅馬軍團裏的農兵能得到更多的耕田。(同上)

不管羅馬農兵的目的怎樣，在三百年之中，依據一個小小的城邦，居然在地中海上稱雄，使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驚人的威武。可惜這種精神，跟着羅馬版圖的逐漸擴張，而日在低落；在「布匿戰爭」中，遇到像「漢尼拔」(Hannibal)那樣的勁敵，幾乎沒有辦法。紀元前二一六年的「坎泥」(Cannae)之戰，羅馬士兵數倍于敵，但「漢尼拔」富於機智，又有優越的騎兵。一設計把羅馬的軍隊四面包圍，使之擠成一團，秩序大亂，被圍在中心的人，一點不能動手，而在邊上的人便被「漢尼拔」的兵逐一屠殺。古史記載，這次戰爭有五萬羅馬人和意大利人被殺，一萬被擒。若不是羅馬也有一位年青的將軍「西庇阿」(Scipio)設法達到最後的勝利，第二次他「布匿戰爭」決不會輕易使「漢尼拔」屈服。(這次戰爭一名「漢尼拔戰爭」自紀元前二一八年至二〇一年)。此後羅馬的農兵因為戰爭並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從前為保衛鄉土或掠奪戰利品的目的，一變而替野心的軍閥爭權奪利，所以先前的戰鬥精神，不容說也已變過質了。

歷史上最注重軍事訓練的民族，應推「斯巴達」(

Sparta)希臘城邦)。當貴族家庭中有一嬰孩出世時，先須經過政府官吏的檢驗，若係荏弱，或形體不全，「斯巴達」人為要期剷除弱種，把國民養成個個都是精壯的鬥士，不得不把他們帶入深山幽谷，任其凍餓而死，或讓野獸吞食。

男孩長到七歲，就交給國家管理。可以回家探望父母，但機會不多。他們在野營中，只許穿一件粗的毛衣，晚上也就當作被蓋，並且冬夏不易。對於讀書、寫字、算術這許多功課，他們不大注意，但是却很細心教他們誦讀「荷馬」(Homer)的詩(若有「依里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兩篇極長的史詩，敘述「特羅伊」(Troy)戰爭，以及鬥士「奧德秀斯」(Odysseus)在戰後的冒險事跡)。及愛國歌，並由自己以「七弦琴」和奏。

斯巴達人想盡種種方法，來訓練那些小孩，長大了能夠赴湯蹈火，任勞任怨，為國家効命。有時叫一羣小孩當炎日當天之時，走過崎嶇多石的長路，誰能耐渴忍乏，不願屈傷，勇往直前，堅持最久的，就算好漢。有時叫他們偷竊東西，斯巴達人認為這種行為，可以發展胆量和訓練機智，將來出去征戰，有了偷竊的本領，不致饑餓，而且可以容易發現居民埋藏的財寶。所以小孩偷到東西，沒有給人捉住，就得獎賞，否則必受懲罰。有時叫他們在深夜不許點燈，孤身外出，做一些差使。不但如此，每年還送他們一回到「黛安娜」(Diana)神廟，在那裏以嚴厲的

鞭打去再試他們的勇敢；凡那些耐得住鞭打，不出聲也不流淚的人，便大受稱贊。斯巴達人的小孩最愛人家承認他們的勇武，傳說有的兒童情願被活活打死，而不一句怨言。

他們又不許睡在床上，怕這樣會嬌養成性，變成懶惰。所以應該宿於蘆葦上，這些蘆葦是從國境邊界的「天羅達河」(Eurotas R.)岸拾來的。到冬天因為太冷，有時就給他們一些柔荑花的細毛，舖在上面。

又為要教訓小孩舉止端正，進退有禮，除非有人對他們講話，不好隨便開口，說話也要敏捷簡短，不涉支離。又須敬重長者。養成嚴從的習慣。

他們還須用心練習運動，使肌肉強壯。他們能夠揮戈、舞劍、拋重器、角力、賽跑、浮水、跳高、和騎馬。

經過種種磨練之後，能夠活到二十歲的，便成為軍人和公民，每人須進入約有十五人為一單位的「會食團」，在一處聚餐。男孩初次入團，長者就叫他們到面前來，指着外門，嚴厲的警告他們凡在這屋裏講的話，不能在外邊泄漏。

他們沒有多樣的好菜，每天吃的大概相同，最嗜好的是一種濃厚的湯，叫做「暴湯」。桌上備酒，但不許縱飲無度。有時長者故意叫「奴隸」喝得酩酊大醉，倒臥地上，給他們看那樣的榜樣。

軍人不得從事「商業或有金銀錢幣。」「戰爭」纔是他們唯一的天職。初次出征，大家都來送行，各人的母親給

自己的兒子一面盾牌，且說：

「祝汝負盾而歸，否則以盾負汝而歸」。(Come back with it or on it.)

有不少青年因為當出征期長縮不進，給他的母親責罵。有一個青年嫌自己的矛太短，他的母親說：「只要你多走前一步，矛不是變長了麼？」有一個婦人養五個兒子，都出門打仗去了；從前綫回來的人們報告消息，慶賀她的兒子並未陣亡，她聽了回答說：「這不是我要知道的，究竟這次仗打勝了沒有啊？」

像這樣嚴厲訓練的方法，愛國無我的精神，在斯巴達的貴族社會，已經養成一種風氣。他們為了國家和民族，幾乎沒有家庭和幸福。連自己的妻子也很少見面，一切都為了軍事上的效率而犧牲。所以斯巴達的貴族人數僅五千，實成爲一種常備軍。到現在我們還把「Spartan」一字，當作嚴格訓練，願意忍受痛苦，或辛勞的同義語。

斯巴達人的尚武精神，在紀元前四八〇年的「德摩比利」之戰中，發揮到了極點。斯巴達國王「李奧尼大」率領其三百健兒，同波斯國王「薛西斯」的「不朽軍」(Immortals)，在歷史表演出最悲壯最激昂的一幕。

「德摩比利」是波斯軍要進到希臘所必經過唯一的路；深處高山與大海之間，因為那邊有溫泉，所以叫做「Thermopylae」，希臘文的意思是：「熱的開隘」。

根據「希爾斯」的記載，當時的情形如下：
「全軍領袖「李奧尼大」留守，自謂願與三百斯巴達

人俱，同時其餘希臘軍可退至第二可守之門戶，其中七百「忒斯匹人」(Thespians)不願退，願與斯巴達人同生共死。「底比斯人」四百亦未行，其後「底比斯人」降波斯，遂有用武力收容此四百人之故事；由軍事及歷史眼光觀之，似不可信。此千四百人既留守，經一次勇戰之後，只餘一人。其中適有二斯巴達人因患眼病跑去，及聞此信，一人已病重不能動，一人則命其奴隸引彼至戰場，舉刀盲砍，至被殺乃止。病重者名「阿立斯託第馬」(Aristio Demus)，為退軍攜回歸斯巴達，其行為雖未被罰，然已以「退避者」名矣。此人後遂不聞於斯巴達，故一年後乃猛戰，陣亡於「布拉的」(Platæa)之役」。(同上)

下面再來說一些「李奧尼大」的英勇故事：

當波斯軍來到「德摩比利」的時候，「薛西斯」發覺防守在那裏的希臘軍隊並不很多，就派人送去一封傲慢的投降的信，叫他們趕快繳械投降，不料「李奧倪大」看完了信，用真正斯巴達式的簡單答復說：「看你前來拿去」！使者大為驚愕。

但是斯巴達國王自己原明白他的能力有限，最多不過阻止大軍的前進，所以決心死於疆場，吩咐將士各人梳整頭髮，披上最上等的戰甲，穿著最豔麗的衣服，因為這是他們大禍將臨預備就死時必行的風俗，波斯軍看見情形，十分詫異，就勇往直前，料想那種肯費多大精神去修容整髮的人，不難一鼓蕩滅。不久他們就明白錯誤。他們一面前進，一面不斷發箭，密密沈沈幾乎把太陽遮住，希臘士

兵看見這種情形，就馬上飛奔警告「李奧倪大」，但是他聽了這緊迫的消息，却很鎮靜地回答：「那很好我們可以在箭影的涼蔭之下作戰」。

後來若是不為希臘軍細「伊非亞羅第思」給波斯軍隊引路，斯巴達的防線決計不會輕易給人攻破，因為「薛西斯」雖然調動了著名的「不朽軍」，出來衝鋒，也被斯巴達軍擊退。等「李奧倪大」發覺波斯軍隊已經抄襲後路而來，四面都是馬蹄的聲音，於是立刻傳集同盟軍，允許他們可以逃往保全性命，可是自己絕對不走，既然不會得勝，願意殉難而死。結果跟波斯軍隊肉搏決戰，求犧牲其生命，換得最高的代價。後來因為他們衆寡不敵，個個都死在原來防守的地方。戰後斯巴達人為紀念他們的戰蹟，把他們的遺屍合葬於一巨塚，在塚前樹立一塊紀念碑。上面刻着簡樸的銘詞：

「行人呵！回去告訴「拉栖第夢」(Lacedæmon)的老鄉，

說我們為了要捍衛祖國，已經長眠在這廂」。

（筆者按：「拉栖第夢」即「斯巴達」的別名。又叫做「拉哥尼亞」(Lacônia)。

「李奧倪大」的英名，從此留傳千古，同時「斯巴達」貴族嚴格的軍事訓練的功效，也就永遠給人記住在心房，同垂不朽。

五

所以筆者認爲一個民族的興亡，須視其戰鬥力的強弱，而「武器」、「組織」和「訓練」三者，實爲其主要條件。這在上面已經引證史實來說。同時要附帶注意的，就是任何民族開國時代所用的武力，都是由自己的人民担任，無論「亞述」，「希臘」和「羅馬」，全有一個本邦公民組織的基本隊伍，而且因爲戰爭的時間很短，活動的範圍不大，出門打仗當士兵，回來耕種是農民，很合於國防經濟的原則。後來又因爲實際的需要，參加了戰爭，離開自己的田園和家庭，往往要在外逗留五年或十年，戰爭日漸專門化。「募兵」成爲必要，軍隊的份子從此複雜，愛國的熱誠也大不如前。這種情形，當「希臘」在「波希之戰」和「伯羅奔尼撒之戰」……「羅馬」在「布匿之戰」……以後變做極普遍的现象。「羅馬」到後來連募兵制度都發生變化，僱備了許多的「蠻族」，加入本國的隊伍，所以叫他們戰爭，可勝而不能敗，不比本國愛國公民所組織的隊伍，有犧牲到底的決心，不容易爲敵人一

攻就潰。

「迦太基」是一個極好的例子。他們的富商們認爲「金」，「銀」就是戰鬥的主力，祇要有錢製造戰艦，和僱用蠻族的軍隊，就可以不冒任何危險，獲得勝利。因此迦太基的一般富商高爵留在家裏，穿着紫色的大袍，居住精美，的華廈，甯願拿出金錢，決不願流一滴血，去付戰爭的代價。雖然當萬分危急的時候，有時也肯把自己的子女燒死，去祭「塔尼得」(Tanit)女神和「巴力摩絡」(Baalmolech)男神，以表示他們的愛國熱忱。可是一旦遇着勁敵，作持久戰，他們的蠻族軍隊固然勇敢善戰，成千的戰象和巨量的財富以及雄大的海軍固然可令敵人一見咋舌，實際並無大用。否則「布匿戰爭」的結果不致這樣悽慘。

我們再不妨以「羅馬」爲例，他們崇着自己愛國的「農兵」與國，後來「羅馬軍團」逐漸招募「蠻族」補充，結果：西七六年，連帝國都崩潰在「蠻族」的手裏。

(完)

論唐代詩派及其風格

吳道生

世之論詩者，首贊唐宋；或月且唐宋之優細，而抑唐會宋，亦多薄宋厚唐。此蓋於讀者評者之好尚，挾主觀的必且妙悟，而輕忽於客觀的作生活環境，時代影響，與夫作品有歷史性的因襲或轉變，始是現於百千載下吾人之前。吾輩可知唐詩之殊勝，有非宋代以下所可攀追；而未作之佳者，亦不乏睥睨前賢，炳耀當世，其平凡品下之作物，應代無之，唐宋又焉能免！蒙斯所論，匪為兩代詩家決雌雄，而自抒入主出奴之成見；特以時代之後先，試自唐始。

唐二百八十九年中，詩人風起雲湧，不可勝紀，就乾隆時全唐詩所輯錄，加以統計，作者共約二千三百家，存詩共約四萬九千者，其未經採錄，或有詩不傳之作，與作家，猶未可以數計；有史以來，詩人之衆，成績之偉，殆莫與京焉！

唐詩何以致如斯之隆盛？如金鈔詩序所謂，「一蓋唐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於六藝之學，以爲進身之階，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而

又堂陛之應和，友朋之贈答，與夫登臨燕賞之卽事感懷，勞人選客之送物寓興，一舉而託之於詩，雖窮達殊途，悲愉異境，而以言乎擴寫性情，則其致一也。」此卽原因之一也。其第二原由，江左尚樂的詩歌，雖體傷麗病，而唐朝詩業却是飛騰其系統，而後光大，故王世貞曰：「六朝之末，衰頹極矣，然其偶麗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而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於三謝，臺翰亦陳隋也。」蓋既經六朝詩歌蓬勃之後，唐因其餘勢，因革損益，自易於獲得良好之成績，故初唐之世，嘗有太宗武則天，臣有李百藥、長孫無忌、李義府、王績等，大抵猶乘六朝餘風，而未能夠掃除舊習也。第三，由於唐詩經過長時期的變化，每經一變，便有天淵之別。如齊梁詩壇，兼採所歸，蔚然風格，此爲歷代所無。而王世貞曰：「故唐詩自有其發展的特色。特色者何？王楊盧駱當當時而後，漸見不模擬，不復古，而富有強烈的創造力量；又具有自由歌詠的精神；作者且都能獨出心裁，發現其特殊的個性與風格，而呈露著每一變

期的新色采。

自來論唐詩者，多先劃立四期，一曰初唐，二曰盛唐，三曰中唐，四曰晚唐，以資品判。此初盛中晚之說，始於元之楊士弘唐音一書，自高祖武德元年，或實，至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凡九十五年為初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凡五十二年為盛唐；自代宗大歷元年丙午，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凡七十年為中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辰，至昭宗末年丙寅，（即天祐三年）凡七十二年為晚唐。此種分期法，清虞兆麟謂為強分疆界，無異刻舟求劍。蓋詩格雖隨氣運變遷，其間轉移之處，非可以年為限截，况有一人而無斷數朝，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隸於某年之下。而錢謙益亦謂，「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則詩格固隨氣運變遷，而作者之作品中亦有卓越時代之藩籬，或竟為時代之巨候。然在四唐之說以前，且已有三唐之說。

新唐書文藝傳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一曰滄浪云：『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第二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禪開辟支果也。』故將唐代文學分為三期，實始於宋祁；將三期錫以乾甲晚之名而論詩，則始於嚴羽。嚴氏之論，屏棄唐初作者，不知一『字』可否，殊忽略於凡文學進化有其歷史的自然之途徑。降及明代高，唐詩品彙則依弘楊氏四唐之說，謂詩之聲律與象，文詞理致，各有品

格高下之不同，略言之，有初盛中晚之殊，詳分之，以「初唐漸盛」，「盛唐之盛」，「中唐再盛」，「晚唐之衰」，「晚唐變態之極」。此無異分初唐為一期，盛唐為一期，中唐為一期，而晚唐為兩期矣。

愚以為文學的氣運，終不其同於帝王年號的更代，政權的得失，雖是文學時受環境政治風氣之影響，而文學之進與演變，却在轉移時代一切之趨向；况一人之作，有用自少年，中年，晚年；作品之成就，有盛唐而難以中晚；或晚唐人而亦不乏盛唐之品。要當論某期某類為中心，某期有某類詩派，在詩之體製中，求其「聲律與象文詞」，然後始足以徹悟其因轉移而進化之迹象。

嘗試按之，初唐之作，自為一期；盛唐亦為一期；而大歷十才子之作品風格，與盛唐李杜王孟高岑諸作家迥不相侔，蓋已盛唐之一變。况元和貞元長慶間，除韋顒物柳宗元歌詠山水田園外，尙截然有兩派詩人，一為元 白居易等之通俗新樂府；一為張籍李賀韓愈孟郊賈島之古奧奇澀詩；故自大歷至長慶間，作家鉤心鬥角，各立門戶，乃唐代詩壇最熱鬧最變化之一時期。至若晚唐之杜牧溫庭筠李商隱輩，則又當另為一期論列。茲當依例劃為四期，（但不限截自某年至某年）而後列舉各派，及其作品之風格之大概，以資吾輩測焉。

（甲）初唐期

1. 宮體派。初唐時嘗開國，于戈初息，百政待舉，

文教未遑，君乃戎馬風塵歸來，從龍之臣大抵陪家士庶，自然沿襲綺靡之餘風，而無所興創，故當時詩人，除魏徵虞世南等少數作家，含有古意外，餘人都仍趨向於宮體化。

唐太宗——愛好文學，自謂戲作豔詩，王世貞云：「唐文皇帝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專恥剛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都穆南濠詩話云：「唐太宗詩雖極壯偉，而精巧之語，亦時有之，如云「笑矍矍花分色，啼枝鳥合聲；」如云「日岫高低影，雲空黯緜陰；」如云「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煙；」如云「林黃疎葉下，野白曙霜明；」如云「舞按花梁燕，歡迎鳥路塵；」如云「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後之詩人雖極力復古，吾知其不能到也。考初唐諸帝，大抵皆能詩，然莫及太宗，惟武則天樂章頗多，堪與比美。則天之作如意娘——

「看朱成眼思紛紛。頗領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此詩相傳乃崔融哀萬頃諸人代作。若細味其風調，不似陳隋之餘光，乃頗近晚唐之調和矣！

至若李義府之堂室詞，——「懶整鴛鴦被，羞褰玳瑁牀。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金粉之氣徒濃，不逮王績之初春詩，尙有瀟灑氣味。詩云——

「前且出門遊，林花都未有。今朝下堂來，池冰開已久。雪被南軒梅，風吹北庭柳。遙呼遠前妾，却報機中婦。」

中婦。年光恰恰來，滿壺營春酒。」——初春

2. 四傑體。初唐詩人所作都未陳隋未遠；迨至初楊炯廬照鄰賈至王四傑出，乃稍稍變革舊日作風，更進一步而創造未離駢律的新格調。杜工部云：「王楊盧賈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所謂四傑當時體，非因襲六朝剩餘的舊物可知。

燕苑危言云：「盧賈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駢麗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統，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尙宗漢魏，賈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暇，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響。」人之作，雖麗恢弘，或爲唐初一掃體格，不可謂非傑出之才，其五言律句，洵能集六朝之大成，而爲律家正始。

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共沾巾！

折柳楊

楊柳

「邊地遙無極，征人去不還。秋容凋盡羽，對接損紅顏。望斷流星驛，心馳明月關。蓬蒿今何在，楊柳自追攀。」

四傑之詩，五言最高。賈至作詩之多，甚於勃，且擅長篇，帝京 唱昔，尤爲世所稱也。

3. 官體

上官儀——甚工詩，人多效之，謂之「上官體」。儀

詩多是應制之作。儀為相時，宮使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行，其詩曰：「賦賦大川流，驅馬歷長洲。鶴飛山月曙，鶯噪野風秋。」音韻鏗鏘，章句之如神仙焉。（見大唐新語）其詩風餘韻，最堪玩味者，惟其孫女名婉兒。婉兒絲絲怨之作，固不讓乃祖。其美於前也。其詩云：「葉下洞庭初，題君萬里餘。露濕香被帶，月落錦屏虛。」其妻江文通，實得北齊。嘗中無別意，惟恨久辭居。」

尚有繼上官而起之蘇味道，杜審言。蘇之上元詩，杜之早遊詩，俱屬佳構。蘇苑卮言云：「杜審言詩華藻繁采，而氣度高逸，神韻情暢。」其作品價值高出時人，其「雲霞出海曙，粉柳渡江春」，未必如上元詩方為膾炙人口也。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索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伎皆禿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上元詩（一題正月十五夜）

4. 沈宋體

自宋以後，齊梁踵起，周顛沈約輩王張宮商低昂，浮聲切響，於是作者顧忌聲病，漸趨拘束，嗣復簡文及徐庾宮體之風，靡被於大江南北；唐太宗亦雅好斯製，乃唐律由是促成，於時上官儀更立「六對」「八對」之說，到沈宋出，唐律始正式成立，所謂「五律」「七律」「排律」「絕句」「格調」之說，於是漸趨極盛矣。

新唐書文藝傳云：「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

沈約歷代，以詩律有檢附，周顛沈約及宋之則沈約期又加磨厲，回其聲病，其句律定，其韻律成矣；學者宗之，號曰沈宋」。考律詩之製，實始於六朝，諸流，於隋唐之際，而實成於沈宋。然沈宋之詩，七律全用應制，五律亦多平淺。五言中如「十一」韻外音聲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則覺清永可誦。若沈宋期之作，則趨適宋氏多矣！

沈約期「十一」尤長於七言之作，如其雜詩，及古意二作，風格卓特，且為開盛唐詩人詠邊塞及閨怨之先河。此外李嶠之借端，岑參之邊愁，雖與沈氏詩風相類，若相形則見細也。

「聞道黃龍成，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怨，良人昨夜情。誰將將旅鼓，一為取龍城。」——雜詩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杵，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古意（一作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5. 反宮體派

陳子昂「十一」子昂乃一致力復古之文家，而非詩人；韓昌黎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如高蹈」；柳子厚亦謂「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惟子昂能兼備諸體」。獨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則不脫偶儻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喻」。子昂之

文，固自未嘗屏條偶儷為習，然其慷慨發復古之弘願，要樹立風雅之古詩，常見諸簡牘；更其詩語雖未必如馬氏所稱之「高妙」，然固已掃去治體而為淡樸矣。

「浩然何所慕，吾獨有峨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悲不肖，涕泣久漣漣。夢登崑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觀靈化，遺世從羣。婉變時永矣，感悟不見之。」——感遇詩三十八章之一

吳中四士——賀知章、包融、張若虛、張旭、四人所生地皆古代吳國屬地，故在開元初年時稱吳中四士。融詩無佳什，融以草書名，與知章皆在「飲中八仙」之列，以二人之天性放曠，其為詩清靈秀逸之境，會心已到。如二氏之詠柳絕句，可資例證也。

「灑灑煙條拂地垂。城邊官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未設蠶和變裏時。」——張、詠柳
「碧玉妝成一樹高，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賀知章詠柳

張若虛之存詩，祇有「春江花月夜」，及「代答閨夢還」二首，其「春江花月夜」之歌，體與張賀之絕句，不惟脫去六朝相習之面目，且改換初唐諸作之風度；尤其是春江花月夜之作，能於齊梁體態中，變化而另成風格，清新奇麗，為初唐期唯一之傑構，亦可謂為盛唐之前奏曲矣。

錄如次——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滄海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

皆似散。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江流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生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捲不去，攔衣沾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紅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乙）盛唐期
詩至開元以降，乃大變化。滄溟詩語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就全唐的詩而論，盛唐詩妙處，不僅在形式格律之完整，而在詩歌內容辭情之充實，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然此乃論盛唐詩之意境也。其詩之意境，所以致是者，實有數由：一、由盛唐詩詞宮怨；二、由詠征戍而變為寫社會疾苦；三、由六朝樂府，而變為王昌齡等絕句詩歌，以及李白新樂府；四、寫起過生活的作品，能上躡晉宋，而為齊梁人所不逮。又有一大原因，即杜子美所謂「節漸於律細」之詩律，已臻於最備。

即杜子美所謂「節漸於律細」之詩律，已臻於最備。

之期。蓋如定，盛唐之詩，乃足以凌跨前代，下啓中唐晚唐之山林，而爲宋以下所取則也。

在玄宗初年，張說蘇頌以文字之高名，爲室陞文學之館臣，時稱燕許大手筆，而非詩歌作家；但因陳子昂力竭聲嘶的主張復古，故二氏爲詩，亦使趨向雅頌，純爲應制體。子昂此非作詩能手，一氏且弗逮之，惟張九齡情采韻味，有獨到處。王世貞云，「唐五古詩，凡數變，自陳拾遺奪魏晉之風骨，變陳之律優，而張曲江實爲之繼」。陳氏變梁陳。優，此語信然！唐魏晉之風骨，愚以爲猶未也。但反宮體派之作，一江特製陳氏風格相埒耳！論詩者多以張爲等作，爲盛唐初期之復古派，實則其不過同情子昂主張，偶有淡樸的作風，殆承反宮體派的餘緒而已！茲更於卓然宛一詩曠者論之。

1. 徵征成派

唐人徵征成之作，在初唐已漸流行，如上文所稱沈佺期即其能手；至盛唐開元前後爲極盛。如岑參，高適，王昌齡，王之渙，李頎，常建，王維，皆以是見長。此種詩的特色，在能以豪放英挺之筆，寫悲壯慷慨之情懷，而發爲激昂悠揚的韻調。此派詩人，一則承受北朝文學的影響，而另製新辭，一則因唐代初年武力揚威於沙漠，故詩人襟抱與作風，自亦因時生色。

岑參——當代宗總戎陝服時，委以書奏之任，復由庫部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鎮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兼侍御史，領幕職，遂卒於蜀。參半生戎幕，目觀關塞風

沙，西懸煙月，備嘗行軍編旅馬足車塵之生活，以其親身接觸之景物入事，寫出征成及西北邊塞情況，自更傑出。如兩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胡笳歌送顏真卿赴河關，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輪臺歌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歸師西征，衛節度赤驃馬歌，玉門關蓋將軍歌，白雪歌，天山雪歌，火山雲歌，等作皆佳。岑參天才橫溢，所作悉不受格律的束縛，故其詩佳妙處，悉在歌行。至其律詩，則固無可稱也。

高適——詩與岑參作風相同，名亦相埒。時稱「高岑」。適之生平遭際頗奇特，五十歲前生涯流寓，乃一乞丐耳，五旬後官學詩，始漸得官職，不數年詩名日盛，官爵日崇，適由乞丐而官至節度，五旬始學詩，而馳譽大名，其才氣襟抱當有超過常人者。故其所作，多軍旅邊塞實况，甚能淋漓盡致的寫出，如薊門行，薊作，（一作送兵還）登百丈人學，大樂行，燕歌行，送涼將軍出塞，部落四等篇；尤以燕歌行豪宕壯麗，而懷神骨。

「漢家煙塵在西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橫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於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獵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門兵稀。身當恩遇恆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翻北空回首。邊庭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

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轉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校尉羽書飛瀚海，單於獵火照狼山」，是寫校尉之驚惶，置於之飄忽；「戰士軍前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是寫兵士之苦戰，將帥之荒淫，均用意深刻，放胆高歌，尤為難得。

王昌齡——晚年不謹細行，以江甯丞為龍標尉，史謂昌齡「緒密而思清」，時人稱為王江寧，且至有「詩天子」之目。其詩以七言絕句擅長。如出塞詩，王世貞稱之曰：「唐人詩句，當以此為壓卷。今錄於下——」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城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軍不教胡馬度陰山。」

此外王之渙之涼州詞，李頎之古從軍行，常建弔王將軍墓詩，皆極沈厚高渾。而王翰之涼州詞，尤與之渙之作，齊足並馳。王世貞謂「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亦可謂非溢譽之言也。特錄之——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關關。
單於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迴。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

——王之渙涼州詞——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西關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李頎古從軍行——

「驃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管聞漢將，可憐單於。今與山鬼鄰，殘兵哭塞水。」

——常建弔王將軍墓——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翰涼州詞——

以上所列，岑參高適皆會居顯要，或目睹別歷，或深籌遠慮，故詠征戍之作，妙契日多；至若昌齡，李頎，常建，王翰，皆官不過一尉，身在吳楚江湖，而新聲妙製，寓興遊庭，此不惟詩人而有英雄思想，或因承平日久，而驚心喪志之將來，如王翰王之渙之吟詠，頗生氣虎虎，而李頎常建之所詠，則不無為征戍而興哀怨之音。但於此可見當時詩壇，有一度詠征戍之極熱烈風氣也。

(未完)

論英文「難字」字典 (續前期)

文啓昌

字典的研究是一種複雜，冗長，而需要耐性的工作，例如，我們如果想像將任何一本最小，最薄的字典裏面的每一個字，都加以研究，並且要得到些結論，我們一定會發覺這種工作是相當艱難和煩雜的，如果更進一步的，我們對這本字典裏的每一個字都加以研究之後，還要在第十七世紀中所產生的幾本英文難字字典裏，逐本的探索和追跡這每一個字，我們一定會感覺這種工作是太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被逼的選定用「Q」字母開頭的字來做研究的資料，當然囉，用任何字母開頭的字，都可以做為研究的材料的，並沒有什麼不同，我選定「Q」字母開頭的字的原因，也不過是因為在我所得到的七本英文難字字典裏，所包括用「Q」字母開頭的字，一共有四百四十個，這個數目不算多，也不算少，恰好適合我研究的範圍，我所得到的七本英文難字字典就是「朋秀」，「克可藍姆」，「布倫特」，「費利浦斯」，「叩兒斯」，「匿名者」，和「貝累」七氏所著的字典，在第一本（朋秀氏的）字典裏，一共有二百五十二個「Q」字，以後的每本字典都增添些新的「Q」字，所以到「貝累」氏的字典為止，我們一共有四百四十二個「Q」字。

我對於這七本字典裏的「Q」字，曾作過一番精細，準確的統計、比較、和研究，現在就將我的研究方法寫下：

我先預備四百五十張白色小卡片紙（長四吋，闊三吋）——好像圖書館裏的小目錄卡，然後將第一本字典裏的全部「Q」字都登記在這種小卡片上面，每一張卡片上只登一個「Q」字，這個「Q」字要寫在卡片的左上方，後面附註着這個字的意義和來源，這卡片的下半部要空下來作其他的統計和記載的用途，至於第二、三、四以至第七本字典裏的「Q」字，也同樣的，全部被登記在這種卡片上，所以我先先後後一共登載了四百四十張卡片，然後再將這全部卡片依據英文字母的順序，從新排列一下，我以後作各方面研究時，便可以很便利的提出我要翻閱的卡片，查到卡片上的記載，所以這四百四十張卡片變成我研究工作的論據。

第一步我要調查的是：每一個「Q」字是不是都在這七本字典裏出現？所以我要在這七本字典裏，追探每一個「Q」字的蹤跡，我用的方法是在每一張卡片上列下這七本字典的名字來，然後再查一查這張卡片上所登記的「Q」字是不是在每一本字典裏出現？如果某一本字典裏有這個

「Q」字，那麼便在這本字典名下，作一個「Q」符號，檢查一遍，所以我以後便根據所有卡片上的這部份記載，如果這本字典裏沒有這個「Q」字，那麼我就在這本字典作一份詳細的總表，根據這份總表，我又作一個簡單的統名下，作一個「X」符號，對這七本字典，我都用這方法計表，我現在便將這個統計表列在這裏：

在一本字典中出現的「Q」字	共一二個	佔百分之二五·四
在兩本字典中出現的「Q」字	共一四個	佔百分之二六·〇
在三本字典中出現的「Q」字	共七〇個	佔百分之十六·〇
在四本字典中出現的「Q」字	共五六個	佔百分之十二·七
在五本字典中出現的「Q」字	共六三個	佔百分之十四·三
在六本字典中出現的「Q」字	共十七個	佔百分之三·八
在七本字典中出現的「Q」字	共八個	佔百分之二·八
總計	四百四十個	百分之百

上表告訴我們：在四百四十個「Q」字當中，只有八個字，是曾在這七本字典的每一本裏都出現的。同時，祇在一本，或是在兩本字典裏出現的「Q」字，加在一起，反而多到二百二十六個，超過了全數的一半以上，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

除此以外，我又發覺這「Q」字的全部，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屬於羅馬語的（主要是拉丁語和法語），另一類是屬於本國的英語的。然而，屬於羅馬語類的「Q」字，是佔絕對的大多數，這使我們回憶起自從在一〇六六年「諾曼人」征服英國以後，法蘭文成爲英國上流社會所用的語言，而古英文（盎格魯撒克遜語）在這二百年以內變成爲鄉下人或粗俗人所用的語言，並且在第十三世紀

的寫作裏，一部份日用的古英文字完全消失了，可是，數百字由法語輸進了英文，同時，由於法語和拉丁文關係的密切，法國字的輸進英文，自然而然的使拉丁字也直接的輸進了英文，例如，在第十五，和十六世紀中，發音好幾百個拉丁字直接輸進英文，這些輸進的拉丁字的一部份，牠們的字形並沒有任何變更，但是，另外一部分已經變化成英文字形了，這點都可以從「Q」字的表格裏，觀察的出。

其次，我又仔細的調查這所有的「Q」字究竟在什麼時候，同在什麼書裏，在第一次的出現？這種調查是非常重要和有趣味的，因爲，如果我們能調查出這些「Q」字在英國語裏第一次出現的時間和出處，我們便可以更容

易和更清楚的明瞭這些英文難字字典的編輯法。

我作這部分調查工作，是用「牛津英文大字典」(又名「新英文大字典」)來作工作的基礎，因為這本大字典是專門注重每一個英文字的來源和歷史的。

我們在此地可以將所有的「Q」字，一共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在一五〇〇年以前作第一次出現的「Q」字；因為一五〇〇年是中古英文和近代英文劃分的日期，第二類是在一五〇〇年至一六一七年以內作第一次出現的「Q」字；因為一六一七年是「明秀」氏的字典出版的日期，這本字典是我搜集到的第一本難字字典，第三類是在一六一七年至一七二八年以內作第一次出現的「Q」字；因為這一時期是產生難字字典的時期，而一七二八年是末一本字典(貝累氏所著的)出世的日期，我們可以將這三大類列於後表：

- 一 所有在一五〇〇年以前出現的 共一〇〇字
 - 二 在一五〇〇至一六一七年以內出現的 共九一字
 - 三 在一六一七至一七二八年以內出現的 共二四九字
- 前表所列的第三類裏的二百四十九個字，又可以分為三小組，如後表：
- 三、甲、 在被難字字典列入以前，已經在第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裏出現了「Q」字…… 共四九字
 - 三、乙、 在第十七世紀的這些難字字典裏才作第一次出現的「Q」字 共一八八字

三、丙、 也是在難字字典裏作第一次出現的，但被牛津大字典忽略了，而被認為較晚才出現的「Q」字 共十二字

根據上面兩個表格，我們便可以研究出來，這些難字是不是真實的被人應用過？如果我們能夠研究出一個結果來，我們便能更進一步的瞭解這些英文難字字典的編輯法。

我們看一看上面兩個表，便可以將這四百四十個字很自然的分成兩大部分，因為，根據牛津大字典，第一表裏的第一類，第二類，和第三表裏的第三，甲類所包括的二百四十個字，是在被這些難字字典列入以前，已經確實的被英國文學家所應用過了，根據上面的兩個表格，有一百個字是在一五〇〇年以前就被實用的，有九十一個字是在一六一七年前就被實用的，還有四十九個字是在第十七世紀的初葉就被實用的。

另外一部分，是包括第二表裏的第三，乙和第三丙二項裏的二百個字，這二百個字並沒有被人實用過，祇不過是在這些難字字典裏才作第一次的出現罷了。其中有三十個字，這些難字字典的編輯者是牠們的權威。另外有一百五十四個字是根本沒有被列入在牛津大字典裏，可見得這些字是沒有被人實用過的。最後所剩下來的一十二個字，是在這些難字字典出版以後，才偶然被人應用的。在這些字典出版以前，恐怕也沒有被人實用過。

總括的講，這四百四十個字裏，有二百四十個字(大約佔百分之五十五)是在被這些難字字典列入以前，已經

被實際應用過。可是在同時，另外的二百字（約佔百分之四十五）在沒有被這些字典列入以前，很明顯的是沒有被人應用過，在下一章裏，我們要對這些「Q」字，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四

在這一章裏，我們要利用這「Q」字的全部，來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因為我們認為這更進一步的研究是有益的，也是需要的。

我們看一看這些字，我們便不由得會發生一種好奇心，我們雖然有理由相信這些字的大部是外國字和專門名詞，然而我們仍然不免要問這問題：牠們究竟是那些類的字？

我們可以根據這些難字字典所給予這些「Q」字的釋義，來研究每一個「Q」字的類別。結果我們可以將這四百四十個字概略的分成四十類，如後表：

一 化學類	二字	廿一	古宴樂類	七字
二 礦物類	二字	廿二	表影抄意字	七字
三 哲學類	二字	廿三	印刷門類	七字
四 俗語類	二字	廿四	花草類	八字
五 代數學類	三字	廿五	地名類	八字
六 建築術類	三字	廿六	數學類	十字
七 封建制度類	三字	廿七	軍事類	十一字

八 占星術類	四字	廿八	各級人民類	十二字
九 禽鳥類	四字	廿九	醫藥類	十一字
十 行獵類	四字	三十	抽象名詞類	十四字
十一 音樂類	四字	卅一	航海術類	十四字
十二 詩學類	四字	卅二	數目類	十四字
十三 價值類	五字	卅三	度量衡類	十五字
十四 各種人名類	五字	卅四	幾何學類	十五字
十五 解別學類	六字	卅五	官職名稱類	二十二字
十六 飲食類	六字	卅六	描寫形容字	二十五字
十七 物理學類	六字	卅七	物名類	二十八字
十八 動物名類	七字	卅八	動詞	三十四字
十九 天文學類	七字	卅九	日常事物類	四十五字
二十 宗教類	七字	四十	法律名詞類	四十七字

我們看一看上面的表，便可以看出我們研究的結果來，同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出第十七世紀的日用英文文字的情形來了。

這表告訴我們，在這四百四十個字當中有一百五十六個字（約佔百分之三十五）是專門名詞，而剩下來的二百八十四個字（約佔百分之六十五）是屬於文化的普通日用字，我們應該注意到，這類屬於文化的普通日用字的字數是非常的多，原因是在第十六世紀中借自拉丁文和法文的字是屬於更世俗的文化類的。

又根據統計，在這一百五十六個專門名詞裏，有十七個是藝術名詞，四十七個是法律名詞，還有九十二個是科

學名詞。

此外，在內邊要調查一下，在四百四十個字當中，究竟還有幾多字是雜列人在一本是舊的，是完美的近代字典裏，所以我們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一卷新大字典來作我們調查工作的根據。現在我們就將調查的結果列在後表裏：

- 一 被韋氏字典標明「古老」的「Q」字 共 四個
 - 二 被韋氏字典標明「舊時」的「Q」字 共 五個
 - 三 被韋氏字典標明「罕用」的「Q」字 共 九個
 - 四 被韋氏字典與標明「已廢」的「Q」字 共 三九個
 - 五 根本未被韋氏字典與標明「已廢」的「Q」字 共 一六九個
- 總計右列各項「Q」字 共 二三六個

根據上表的統計，我們很感驚奇的發現，被韋氏字典標明「已作廢」，「罕用」，「古老」等字樣的「Q」字和根本沒有被標本字典列入的「Q」字，加起來一共有二百三十九個之多，已經佔全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餘的二百一十四個字仍然在韋氏字典與出現，沒有被特殊的標明出著，所以，我們可以總括的說，這些字是仍然屬於現今日常應用的字類。

這樣看起來，從十七世紀的這些英文難字字典所包括的四百四十個「Q」字之中，能够繼續的生存到現今的，只有二百一十四個字。我們如果將這二百一十四個字再加以研究，我們便會覺得這些字的一部分，在現代一般人的眼光中，仍然是被算作難字的。

至於被近代字典標明「已作廢」等字樣的，和根本沒有被列入的二百二十六個字，好像牠們都有一個相當的壽命，牠們在這些難字字典裏出現後的不久，便消失了。在下一章裏，我們要順便的研究出牠們不能生存的理由來。

五

在前面的幾章裏，我們已經將這些難字字典顯著的特點述說出來，並且加以普通的檢討。在這一章裏，我們設法將所有的事實再概述一下，並且要對所有的難字，作一個可能和合理的結論。

第一，我們應該認為這些難字字典的編者，對這些完全由於當年人們所感覺到的需要，因為在最早時的英國，英文是世俗人們的語言，所以有高深學問的人士，他們既然懂得很多拉丁文和法文，他們就不會遇到他們不能理解或不能解釋的英文字，但是，到了後來，學問變成大眾化了，公眾的學校增多了，並且印刷術也被發明了，一般的讀書的民衆團體產生了，他們並不是能够明瞭每一個英文字的。同時，各類的人們，像旅行家，商人，翻譯者，從歐洲的各國，和最近才熟識的遠遠國家，帶給英文很多的，很多的外國字，這些奇異的外國字當然是需要解釋的。此外，在當時的修辭學家喜歡用古舊的字，所以很多「查氏」(Chaucer)和「斯賓色氏」(Spenser)所常用

的字仍然時常出現於讀者之前，其地作廢的古字也是需要解釋的，最後，在翻譯和原著的作品裏，也時常出現科學等等專門名詞，這些專門名詞當然也是需要解釋的，有了這些方面的需要，難字字典也就應時而產生了。

第二，我們應該認為古時字典的定義同現代字典的定義是迥然不同的，因為「大英百科全書」也曾說過：「最早的英文字典並不是完備的，祇不過是限於『難』字而已，尤其是由外國語言輸入的字。大家都認為日常應用的字是不需要注重的」。我們可以這樣的分別：一本第十七世紀的字典的定義是「一本披露和論述難字的書」，例如「費利浦斯」氏所說的；一本第十八世紀的字典的流行定義是「一個語言中所有字的蒐集物」，正像「可西」氏所說的；可是到了第十九世紀的初葉，「韋布斯特」氏 (Webster) 宣佈說他的字典的目的是「來列入和解釋所有被有名的作家和演說家所應用的字——那就是說，來登錄慣用或被人善用的字。」由以上的三個定義看起來，我們便可以知道古今字典的不同了。

第三，我們應該認為這些難字字典的編輯者是毫不遲疑的包括進了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字，或很少被人應用的難字，例如，「從不理髮的人」被叫作 *Acarseconick*，「四馬所能耕之地」被稱為 *Quadrupedaterra*，「凡四腿行路」被叫作 *Quadrupedate* 這些字都是奇怪和深奧的字，就是在現今，這些字也是大眾所不認識的，仍然是被當做難字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會感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在這些難字字典裏，我們找到很多容易，簡短的字，例如，*Action, Carol, Idea, Page, Quake, Quote*，因為這些字在目前已經被認作很平凡，很容易的字了，在這裏，我們可以觀察得出來單字的變遷了！

第四，當我們考慮這些難字字典的時候，我們不禁的要問這問題：究竟爲了什麼緣故這些字是被當爲難字？在我看來，一共有四個理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我現在就將這四個理由，分成甲、乙、丙、丁，論述於後：

甲、被認爲難的字的的大部分，都是剛剛由外國語言輸入進來的，所以人們才感覺得難，也就是因爲這個，「布倫特」氏才在他的字典的封面上聲明他的書是「解釋『所有難字』如希臘字，希臘字，拉丁字，意大利字，西班牙字，法國字，條頓字，比利時字，英國字或撒克遜字……」，我們認爲重要和有趣的，就是布氏在他的序裏勸告他的讀者說：「我想我可以客氣的講，學問最好的人士也嘗受到或這本字典的一部分的益處，因爲，如果他是一個希臘文專家，希臘文專家，和拉丁文專家，他仍然要研究，學習些意大利文，法文，或是西班牙文……至於根本不懂希臘文或拉丁文的，他們可以忍受一點困苦，利用這本書，來學懂英文中所應用外國字的大部……爲的是便利學習，他們應該學習外國語的數目字，例如希臘文的一、二、三等，或是拉丁文的一、二、三……」。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第十七世紀的英國讀者大眾（除去少數學者）是不熟悉外國語言的。自然的，我們應該認爲這些

外國字，自從這科學興起以後，有些書家對於這些學識者，感覺得困難的，這並不是因為所寫的國字其裏面的難，而是因為這國字對於外國的民衆是新的字罷了，也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有些書家不願用國字或拉丁文的大們來學習這些外國語中的數目字，如來有些英國人連最簡單的外國字，例如拉丁文的數目字一、二、三，也不識，那國語類的字，他們是一定會感覺得是弄弄的難的。無怪乎這些外國字其需要解釋的。

人應用的緣故，因為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過，由於當時的修辭家或喜歡應用古老的字，所以有些古老的字，被標明「古作」的，是仍然被保存於讀者的大衆前，例如「雀塞」氏，「斯彌色」氏等等所用過的老字，在難字字典裏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這類字。雖然這些字在那時好像已經不被大家所應用了，一個難字和一個平凡容易字的區別，既然也是也可以看牠是否被人們應用，所以這些已作廢而不被人應用的字是很容易被一般民衆認為難字的。

丙、有些專門名詞，因為不常在日常的語言裏出現，也是會被認為難字的。因為在英國語言裏專門名詞所佔的地位是這樣；如果這些名詞是祇被應用於專門學術的論文，中，那麼這些專門名詞是不屬於日用的英文字彙的，所以這些專門名詞，我們以為也是會被認為難字的，例如一個法律上的名詞像 *Qua Impovide* 是不會為第十七世紀的大衆所熟識的。

丁、最後，有些字被認為難，是因為這些字是太深奧了，因為在第十六世紀的時候有很多的高深的字被帶到英國來，只不過是因為有一羣好活驕的學者和作家們要想裝飾和潤色一下英國的語言。這些字的大部，正好像在冬天

放在玻璃的櫃裏，雖然將每一種字都包圍而被人欣賞，可是根本沒有在日用的實際的英文裏出現過，這些字的另一部是祇被學者們所研究的。當然要從學識，很小心的去達一些意思，但是這一般，衆是不會熟識這這深奧的字，他們一定會覺得這些字是太難，因為這這很自然的趨勢。

第六，最後我們應該注意到，也就是因為這些字是太新，太深奧，或是太專門化了，所以牠們不能被大衆普遍的應用，既然牠們沒有被普遍的應用，所以在性質上來講，牠們很像俚語 (Slang) 一樣，忽然來了，又忽然去了，根本不能在英文裏得到一個永久的立足之地，也就因為這個，所以，根據我們的統計，在四百四十個「Q」字當中，只有二百一十四個字是傳到現今的，其餘字的一大部，分是天亡了，在牠們出現於難字字典中以後，就消失了。

在現今，我們認為已經沒有編輯英文難字字典的必要，就是對於學習英文的外國人，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如果現在有一個人想要學習好英文，他所需要的是一本慣用和善用字的字典，而不是一本英文難字字典。

不過，「福瑞」氏 (D.P.Fry) 說的很對。他說：「無論如何，不管這些難字字典是有什麼缺點，可是牠們給予我們一種特別的興趣，這種興趣並不是屬於第十七世紀的字典的本身的。因為這些難字字典用一種真憑實據的方式，顯示給我們在這些字典出版的時候英國語言的真正情形。」所以，我們認為對於這類字典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

(完)

武力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與批評

陶夢安

- (一) 緒論
- (二) 武力主義經濟的理論法則和目的
- (三) 武力主義經濟的社會和制度
 - (A) 就社會統制言之
 - (B) 就農工商統制言之
 - (C) 就消費與物價統制言之
 - (D) 就貿易統制言之
 - (E) 就財政統制言之
- (四) 武力主義經濟全盤征服之迷夢
- (五) 結論與批評

(一) 緒論

在本刊第一期，作者曾寫了一篇福利經濟學的理論與實際之研究，這一篇又敘述目的，一為說明今日經濟學者，對於今後民生與民主的生活，應予深刻的注意；一為對於過去經濟學理論，有重新訂定的必要。這一篇武力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與批評，可以說與福利經濟學，是一個姊妹篇。現在國內外學者，對於「戰時經濟」「國防經濟」的研究，可謂頗不乏人，但對武力主義經濟學的探討，實未見於今日，實以此種學術者，本始於捷克之芒克氏，Fronk munk 彼曾任捷克國家經濟設計委員等職，對於人事管理與工商管理，尤其專長，自慕尼黑會議後，納粹生

義，橫行全歐，普遭其滅亡者，即為捷克國家，芒氏見祖國滅亡後，國內難以安身立足，遂流亡至美國，並於李脫學院 Reed college 負責講經濟學之責，於課餘之暇，乃著此書，全書的敘述，在說明納粹主義征服手段的毒辣，並述福利經濟與武力經濟不兩立，同時勸今後立國者，應犧牲其自由和享受，急起準備國防經濟，以免遭捷克亡國之故轍，書中語辭，充滿了悲憤激昂的情緒，使讀者讀之，不啻有身同之感，作者本此立場，乃作此篇的介紹，以喚起國人對此之注意。

(二) 武力主義經濟的理論法則與目的

自產業革命後，世界經濟變化，未有如今日這樣廣泛

形態的趨逐，民主經濟和福利經濟，已漸陷於日薄西山之境。而武力主義經濟思潮，猶如旭日冲天，光芒萬丈。今日世界各國，首先施行此種經濟，本始於意之法西斯主義，繼之而效者，自德之國社主義，日本東亞新秩序之主義，西班牙之法朗基主義，Falangism 彼等均以防禦布爾維克主義思潮發展計，大施其經濟毒辣手段，對內向其人民血肉，拚命的吸取，對外弱小民族利益，竭力榨取，此種經濟權利取得，無非在充足其武力經濟的實力，培養其武力經濟之發展，以備對布爾維克主義與民主主義國家，作最後「孤注一擲」的攻擊。一舉而實現其武力主義世界征服之迷夢。故希特勒對其友好國家說道：「革命不能終止，吾等均為永久革命份子，我們決不能氣餒，要積蓄吾等之仇恨與武力，以備實行取等理想。」又云：「我等對目前世界，絕不能採用姑息政策，或緩靖政策，來獲得一時之苟安，我們要永久實行武力經濟，來創造新世界，來實現我們理想的新社會。」但是什麼是他們新世界的目標？什麼是他們新社會理想？在未回答這個問題，先要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的新世界目標？什麼是布爾維克的新社會理想？在武力主義經濟學者眼光看起來，不過是求一個人與一階級優美生活的享受，一般法西斯主義者，力斥其理想之非是，認為此種不過是一種金錢的文明，故武力主義經濟者，對此種文明多視為一種禽獸的生活，在彼等理想之世界，應建立「獨斷的世界」，理想之社會，應設立「英勇的社會」，蓋經濟之目的，不在求「吃得好」

「長得胖」就算了事，還要發揮人以「勇敢」「冒險」和「征服」的特性，故武力主義經濟的政治理想，要消滅所有舊世界和社會的妥協意識，而建立「權力」的新秩序社會，同時人類幸福的價值和取得，應以「戰鬥」力量大小，而決定之。彼等又以爲亞但斯達經濟學的本質，以「經濟人」Economic Man 爲研究之對象，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對象，以「經濟階級」Economic Class 爲研究爲出發點，武力主義經濟學者，以爲這兩派經濟學，所研究對象和範圍，都離不了「人」的立場，且謂人數多有「理性」和「情感」的智覺，故其經濟行爲，始終脫離不了「自由」和「理性」的生活，在行動上遂有種種「和諧」與「妥協」的現象，武力主義經濟學者，多謂此種生活的意識，已失了創造新世界的的能力，故建立新人生，創造新社會，一切經濟生活，應建立在「戰鬥」上面，認爲人是一個戰鬥的動物，其生命價值，應具有毀滅和控個人類的威權，經濟生活與行爲，應爲革命的，激進的，和不安協的，故武力主義認定一切戰爭，都是文化的動力，生命的源泉，且謂武力教育，武力經濟，是永久革命的理論，亦爲永久社會生活的信條，所以男人須訓練以作戰，女人責任在撫育新戰士，同時對於戰鬥士們說道：「與其爲人憂，勿庸爲人怕，且世界上人數多生而不平等，人數大職就是戰爭，所有戰爭目的，都是在創造新人生的價值。」這就是武力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重心問題。

在今日所流行的民主政治，和福利經濟，都是不合理

的，不平等和反戰主義者，這種政治經濟的流弊，有的
 是過個人的，有的過國家的，他們祇知道個人享民有和
 民治權利，而忽略了全體政治的威權，全體生活的利益，
 要知道個人幸福，自由經濟，須在全權主義下，方有取得
 和發展的可能，故人民須服從政府，人民須服役於政府，
 故全權主義政府與武力主義經濟，大有不可分離的趨勢，
 因此政府有獨裁的大權，方有施行武力經濟的能力，如是在
 在武力經濟勢力之下，人民應犧牲其個人幸福，而取得國
 家資本主義之勝利，所以民主經濟和福利經濟，在納粹的
 國家多視為一件壞事，而且認為是國家上可笑的兒事，故
 在武力政治與經濟政策之下，其權力不僅取得全盤支配個
 人經濟的權力，且須征服所有個人，經濟活動的意識，在
 這種全權與集權統制下，一切人民經濟生活信條，就是信
 仰服從，和戰爭，準此言之，法西斯主義經濟理論不僅
 反民主經濟，且仇視一切個人自由主義的經濟。
 由上言之，武力主義經濟法則，實為一種政權的集中
 更進而為資本的獨佔，在納粹黨秉政以前，把取銷大公
 司以分給小商人為諾言，作為其號召強有力宣傳的口實，
 可是，到了納粹黨執政後，不但將大公司不取消，反將
 國內各大公司所有權，一律收為政府所有，而成立一更大大
 一戈林工廠，以實行企業國家的理想，同時並將所有技
 術，與財政權漸次集中於鋼鐵大王希特勒之手，以便政治上
 之控制，由是言之，德之法西斯武力主義經濟，實為控
 制權轉移的社會化， Socialization By Transfer of con

trol 而非社會主義經濟權的轉移社會化， Socialization
 n By Transfer of ownership 在這種所有經濟權集中化的
 結果，其人民生活的意識和精神，固屢入了國家控制少數
 人之手，即人民財富與生產，亦為寡頭政治所獨佔，在法
 西斯國家，以為此種政策，實為施行武力主義經濟唯一之
 法則，亦為謀國家財富與財政的集中，不二之法門。
 武力主義經濟的理論與法則，已如此深刻和毒辣，所
 為者何在？這實為局外人最大疑問，據納粹黨人所言，他
 們最大的目的，在求生存空間的擴大，和生存時間的取得
 換言之，一切在準備戰爭，一切在預備征服，所以武力
 經濟，不但是國防經濟，而且是戰時經濟，故其經濟的設
 施，時時在求財力之充實，處處謀人力的發展，事事為着
 戰時心理的建設，人人為着戰時的訓練，所以武力主義經
 濟學者，如龐士 Bause 說道：「今日經濟的教育，在教
 練民衆，具有英雄和戰鬥的心理，使其了解近代戰爭的性
 質和解決之條件，以資從事長期戰爭，而為保衛國家的戰
 鬥。所以武力經濟政策，無往不在求財力、人力和物力國
 家的集中，以便增加保衛戰爭的實力。」
 (三) 武力主義經濟的社會和制度
 (A) 就社會的統制言之，在集權政治和武力主義經
 濟之下，所有社會的形態和制度，處處多具有一等級一的
 不同，和一身份的區別，所謂自由的理想，平等的觀念
 已紛紛殆盡，我們理想國家與社會，完全為一軍國式
 的組織，命令就是法律，服從就是天職，所謂發令者，就

是般少數具有優越階級，而最從者，就是一羣劣等的勞
 工。這種新專制主義，就是法西斯國家社會的等級新秩序
 ，所以一切政治活動，經濟享受，不是看彼所需而各取所
 值，而是看其優等級，故意大利學者貝盤，將一社會入羣
 ，分為數種等級，如創造階級，享有統治全世之大權，政
 治階級，充為國家行政的領袖，經濟階級，具有生產與分
 配的大權，至於工人和賤民，則列入低等階級，這種「等
 級」和「身份」的秩序，宛如一個金字塔的形式，在上層
 者，多為統治階級，中層階級，在下者，則為被統治階
 級，和被壓迫階級，其中之關係，尚為等級從屬的服從，
 亦為人為的身份差別，從這種意識演變的結果，法西斯者
 ，遂將世界國家也分為優等國家和劣等民族，當然優等國
 家，統治劣等民族，為天經地義的法則，而劣等國家，服
 從優等民族，亦為勢所必然，即所謂自然。這無他，就是
 今日法西斯國家，實行政治侵略，經濟獨占的手段。

(B) 就農工商統制言之，可以說是一種國家計劃與
 國家統制的經濟，所有農民與工人，都有集團生活的組織
 ，和集團的訓練，從事固定質量與數量的生產，而商人的
 價格，市場的分配，消費的定額，均由其極嚴密的監視和
 督導，即國內有從事小規模的企業者，亦往往逃不了被合
 併的組織，每一大組織中，由企業領袖，施行其統一的管
 束，集各地企業組織，乃成立一全國經濟的會議，其職
 權不僅有統制最高經濟的行政，且有決定全國工資，人事
 和生產的能力，在這種集團組織之下，凡為勞工者，只有
 服從生產為天職，並須有從事勞動的義務，如有怠工者，
 抗命者，即視為國賊叛徒，所會無人，則政府即以企業
 法庭的死刑處置。

(C) 就消費和物價統制言之，武力經濟目的，本為
 戰時資源的生產和儲蓄，故政府對於全國人民消費，施以
 定量的分配，價格的統制，在這極有效的消費管治，人民
 生活固受了飢餓的威脅，即消費的物價，亦受政府剝削
 ，以資餉養作戰和工作者的享受，此實為今日福利經濟，
 和武力經濟，根本的差異，不同之點，比其教授在戰時
 經濟學中，曾舉出「實在戰爭資金」四個物價來源：增加
 生產，減少消費，限制新投資，和限定現有資本，這就是
 武力經濟運用法則，而謀永久戰爭的準備。在集權國家的
 經濟，一切生產和消費，固受了政府的統制，即市場的物
 價，亦由政府決定，此實為施行計劃的消費，必然的法
 則，在民主國家物價管治，本有積極增加生產，和消極干
 涉的政策，以期生產與消費之合一，可是在集權國家，一
 切物價的統制，始而以工資的降低為繼，繼而以消費的減少，
 終而以物價管治法令的施行，人民在其恐怖規律之下，遂
 收一時頹唐之效果，可是，人民於痛苦生活中，已受了意
 外痛苦之痛苦矣，此種物價統制的辦法，不求貨幣和生產
 根本的解決，而僅於勞工消費之降低，實為人數罪惡中之
 罪惡。

(D) 就貿易統制言之，武力政治因施行消費限制與

關所獨有，同時爲着各種材料使用限制計，對於國貨貿易亦採取極端「緊縮集中」的政策，如德自法西斯黨執政後，各種百貨商店，連商店，如零售商店，相繼爲納粹黨或吞滅或合併，而成立「集團企業」，以便由政府統制與管束，於是消滅「中間人的貿易」，變爲集權主義國家，經濟政策最重要行政之一，凡爲小商者，或變爲政府生產的雇員，或變爲集團企業的備員，如有違者，則受貿易警察的擱逐和處置，故在這種集中貿易統制之下「需要創造」，Creation of demand 幾消滅於無形，「各取所需」，亦爲社會所不容，武力主義經濟，對國內貿易，既如此毒辣，然對於國外貿易，將取何種政策呢？在德之納粹黨得勢後，即實施外匯的統制，可知其海外貿易政策一般矣，一九三一年，德政府曾頒布國外貿易之法分，凡攜帶外匯，或自由運貨出境者，即處以叛國罪，同時並規定國際清算的協定，以資兩國平衡輸出和輸入，這種制度，本爲「物物交換」的貿易法則，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德政府又頒布國外貿易的「補償契約」的法令，Compensation contract 凡輸入貨物於國外者，必購貨物運回於國內，這種制度，比清算協定，還要毒辣，故在武力主義經濟行政之下，國際信用，已毫無活動之餘地，大有停滯凍結的現象，今日中歐各國，各種資源，得以源源運送於德者，皆得力於這種貿易政策施行的效果，此種採取國外物資的陰謀，無非在實行其長期戰爭的準備。和經濟征服的作用。

(E) 就財政統制而言，在法西斯主義國家，財政向無

在德自其屢，這實在與民主國家經濟，根本不同之點，在彼等心目中，所謂財政問題，不是貨幣數量的問題，也不是各銀行存款多少問題，更不是股票和證券的問題，而是在國內原料與人民所得多寡的問題，如資源充足，生產繁多，則國內財政永無窮竭之一日，故其財政困難與否，在求國民所得和國民分額，national income and national dividend 轉讓予政府多少而定耳，換言之，法西斯主義國家財政將國民之收入，以作其公的消費國家的投資，其徵收之妙，一方面強迫人民銀行存款，以作政府財政的準備金；一方面強迫各種大企業，繳納六厘以上未分配的利潤；以作公衆金融的資金，故德自希特勒執政後，大肆施行預征未來的稅收，尤以從征漲領土取得最多，例如一九三三年，德軍費爲三萬萬美元，一九三七年爲四十萬萬美元，一九三八年又四十四萬萬美元，此種軍費的增加，可知其對全國課稅，大有苛征兼徵之勢，至於籌備軍費方法，或增加生產，或減少人民的消費，此二者之目的，無非在求增加財政之收入。與賦稅加重之意耳。

(四) 武力主義經濟金盤征服之迷夢

從上面各種經濟統制看來，可知法西斯政治經濟施行的步驟，始而行其統制經濟，Controlled Economy 繼而行其管制經濟，Administered Economy 終而行其管理經濟，managed Economy 其目的和用意，在克服人民生活的意志，征服人民經濟所有權，使全國人力物力財力，均集中於法西斯黨之手，以作對內對外全盤征服的手段。

，更適為全世界政治的統制，和經濟征服的希望，猶太人和捷克人的犧牲與亡國，就是此種毒辣手段的顯例。

自希特勒上台後，對於猶太人所有銀行，商店和工廠，一一沒收，並將猶太人，或趕走出境，或編入為工業生產的職員，或充為農業耕種，以役。從此在德意志的猶太人的財產，不僅為其全盤沒收，即人民的生活亦為其全盤的征服。自捷克被佔後，納粹黨將其國內財產，工廠和武器，由其統制，同時其國內一切生產與消費，由納粹監護官指導和監視，捷克國家，在這種全盤征服後，大有名存實亡之感，其人民處於這種經濟剝削和壓迫之下，或流亡於海外，或為自由主義犧牲者，由此言之，納粹所謂全盤的征服，乃是謀一完全和平的實現，可是豈之於今日事實，簡直是癡人說夢，可望而不及的一種理想罷了。

(五) 結論和批評

從武力主義經濟的理論與實際言之，可謂是一種反自然和違人性的侵略生活，同時亦為福利經濟和民主經濟的發展之障礙，在法西斯主義看來，人類的戰爭與侵略，乃為人類合理的生存，合法的政治，則強者，征服弱者，強國征服小國，不僅是視為合法處置，且認為合理的發展趨勢，如是全世界只許強者生存，弱者滅亡，那末，強權即公理，侵略是求生，如各國多實施此種主義，人人都抱

此意志，則全世人類生活，均為強凌弱，衆暴寡，則全世界恐將陷于紛紛擾擾幾無甯息的狀態，恐今後世界，一定形成同歸于盡的悲運，故武力主義經濟，實為人情所不許，社會所不容此種反對原因者一。

集權政治的實施，在求資源集中，財富儲蓄，以作長期戰爭的準備，故強佔人民的財產，阻礙人民的生產，減低人民應得的消費，強迫人民的所得，以資供其獸欲之享受，武力之發揮，野心之侵略，如是在上者，祇有養尊處優的快樂，在下者過其牛馬痛苦的生涯，此種人為不平等的的生活，實為人情所許，民主國家所不容，此種反對原因者二。

武力主義經濟最後之目的，在求全世武力的征服，同時其征服的途徑，多由下而上，由內而外的發展，故其征服之手段，首重人民生活意志的統一，再進而為政治經濟其體的摧毀，更進而為其附庸國的統制，此種全盤侵略經濟的企圖，實為國際主義所不許，民族主義所不容，此種反對原因者三。

總之，武力主義經濟，實為福利經濟之敵，世界混亂之由，人類罪惡之源，凡努力於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和世界和平主義者，當合力撲滅此種經濟努力的發展，而維持人類永久之和平。和世界福利經濟生活之享受。

由江北各省物價增漲說到我國的物價管制政策 (續) 張學壽

按照中央的指示，各物限價，應比照鹽糧價格而確定，江北各地很多已遵辦了，但是結果很不圓滿，因為勉強的把進口貨價格和鹽糧定一比例，會使成本變動較多而日趨上漲的進口貨不能進來或實行暗市交易，本人常常和朋友们研究可否以進口貨日用品及其他來源不固定而需要彈性小的物品作為標準物，經人工運費及其他國內大部的產品跟着這些標準物依固定的公式而變動，這樣，第一可使限價的規定較為合理，第二可免去各種物價上漲中的互相影響，第三能使人心理為安定，但這種辦法似乎承認進口貨日用品是普遍必需的東西，有被敵人操縱的可能，並且此種標準物，因各地生產情形不同而不同，各物固需要不同而不同，選擇上殊感不易，再各種標準物對其餘物品的成本，關係有多少之別，而且各地各時期亦有變動，這種公式的創造，也非常困難，必須專家用相當的精力去發明，又是一種緩不濟急的辦法，總而言之，如果我們一定求限價變更合理，這幾乎不可能，不合理，就會使限價難以推行。

我以為目前的單純限政，如果求其相對的生一點效果的語，就非大刀闊斧的幹一下不可，第一：我們先承認各種物價可以變。第二：我們規定以穩定糧價格為主，但

非以鹽糧為標準物。第三：規定以進口貨日用品必須品的價格變動為主要參考，並准各地各案自行提出由政府核定。到這些貨物的成本增漲到什麼程度的時候，就調整限價一次，第四：鹽糧等各國產大部日用品必需品的價格變動，依其和主要參考物品所發生的關係而定其上漲的成數。第四：聘請專才，主持限價變動的業務，并嚴格的執行，進口貨吃虧也只知道他吃虧，為促進國內生產起見，必要時得故意壓低進口貨或某種進口貨的價格，甚至使其虧蝕。(至少帶有移性的貨物是可以如此的。)這樣可使糧等價格穩定，各案均可安心計劃本身的業務，但是這樣會使進口貨日用品受壓迫日漸減少，或有以和搶購物資的宗旨不符的，那末你儘可用其他方法獎勵。

第三，我國推行限政的機構：以國家總動員會為設計機構，以各有關院部會為督辦機構，以各省市為執行機構，以各縣市黨部為執行機構，并以黨進會為協助機構。表面看來十分完備，事實上各級政府多有頭小尾之憾，且未與經費都有問題，上級設計無論怎樣完備，執行起來就會變質，像限政這樣複雜困難的工作，不宜使處有完備上級行政人員負責太多的，莫說是辦理登記，檢查等工作，就是初步的負責，也是難以評議妥當的，一有流弊，就大有

影響於前途，目下省機構應延攬專才，作詳確之設計，使下級的執行手續簡單化，并時常派人督導，縣以下執行人員加以相當期間訓練，或者可以彌補缺陷於萬一。

各地方全以原有行政機構為執行限價機構，像立煌這樣狹小的市面，因為是省府所在地，似乎限價也辦的很認真，其對象，不過是幾十個小貨攤子；（或類似攤販的小店）而且和貨攤往來的不過是數萬個由公營企業已經配米配鹽配油配過一部份布的公務人員，而首界，河溜以及潯河等地，都以非高級行政機構所在地之故，並沒有較大的組織，採用較多的經費去推行限政，這也是應該調整的一點，再則如甲較大都市擴大組織，推行限政，較小縣鎮以較少數的人才準照鄰近區域的限價或定價，統改為議價，在實行上似乎比較容易而切實一些，又八種日用品需品內，在某些地方或不必限價，如立煌的米，本沒什麼市面，公務員大都可配以公糧，但為了少數的中央機關公務員，以及萬來個商人工人，何必再多此一舉，其餘有些必假手於公營企業方能得到的貨物，既有供應辦法，就不必限價了，這在機構上都應該有偏重偏輕之別，江北各地大概還沒有顧及到這些。

四、各項管政

現階段的物價增漲速度下，單純的限價是難收平價厥效的，其餘各項管政，都應該和限政并駕齊驅，但因為限政以外的各政，都是不大具體，所以被限政趕到前面首先實行了，其餘都有些跟不上來。

第一，把握物資，在江北各省調查問那是這些半年來把提物資工作的新措施，很不易明白的舉出，不過各省確已都注意到了，譬如各省都在積極擴充企業公司，貿易處之類的組織，似乎是把提物資的初步，但這些公營企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加以供給民生必需品協助管政為目的，還不算十分明顯，公營企業有兩個原則，一個是製作商人作不了的工作，一個是商人能經營而不願經營的工作，江北各公營企業或許已經在這兩項上努力，但效果尚未顯著。

為了切實平抑物價，第一是把提物資，但是物資的統制要有一種正當的法令和統一的計劃，如果軍政各方面既非依用法效用，又非依管制法收斂零碎的，突然的，分別控制，致使商運不便，人民生活不安，就促使使人民趨於不正當的經營，大足以妨管政的，隨着全國性的管政的進展，不久將來，江北各省必有更多的控制物資的措施，這的確是應該注意的一件事。

鼓勵民商搶購輸送物資，而酌予收購，協助民營工商業等，江北各省，到處都有佳例，惟以人才和資本無不感覺缺乏，臨敵之區，有的日用洋貨之來源地，江北各省有不少的特產，為了安定全國人民生活起見，都切實中央與以直接或間接的協助。

第二，便利運輸：商業利潤現在是最大的，前後之進口貨價格相差甚多，如陰丹士林布在渝區交界的地方只合法幣二十元一尺，在界首就貴四十元了，後方各大都市就多至八九十元，如果按里程計算，每公里五十里，這一

個月也可以到洛陽，兩個月以內可以到重慶，每年可來往六次，正當的利潤自屬不少。貨物既多，價格也不會大漲。然而就重慶的商人說，到界首辦一次貨要需時半年，到上海一次平常是一年，全不是資金的問題，這當然是途中運輸的困難了，運輸途中的困難，非經驗過的人，決難想像的到，相對的解決是可能的，本質的困難就沒有這樣便宜，本人常常提倡一徵公營信託公司，集合軍政各界的力量，專為商人解決難辦的事，如果能照樣辦的話，淪陷區以外的運輸問題，必可解決大半，最近皖北的阜陽專署，發起護運，直至河涇集，希望這一工作能正當的進展。

第三，管辦金融：金融管辦的工作，正在一日千里的發展，但在江北各省也可說方在開始，江北各省的金融需要管制也不讓於其他各省，我們知道錢莊和兼營銀行業務的商店，在金融上的勢力，比銀行大的多，江北各省也有大規模的錢莊和兼營銀行業務之商店，聽說資本最多的是兩萬萬元，（自然是實際純資產估計數，而不是政府註冊額）較國家的四行任一行的資本都多，只聞西安一地卅一年各行存款總額為十萬萬元，其中銀行貸款僅佔百分之三十五，這三萬萬餘元之內，尚有銀行貸與錢莊及運貨與商業者各五千萬元，錢莊貸款六萬萬五千萬之內，有運貨與商業者四萬萬餘萬元，除雜項放款的一萬萬三四千萬之外，總共貸與工業的不過四萬萬四千萬元之數，其中尚有中國銀行直接投資的約兩萬萬元，在物價高漲的今日

，分配於一百多家工廠，其數殊嫌過少；手工業者自然是貼不上的，分析工業的用途，則約有百分之六十，用以囤積原料，百分之卅為設備費，百分之十作為開支，可見仍存大約為囤積之用，對於促進工業就業的貢獻上發生了多少效力，我們實不敢斷定，不過在邊先分配制還沒有實行的我國的工業界，不囤積原料對於營業前途也會不利的，又四川經費考察團報告，銀行放款有百分之七十為商業貸款，而中央各省銀行業者，雖也有相當數額的放款，其中雖有盤踞賄賂，但工業放款之數則微不足道，可見各地的金融，對於工業的發展，尚沒有多大幫助，銀錢業的貸款於商務，如果是正當的調劑物資之用，當然也很好，不過商業資本過多，常常趨於不必要的囤積和惡意的操縱，而不是創造效用，這樣會使正當的生產事業受影響，物價也會因以增漲的。

另外，我們比較各種金融機構的業務，國家四行已多為國策努力，但其勢仍嫌微弱，以卅一年西安各行論，除中國銀行直接投資於工業之數外，四行貸款的總數不過五千萬元，頗平國家機構而實為地方機構的各省銀行，在業務的正常範圍內，已被法令限制的很嚴，既不干預投機居奇作違法的經營，除了代理國庫外也沒有多少特權，對於省內的金融負責却很重，只好設法維持開支，并不能有多大發展，大概都以投資省營企業，貸款錢莊，匯兌為主要業務，其存款之數，較之商業銀行實不可以道里計，這些省銀行如果利用得當，自可大大的為國策而努力，譬如前

方缺少的小額鈔票，如果省銀行有發行權，就不會發生；而且敵偽奪取物資及外匯也沒有辦法那末方便，現在財政統一，分國縣兩級，而省銀行介乎兩者之間，仍然殘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至於舊式錢莊和兼營銀行業之商店，本年更趨大舉活躍，由上面的放款數可以見之，商店和錢莊，錢莊和商店，常常是分不清楚，再看那些資本小的工廠，歷年因物價騰貴開支增多，需資漸增之故，一再縮小範圍，也有半途不濟將廠物機器拍賣虧累，却有大還說他們投機；既沒有充足資本，乃係企圖假名國貨，借這樣的小資本家，我們也應該指導他協助他，使為生產事業努力，否則開廠工人皆視為畏途，合理的工廠是絕難產生的，另外金融管制上應該糾正和推行的事很多，首先拿私銀行的存放利率相差甚多，就是一個最不好的事，其餘票據市場的引導，銀行團放款辦法的組織，無不是金融管制上擺在目前的重大課題。

第四，增加生產及其餘：增加生產，可使戰時物資充裕，物價平抑可以保障抗戰勝利，戰後仍可擴充為經濟建國之基礎，不過，戰後的問題，究竟很複雜，如果我們外交失敗，關稅不能自主，貿易和金融的條件不利，已有了的工業，無論如何不能和英美相抵抗，反之，農業國家變為工業國，亦非不可能之事，我們是對戰時以言戰時，那末自給自足，是增加生產的最大目的，大工廠固屬重要手工業也何嘗不重要，我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農民的窮苦大都是手工業產品，自然不防把農業機械化起來，

手工業產品也以大規模的機械生產起來，不過，我們不便於赤身露體的等大工廠所生產的機械製土布，其實士兵和公務員也一樣的需要手工業產品，抗戰期間的進口貨日用必需品，大部份是布類，江北各省鄂東豫南的土布，行銷甚遠，惟以獎勵的辦法減少，運銷的阻礙仍多，以致未能抵制外來物品，雖尚無正確的統計，但可說。潼關以東各地如果沒有進口貨競爭的話，生產必會大量增多，離自足自給是不會太遠的。如果金融界以銀行團名義，有計劃的貸款，並且有計劃的把握產品，其供於抗建者必甚大，進一步說，紙煙化妝品都是違禁物，毛巾肥皂都有代用品，除軍用品不厭其多之外，究竟還有多少日用品必需品是必需向淪陷區購買，又歷年向淪陷區購貨的利弊如何，這都不無問題，大有重於考慮的必要，又淪陷區各地的近代工業，從前我們不能生產的現在也逐漸能生產了，真是令人高興，不過，這倒好，大都為國家所統制，供給軍政軍要用途，對這些新興的生命，我們希望協助他日漸發達，應該實行原料的優先分配制，協助其資本，准其利潤增高，及協助經營等，萬不可限制太嚴，逼他們閉門，再則要保護手工業，也應該有一個計劃，不可以自己的機器產品向自己手工業的銷路去傾銷，致手工業失掉基礎，這當然是以後的事了。

管政的其餘各項，大都有全國統一性，恕此不談了。
五、結尾

中國現階段的物價問題，是整個的經濟問題，而整個經濟問題，沒有一個不是政治問題，經濟本質的變化，固不用說了，就是中國現在各種經濟政策，大都之虧了行政

效力過小，就北各省也沒有例外，一方面是大才不足，很多有能力的人已不再作公務員，一方面還有些不可諱言的，雖然仍作公務員，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油水之間；赤心為國的人，有的為經濟所累，致不克努力從公；要認真選擇不辭，不為私，而能勝任愉快的公務員（軍人在內）除非先改良公務員待遇，因為我們的社會，是智愚賢不肖待遇要有差別的，我們不能使戰建的中堅份子都去追着物價的尾巴，甚至望塵莫及，現在物價已至戰前兩百倍以上了，最近的中央調整公務員待遇辦法，或者相差不多，但是電梯樓梯之喻，仍舊會適用的，如果國家按物價指數隨時更改公務員的待遇，這恐怕預算的編製就成了問題，本人有一個主張，我以為任何政策，都以公務員的能否以身作則及徹底執行以為準，物價的管制，自己也相同，譬如自己經營商業的，就不願管制商業過嚴，使自己也吃虧；自己負責制責任的，同時可以組織個有關的企業，又可得到優待，又可兼自經營，這就把公事弄壞了，政治道德高尚的人，自不受牽扯，但這些現象，總是可能，而且是不易消滅的；至少因為生活困難是會誤公的，如能一方面有限度的逐漸的管制公務員的資產，一方面與以充足的待遇，這對於推行民生主義的任何政策就都可由公務員作起了，我國禁止公務員直接經營商業，但公務員的資產又怎樣去利用，就沒有規定，但靠銀行的存款又不肯提高利率，是與公務員有害而無利的，如果承認他可以作股東，而不能作董事經理，其偏私的可能，仍是相同的，管制

公務員的資產，就等於有一個公營信託公司，專代公務員管理家務，行政上的流弊簡直可以消滅，再者家庭制度下的經濟生活，有些是意外的；譬如說某人的父母還在，某人的兒女特多，這都與本人的能力無關，國家既想利用他，就應該使他的家族生活也能維持相當的安定，現在的家屬米貼辦法似乎是這種用意，但大部份仍嫌不夠，且按年定差別，也欠確當，不過完全供給的辦法，也許還一筆經費要比較的增加，我想這不成問題，公務員及其家屬的所需，發給米油鹽布等貨物，並以經費預算之現金去征購，如果仍有不能增購的，還可以由公營事業特為公務員生產，至於原有資產的大小不同，自可以推行總額所得稅的辦法，以求其相對的平衡，以上兩法都實行，以後公務員就變成國家的人了，然後由黨的力量以督促有智識有能力的為國服務，生活又能安定，待遇又公平，一定會把政治刷新的，管政的推行，自亦容易徹底些。

上述的辦法，還有一個好的副作用，我以為戰時物價的所以漲，首先是公務員所需物資所引起的，因為我們知道，農民的需要是大部份可以自給的，公務員的生活安定之後，除了公用物品另行設法統制供給之外，就不要向市面多購買私用物品，這樣可以相對的使物價抑低，至少不會大漲。

有人對這個辦法不滿，認為會減低貨幣的重要性，使人民生活興趣減低，但如果認為民生主義的經濟一定要保存現在的貨幣，並以為必要條件的話，這就牽扯過多，不願置辯，但是，現階段，發公務員以充足貨物，人人都會願意的，就是經費略有增加，和同徵實徵購使人民受到的損失，我想因公務員認真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結果，不難與以補償的。

論西漢之政治思想

鮑兆德

中國古代之政治思想及制度，在今日誠如一未墾之荒地，近來亦嘗有人從事研究者矣，然其弊有可得而言者，其一即為以西洋成例，加之古代思想制度之上，妄設說辭，以求符合，其無異使古代之中國西洋化，例如常有人以西洋之封建制度，偶撫其一二相似之點，即以概其全是也，又其一即為以一己所乘有之觀念為主，穿鑿附會，加於古代事實之上，其胸中，已先有結論，而後尋求古代事實以證實之，例如謂西周始有農業，至春秋為商業，戰國為工業時代，管子有虛君主義思想，而論太平天國，則以全為小資產階級，楊秀清為無產階級，韋廉士大地上之三王之內亂，即為三階級之鬥爭是也，此皆學說者人，謂其是者，一不不知其謬，然上所舉，不特其謬，且其不實，實則其研究之途，乃一途而精，即其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常取一二學者之言論，勾稽摘述，闡明其思想之因果，即以為能事已盡者，此亦大

合無照之事？且學術所貴者，惟在求真，唯其真也，始能平易近人，人人讀之，皆自其胸中所欲出，歷之久乃可以顛倒而不破，使徒為影響比合之詞，眩耀天下之耳目，是學術上之罪人也，英國政治家克林威爾曰：「畫我俱像我，一使畫而不像，又焉用此畫為？」朱子有言曰：「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書，重古人言語人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一自意思，如河身見古人意思，果是虛此心，將古言語放前面，看這意思到底投向何處去，如此此心，方可上古，意有長短處，一此正切中今日時流之病，喜為傳會之論者，讀此可以返矣。」

然上所述二弊，不過淺學末見之說，苟欲藉以矯情干譽而已，本不足與著述之林，願積學通人，抱懷偉願，而求精學，必能抉其發揚我國粹之價值者，亦嘗有一弊，即其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常取一二學者之言論，勾稽摘述，闡明其思想之因果，即以為能事已盡者，此亦大

一、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不同，學術思想有獨立性，一二學者之著述，雖其與世無涉，亦不失為一家之言，後人追源溯委，與以闡揚，尚不謂為無價值，至政治思想，則不然，必或曾表現於政治事，且足以支配而維持之，在政治思想上，結其與世之關係，苟其出於一人之實想，雖其人於當時負有名望，而其與世亦甚高，然其思想終不免於為托邦之議，持政治思想史之眼衡之，殊覺不足貴重，若更以之為時代思想之代表，尤與事實相刺謬矣。

二、人之思想，常生變化，實為因感事而發，事變則思想亦隨之而變，梁任公氏曾言：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宜戰，雖古大哲，難逃此例，今若舉一人之著述，擷取其孤辭片句之相因，即強為屬之以為其學善立言之系統，其甚者至取其同宗派學者之言論，以證合彼派理論上之因果關係，其何能免於穿鑿曲附是適屢之譏？况其所言，又有反於思想變化之例乎。

余以為政治思想史之功用，即為使人明瞭古代政治之真面目，蓋政治一史實，一為政治思想之表現，思想之趨向，與史實之進展，二者關係，如影隨形，吾人今日欲研究古代政治思想，亦惟有於古代政治史實中，推尋而出，政治史實中所浮現之思想，始足為其時代真實之政治思想，一二思想家之思想，多有與其時代之政治史實不相涉者，不足舉以為時代之代表也，例如戰國初之墨子，其思想雖

自一家，然時君世主，行其教者絕少，即後世亦希有存

之者，所謂「其道大微，天下不城」，一故其影響於政治史實也，為力甚微，謂之為先秦之一學派可也。若以與當時之儒法分庭抗禮，三分政治思想界之天下，則不可也，又如賈董董仲舒，漢初之思想家也，然賈董之策，在歷史上雖頗有日星，而當時曾行之者幾何，賈董勸文帝，法聖智，當天，於仁禮樂，不可勝天下於法令刑罰，而文帝則治雜黃老，幾有清靜無為之風，與其所言不相存也，董牛勸武帝斷民以仁，廢民以道，節民以禮，輕其刑罰，以實習俗，而武帝則雄猜自肆，法令煩苛，與其所言正相反也，且董當時並未大用，故其學雖五霸王道，下接八

絕少影響，今亦有人述漢朝政治思想而舉之為代表矣，毋乃滑稽之至乎。

故余以為今日研究我國古代之政治思想，必須泛覽羣書，舉歷代之事實而細心體味，尋繹其背後所為主宰之精神之勢力，由事實中所浮現之政治思想，始為歷代之實際政治思想，亦惟有明瞭此實際之政治思想，而後於局勢之治亂，世運之升降，民風之消長，其遞嬗沿革，推移變化

以我今日之狀，莫不所播其法，若網在綱，以是後吾人之心目，尤以今日之法律為成，其說其言，誰能居其功，誰能應其責，莫不蓋其譽，以供評判之資，並以為將來之政之鑑。否則徒舉少數思想界之思想，而以社會效驗歸之，是如捉影捕風，其弊也徒感亂世人之耳目耳，余今所舉之研究法，可名之曰「史實歸納研究法」。

今日舉西漢之政治思想之研究法以例。

西漢之政治思想，其源流甚遠，其成，亦其間却有時時時重之說。此消彼長之勢，大抵皆以儒家思想為骨髓，以儒家思想為骨幹，道家思想為輔，法家思想為用。特政治，後則為大臣容身自保之具，茲試析其情勢如左：

一、「法家」漢高祖與，規模制度，大都因襲於秦，秦以法為教，更定為師，高祖初入咸陽，即與秦民法大節，苛刑微，高祖初入咸陽，即與秦民約法三章，除秦苛法，民得天下，以於無法不足以治於用，乃命蕭何定律令，何撰拾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以為法守，高祖以法律之主，謀戮功臣，如刈草芥，為一固其地位，勢不得不嚴以鎮守，且更治承秦峻法之後，積重難返，其禁網之嚴，亦時所不免也。惠帝仁柔在位，時省法令，文帝繼之，難黃老，禁網稍寬，初因繩繫上書令除肉刑，丞相張敖去御史大夫衛敬，因奏請

定律，減笞刑，景帝即憲法，後漢書論及漢世之法律，蓋已開法家之門，張敖刑名長者，史稱張敖刑名，然為長者，人為法府，言雖尚法，然不過較，故班固贊曰：「周秦之敝，刑密文峻，而姦究不勝，漢興，蕭何續苛，與民休息，文景五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至比於成康之際，信非誣也，武立法律，其雄才大略，內剪多餘，外攘夷狄，天下騷動，乃立法以繩之，其時更治亦遂，皆以法則相尚，一僕之法，於以大實其基，而小民之重有領冤，亦日以加強，史載：

一、秦世之世，漢高祖與，百姓貧窮，窮民犯法，遂軌不勝，於是張湯有禹之罪，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嚴部生之法，深故之罪，無難出之罪，其後悉精巧法，轉轉死，禁網復密，律法苛，文書繁，與昔不難得情，是以抑而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茲更因緣為市，所軟活則轉生，斷欲則斷死，此、議者咸冤傷之，文曰：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刑，酷吏而郡國二，乃遣使衣緇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與擊，作死命法，（刑劬曰：沈沒也，敢殺匿盜賊者，殺其地也）封小吏主者，皆死，其後盜賊雖多，壞不發，因繩繫上書令除肉刑，丞相張敖去御史大夫衛敬，因奏請

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則當時之法，可知其煩而且嚴，昭帝享國不永，宣帝踐阼，霍光歷輔二主，總攬朝政，史稱其知時務之變，而持刑罰嚴，杜延年嘗奏記光曰：「聞者民頌言獄深，吏為峻誅，」史又稱霍光既誅上官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天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賜光亦承武帝之餘緒也，及宣帝親政，變而益烈，史稱：

「皇太子（即元帝）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以刑繩下，帝侍謙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放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此宣帝坦率之自白也，當時淮陽憲王好法律，宣帝歎曰：「真我子也」使非有許后徵時之舊恩，則太子危矣，其時丞相黃霸嘗難關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等，為條教，張敞遷於宣帝，譏之為偽，且曰：「漢承秦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貴承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郡半各以法令為檢式，毋得擅為條教，」宣帝嘉納其言，而蓋寬饒上封事讓帝曰：「陛下以刑餘為周君，法律為詩書，」隨即遭刑戮，元帝好儒，少受名儒蕭望之教，即位之後，賢（禹）薛（廣德）韋（立成）匡（衡）更迭用事，法網稍疏，然法治之勢已成，匪可旦夕轉移

也，成帝復反於宣帝之舊，其親皇后書有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正，古今同之，」夫以皇后之恩私，猶不敢屈法以就其情，可知其恪守祖法之念深矣，士有好事者，下必有遷，其時律令日趨繁多，成帝詔曰：

「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繁多，百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其令減死刑，及可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此雖明昭煌煌，而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細故，以塞詔而已，吏治之深刻，如故，蘇諫上書曰：

「今陰陽不和，殆更多苛政，部刺史開私門，聽讒佞，以求過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重周急之厚益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

法治之煩苛，遂影響風俗之衰薄矣，哀帝即位，誅劾大臣，不稍反顧，故王嘉謂，「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而息夫所以佞幸進，猶勸帝立威刑，以肅百官，威仰奴，是無異為虎傅翼也，平帝時，王莽為大司馬輔政，志圖篡位，欲以恩收百姓，稍反祖法，以示寬政，且假儒術以文其姦，不久而漢祚移矣。

西漢君主，既喜嚴法以御下，故其所用大臣，亦多為

法家者流。文景刑鼎錯，史稱鼎錯為申商刑名之學。言人君不可不知術數，一張晏註曰：術數，刑名之書也。巨瓊曰：術數，謂古制治國之術也。又文帝時，河南守吳公，治不為天下第一，而吳公與李斯同里，且嘗從之學者也。景帝時，張敖治刑，名為廷尉，武帝時，廷尉張敖上書獄下，張敖名入，所行九事，其八事為律令，其他如甯成、杜周、杜延年、杜周、杜延年之類，文深刻，皆於文景武時先後用事，史稱：「武帝用法嚴，多深刻，太子寬厚，多所平反，用法大，多不悅，一當時益廷諸臣，用法之可知。又嘗考西漢之治吏，大都守法家言，趙廣漢、張敞、薛宣等，皆法家鉅子也，趙廣漢為鉤距之術，發盜捕伏神，張敞有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主驕貴，民多豪強，號為難治，敞使吏問武，何以治梁，武應曰：「取黠者利其術，梁國大郡，吏民凋敝，且當以柱石文，治之耳，一應曰：柱石以文為柱，今法冠也，一名忠文冠，一秦時獻法吏，冠柱後思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據言，武必無治梁矣，」既到官，其治有進，亦能吏也，一漢書敞本傳。辭宣曰：「吏道以法合為師，一當時稱為至者，即如韓延壽尹翁歸黃霸等，雖號循吏，考其治事，亦未嘗不參以法家精神，成帝時，何武為吏，守法盡公，霍光為吏，用法深刻，好仕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即以鮑宣為明經名儒，其為州牧，郭欽亦舉其舉措煩苛，其他則不克舉名儒，蓋君主尚法，大臣欲用事者，自不得不投其所好，往往

相趨，以法為能，遂成厲氣，而極備之，遂用率投入於法家旗幟之下，雖有二三儒臣，欲矯之，終不能，亦為勢所不能，終不致變更祖宗之法度也。漢之君臣，不特以法御人，亦且以法律已，不敢隨意，高帝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者不侯，一後世苟非大無道之君，亦不敢輕易侯其私人，武帝欲侯，其李夫入之亦廣利，懼越祖法，特發帥徒使廣利為將，遠征大宛，期其有功以侯之，至其行罰，亦不以親而寬縱，漢室親王坐罪而誅戮者，史不絕書，其尤可述者，如史載：「帝（武帝）賜胡斬，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武帝妹）字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後昭平君有罪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入為言，前又入獄，陛下許之，上曰，吾老矣，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刑故而誣死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夫以其妹之子，又為其婿，若此以偏私入議之法，正宜在赦宥之列，而武帝終不曲法以徇私，雖悉不可仰，竊忍內心之痛楚，而法終必伸，此可謂之嚴格的法家精神，後漢所以評其為慘則等也，至其誅殺大臣，實使人心駭目眩，高帝之鋤剪功臣無論矣，其餘諸帝之誅大臣，亦如刑草菅，不論其功若何駁雜，只須相觸刑章，即或殺成族，景帝時，周亞夫平七國之亂，後因其子有罪，下獄餓死

武帝時，左將軍荀彧，年朝鮮，振旅歸朝，坐與樸船將
 駕其族，宣帝時，定國爲廷尉，功在社稷。此輩
 在漢時，荀彧獨，荀彧稱其法，曰：「子定國爲廷尉，民目
 以不絕。」然則（廣漢）蓋（漢）楊（輝）之也。
 皆過其罪，哀帝時，丞相誅死，此若衛以爲家
 八議之法，皆在可赦宥之列者也。而終不免於誅夷，故當
 時大臣，多以居大位爲危，避而不就，如史載：
 臣自公孫弘以下，丞相皆坐事死，右巖雖以龍終
 ，然數被譴，輒引拜爲丞相，不受綬，頓首涕泣，不
 肯起，上乃起去，賢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矣。」

夫大位人之所欲，而此乃辭讓，知恐不及，漢法之嚴可
 知，不久，實果坐事被族滅，吾觀西漢之大臣，能全其節
 終，保其子孫者，絕少也，且漢之君行法，往往矯枉
 過正，如文帝相其皇后，廣國曰：「陛下以吾私誹
 王行能，帝不用，謂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
 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因野王爲禍，行
 之兄，帝欲嚴守祖法，至擢戚屬之賢者不在位，此舉
 內舉不避親之義，亦大相利謬也。

故合而觀之，西漢政者，乃爲法家思想極端實現之政
 治，其勢始於高祖，盛於武帝，至宣帝而集其大成，法家

勢力如日中天，其後除波決決，奄至於哀平之末，論其
 效果可得而言，武帝起於布衣，代秦而立，亦非
 有漢世思想，足以悅人心，亦非有累世威重，足以爲民
 望，當世起養生，且漢爲六國之後，其先人之流風善政，
 猶有存者，故其潛勢力之在民間，深爲雄厚，如齊之田，
 楚之昭，其勢刀類是，而動民天，是當時民望所歸，非
 盡在於劉氏也，高祖欲圖其業，乃先後剪除諸王，而欲使
 民人負命，竭誠竭誠，勢不得不嚴法以鎮壓之，至武
 帝振斥四夷，人民負負奇重，尤藉藉於峻法，使其指揮，
 及風氣既成，後世子孫習而使之，且以爲祖宗之法度，不
 敢有越，故其威制宇內，蓋二百餘年之久，二，法之所行
 ，公而無私，標準既定，下知所守，善者賞而不善者刑，
 於是官吏不待不約已首否，率行政令，而不敢忽，人民不
 得不絕姦去先而豪強斂迹，屏弱恬安，試觀漢之能吏，庸
 清醜惡，安輯閭閻，條貫詳備，政績斐然，後世尙交口稱
 頌，未始非法之效也。然法治之極，弊亦繁滋，一，法令
 愈趨愈多，繁如秋荼，官吏不能備悉，人民搖手觸禁，吏
 緣爲姦，二，法家規模狹隘，無宏通寬和之氣，執法之吏
 起盜心，三，法家規模狹隘，無宏通寬和之氣，執法之吏
 如張湯（方進等）欲加之罪，不患無辭，雖能自圓其說，而
 是非益淆亂，於是大臣交攻，皆持法爲藉口，詰者更能別
 出巧途，避免法禁，國家之大法，往往形成具文，故當時
 臣工，亦有持反對之論者，如路溫舒上書曰：

臣聞：「法者，治之具也。」故當時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殿，以刑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死，非惜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言之頗為痛切，而時不能行也。法治之弊，尤甚者，即為吏治之煩苛，使風俗日趨於儉薄，親親之恩衰，鄉黨之誼淺。觀前引鮑宣之言，可知其風俗凌夷之大概，使往而不返，則中國之王道精神澆然矣。

其二、儒家之儒家思想，漢時在表面上頗占勢力，而實際上不過為活者供鋪張粉飾之具。雖陽好之而陰實黜之。高祖起於草莽，素不喜書，嘗見儒生而漫溺其冠，及即位，雖賞勸其典詩書，帝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後雖折於陸賈馬上不能治天下之言，而重儒術，且過譽以太牢祀孔子，然非中心好之也。文帝少而好儒，然賈誼以儒生而不見柄用，景帝收刻，已與儒家精神不容，尤以其時賢太后不悅儒術，以為儒者文多質少，至令鞅固生與歐摶鬥，武帝初立，董仲舒以賢良方正對策，謂諸百家，尊崇孔道，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政者，請皆罷，帝可其奏，後人遂謂武帝時儒術已定於一尊，然就實際考之，當時治諸子學者仍多，故成帝時，劉向校書，諸子之書，充盈祕府，哀帝時，劉歆總其書而奏其七略，內有諸子略，今觀漢書藝文志所

載書目，諸子之書之富也，西漢末年，揚雄好古樂道，賦曰：諸子各以其術舛馳，夫我欲覽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說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乃作法言，於時人皆忽之，由此可知當時諸子之紛馳不歸漢武之罷諸百家，不過一紙空文而已。史稱武帝雅好儒術，然汲黯會面折之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可知其治道之去儒術甚遠。其時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被服道術，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及來朝獻雅樂，武帝不過下太常會，存儲備數，外不當御，其後欲封禪，令諸儒草儀，數年不成。上乃自制儀，頗採儒術以文之，又為封禪祠器，以示親儒，或曰不與古同，于是盡罷諸儒不用。是當時之儒者，不過居顧問地位，以為點綴太平之用耳。一有不合，即黜之。霍光輔昭宣兩朝，昭宣初立，霍光輔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引春秋大義以折其獄。」霍光輔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大義者。」由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由霍光之慨歎，可知當時在朝公卿，明儒術者絕少，然霍光終非真儒之人，故霍山有曰：「諸儒多變人子，誠客飢寒之憂，說妄言，不避忌諱。天將軍指光。」

帝雖之，亦宜帝少受詩於東海復中翁。丙吉聞其通經術，霍光等奏請其受詩書論語孝經，及即位臨政，夫反其所學，與太子語，竟罵儒儒不遠時宜，王吉上疏勸其「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玉璽。」以期反於三代之隆。帝以其言得廷闕，不從，故其

寬上封事有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其時儒者，勢力之衰，可知矣。元帝好儒，禮節備至，卒以大政，成帝又反之，刻削以宗室之儒，止其言，與儒道不見用，哀帝更無詔矣。至於漢之諸帝，除元帝外，其諸帝時，儒生秉政者少，武帝時之牟孫弘，亦不過備其名耳。宣帝時黃霸下獄，始使儒生受刑，則可知其初之未嘗學也。」

西漢君主，雖不用儒術以治國，然以儒家明禮義，別上下，尊君抑臣，足以銷柔民性。約束其身心，使其俯首以事君，而不敢違。且儒術張大一統，其義足以鞏固皇基，銷弭奸惡。故表面上仍崇儒之名，期成禮厚之良風。作除其奸貪思益之性，故與太學，立博士官，累舉經明行修之士，班固贊武帝有曰：「與太學，修祭祀，改正朔，作詩樂。」宣帝更召諸儒講經，名儒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然此均不過表面文章，徒以誌太平之隆耳。君主雖以崇儒為名，故臣工之投機者，亦應之以內刑名而外緣儒術，中稱「公孫弘習文吏學，緣飾以儒術」。又帝張敞為京兆尹，能繼趙廣漢之迹，其海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又翟方進，一智非可，其後成帝王太后之母，亦再嫁。太后時，自投武帝，因功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之，此類之例，多不勝數。曰：「其後成帝王太后之母，亦再嫁。太后時，自投武帝，因功舉，故以儒飾法，實當時之正骨也。大臣藉以避寵固位，小民藉以濟窮舉與計借而息，此種陽好陰違之策，其補於世道人心實鮮也。」

勢不重故，故韓延壽黃霸以節儉治郡，以名聞於時，元帝時，大儒術士疏，有曰：「元帝末年，俗尚儒術，好儒術，上修廢，親親之恩，婚嫁之禮，苟各備禮，以身體利，則不相倍力其死非者，儒術最重倫常，嚴男女之別，女子尤尚貞操。兩漢儒術在風俗，則極在嚴。諸侯王以禽獸行及內亂，與竊入姊姊等通姦為內亂，而廢教者，史不稱焉。例如楚王威為薄太后服，私恣服，江都王建，與大易王非所幸，薄姬及女，徵魯，與父，王昭，不嫁，為姬，等，薄姬後，且與目，胆行名，而不顧，更無所，亦與儒家之貞節觀念相反。」

漢武帝之母，即為再嫁，且其前夫，亦與儒家之貞節觀念相反。其後成帝王太后之母，亦再嫁。太后時，自投武帝，因功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之，此類之例，多不勝數。曰：「其後成帝王太后之母，亦再嫁。太后時，自投武帝，因功舉，故以儒飾法，實當時之正骨也。大臣藉以避寵固位，小民藉以濟窮舉與計借而息，此種陽好陰違之策，其補於世道人心實鮮也。」

私生子，史載：「漢高祖，私生子，史載：「漢高祖，私生子，史載：」

日風俗為政治之反映。西漢之儒道不揚，可從風俗以知。漢高祖，私生子，史載：「漢高祖，私生子，史載：」

其時婚姻喪葬，用費奢靡。王吉言再變約痛言之，然和，平陽公王，亦僅也，主國奉送子夫入宮，恩難日

除，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別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與衛媼私通，生青，冒姓衛氏。」

「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衛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既大，乃知父為霍仲孺，後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見，為買置田宅而去。」

又武帝之姑竇太主，幸賣珠兒董偃，東方朔奏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是直如六朝時公主之面首矣，而武帝且肯寵偃，故史云，「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又南越王太后，為邯鄲女，初與安國少季通，武帝欲收南越，使安國少季往諭太后，遂越復與太后通，成帝時無子，王鳳以其小弟婦張美人已嘗適人而託以為宜子，納之後宮，早與呂不韋易妻之心何異，而成帝不罪之，是當時對於血統觀念，亦不甚重視也，帝室如此，大臣之家，自亦不免，霍光死後，其妻顯與監奴馮子都亂，王鳳奏彈王章，以其與父姬姦，上所舉諸事，衛以儒家禮教觀念，皆駭人聽聞之甚者，帝室士大夫之家皆如此，則民間男女蕩檢險閑而為桑間僕上之醜行者，更推想而知其概矣，故黃綺治新川，一貞婦顧孫，日以衆多，宣帝係詔褒獎，以為異政，其時魏相上書曰：「風俗尤薄，……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倫常乖舛如此，則當時儒道之不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西漢之除黜儒家，當時儒者亦不能完全辭其咎，蓋其

本身可議之點確亦甚多，一、宣帝謂俗儒迂而不達時宜，其言實為中肯，儒者言必稱堯舜，行必法三王，而不顧今異勢，治道不得不隨時更張，而儒者乃動好引古刺今，無怪其鑿枘難容，且黃唐幽渺，文獻無徵，各持師說，爭相辯難，故武帝分諸儒置封禪儀，三年不成，其議論亦何紛紛也，吾觀宣元時，亦曾柄用儒臣，而儒臣之議論措施，則多偏頗失當，背於人情，故黃霸令郡國自為條教，張敞詆之為偽，蕭望之論呼韓邪來朝坐位，論春秋不伐喪論，馮奉世破莎車諸事，無往而不見其拘迂，王船山曾補論之，元帝時，甘延壽陳湯，深入康居，斬郅支單于，傳首京師，揚威異域，匡衡且欲不敘其功，而指其矯詔復命之過，是眞所謂一孔之見，拘而不知大體者矣，以此焉得不起雄主之矚視，二、儒者文多質少，竇太后嘗言之，吾觀漢時嘗以文學經術並稱，二者似為一物，如云「趙主王賦以文學獲罪」，竇太后遂詆儒生，宣帝詔亦自謂「修文學經術」，諸帝嘗舉賢良文學，蓋即賢良而明經術者也，又觀漢書儒林傳，文學經術，幾不可分，西漢儒者，既以文勝，故喜空發議論，陳善高遠，而撥之實際，則窒而不通，且因尚文之過，故常拘拘於儀文縟節，如郊祀大地，立辟雍，議明堂，興封禪，而災異時變之言，尤使人聞之蹙眉，此又何補於實際之政治乎，漢儒尊重師說，抱殘守缺，支離破碎，不相統一，故五經裂而為十四博士，各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以之供辨難餉太平則有餘，以之臨政事御萬民則不足，蓋墨守之流，寢久必養成乖僻之性，而非

通達治體決斷無事之才也。

然秦火之後，典籍散佚，掇守殘篇，以遺後世，漢儒之功，亦不可沒。

一三、道家，道家在漢為黃老，或言黃老即惠帝老子之學，或言黃為黃石公，要其旨在尚清靜無為，此說在漢初頗盛，張良辟穀，赤松子遊蓋其端也，其後相國曹參，以之為治，文帝與曹太后皆好黃老言，景帝幼浸漬於其中，自亦心好，漢可謂多好其言，陸賈新語有無為篇，首句即曰：「道真大於無為一，此即黃老之言，賈誼鵲鳥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此即老子之言，又曰：「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真人恬淡，獨與道息，釋智遺刑，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觀，汎乎若不繫之舟」，此皆黃老之思想，其言亦儒而好黃老者也，史記自序，謂太史公學道論於黃子，武帝時，汲黯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承史任之，賈大指而巳，不肯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遂餘，東海大治，稱之，帝召為卿，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黃老之旨，汲黯且以之治郡矣，其時同馬遷受其父故，亦好黃老故桓譚曰：「昔者著虛無之言兩篇，諱仁義，非神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自是言」，可知黃老之教，在漢初勢力之盛矣。

何以漢初君主，皆好黃老，其故有二，一、七國之時，諸侯爭雄，兵連禍結，累代不休，秦雖統一，其年不永，疲民遠戍，擾后匈奴，繼以楚漢紛爭，天下騷動，人民經此數百年之戰禍，不得休息，疲累不勝，幸漢統一中國，天下甯定，人民於喘息稍蘇之時，乃逢太平之運，回過苦，心曠神怡，自顧此生，真如夢幻，俯仰乾坤之變，不得不生超然之思，而惟於戰禍之慘酷，又欲永享安甯之福，故黃老清靜無為之旨，乃得乘虛而入，亦勢所必至也，二、漢得天下，經高祖與諸臣之苦心革命，且又有秦法可為依據，故一切均具規模，後人遵守之，不必有所更張，即可資以治理，試觀漢書曹參傳載：

「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遵何之約束，釋刑罰，更張，謂於文辭謹厚長者，即除以為丞相史，更言文深則欲務學名，輒去之，日夜飲酒……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乃謂參、參子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參歸言，參怒而答之二子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王初治乎乃者，我使參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參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與高皇帝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繼下垂拱，參等守職，趨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故刑制既定，一遵而勿失一，實為至理名言，黃老思想之能影響於漢初之政治，其在斯時。漢初君主尚黃老，故其治道簡易，省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人民元氣，始得漸以恢復，故人民稱頌之，曹參

為相國三年，死，民歌之曰：「庸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甯一」，又史稱漢文帝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存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風流篤厚，禁網疏闊，罪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有刑措之風焉，其時南越王精佗，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時遣兵寇邊，文帝與以一紙書，謙讓自抑，佗即感思稽首稱臣，又如賜吳王濞綈杖，戕其反心，老子曰：「柔勝剛，弱敵強」，文帝本之以行其柔道，而姦惡銷絕，中外歸心，此其效可觀矣，故班固謂道家「乘勢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虛」，

（漢書藝文志）由西漢之故事以觀，則於兵事搶攘之後，行黃老清靜之旨，以休瘡痍之民，其亦弊症之良藥乎。何以漢初之黃老政治，其後一變而為極端之峻法政治，此其故無他，蓋黃老與法家在理論上本有同符，關係頗為微妙，道家重自然，法家之理論亦謂其法本於自然之理法，道家重無為，法家亦謂法制既定，即可以無為之治，（法與道之關係，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曾論之，）然則道家等於理想家，法家等於實行家，故法家鉅子，亦多通道家言者，管仲慎到，是其顯例，景帝時，張敖學刑名，然為人長者，而惠帝時，「守而勿失」之曹參，其初固嘗為刀筆吏也，道法關係既密，故太史公作史記乃以老莊與申韓同傳，此蓋當時之趨向，非出偶然，漢初文景之時，休養生息，民殷物阜，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

錢，貫朽而不可校，民力足矣，武帝以曠代雄主，庶此繁業，遂欲揚威匈奴，師徒騰起，黃老思想上所言之法家因素，乃以事實之需要，而勃然發生，浸假趨其極，以至於當陽稱尊之盛，於是極端之黃老思想，不得不退出於政治舞臺矣。

武帝以降，君主皆執嚴法以御下，公卿大夫，動受刑誅，史稱「武帝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幸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在此增形之下，大臣惶恐深威，目覩誅夷之慘，不得不謀自保之方，於是黃老之柔道，遂成為西漢大臣容身自保之妙訣矣。老子曰：「不敢為天下先」又曰：「以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剛」，以及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之旨，皆西漢大臣所奉奉服膺，以為守身之則，蓋雄精之主，是戾怒端，其剛甚矣，而吾應之以柔，乃可以不折而免於禍，吾觀漢之廷臣，實多好老氏言，魏相曰：「軍旅之後，必有兇年」疏廣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皆老子語，又淮南子一書，吾人皆知其為道家言，余近僅觀其數篇，即覺漢人為文，常喜暗用其言，如張敞奏譏黃霸曰：「澆醜醜」楊雄諫納單於朝曰：「雲徹席捲」，趙充國屯田奏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此語均出淮南子，史漢士允論衡命義篇曰：「歷陽之郡，一宿沈而為湖」，淮南子傲真訓曰：「歷陽之郡，一夕反相為湖」，可知淮南子書，在西漢諸習必廣，至東漢猶然，（又按張敞奏譏黃霸文，其立意亦做淮南子傲真訓中數語，）而道家思想，

錢，貫朽而不可校，民力足矣，武帝以曠代雄主，庶此繁業，遂欲揚威匈奴，師徒騰起，黃老思想上所言之法家因素，乃以事實之需要，而勃然發生，浸假趨其極，以至於當陽稱尊之盛，於是極端之黃老思想，不得不退出於政治舞臺矣。

武帝以降，君主皆執嚴法以御下，公卿大夫，動受刑誅，史稱「武帝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幸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在此增形之下，大臣惶恐深威，目覩誅夷之慘，不得不謀自保之方，於是黃老之柔道，遂成為西漢大臣容身自保之妙訣矣。老子曰：「不敢為天下先」又曰：「以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剛」，以及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之旨，皆西漢大臣所奉奉服膺，以為守身之則，蓋雄精之主，是戾怒端，其剛甚矣，而吾應之以柔，乃可以不折而免於禍，吾觀漢之廷臣，實多好老氏言，魏相曰：「軍旅之後，必有兇年」疏廣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皆老子語，又淮南子一書，吾人皆知其為道家言，余近僅觀其數篇，即覺漢人為文，常喜暗用其言，如張敞奏譏黃霸曰：「澆醜醜」楊雄諫納單於朝曰：「雲徹席捲」，趙充國屯田奏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此語均出淮南子，史漢士允論衡命義篇曰：「歷陽之郡，一宿沈而為湖」，淮南子傲真訓曰：「歷陽之郡，一夕反相為湖」，可知淮南子書，在西漢諸習必廣，至東漢猶然，（又按張敞奏譏黃霸文，其立意亦做淮南子傲真訓中數語，）而道家思想，

在西漢之受潤於大臣之心也必深，故能隨意徵引也。

漢臣既守黃老之教，以謀自保，故多因循守位，依阿取容，不敢求功，只求免過，即雖君主舉措乖謬，亦只得順其惡，而吞聲結舌，不敢強諫爭，圖匡救，茲舉例言之，史載衛青為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私柔目婦於上」，又武帝時，「公孫弘每朝會奉事，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而折廷爭」，又「張湯治顏異獄，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媚取容矣」，成帝陽朔時，殺王章，增福上書頌其冤曰：「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為具臣而為典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蓋臣以言為戒一，由此言可知當時廷臣皆噤若寒蟬，故孔光領尚書典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有所對奏，不敢強諫爭，以自久而安，此實當時大臣典型之例，故漢家雖求直言極諫之士，而在位者，率多嚙口結舌，旅進旅退，求如汲黯之直意，朱雲之折檻，鮑宣之言七死七亡，王嘉之持還圖書，及王章之敢面引廷爭，真如鳴鳳朝陽，何也，前一世麟，刑戮即隨其後，人亦何為而不以柔道自守，而故步其斧鉞哉，成帝時，谷永雖敢強諫，然乃受皇太后及王鳳之囑託，有所恃而不恐，始敢盡情直言，不能謂為骨鯁之直也，故曰：黃老陰柔之教，於政治上既為法家所忌，乃潛行於士大夫之間，隱然操持其行動，使之避主上之淫威，全身養性，以終其天年

，於是而朝臣之骨氣銷，忠諫之士少矣。

故綜而論之，西漢之政治思想，乃為儒法道三家互相消長之勢，初時三家分馳，而黃老之風盛，迨武帝重法立威，法家思想大佔勢力，積習相沿，愈演愈厲，黃老思想，乃適為大臣守身之方，而儒家思想，則始終未為政治為粉飾之具，除武宣元時，曾偶用儒臣外，始終未為政治思想之主流，而其影響於社會風氣，亦甚淡薄也。今試乎情論之，漢承秦後，風氣澆漓，儒家言必法先王，治必反堯舜，自難免與實際社會格格不入之嫌，且專恃仁義禮樂之高遠原則，以求德治，而無法以督責其後，又何足以禁欲詐而絕奸邪，而况漢之儒者，以師說自封，迂而不達事情，亦豈能撥紛劇之社會，而反之治乎？故武宣諸帝，以法為治，「嚴覈名實，信賞必罰」，足以固君威，銷不逞，肅百僚，禁奸詐，使國家政事，綱舉目張，秩序井然，以垂於二百餘年之久，此亦必至之勢，惟其法治趨極，科條繁多，慘嚴寡恩，吏緣為市，人民冤苦，無從上聞，如宣帝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恨，死者無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律二端，深淺不平，妻不如質，上亦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此亦峻法之必然結果，王吉曰：「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壓制酷害謗讟橫生，社會紛然，不可究詰，或揭竿而思一逞，終非長治久安之計。且人君以嚴法御臣，臣情以黃老之道自適，進不敢強諫以納忠，退不敢私議以論政，塞上下之情，乖君臣之義，又何以格君心之非

，收諸政之益，於是而儒家之說，實正可以救其僞也，蓋儒家規模闊大，不似法家局格之卑卑，真儒為政，首重化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董子曰：「琴瑟不調其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可為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為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更化則下善治，一儒者以德化民，使民之日俗日樸日厚，去奢文，反本真，譬如美璞，何難琢而不可為良器哉，其猶不更張者，則繩之以法，以收警懲之效，下其刑罰矣，是故善為政者，折衷於儒法之間，取儒家之德教而法其拘廷，取其法之嚴而法其酷，用儒文以化民，取其法以治民，儒法並用，相輔相濟，如鳥之雙翼，如車之兩輪，故曰：「禮禁於將然之前，者法禁於已然之後，」此可斷之善治者矣，至於道家思想，治術無為，理想至高，大徹儒法兩家之善惡而為之，即最近之無政府思想，及我 終南之大同理想，究其實，亦就此理想而擴大之充實之，世之精神化者也，惟道家之無為，不免消極且無才術以實行之，此其所以為實際政治中為不足取焉耳。

以上所述，不過為示研究政治思想用事實的歸納法之

一實例，自維才識疏薄，搜羅既難免挂漏，論斷想亦多未衷，然欲於方法上作蕪蕪之獻，故不揣其固陋，而就近來閱覽之所得者以略言之，而為篇幅所限，又不能盡情暢言也，竊以為吾國政治思想史上，問題至多，絕非每時代舉一二思想家之言，即可代表其時政治之實況，吾人欲了解歷代政治之實況，必須先了解其時操持政治，活動之有效思想，而欲了解此有效思想，則必須學者於歷代無量數紛然雜呈之瑣碎事實中，細心捕捉而出之，此所謂「始可謂之為實際政治之精神之勢力，明瞭此種精神的勢力，則古今之趨勢，與亡治亂之機，風俗厚薄之故，以及其變化發展之狀，皆呈於吾人之目前，如振衣而挈其領，則然舉矣，吾深望國內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之學者，以此方法而治學，使讀者開卷一覽而知古代政治思想之實情及其效驗，使為治者得以探其優而棄其劣，是亦賢繼之意也，且政治為一切社會活動之主力，能知政治之演變進展，則於中國古代社會文化之演變進展，不難推而把握之矣，至於古代偉大思想家之言，則讓之學術史或純理的政治思想史之範圍可也。

行馬說

馮永軒

行馬之說，所制推常有與與。當世物廢行之際，視之無異杏異，下廢之後，爾時久遠，而後人即茫不知為何事也。

行馬之說，乃為重地，不惟宦家之門可施，而宮門亦在焉也。

門施行馬，語，晉書中多載之。若王覽魏舒李喜劉瓛

行馬，魏晉檢舉，莫無所不。據傳收門上，兼官成前不然

劉瓛，晉書中多載之。若王覽魏舒李喜劉瓛

行馬，魏晉檢舉，莫無所不。據傳收門上，兼官成前不然

位之官，亦景在公之上，給郵史五十人，門施行馬。

時之，甲服，唯此，則知行乃本製也。

此外亦見，由北推之，是制盛行於西晉，至東晉以還

行馬之施，漢官儀言之較詳，茲錄之：光祿大夫秩

比二千石，行馬，轎傳云：咸上事以為按御史中丞督

比二千石，不言周光祿大夫，門外時施行馬以推別之，魏志

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在行馬內有違法者，皆糾之，在

，黃初四年，楊彪為光祿大夫，詔給車，門施行馬。晉

行馬內行，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

紀云：致仕及遜位者，給牀帳，賜錢二十萬，給車卒

不違也，謂禁防之也。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

，門施行馬，主禮晉書云：魏數字使，年七十告老，以

期滿中丞，今道略橋梁不修，門隱隱沾不絕，如此之北中

光祿大夫致仕，門施行馬，賜錢三十萬。王覽為正卿

亦推州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其於禁防，既云中丞督

致仕，詔道殿中監療給藥，復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于

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復說行

寶晉書魏尚書僕射李涪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車卒，

馬之內者，內外兼有，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

門施行馬。晉中興書：蔡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為右光祿大

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觀此

矣門府儀同三司，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詔賜棺槨，

門施行焉。晉書，華表子偉容，飲子也。太始中為太中大

夫，賜祿與卿同，門施行焉。
門施行焉，為朝廷優遇年老功高之臣，晉時極為盛行，續齊以遺，未再觀也。唐李益山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遙知得再瞻，此乃譬況語，非唐時尚有門施行馬之制也。

行馬之右，漢魏以前謂之棧。周禮曰：設棧極再重，杜子春云：棧，今之行馬也。說文木部桓，行馬也，段玉裁謂性極誤倒，易為棧桓，行馬也，徐楚金謂桓，所以衛也，漢魏三公，門施行馬，桓者，交互其木也，桓與互通，高唐賦，阪互橫梧，此互即桓也，晉書顏真卿傳

云：當關不敢乘趨出棧行乃乘，此棧極乃宮門所設之行馬也，性極亦可單稱桓。顏延之謝靈運詩序，通之惟接桓也，趙宜光曰：行馬也者，關路三又木也。三木交極為關，阻人不得闖入。

行馬又名閉，虎賁氏舍謂守王閉，注云：閉，性切也。又名衛，史記袁盎傳云：百金之子不騎衛，索隱云：衛木行馬也。

又名棧子，東京夢華錄云：御廊立朱漆棧子，驛心立黑漆棧子，即行馬也。

甲申冬作于立煌

即事——時在一十九年五月初鄧北大捷後

趙先德

難憑熱淚拯蒼生，戰指天驕困百城，三載戰殘鄉國夢，九關吼徧虎豺聲，翻新儀注嗟羣賊，探盡蒲葦哭野兵，草檄餘閒思上馬，蒼生癡欲請長纓。

元戎羽檄下軍門，電掃靈旬白晝昏，百萬虎夫齊奮臂，九州蝦卒盡歸魂，細收鎧仗儲

兵庫，開斫頭顱備酒樽，徵傳王師懷大度，歛衣降者不須論。

漢家飛將陣雲開，血濺天戈虜勢摧，昨夜紅圍心一縷，今朝青甯骨千堆，與月渡海嬌

童哭，墮淚崩城少婦哀，皎皎單于臺月上，可憐還照女牆來。

孔教之源流及其地位

丁衡元

凡宗教之成立雖云創造，必有所因佛之教，因婆羅門以成，而婆羅門無其圓妙，耶之教因摩西以成，而摩西無其公勇，孔之教因三代禮教以成，而三代禮教無其聖神，如蜂釀蜜，須采花粉，如蠶吐絲，須茹桑葉，花固非蜜，桑固非絲，然能變花為蜜，化桑為絲，則蜂與蠶之功用，諸教成立，率如是也，佛耶別有著錄今試述孔教，疏其源流，品其地位焉。

世界有人類，即有人事，有人事即需治理，設官分職，所以治理人事也，然事理不明，處事無方，授之以事勢難勝任，古代文化未開，教育未興，明理知方之士皆聰穎特達，生有自來，本其天才，加以經驗，各緣性近，以成其學，各按所學，舉而官之，傳諸子孫，世世相守，世官之由來以此，學司於王官亦以此，逮上綱解紐，諸侯分爭，日事武功，文化廢弛，三代之末，大率如斯，夏商季世，官學未墜者，其時兼井之勢未成，故王官之職猶在也，周平王以後，弱肉強食，兼井無已，降至春秋，周初封建千有

餘國，存者不及十一國既見滅，其所有世官隨之而盡，學寄於官，官廢而學無所附，文化凋零，至是殆盡，孔子生值其時，觀茲奇變，起而徵文考索，網羅散失，傳之其人，一時饒傑，後先疏附，師儒之局，於焉開幕，王官之學，賴以存留，及孔子歿，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夫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其不可之故，古籍簡略，無可考見，據孟子所載江漢之言觀之，曾子蓋以孔子聖神，無能及，繼其後者，道德不充，徒擁虛號，強予支持，終歸漸滅，不如不事形勢，猶存精神，卓識遠見，越儕輩，子夏等欲有組織，因之中止，於是各本所學，友教四方，源遠流分，異說蜂起，論語子張篇，記子張子夏子游子貢子路諸人

論學分以互相非難，此即九流之肇，二百餘年至戰國末造，萌芽，一傳而九流之勢成矣，其初之風靡一世，盛況可想見也，韓非著書，論釋儒分為八，其初之風靡一世，盛況可想見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澠池滅明，率弟子三百入過江，合江西南昌有澠臺墓諸遺跡，其他孔子弟子學行優於澠臺者，

不知凡幾，其布盛，雖無記載，可以類推，推闡經始皇焚坑，楚漢爭戰，微言大義，不絕如縷，而史遷猶謂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自天子王侯，中則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迭經摧折，歷十餘世，至西漢中葉，猶為世所宗仰，於此見其流澤孔長也。其後漢武表章六經，獨尊孔子，迄滿清三千餘年，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王充劉向幾李卓吾如輩，雖有誹議無多，近世儒林丈人，青衿髦士，喜以討論孔子為事，尊之者稱為教主，比擬釋耶，詆之者謂其拘於陳腐，局於封建，折中之者又謂其為政治憲哲學家教育家，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此乃如日光經空氣成色，空氣不同，色因各異，日光本體，固無有二也。

詞馬遷史列孔子於世家，復立仲尼弟子列傳，其意蓋以孔子雖無土地，而有信仰之人民，雖無臣僚，而有服從之弟子，雖無世位，而有綿延之道，故崇之以世家，復蒐羅其弟子為之立傳，合而觀之，隱寓一法王之局，良史之識，卓越千古，班固漢書藝文志，依劉歆七略而別成新體，先列六藝，繼之以九流，其意亦以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繼往開來，其學之大綱著于六藝，其學之支流散於九流，前乎孔子，學術經世變而散失，後乎孔子，學術因六藝而滋衍，據漢書藝文志所列九流著述觀之，無論其頌揚孔子，諷評孔子，皆多配孔子言行，此即其直接間接受孔子影響之六藝即孔子會典，九流即其門人弟子之會典也，痕跡也。

此本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而變化出之耳。

班馬之史，尊孔子為法王，既彰彰可見，其他緯繹諸書，如孝經緯鈞命決，孔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春秋緯元命苞，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與也，春秋緯演孔圖，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法，春秋緯援神契，丘為制法王，黑線不代蒼黃，論語緯摘輔象，子夏曰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論語崇爵識，子夏曰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孔子家語齊太史子魚見孔子，連曰，天將欲素王之乎，杜預左傳序說者以孔子自衛，魯立素王，丘明為素臣，其所謂素王，所謂制法王，即法王之義也，然此猶曰，語出緯繹諸書，不足信據，今試舉論語以證之，八佾篇儀封人請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封人之意，亦即謂其為法王也，子罕篇，子畏於匡，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夫之將喪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天之未喪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陽貨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與佛之上天地下，惟我獨尊，耶之自任為天主之子，語雖有別，意實無殊，然此猶謂徒託空言也，更舉事實以明之，子罕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宦，病間日，久以夫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無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宦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孟子滕文公篇，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撰於子貢，相嚮而哭，各失聲子貢返，逐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當其時伯魚雖死，子思以及成年，生養元葬，子孫之天職，亦孔教教義之重心，今乃以己身之喪葬，不付諸子孫，而付諸門人弟子，其弟子即毅然遵行，置其子孫於不顧此紀於論語，載諸孟子，無非虛誕，衡以平日教孝之旨，慎終之道，不大相庭逕非常可怪耶，雖然夷考世界教至，如佛如耶，其考終也，無不付之徒衆，其運量不可以恆情度也，蓋不知是不足以表現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不如是不足以表現親敵如友，愛人如己，不如是，不足以表現老安少懷民胞物與嗚呼，嗚乎此，孔氏之地位，可概見矣。

宗教之所由興，因人生之有欲望，各謀滿其欲望，勢必各爭奮爭，奮爭不已，必有勝負，勝負既分，恩仇斯起，展轉報復，情劫無涯，政法之權，僅能治分爭於已發之後，宗教之力，乃默北紛爭於未發之先，故宗教千古常新，政法則隨時更革，佛耶諸教，以神祕行其教義，總立於政法之外，孔教則演教義以爲政法，納教義於政法之中，六藝所載，皆斯旨也，今者歐西以物質文明，震憾一世，亞州諸國，羣起步武，吾國士夫，奮然以效法歐西相號

召，時當據此固當務之急，惟歐西尚功利，主干涉，獎勵工巧，擡重經濟，循名覈實，整齊劃一，其宗旨顯吾商韓，而運用之方，視商韓爲敏妙，其設施似吾贏秦，而推行之術，視贏秦爲精密，威迫勢禁，民免無恥，羣趨勢利，變亂衛生，徒知任法而不知明教，卒之政法日斯，而擾攘日甚，機械日精，而欲望日張此中關樞，皆由政教分離，未能打成一片故也，若吾孔教，作之君，作之師，道以德，齊之禮，經之五倫，緯之以九經，申之四教，譬之以六蔽，正心修身端其始，仁民愛物要其終，不關鬼神，然敬而遠之，不志戰爭，惟敬而慎之，其自強也，發憤忘食，殺身成仁，其接物也，犯而不較，以直報怨，不思寡而患不均，惟周急而不濟富賢愚悉本中庸言行一歸忠恕，位爲天子，功滿天下，棄之如敝屣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從心不踰規矩，用事求其心安，天人交修政教一貫，禮運大同之說，中庸配天之贊，實非過事張皇，阿其所好，蓋其教本諸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盡天壤獨備萬方，治人之道，求如此其也。

此固當務之急，惟歐西尚功利，主干涉，獎勵工巧，擡重經濟，循名覈實，整齊劃一，其宗旨顯吾商韓，而運用之方，視商韓爲敏妙，其設施似吾贏秦，而推行之術，視贏秦爲精密，威迫勢禁，民免無恥，羣趨勢利，變亂衛生，徒知任法而不知明教，卒之政法日斯，而擾攘日甚，機械日精，而欲望日張此中關樞，皆由政教分離，未能打成一片故也，若吾孔教，作之君，作之師，道以德，齊之禮，經之五倫，緯之以九經，申之四教，譬之以六蔽，正心修身端其始，仁民愛物要其終，不關鬼神，然敬而遠之，不志戰爭，惟敬而慎之，其自強也，發憤忘食，殺身成仁，其接物也，犯而不較，以直報怨，不思寡而患不均，惟周急而不濟富賢愚悉本中庸言行一歸忠恕，位爲天子，功滿天下，棄之如敝屣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從心不踰規矩，用事求其心安，天人交修政教一貫，禮運大同之說，中庸配天之贊，實非過事張皇，阿其所好，蓋其教本諸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盡天壤獨備萬方，治人之道，求如此其也。

此固當務之急，惟歐西尚功利，主干涉，獎勵工巧，擡重經濟，循名覈實，整齊劃一，其宗旨顯吾商韓，而運用之方，視商韓爲敏妙，其設施似吾贏秦，而推行之術，視贏秦爲精密，威迫勢禁，民免無恥，羣趨勢利，變亂衛生，徒知任法而不知明教，卒之政法日斯，而擾攘日甚，機械日精，而欲望日張此中關樞，皆由政教分離，未能打成一片故也，若吾孔教，作之君，作之師，道以德，齊之禮，經之五倫，緯之以九經，申之四教，譬之以六蔽，正心修身端其始，仁民愛物要其終，不關鬼神，然敬而遠之，不志戰爭，惟敬而慎之，其自強也，發憤忘食，殺身成仁，其接物也，犯而不較，以直報怨，不思寡而患不均，惟周急而不濟富賢愚悉本中庸言行一歸忠恕，位爲天子，功滿天下，棄之如敝屣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從心不踰規矩，用事求其心安，天人交修政教一貫，禮運大同之說，中庸配天之贊，實非過事張皇，阿其所好，蓋其教本諸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盡天壤獨備萬方，治人之道，求如此其也。

子路底人格美

唐 德 潤

讀論語記之一

宗白華教授說：「六朝人有充份的人格美，因為他們會在人生底過程中欣賞人生。」的確活了一世對你自己生命的過程還不能欣賞，整日價只是勞勞碌碌忙個不休，或者終年終月地只知奔奔走走，鑽營利祿而見得忘形的人們，他們底生命中不特沒有一「美」的成份存在，甚至至於不成其所為「人」了。人生在世主觀的則應當有審美的靈性；客觀的則應當具有美的形態。但是屬於人的美，不一定是有「一付「我見猶憐」的臭皮囊纔算美。潘金蓮是美婦人，可是我們如果看她在假哭武大郎的味兒，就不免要作嘔；她底形體美掩飾不了她內心所表露出來的醜態，因此我們如果衡量「人」的美；除着形體美外最主要的該是人格美！

美是沒有方向性的，楚腰纖細的趙飛燕；侍兒扶起嬌無力的楊玉環是美。佩着銀項圈拖着辮子羞怯的村姑也美

穿着最時新服裝，說着最流俐英語向北美合衆國參衆兩院千百個碧眼黃鬚的洋人發表演說的大時代婦女，又何嘗不美。爲博得愛人歡心而不惜拚死的中古騎士是美；率百萬雄師橫橫歐陸的拿破崙也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謹守一生的儒將是美；飽經被圍，他寫着個「飽」字外面再畫幾層大圈圈便當作乞援文書的樸野作風也美。總之他（她）們除着形體美而外都還富有充份的人格美，因為他們都沒有經過故意的造作，他們的性靈都保有充份的「真」信手拈來，隨時表現都是內心的天眞，真是有充分美學價值的；天真是美的形態之一！他是溫暖的，是協調的。

至於真的反面——偽則是不協調的。尤其是屬於人性方面的偽，更是冷酷的，猙獰的。試看一個醜得可怕的肉體，偏偏偽裝得花枝招展，仔細一看會令人出而唾之的本太們是醜；扭扭作態，招搖過市，那鑲着金牙，啣着香煙，頭髮剪得像燕子尾巴一般的姑娘們也醜。宋江指着孔明孔亮對武松說「他們習些槍棍，我當時指點指點他們，所

以他們叫我師父。」金聖嘆批評他說「醜」。主要的就是因爲他不協調，他這卑鄙萬分搖頭擺腦酸氣十足的小衙門押司，硬着臉皮說這樣話，真醜不可當。這種醜並不是形體上的醜，而是性靈上的醜。普通罵人歡喜用「醜態百出」，這醜態是與形體的美醜無關的。

總之美與醜都是埋沒不了，掩飾不了的。多少總帶有點天賦的色彩。美！正所謂亂頭粗服不掩國色，西子楊妃她們的美，是不受破舊的服飾的影響，正所謂淡妝濃抹總相宜。至於醜亦何獨不然，形體生得醜，敷脂塗粉愈醜。因爲你生就的肉體是無法雕琢改造的。形體上的醜美如此，性靈上的醜美，又何嘗不如此！

西洋人把真善美連爲一串，也不無見地。「真」是自然的是天賦的。其屬於人性方面的真她本身是與道德無關。我們以唯美主義的觀點，來談真美，進而討論到屬於「人」的性靈的人格美；尤其不願她帶有道德的酸氣味。可是她却不謀而合的，往往成爲構成道德的要素！王陽明所謂良知良能，那先天賦與的，但在道德底範疇之下。良心是先天賦與，不昧良心便是善！關於道德底範疇。孔子作春秋強調「誅心」之論；後人批評人物也主張決不以成敗論英雄。我們褒貶人物要從本質源來發掘他底良心——那天賦的「真」。曹孟德的「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是不可否認。他底女定社會則半羣小，不能說無功祿穢，可是他仍然掩飾不了後來史家底評擊！誅心而論，那真當是善底要素之一。至於「美」是絕無道德氣味

的。但是既真且善自然就美，尤其是屬於人的性靈美！

真善美的反面是偽醜惡。偽便是醜，尤其是屬於人性方面的偽更醜得利害。爲了人往；便失去了天真。偽裝得最得法的也最醜。普通所謂「處世圓滑」，「老於世故」，「人情練達」……都是失去人性的代名詞。是遺棄天真的偽裝網。經世愈久而把這不住自己性靈的人，便成爲老奸巨猾。那初出學校門年青的「熱情者」，是會被「竊笑爲「幼稚」的。因之在這種「不幼稚」背放下構成的關係，往往便是醜惡的象徵。而成爲幼稚青年，失意文人詛咒的對象！

這兒我們談美，是純粹以美學的，藝術的，文學的觀點，我們絕對摒棄功利主義與倫理色彩。

針對着這種醜惡，我們來討論屬於人底性靈美！六朝人能在人牛底過程中欣賞人生離美，但我們可以補充一句，即是六朝人只是在作美的追求，而本身並不是純粹美的本質。像說得好「女爲悅己者容」。美本來是要讓客觀批評的。自己認爲美就與城北徐公美，往往反是醜！西子捧心她本身並不知道這美的形態，等到東施效顰，那便醜不可當！捫盞而談的六朝人多犯有這種病態，他們爲追求美，往往便不免做作。

閒讀論語，我發現孔門弟子，富有真正人格美的却大有人在，他們至少都自命爲聖人之徒，絕沒有存心作風流自賞的勾當，然而却不因這嚴肅氣氛而埋沒了他們的久格美，他們是捧心的西施。相形之下那捫盞而談風流自賞的

六朝人，那只是美的追求者，是重施的效顰。宗白華教授自六朝人片段的言行錄——世說新語中來檢討六朝人底人牛觀；我們攝棄倫理色彩與功利主義，以藝術的觀點來讀論語，自稱道。的側面來搜尋其副產品。

至於孔門弟子的言行傳述，自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來詳為記載，此地姑就論語中片段的談話資料，來發掘其一二！但這只是以純粹的現代美學的觀點立言，不足為腐儒道也。

孔子七十二個得意的弟子中，他老人家最賞識當是「不遷怒不貳過」的顏回。可是回也——他是典型儒家書生的正統，他賦賦處子，孔子「與回言終日，不遑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一愚」——只這十足的不多話不安動的書生，能開一以知十，他是其心三月不違仁，一簞食一瓢飲，處陋巷不改其樂的賢人。他的心靈是經過詩書雕琢的，他底修養功夫，可以說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處處以抑志抑制情感，他自然有他底人格美，此地姑且不論。

再就美學的觀點看，富有天真底人格美的該為孔子所睡罵的宰予，他是個好睡的懶孩子，春日遲遲正好眠，甚至於白晝在課堂內也會呼呼地睡去，孔子一定把他喚醒了，不久他又睡去，再喚醒了，再睡下去，喚得夫子不耐煩了，纔對這睡得正酣的懶孩子，歎口氣，搖搖頭，罵道東西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半性不喚他任他睡去。宰予是個渾渾噩噩的懶孩子，他就懶懶悠悠不安

愚。魯哀公因為他是孔門高足知禮的人，因而請教他栽樹立柱的掌故。宰予莫明其妙，馬馬虎虎講他一套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孔子聽了弄得哭笑不得，只好說「既往不咎，既往不咎」——這化學術倫理的立場來說該是宰予的醜史；可是就美學的觀點言，這確是够人欣賞的美的形態！他那天真糊塗的勁兒是無傷大雅的。

然而我們如以一般青年的立場來看，這七十二賢中，富有底底人格美，而最值得吾人愛慕的，該是子路！子路，他本——個孔武有力，好鬥的青年，後來因為受了孔子的感化始去其危冠棄其長劍而束髮受教的，他熱情幼稚，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大真爛漫，他好勇，孔子批評他說：「千乘之國可使前其賦也。」他自己也頗自負的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因之他生怕別人瞧不起勇敢，或者不知道他勇敢，他決不假惺惺謙虛，孔子因為他恃勇任性所以總是抑制他，他驕傲問夫子說「君子何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無義為亂，小人有勇無義為盜！」不教民戰是棄之也，孔子的本意君子又何嘗不尚勇，不過是因為子路在問所以孔子纔如此說。某次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在側聽着夫子只誇獎顏淵而不誇獎他，他在一旁發急，他問孔子「子行三軍則誰與？」他本意一定要想孔子說「舍由其誰與！」使他高興，孰知出人意料，孔子回答他的

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察言觀色可想見他悶悶不樂鼓嘴失望而去。

他本是個尙武好鬥的少年，所以他身體好，因之孔門中一切外勤出差跑路的事總是子路偏勞。一天孔子師生一行外出遊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後，子路行以告夫子，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其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則不與易也。」在這場合下子路是在跑腿。又一日「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甚哀者而哀，孔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喪者。」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見禮記檀弓）在這一席話中子路真跑斷了腿，這兒可想見孔子停車道左，顏淵曾參等高足都於一邊拱手侍立，只有子路兩頭跑個不休，孔門中凡是担仔勞動的總是他，因爲他是個出力出力的孩子。可是他雖相撲，他却隸於聖人之門，無事時他也隨着顏回他們附和風雅，學着鼓琴彈瑟，但是他不能不諳此道，他只能身通五藝，音樂他是不得不及格的，孔子家語說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一定彈得丁東丁東頗不好聽，但是他還丁東丁東彈個不休，吵得夫

子不耐煩了，不免揚着眉頭說「唉！由之瑟奚入於丘之門！」

他好武同時他不歡喜讀書，本來讀書是粉飾人性的，他會雕琢人性，雕琢得完全失去原有的形態，會文正公他是個讀書很多而修養很深的君子，可是他人性的天良也整個被淹沒了，他本身只是個詩書織成的所謂「有修養」的假軀殼。子路就不歡喜讀書，他使子羔爲費墟宰，孔子說「賊夫人之子」子路不服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他不是鄙視讀書，他只是沒有實際感觸，他是沒有興趣去爲讀書而讀書的。所以孔子一再的告誡他讀書的重要，所以說：「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子路在孔子目光中一定是不好學而犯有此六言六蔽，所以孔子說他「由也知微者鮮矣。」

他並不是不好學，他一有感觸或新穎的哲理吸引了他，他也會追本窮源的去探討，一天他問孔子以「爲君子」之道，子曰「修己以敬。」如斯而已乎？「他又問。「修己以安人。」夫子補充一句。「如斯而已乎？」他再問。他問，問的趨勢似乎沒有止境，於是夫子答復的是「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子搬出堯舜未抵擋他。

不過他多半是憑着直覺，不好讀書再憑着直覺，所以

他歡喜你一些沒有，這話聽起來，俗語所謂拍槓。有時不痛不癢得面紅耳赤，他還強不知以為知，不慚讓步。有一天，魯國孔子說「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他聽了大不以為然，不免大搖其腦袋說，「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他毫無忌憚的反駁孔子。孔子無奈也只好罵他「野哉由也」於是「各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訓誨了好一大套。他遇事好強辯，還不服輸是所謂「由也兼人」。他強不知以為知的地方一定很多，所以孔子纔說「由！誨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這都是針對着他來的。有時他也能有愚者「得說用些道理來。一日，子路問成人子曰「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何必然，見利思爭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夫子亦贊許之。又有一次子路與曾皙由有公西華侍坐，子路也說了一大套，「夫子哂之」這就對他的微笑點點頭，曾皙問曰「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孔子是笑他也沒說一套。

觀夫此，可知他底天真未經過粉飾的；換句話說，就是他底孩子氣未退，他處處都露出童年的天真，他歡喜人家誇獎他，是所謂「戴高帽子」。孔子有一天忽有所感觸，牢騷大發，喟然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這不過偶而說出的牢騷話，於是子路聽了喜歡得不亦樂乎，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孔子看了覺得他

幼稚的憨厚可笑，所以總罵他說「好勇過我的三孩子」無所取利」。某日孔子又偶而不經意的誇獎他一句說「衣敝履與衣粗者或而不恥，其由也與？」於是又給他知道了。夫子誇獎他如何如何……大概這逢人便說，洋洋得意，所謂「終身誦之」。弄得夫子又厭煩了說「是亦道也，何足以臧？」換句話說就是「唉呀孩子！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呢？」可見他是怎樣的一儂一嚨可使他跳，一書可使他笑一易於衝動幼稚的熱情者。

由於這底熱情，易於衝動幼稚習性，一不高興或稍可喜之道，便使喜怒形之於色。公山弗擾以魯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他是不高興而怒形於色的。不特此也，他甚至於不高興而逼得夫子對大發誓。夫子旅行經過衛國，忽然觀念改變，想運用政治手腕，利用一點內在力量，來行子之道，於是道貌矜嚴，笑臉常開地來拉攏這位美貌而浪漫的衛靈公夫人南子，以為內援。於是「子見南子」（樂東方先生釋為「子見子南」之誤本文或從舊說不誤考據）子路看了真是面面相覷，眼倒亂亂，嘆聲頓足大為高興，恐怕就登報脫離師生關係，孔子「知得屈」急著對他指天發誓說「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真大有「天把我怎麼長，地把我怎麼短」之概。可見子路怒形于色是怎麼個樣兒。

一日偶閱某報副刊，見一位署名「滄外行人」先生所作的韻賦說「魯國左邱明所編的春秋報，封面上登載一篇顏回的啓事，文曰「敝業師孔仲尼先生，因為面貌關係

，過匡橫道拘禁，現已脫險安然回里，特此敬告親友。」
季大夫公署裏的陽秘書長（虎）看到這個啓事立時去找本署財政科再科長（求）請他問仲尼先生代達慰問之意。並請約定日期以便走謁，他的意思固然出於好奇心，想當面比較一下，到底面貌是如何的相似，却也未始不想借此拉攏，收這網有二千弟子的老儒爲己用，以壯聲勢，再科長當日把這話傳達，孔老夫子還未發言，却惱怒了一旁侍立的仲老由，圓睜虎眼，倒豎龍鬚大聲說道「咱們師徒，到底受了誰的鳥累，虧這補子哭老風假慈悲。還有臉回來，他若來時咱不給他點顏色看，不算咱姓仲的。」可想見凡是談論語的朋友，都知道仲由的利害，真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

可是孔門氣氛是有相當嚴肅的，夫子凡有訓誨，弟子多唯唯聽命，不經意多發一言，子與同言終日，始終不違如愚，且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雖不敢，請事斯語矣。」途歎歎而退。再看曾參，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就是輕輕的說「是的。」一直等到夫子走了，問人敢問曾子曰「何謂也？」這空氣是多麼肅靜。再看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二字而已，夫子沒有解釋，別人也不問，直至夫子出門，樊遲爲孔子御車，孔子知道樊遲才所說的別人不能瞭解真正的涵義，於是纔對樊遲說「道纔孟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這時仍然不懂纔反問道「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見這段理論不簡單，可是當時沒有一人願意來打破那嚴肅空氣，輕輕的發問。

他師徒間造成的空氣是如此，至於夫子個人的生活呢？夫子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趨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也。足躩如也。有循，享禮自容色。私覿愉愉如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則趨，與與如也。三日不見君，皇皇如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也。可知孔子在公共場所是多麼嚴肅，真非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至於一些弟子們呢？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顏淵曾參更不待言。
可見子路也不管這一套，但舉世如常，談笑自若，他底態度是雄糾糾氣昂昂，所謂「行行如也」孔子笑他是「不得其死然。」一試看有一天夫子小坐子路與冉有曾皙公西華均在旁侍坐，孔子問他們一句，話未落曾子路便「率爾」而起，搖頭擺尾大談其謬論。又一次季路與曾子路坐，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第一個站起來說話，待別人說完了，他還要問「問孔子的志向如何呢？」夫子憐一發言

不合他脾胃，他會毫無忌憚的說「有是哉，子之狂也！」他竟敢當面說孔子，這真是孔門的革命作風，孔子不得已也只好罵他，「野哉由也。」他絕不矯情，他一看不順眼，他會馬上發作，甚至使夫子對天發誓。「子路不說」是經過論語作者強調的。我們試想在上述嚴肅的場合，子路這是多麼天賦任性的舉動。

他是十足的孩子氣，天真爛漫的青年，絕不矯揉造作裝模作樣，他童年的天真仍然存在，因此他不會假惺惺地去充當夫子。孩子氣是引不起學生敬重的。以故「門人不敬子路」沒有所謂誦養的人不足以作師表的，在傳統的中國教育界，就是不惜願假惺惺的去故示深沈有涵養，但為着客觀條件的逼迫與天賦的便利，也不得不裝出一付假惺惺的莊嚴道貌來，做過教訓的朋友，該知斯言之不謬。子路沒有學會這一套，所以孔子說「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在這種教育的場合，富有完美性靈的人，尚且不能適應，遑論置身商場官場乎哉。我不禁也要歎息，「由也與於政何有。」也得把人性改造改造纔好！

子路他雖然粗樸，他却不是剛愎自用，他是有人生觀有思想而接受真理的青年，他不歡喜那種無聊的為讀書而讀書，然而論語上記載他說「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可見他是如何熱衷地接受真理服膺真理，子曰「子路無宿諾」他答應了的事便立刻辦到，孔子一再說「由也果」又說「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可見他是多麼果決而乾脆的人。這是青年本色，這或者是幼稚罷？

論語一書本是孔子的言行錄，並不負有記載仲尼弟子生活情形的責任。然而我們就以這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餘波，仍然可以看出子路他是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內心是赤願願地，是天真底結晶體，他坦白熱情，容易衝動，他是未經磨礱的璞玉，他是無瑕的白璧，不特未曾沾染絲毫污濁的成份，同時也未曾被詩書奴辱成一個深沉的君子，畢竟潔來還潔去，他還是個天真的孩子，性靈美的模兒。

但是他他酒脫豪爽磊落，同時他有堅定的人生觀，他能衣敝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他有絕對崇拜真理的性靈，他有疾惡如仇，臨難不苟免，死而無悔的殉道精神。他是熱情揚溢，信仰彌堅而好鬥武的赤熱青年，孔子知道他將來會一不得其死然，因為在那種卑鄙時代為真理奮鬥的青年，殉道機會太多了，果然不出孔子所料，衛國有亂，他竟身置於衛門之上，到臨死的一刹那，他還死一個他所信仰的君子而死，他終於死而無悔，為真理犧牲了。我嘗試一沉思，我懷懷着一個英姿勃發的青年，他富於熱情，他易於感動，他服膺真理，他自高潔的人生觀，他有死而無悔的向武精神；可是他仍然沒有失去他童年底天真，他沒有書生的酸氣，更沒有污濁的心靈，他天真爛漫，他心中無絲毫暗影，那個光明磊落的青年，那一顆赤願願無瑕白璧底美的形態。我們目擊着這一醜態百出老奸巨滑的奸役，與那狼狽為奸無惡不作的惡少輩，捲卷沈思，追念先賢，能不發思古之幽情！

子路他該是中華民族空前絕後的美男子，是個值得景仰愛慕的好孩子！

一九四五、一、二一、於立煌

中國戰後經濟建設之理論問題

沈玉明

經濟建設為近代國家建設之重心，而經濟政策之內容尤為經濟建設成敗之先決條件。中國今日一般學者對於戰後經濟建設理論問題，討論不遺餘力，尤對三民主義之經濟理論之實質，曾多次討論與爭辯，在表面上確是好現象，蓋任何制度與政策必經細密之研究，然後始能正確，始能充實，但在事實上，大都具有派別之隱見勸章取義，歪曲事實者，其真刊探討者應有之態度，三民主義之經濟理論，我們不僅在戰後根據來創造獨立自由富強康樂之新中國，即在戰時亦必依之來充實戰事力量，奠定建國之始基，因此在理論上實應作有系統之探討：

一、

在人類整個經濟生活的演進過程中，必然地要產生一種經濟思想，而此思想有時也可以影響經濟制度，近百年

來的經濟史，大概可分三個不同的時期，這三個時期都表現着經濟思想上的差異。

(一)自由經濟時代——為十八世紀自由主義之經濟思想，以私人企業為單位，在市場上自由活動，它所依賴發展的原動力，是根據供求調節的作用來決定的。盧梭之民約論，亞丹斯密之自由競爭學說，皆為當時經濟思想之代表。政府之政治設施，限於極小範圍，以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安全為己足。政府之財政政策亦以不干涉經濟活動為原則。

(二)控制經濟時代——在十九世紀以後，因為自由競爭之結果，造成種種壟斷之現象，一般大規模之經濟組織，如加特爾托拉斯等組織即應運而生，來操縱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同時在政府方面，亦積極的推行統制的經濟政策，如德意志產業的高度「加特爾」化，竟成為國家統制經濟的強力機構，在意大利的國家體系之下，「組合」為政府經濟措施之重要機關，總之自十九世紀以來整個

社會之經濟活動，可說完全在國家，或有組織的私人團體力量控制之下，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以後，此種統制經濟的現象，愈為普遍化。

(三) 計劃經濟時代——為統制經濟極端顯化的時期。其特點在於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不經過市場及價格的支配，而完全由政府機關統制計劃管理分配，以全部的經濟資源滿足國家與人民的需要，在此種情形下，個人自由企業的經濟單位，則失去昔日獨立自主的權能，因此即不復有自由競爭的現象發生，此種統制經濟之方式，在目前社會實難以完全推行。

依上述世界經濟演變的趨勢看，以自由競爭為基礎之資本主義，確已走上末期。但是蘇聯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是否正確！她所實施的經濟制度能否適合今日社會的需要呢？關於此等問題頗值得我們研究。

蘇聯主義馬克思 K. Marx 經濟理論之產生，可說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反映，他的見解有其空間與時間的局限，而馬克思更，亦曾隱微存在而忽視民族之偉大力量，他將社會現象，簡單視之於物質的結晶，因此他認定生產為決定全部經濟之過程而社會上所有的生產盈餘，皆來自勞動者所產生之剩餘價值，殊不知人類的經濟生活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種因素集合而產生的現象，在任何時期中，此四種經濟活動必須同時並存。而且經濟制度的意義，乃是根據經濟活動，彼此而關係的聯合辦法，所謂生產亦不完全是人類為滿足慾望，從事創造

效用的一種經濟行為，不能認為牠是全部經濟生活之中心。至經濟生活乃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所有的經濟活動，皆趨向於同一目標，「充實」光大人類的生存而發展，故依此觀點，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便有顯著的破綻，而蘇聯擬之以建立的經濟制度，也不免發生問題，依蘇聯實施絕對統制經濟建設的事實觀察，其結果便造成生產總率的急劇下降，國民經濟之萎靡不堪，因至一九二一年以後，乃毅然放棄急進的統制政策，改行所謂新經濟政策，宣佈廢止穀物征收，及停止任何大企業的國有制，事實俱在毋容我們多述。故就各國之經濟事實言，我們今日惟有根據合理的正確的經濟理論，才能建立完善的經濟制度。

三、

三民主義的經濟理論是針對着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之環境，並且針對全部民生問題之解決而產生，其基本精神有：

一、抵禦國際經濟之侵略——中國經濟為世界經濟之一環，在國際經濟勢力分配之下，絕非個人之自由經濟力量，所能抵禦，故三民主義之經濟政策，即針對國際經濟之形勢而產生，以有組織之計劃經濟，來鞏固國族經濟之統一。

二、奠定國防經濟之基礎——現代國家之生存條件，端視其國防是否安全為先，而國防力量之強弱，則繫於國防經濟之鞏固與否，中國產業落後，經濟生活，終為外人所

控制，國民經濟趨於衰枯，國防經濟更無以建立，因此三民主義之經濟政策，乃確定國家經濟建設之最大方針，即在順應目前國際情勢下，着重國防軍事之需要，以奠定國防經濟之基礎。

三、充裕國民經濟之生活——中國為經濟貧乏之國家，一切經濟生活用品，多視外來供給，以致影響國際貿易之不平衡，國民經濟衰危，故三民主義經濟政策之精義，即在整個計劃下，使政府與人民共同協力，促進生產，調節分配，俾全體人民之勞動效率增高，物質生產量增加，以樹立自給自足之國民經濟。

今日之經濟生活，必採以計劃之方式，三民主義之經濟政策，對於計劃經濟之認識，乃由社會經濟之觀察發揮，在國族經濟範圍內，亦有各種個別經濟而彼此聯繫，在一定關係下，作有組織之排列，以完成有機之國族經濟，故三民主義之經濟原理有其根本之特性存在，分述如后：

一、經濟行為之全體性——完備之經濟計劃，必須將全部之經濟行為如生產，消費，交易，分派諸方面，均包括在內，而後經濟生活之總動員，始能稱為有秩序合理之經濟，所以三民主義之經濟政策乃將經濟行為之全體，以及經濟之過程，均列其範圍以內，其在經濟總體之中，一切皆以合理需要為依歸，以完備之經濟生活。

二、國族經濟之統一性——任何建設計劃之實施，端賴健全之機構，予以統一聯絡不可，而國族經濟建設，與統

一尤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處於目前之經濟環境中，須以國族經濟為單位，消滅以個人之營利競爭及以階級對立，為基礎之經濟制度，而後始可達國民經濟之幸福，三民主義之經濟政策即對此有深切之認識。

三、經濟生活之綜合性——經濟生活之錯綜複雜，為吾人目睹身受之事實，在決定整個計劃之目標與方針時，必求其適應國族生存之情況，詳考社會之結構，與夫經濟組織之現狀，而後始能擬計劃之標準，合於民族性，文化程度及歷史背景，蓋各種複雜之經濟生活，需要各種不同方式之經濟機構，予以適應，經濟生活愈進化，經濟上之制度愈多，三民主義之經濟政策勿論對於經濟形式與組織之選擇，皆求其綜合完備，尤其對於財產之私有與公有，以及私人經濟與國家經濟之推行，在目前均主張並存，要皆本客觀之需要，而為科學之選擇，冀其兼備，以達生存發展之目的。

四、

資本主義之經濟政策，是建立於亞丹斯密之自由主義之經濟理論上，而主張自由競爭與自由放任政策，雖然在其經濟社會中，也產生所謂統制企業之組織如加特爾托拉斯之類，均含有計劃經濟之色彩，而其基礎仍立於個人自由主義之經濟行為之上，故其實行結果，僅個人或單位團體取得成功，全體社會經濟反映出種種危機現象，可見三民主義之經濟政策乃以社會全體福利為前提，其內容可詳

生產與分配二類分析論之

（一）生產與分配——按資本主義之立

縮，以供給或過剩之。所以資本家為圖利潤，及迎合資產

級之需要，不惜損害社會之奢侈品而大度生產，可是三

完全依據人民之真實需求而定，以社會全體福利為前提

生產，在實業計劃中即說明對全國各種產業須作嚴密統一

之計劃，並承認個人企業之相當自由故於實施計劃時，不

探絕對統制政策而重在政府與人民之共同努力，使生產與

需要符合以免發生生產過剩或不足之現象

下，因分配不公平而形成富貧懸殊現象，三民主義乃以公

（2）分配對象——資本主義分配對象，專注於地主資

（3）分配方式——一、普遍性之分配——實業經營後，

此須加以限制，不過在國營企業擴張後，私人企業無利可

(4) 工資勞動者之報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資與三種之剩餘極巨，殊不合理應改為依據勞動者之家屬生活費用，甚幸其幸福需要而決定，若以國家分配上言，一方面是以收入來增加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另一方面則為積極增進社會公共福利，以求整個國民經濟之發展。

五、

綜觀上述，三民主義經濟理論，確是中國經濟建設之

唯一前途，它的主旨，在以擴張國家經濟為中心，用以促進國家經濟與民族經濟的平衡發展，在實行上，採計劃經濟的方式，而制度本身則隨民族經濟範圍而逐漸擴大，最後猶規劃管理全體的經濟生活，達到計劃經濟的目標，最近國防最高委會通過第一期經濟建設計劃，係遵照國父遺教而訂之原則與方式用善精審，可為歌頌筆者不敏，略就理論問題加以分析，尚希賢者教之。

元、十、於立煌。

關於呂思勉中國民族起源於東南說之商榷

(續) 盛清流

故吾人以古代傳說記載，以及與實地所考察者相印證，禹之先世活動於彭城以東，今之蘇魯交界之所，亦為無可疑者。

以上皆以先民之都邑及活動範圍言之。大概南方達彭城以南。東及今之山東東部膠縣一帶。西及今之濮縣以西。北及今之濰城以北。絕無在「江海之會」，江浙一帶之記載。嗣後民族之遷徙，亦係由上述區域而漸向外散佈者。

(一) 禹之西遷：禹之西遷，呂氏曾言之。竊疑史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禹西遷之後，聚氏族以及各部落之初次大會也。塗山據呂氏之考究，當在古陵濰縣東。即今河南濰縣東是也。禹何以向西遷徙？呂氏先泰史九十三頁曰：「竊疑（呂氏自稱）是時姜皓，嬪姓皆因水患西遷河洛之間。後乃更西而入陝西」。又同頁書曰：「禹之遺跡在西方者甚多。蓋皆襄扈等西遷時傳說，隨之而散佈者也。」呂先生此說甚有見地。然竊以

當時水患，雖因天災，亦有人力。如其王攝滔洪水之難是也。又堯時有「蠻夷猾夏，竊賊姦宄」之文。更有外族侵略可知也。

(二) 契之西遷：商之祖先「契，亦為由東而漸向西遷者。水經注渭水注引世本曰：「契居蕃」。王國維曰：「魯之蕃縣」即今之山東濰縣境也。後今濰乃繼續西遷，而漸至朝歌，今之河南淇縣境地矣。」又曰：「契水

又史記殷本紀曰：「殷契之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正義云：「有娥」即傑敗於有娥之媯之有娥。上文已言之。有娥即邲之地。邲既在泗水甯陽一帶。而契之出世亦必在泗水甯陽一帶。如此，則契之居於該地，因佐禹治水而封於蕃亦為合理矣。

契何時西遷，於史雖無可考，要與夏禹同時遷亦思以。以西遷者為近是。當時未往西遷之民族，徵之古史，亦有記載，如緡城之夏族是也。現今若以該城之地理論之，緡城已近山麓，為水勢所不及，故未西去。豈在緡城附近所

發現之石器，皆在山麓，此亦可證明當時先民在山居住，亦為避洪水之害也。

禹契之西遷記載，以之對證東方之陶片文字，與西方刻甲文字蛻變之跡，時聞之前後，亦頗相符合。故殷墟文化，竊云為由東方齊魯彭城一帶，而西流者也。

上段所言，皆為往西演進之跡。同時亦有由上述地區向南遷徙者。

(三) 中國東部地面上之變化，以及夏族之西遷。

今研究山東與江浙之先民之活動，必先明瞭當時之環境。呂先生謂先民必起於榛莽溼熱之區，並舉水居之證以及水產器物以明之。然考之古史中國古代北方之東部，固亦多水，古代民族水居固亦可在東方，非必在東南江海之會也。尚書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代帝王都邑既在東方，而此洪水東方亦必有之矣。且洪水之患非一朝一夕所能驟有者，是如堯舜而上其地亦必淫霍多水之區。先民居若等地區，故亦宜有龍蛇之崇拜，以及居水遺俗之流傳。故呂氏以近水之證，以明中國民族起源於東南方之江海之會，竊以為不可。

再以歷史上由齊魯以至吳越之水勢變遷考之，齊魯淮泗一帶水勢，實有逐漸乾涸之證。上考堯舜之時，該處實為洪水滔天之區。至於三代雖水勢漸消，然仍川澤縱橫舟楫可以四通八達。史記河渠書曰：「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

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是漢魏越西北去即可由淮以達宋鄭陳曹各地矣。若由吳越北上亦可達於齊魯等地。國語吳語曰：

吳王夫差：「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陶書之間，北屬之沂。」注沂水名，出泰山東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按黃池即今之河南封丘縣。西殷墟已不遠。蓋戰國時齊邑，今山東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鄭樵通志略云：「沂水舊云出蓋縣艾山，今其地在泗水奉符間，南流有小沂水從東北來入焉。又南過臨沂至下邳入泗」。又曰：「沂水從滎陽北又東過放北山，又東合滎濱，滎濱今無水。又東經索水入焉。又東過臨武。又東過封丘縣」。又國語吳語曰：「夫差不賢不忍，被甲帶劍，鋌鋒鏖，遵汝伐博。」(韋昭注曰：博齊別都)登登相望於艾陵。

又左傳哀公十一年：「甲戌戰於艾陵」。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注：「艾陵在兗州博縣」。是博與艾雖非一地，而相去亦不遠。按「遵汝伐博」，汝即汝水也。鄭樵通志地理略云濟水：「又東過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過乘氏縣南分為荷水，又東過潁水從東北入焉」。博與艾陵皆今之山東泰安境地。是艾陵之戰吳人更由濟入汝，遵今之泰安矣。

又史記吳世家言：「夫差七年，敗齊師於艾陵，遂至繒」。繒即上文所言夏族之繒城也。按今地理考之，繒至

沂水之艾山，不及百里。古代沂水或逕在緡城經過亦未可知，以緡城艾陵言之，故晉書時堯舜建都之域。雖當時洪水已漸涸為河流，而大舟戰船尚可藉此由吳越北達齊魯，西北遠達黃池。（已近般墟所在）據此上推，夏商之際，其南北之水上交通當更有盛於戰國時也。何以言之？蓋齊魯河淮之區，自戰國而下其逐漸乾涸之跡，亦略如堯舜禹至戰國之時。昔時吳可乘舟北至艾陵緡城黃池者，至漢時即不可復至；其降而晉時，緡城一帶竟由大水漸降為一片稻田。（見晉書）迨晉至清，閩浙初地圖，（在北平圖書館見之）則緡城一帶尚有水沼，今則為一片平原矣。其地面之變化如此，故知古代齊魯南部，與吳越之水道，必有一線相通之時。是以呂氏言古代民族發源於「江海之會」，漸向北方遷徙者，故未若「由西北方齊魯之區，或西北方般墟河洛一帶順流南往之為順也。故古代民族由齊魯彭城區域，往西南或往南遷徙之跡，亦頗明顯，如夏禹族之一支遷往吳越也。

史記越世家曰：「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吳越春秋曰：「禹合諸侯曰：吾百世之後，可葬我於稽之山。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為民田，大小有差，雖遷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於少康，少康恐禹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無余始受封，

人民山居，……春秋祠墓於會稽。」

吳越春秋謂：勾踐寢疾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帝之德。」

史記李斯列傳曰：「禹……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越與禹之關係，各書所言相同，並頗能載其由來，與伏羲其辭者不同，是必洪水為患之時，夏禹族西去者即至河洛之間，南去者遂順水遷漁，而至吳越一帶矣。其傳說中諸侯於會稽，禪讓等，亦必為禹之同族既有遷後所留之傳說，以與正史相證者。史記五帝本紀曰：「或言禹合諸侯於江南，計功，崩，因葬焉，名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會稽或為禹族南遷計功之處，於理亦頗可通。呂思勉曰：「其（作者按指禹之後）如何播越而入浙江亦不可不。呂氏所以不解之原因，乃係以主觀觀察先民之活動能力，而忽略其逐水漁之易於遷徙也。現呂氏自以先民起源於「江海之會」漸往西北徙者，胡竟不可由北往南以徙乎？是亦因呂氏對於中國東部地面上之變遷，未曾加以研究所致也。而況古書中所載之時代與雙方遷移之時間，亦頗相合。越絕書外傳地傳云：「無余初封於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里而平勾踐一勾踐徙至山北」。少康之時至於勾踐，亦不過千餘歲，故以時間估計，亦似在禹西遷時並時南遷之也。

考越之風俗傳說，與夏亦頗有相互沿變之跡。說文：「閩，東越蛇種也」。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一百二十一頁云

：「所謂蛇種或即以蛇為圖騰，謂其祖先原為蛇也」。然漢族古代亦多以龍蛇為神，古代帝王或運以蛇言之。如：「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李善注引列子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上見魯靈光殿賦)玄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軀」。按禹說文解亦從虫，蓋蛇之類也。

由是吾人可略知先民向西以及向南活動之跡。而杭州之黑陶，亦必隨先民之南遷與之俱南者。宜乎考古家言杭縣黑陶亦較山東日照所發現者為晚也。(見吳越文化論叢)

呂先生以米稻及水牛皆南方產物，亦昧於古代北方之地理變化所致。國策云：「東周欲為稻，西周不放水」。又唐風曰：「不能蓰稻梁」。那風曰：「十月穫稻」。史記夏本紀「令益興衆庶稻」。漢書溝洫志「史起為鄆令，遂引漳水溉鄆，以富河內。民歌之曰：終古為爾兮生稻梁」。是皆北方普通有稻米之記載也。至若貝類之發現，華北普遍亦有之。殷之用具已為世所熟知，而華北各地凡有土層足發現之處殆皆有貝殼之發見，是知中原食貝用具之俗已古。非僅為中國東南方專有之品。且有土層足發見之處，又往往有鹿角之發現。(民國三十一年，繪城東十二里小鋪村，曾發見鹿角甚多，作者曾親眼見之。有土層足同時出土，無石器，似為周初遺物。)且因古今地理上之不同，而其產物亦異。或云北方古代氣候較現今為暖，此說亦實有見地。(見蘇文通古史甄微)總之，要不可以今之環境而度古也。

其他如呂先生謂：「殷人有柱礎人文身，此可謂殷人起東南效越人琢刻之技」。竊按此說亦非確論。蓋古代所謂重夷固亦有文身之俗。如小戴禮玉制篇：「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之矣」。其他如此類之例尚多。是知殷之文身柱礎，亦未必得之於越人矣。夫琢刻之技，為文化進步之表現，既能刻之於甲骨，何不可刻之於柱礎。况越人並無此種柱礎之發現，何知其效之越人乎？進而言之，觀夫殷代古物雕刻之技，實高出於同時之其他民族。微之吳越所發現之古物實莫之逮也。

(四)炎族之南遷：(A)神農族之南遷：神農之部邑在今山東曲阜一帶，上節已言之。然直至其末世榆柳，尚居於該處。

路史：「炎帝參盧是曰榆柳居空桑」。

黃帝興起，為黃帝之族所迫，乃形南遷。

路史：「黃帝時為有熊氏，實懸聖德。諸侯到賓之，參盧大懼，讓置於熊，黃帝乃發力收神皇風后鄧伯溫之徒，及蚩尤戰，轉戰，執蚩尤氏而誅之。於四方之侯諸神者，實祭於熊，爰代炎輝，是為黃帝。乃自參盧於路」。注「亦作露，今茶陵軍露水鄉有露水山，高與南山等，初封蓋在此」。按茶陵即今湖南茶陵縣也。其神農族南遷之跡甚明。

路史：「炎陵今在麻陵」。

按炎為炎族之總稱。或榆柳既南遷後，其族仍曰炎族，故其陵仍曰炎陵也。其他如神農葬長沙，生於烈山之說

亦必與炎族之南遷而漸南者也。

夫炎族既與黃帝戰，迫而南遷。其後炎帝之族遺留於北方者。如三苗共工等，戰敗而後再行南遷，以奔其故族為勢所必然者。其後炎帝高辛代征伐，或再而南，或再而西，由炎族之活動漸以拓大，而關於炎族之傳說因亦遷徙矣。

(B) 共工處淮南之遷徙：共工氏居地，考之古史，亦在東方。且其族係炎帝之族。山海經內經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諫生炎帝，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顴，是後土填，以處汪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有，有二，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

觀此知共工雖未必為炎帝之直系血統，其與炎帝必有同血族之關係可知。共工當時為居水之族，恃水勢以自衛甚強。(見管子揆度篇)自顓臾堯舜數代以來，與共工皆有激鬪鬥爭。

淮南子兵訓略曰：「颯瑤與共工爭為帝矣。」

史記律書曰：「颯瑤律共工之陳，以平水害。」

淮南子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開伊闕，瀉廩閭。」

空桑係山東曲阜一帶，說已見前。在顓臾以下數代與共工之鬥爭皆東方也。此鬥爭至禹而更烈。荀子議兵篇曰：「禹代共工」。又相成篇曰：「禹

勞心力，御下禍，辟除民害，遂共工。」

山海經大荒北經曰：「禹殺共工之臣相柳」。又相柳相柳係一巨蛇或一人，因與史事無關，且不深辯。

然顓臾鬥爭結果乃以禹南遷。山海經大荒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城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是大澤，死於此。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南方多雨。」

據上文后土乃共工所生，是必為共工之族無疑。應龍又為黃帝使攻蚩尤者，既滅蚩尤又滅共工，應龍似為黃帝之一強族矣。夫颯瑤共工於南方多雨之地。雖未可指明為何地，要以江淮一帶為近之。路史共工氏傳，謂共工氏「寇劇於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為鄉」。注：「子產曰：昔共工氏之鄉，曰浮游，敗於顓瑤，自沉於淮一。是可知颯瑤在江淮一帶者也。尚書堯典又有「流共工於幽州」之文，當時或除南遷徙之外，更有他往者，於理亦有可能。

然縱有方向之不同，要皆由齊魯彭城一帶向外散佈者。(C) 三苗之南徙：古書每以三苗九黎並稱。呂祖勉曰：「三苗系國名，九黎則民族之名」。此說是也，蓋炎帝蚩尤之族。禮記緇衣正義引鄭注呂刑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

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至禹辛之歲，又復九黎之緒，堯與又誅之。堯未及在朝，舜又誅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也。

炎黃二族本有血統關係，故三苗時在朝，時互鬥也。然自蚩尤之後，三苗與黃族之鬥事，以至於舜迄未相滅。然蚩尤之戰本在涿鹿，即古彭城一帶，而自舜以上，帝王又復皆居東方。三苗既時在朝時互鬥。則其本居可知亦在東方也。

三苗之南徙，似在堯舜之時，因氏族中首領之爭而失敗者。

郭璞山海經注曰：「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二苗國」。

書堯典：「竄三苗於三危」。

尙書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是三苗之亂，堯舜時竄於三危，至夏禹時方告平定。然三危究在何處？舊說或謂在今雲南，或謂在今甘肅燉煌，或謂在今四川廣成，雜說紛紜，不可為據。呂思勉引楚辭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蓋三危為半神話中地名，未易考求。然竊以三苗既竄，必有其所居之地。其所居之地，衆書相同，俱言在於三危，是亦未可作神話觀也。惟傳說既古，解釋斯難耳。然考諸古書，亦頗可尋按。史記五帝本紀曰：「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是直

言其在荊州江淮間矣。史記吳起列傳又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又韓非子曰：「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

其他如國策亦云：「三苗居洞庭彭蠡之間。洞庭彭蠡究在何地？錢穆古三苗疆域考曰：「魏策云：「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陂，右有洞庭之水，汝山在其前，衡山在其北。以殷紂之國，左孟門右漳釜例之，左當在西，右當在東。史記作左洞庭，右彭蠡，無汝山衡山之文。韓詩外傳則作衡山在南，岐山在北，顯有改易之跡。禹貢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衡山者，漢志南陽郡雒陽有衡山。雒陽今河南南召縣。水經謂之雒衡山，在禹貢荊州之北，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太伯仲雍說米藥於衡山，遂之荆蠻亦即此。汝山者，齊語桓公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管子小匡篇形同。淮南子地形訓：汝水出猛山，猛或卽以之轉音。然洞庭彭蠡殆非今之洞庭鄱陽。彭蠡為水濶闊之稱。……洞庭通達之稱。是錢言洞庭未必指言何地。然以衡山之考證言之，自在古衡山之南，其距江淮亦固不遠矣。」

然水經注有洞庭之水，源出於今山東諸城之說。此傳說之由來，竊疑為三苗遷移時所以紀念其本地之意者。若如此言，洞庭之水既有源流，當為指稱一固定之所，似非如錢氏所言汎稱一切者也。水經注曰：「大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瑯琊東武縣。」今

山而諸城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通。俗謂之洞庭。

又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尚書所謂嶺三苗也。」

按鳥鼠山元和志名其曰青嶺山。三危山亦有三青鳥之傳說。而三苗居處又有青山，三者略似有其同之跡。或三危山因三青鳥之傳說，而後竟託為青山耶？於理亦有可處。若以此則三危山固應在洞庭附近矣。

再以黑水之傳說考之，禹貢曰：「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史記及本集解：與支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其南。」其知黑水之所在，而三危亦即可明矣。

淮南子覽冥訓曰：「自古之時，四極廢，九州亂，天不斂心，地不周載，火淫次而不滅，水滯於而不息，猛獸食羸民，鸞鳥擊老幼。」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滌冀州，積廩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蛟龍死，顛民生。

此黑龍廩灰者與黑水有關之傳說也。所謂冀州，考之亦不在今之河北一帶。山海經大荒北經曰：「黃帝使蚩尤於冀州之野。」若涿鹿之野據各考究係在彭城屬地，則黃帝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又云「冀州之野」。是涿鹿與冀州必為同一區域，則冀州亦應在古代彭城一帶矣。

如是則黑龍廩灰之傳說，固亦必在於彭城一帶。又山海經海內經曰：「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本近東海，前已言之。若若

水在黑水之中，黑水終不近南海，亦不遠任羅樂之域。以上文黑龍廩灰等傳說相互證明之，設黑水傳非神話，則應在古代涿鹿之西。夫古彭城西即為涿鹿之域，兗州是也。禹貢亦言其「厥土黑墳」。黑水或因土質黑而得名，亦為近理。故出三危山南之黑水，自古即有疑其非禹貢雍州之黑水者，尚書古今文注疏疏：據史記案引地說云：「三危山無水出其南者，似非張掖之黑水」。是疑其不應在西方如此之遠也。其所謂南海亦必古代江淮荆州以南之較大之湖泊，古無以名之。見大水遂稱海，正如北海之例同也。路史言神農氏「遂甄四海」。是古代之四海，絕不能超過氾民之活動區域。且其命名為四海，亦必以其住居區域為標準，分方向以東西南北名之。先民不論定居於古齊魯彭城之區，抑或河洛一帶，其所謂南海，自應在江淮荆州之區，或此區之稍南，為無可非議者。證之記載，亦復如是。路史黃帝紀下：「帝乃誣敷文德，舞千羽而帝格。遂北分之。其餘人於南海者，為維朱國」。注引郭璞曰：「三苗所以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在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也，蓋江鄂之域」。然則，既道黑水至三危之南，入於南海，而南海既在江鄂，且皆三苗聚族以居之

所，則三危亦不應遠於斯區明矣。再證之以上三青鳥之說，則「三危」「黑水」「洞庭」必皆為三苗古代於江鄂所居之地。而尚書又有「分北三苗」之記載注家以「北」解為「析」字之意。當時三苗除往江淮荆州一帶者外，尚或有他徙者，亦為極可能之事。必必起於東方亦如其工之外

水在黑水之中，黑水終不近南海，亦不遠任羅樂之域。以上文黑龍廩灰等傳說相互證明之，設黑水傳非神話，則應在古代涿鹿之西。夫古彭城西即為涿鹿之域，兗州是也。禹貢亦言其「厥土黑墳」。黑水或因土質黑而得名，亦為近理。故出三危山南之黑水，自古即有疑其非禹貢雍州之黑水者，尚書古今文注疏疏：據史記案引地說云：「三危山無水出其南者，似非張掖之黑水」。是疑其不應在西方如此之遠也。其所謂南海亦必古代江淮荆州以南之較大之湖泊，古無以名之。見大水遂稱海，正如北海之例同也。路史言神農氏「遂甄四海」。是古代之四海，絕不能超過氾民之活動區域。且其命名為四海，亦必以其住居區域為標準，分方向以東西南北名之。先民不論定居於古齊魯彭城之區，抑或河洛一帶，其所謂南海，自應在江淮荆州之區，或此區之稍南，為無可非議者。證之記載，亦復如是。路史黃帝紀下：「帝乃誣敷文德，舞千羽而帝格。遂北分之。其餘人於南海者，為維朱國」。注引郭璞曰：「三苗所以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在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也，蓋江鄂之域」。然則，既道黑水至三危之南，入於南海，而南海既在江鄂，且皆三苗聚族以居之

所，則三危亦不應遠於斯區明矣。再證之以上三青鳥之說，則「三危」「黑水」「洞庭」必皆為三苗古代於江鄂所居之地。而尚書又有「分北三苗」之記載注家以「北」解為「析」字之意。當時三苗除往江淮荆州一帶者外，尚或有他徙者，亦為極可能之事。必必起於東方亦如其工之外

所，則三危亦不應遠於斯區明矣。再證之以上三青鳥之說，則「三危」「黑水」「洞庭」必皆為三苗古代於江鄂所居之地。而尚書又有「分北三苗」之記載注家以「北」解為「析」字之意。當時三苗除往江淮荆州一帶者外，尚或有他徙者，亦為極可能之事。必必起於東方亦如其工之外

徒也。後，三苗或有耳自荆州江鄂一帶遷漸西徙者，故三
倉理水之傳說亦因之漸西。年代愈遠，傳說愈離，遂渺茫
而同歸於矣。

(D)舜南征之記載：舜死蒼梧，及娥皇女英葬湘
山之傳說，史記並載之。

史記五帝本紀：「(舜)踐位二十九年，南巡狩
，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中記秦本紀：「(始皇)乃西南濟淮水之衡山南
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不得渡。上問博士曰

：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妻而葬此」。

史記秦本紀：「(始皇)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
虞舜於九疑山」。

蓋九疑零陵所在，史記集解引皇覽曰：「舜家在零
陵營浦縣，其山大巖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
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河經曰：蒼
梧山帝舜葬方，丹朱葬方陰。皇甫謠曰：或曰二妃葬於
衡山」。

湘山之解釋，史記正義張守節引括地志等書曰：「括
地志云：黃陵山在荊州神農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

二妃家在湘陰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荊州記云：

青草湖南，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
蒼梧，二妃死於江湖之間，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也

。山近湘水，應在湖南，故定湘山祠。上又各家所言皆
在今湖南廣西境內。然考之他說，有不然者。

尙書古今文注疏虞夏書一疏曰：「故呂氏春秋召
類篇云：舜如有苗，更其其俗。淮南子兵略訓云：舜
伐有苗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蒼梧。注云：三苗
之國，在彭澤。舜時不服，故往征之」。

上文再入既明三苗在打鄂之區，則舜征三苗道死蒼梧
，其蒼梧應在打鄂之北。或云洛陽一帶古有蒼梧山。見
路史注。而舜征一苗，道死於此，再回葬於時條，於距離
言，亦屬可解之事。其地名漸往南流傳者，是必因三苗經
舜舜禹之數世討伐，漸形南遷，而地名因隨之俱南者。其
後至長江之南，或遷曰蠻（見梁啓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
分類于桐齡中國民族史七書）。或再行南遷遂入廣西一帶
矣。今之苗蠻雖未必盡為古三苗一族之血統，然按歷史之
記載，傳說之類似，風俗之異同，必皆古一苗族之成分在
內，以之為現今苗蠻族之主幹，當無可疑也。

吾人由上文之考究，可得以下論斷：

第一、古代帝王自夏禹之前，活動區域皆在古齊魯徐
州一帶，中國北部之東方，而絕無在「江海之間」，靠近
吳越之記載及傳說。

第二、中國古代民族之遷徙傳說與記載，皆係由北往
南，或東西而西，絕無由「江海之間」之靠近吳越地帶而
往北之痕跡。

第三、中國先民居水之傳說，如龍蛇之崇拜，稻米水
牛之應用，古代齊魯彭城一帶固皆有之。未可證為南方專
有之證。

第四、黑陶之發現，杭縣山東等處雖相同，而山東者實早於杭縣。再證以當時之水流交通，古書記載，此黑陶之傳播，必為由北向南者。

第五、甲骨文變之痕跡，係由東而西，甚為明顯。

第六、呂氏所言後世戰爭往東南發展，如楚徙壽春。竊以此已為後世戰爭問題，不可據以考古。若此可為證，則南宋之遷都杭州，帝昺之死於崖山，亦可謂吾族來自南海矣，豈不謬哉。

根據以上論斷，吾國民族起源，若以區言之，則應以古齊魯彭城一帶為中心，西達今之山東濰縣以西，東至今之濟南以北，東抵膠東，南至今徐州一帶。及至堯舜禹之時，內而部落相爭，外而一盤夷蠻夏一。並洪水為災，遂因之四徙。以中國歷史言之，此應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之大遷徙也。後若有暇，當續論之。

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脫稿於古碑沖

改造近今社會風氣的幾點意見

馬繼先

在昔祖宗時 風俗極粹美 人材兼南北
 議論忘彼此 誰令各植黨 更仆而迭起
 中更金源禍 此風猶未已 倘築太平基
 請自厚俗始——陸游歲暮感懷詩

一時代之興替隆污，雖致之不一其道，然常以社會風氣為轉移，所謂風氣者，蓋當時一般之好尚趨舍，相激相盪，構成一時社會之風尚，此一時社會之風尚，適成引導社會暗中之主力，其為力也，視之不易見，聽之不易聞，而其所發，則沛然莫能遏，極其所至，則無遠而弗屆，是以移風易俗，不僅風為換治者所重視，抑且賢人君子所關心，蘇子瞻嘗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顧亭林論兩漢風俗亦曰：「漢自武帝表彰六經，師儒雖盛，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備於天下

，光武有鑒及此，尊崇節義，敦勵名實，風俗為之一變，其末造，朝政甘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基此可見我國在昔明君賢士莫不以挽救世道人心為急要矣。

是故居今之此將欲去亂以就治，革衰而復興，對於今日之社會風氣，改正與提倡，其為當務之急乎？

惟今日社會風氣之弊，有如曾國藩所言「羣癩癩癩，百孔雜出」，是必先明其病之所在，而後始得救治之方，茲就大要，試言如左：

一、以得達目的為是，以詐巧為達目的之捷徑，遂卑

誠篤而率尚偽。

今日風氣之弊其最著易為害最烈者，莫過於虛偽，曾國藩嘗曰：「無兵不足驚懼，無餉不足痛哭，惟上下欺誑，泄泄成風，是則可畏正」，蔡松坡論曾胡誠實篇更沉痛慨切而富曰：吾國人心斷送於偽之一字，吾國人心之偽足以斷送國家及其種族而有餘，上以偽驅下下以偽事上，同輩以偽交，調至習慣於偽祇知偽之為利，而不知偽之為害矣。夫以屬相於不以誠相見，惟求目的之是達，不論風格之存亡，蹈之者而不怪，知之者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由是詐巧滋生，舉目多圖鬼蜮之象，奸偽勃起，到處少覽風雲月之行，社會益暗，人心陷溺，古之所謂直道者，其殆枯亡之矣。

二、以利益為實，以正義為虛，遂闢正義而重自私。晚近以來，大義乖而人心靡，物質勝，而侈風熾，凡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肢之安逸，無不力求其至，而期滿足其所謂大欲，以是舉凡足以利己者，赴之若鶩附翔，有以損己者，避之若獲。蓋利己乎即為不利己乎即止也，以是不求服務，惟謀掠取，不務耿介，各肆貪橫，而弊風所極，誠有不堪設想者。

三、以能動為賢，以躁進為能動，遂細篤敬而多驚動。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動本無可非也。雖然，人必勤作有德，勤力有常，而後能收勤之實效，今日社會中之所謂

動者，不涉於浮動，則偏於妄動，不入於躁動，則近於輕動，作事不終，而反亂羣之端緒，此之謂浮動；認真不明，而反害人之深考，此之謂妄動；事之未起則立異奔馳以為先，此之謂躁動；事之已始則張皇失措全無備，此之謂輕動；浮動，妄動，躁動，輕動，四者備而舉世騷亂矣。故人無定志，事無定是，人羣陷於紛擾社會無由進步，其所以然者，蓋不著實際，則少誠意，不有誠意，則無決心，無誠意與決心，則其所動，實有是處耶？

四、以善投機為巧，以能得權利為善投機遂迂安分而務巧進。顧亭林曰：「當今之世，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更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重賈之為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鐘粟黃金屋，而已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趨競之風扇，無感乎今日誠樸之士少而巧進之徒衆也。夫誠樸者常以盡忠職守為懷，巧進者每以攫取權利為心，二者優劣，灼然可見，乃社會淺安者流，於誠樸則相率美其固拙，於巧進則相與羨其精幹，以是社會所趨則認權利為實在，權利為善所應得，故以不先得權利為恥，而義務為虛稱，義務可不必為吾所必盡故不以不盡義務為辱，不有堅實貞幹之精神，無以操必勝必成之左券，若此是誠今日之一大隱患也。

五、以善爭取為能，以得尊地位私利為善爭取，遂賤守正而貴豪華。豪華之風，自古患之，而今則充塞社會，其為患並劇

所謂奪者，惟期奪取目的之是達，不擇奪取手段之是非，試如貪吏也為求富室之美，妻孥之奉，則有飲民脂膏者矣；此皆奪之最顯者，而殃民禍國亦有不可勝言者，乃今之人竟多認強爭為有為，能奪為不落伍，反之廉貞耿介者輒目以為無能，謹嚴守正者常稱之為迂拙，是安分者寡，靜譽，豪奪者有憑藉，此之為患，勢必至人欲橫流，人將相食不已也。

六、以優游為尚以玩忽為高以不求其解於放達，達狀精簡而尚敷衍。

敷衍為今日社會間最流行之現象，演焉忽焉，優焉游焉，重近利而安小成，尚淺見而忘深造，凡百祇於皮面打滾，不求鞭辟近裏，乃曰含混了事而已，何必追根究底為，善之者不作，信之者不踐耳，其此率多苟且散漫之行為絕少偉大磅礴之氣象；率多消極萎縮之創獲，絕少積極可貴之成就，社會之所以不景氣，民氣之所以不激昂，此殆其主因乎？

以上所舉六點，固不足以盡當世社會風氣之弊，此始納以致弊之源而梗略言之然癥結既已得見矣而救治定容緩圖耶？

惟如何改造之具體辦法，初非易言。嘗聞之 總裁曰：「去偽莫如存誠，去私莫如強恕」。是則吾人可依此而言：去偽動莫如持靜，去巧進莫如明恥，去奢奪莫如崇禮，去敷衍莫如嚴正。茲特分別述之如左：

去偽莫如存誠——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欺欺云者，即攝絕偽伴心，非除苟且心，不寬自己，不欺蔽自己。不作昧良之舉，不存姑息之念，一舉正覺，承認真理，勇猛精進，戰勝一切之惡，如此則至誠所積，而虛偽自不攻而破矣。蔡松坡曰：「惟實可以破天下之虛，惟誠可以破天下之偽」良有以也。故曰：去偽莫如存誠。

去私莫如強恕——人之所以自私者，以其心目中祇知有我之故。惟其知有我，則事事欲徇諸我，侮奪他人不顧也；惟其知有我，則物物欲利於我，侵蝕他人不恤也。夫人為同類，好惡同，喜怒同，而哀樂亦同。如某事之有損，我惡去之，則人亦必不好；某物之有利，人欲得之，則我亦所必喜。人侮奪我，我不欲也；人侵蝕我，我不欲也。我之心如此，反之人之心亦然。誠能以我之心，度人之心，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無加諸人，由是心心相印，人我一體，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之身若其身，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兼相愛，交相利，則舉世甯有自私者乎？故曰去私莫如強恕。

去驚動莫如持靜——甯靜乃足致遠，不變乃能取勝是以通人治事，雖萬般叢勝，絕無所計其志，名將治兵雖大戰酣劇絕無所動其心，故古人有言：「為將之道太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隳壁與於左，而口不辟」曾國藩亦曰「前有毒蛇，後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余侮，嘗避伊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此皆靜之極致而以靜制動者，蓋能靜而後能安，能安而後能慮，能慮而後所以應變之理取變

之方，乃是有得惟其有得也則動必以理，非理勿動也。對必以法非法勿動也，凡百準乎理而依乎法，則何浮動，妄動，躁動，輕動，之有。故曰去驚動莫如持靜。

去巧進莫如明。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操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夫恥根諸心發諸已，本為人所自有，惟其性為物蔽，心為形役，發於物則是非不辨，役於形則邪正不明，是非邪正不辨不明，則尊禮，紀義，傷廉之事作，始或疑之，久而安之矣。誠能行已有恥，則是非既辨，將必細辨而從是，邪正既明，將必正以去邪，如是，則各安分際，各忠職守。富與貴，雖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吾知其必不處也；貧與賤，雖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去之，吾知其必不去也。準是以觀，巧進之風，豈有不息者乎？故曰：去巧進莫如明。

去豪釋莫如崇禮。禮記禮運載：「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謂之人情。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有節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惡，故聖人之所以治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謂之禮也。合禮謂之義。」。禮禮為立國之大經，治人之一大本也。禮之用，禮語正曰：禮者，所以整齊人之志，和順其血氣，使之威儀於中和也。故管子五輔篇謂：「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事，少事則不和，不和則離，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

，而息不作」。夫此而言學之所以起，起於不讓；尊之所與，與於味禮。反是，善則而知禮，則榮華之舉自消滅於無形，故曰：去豪奪莫如崇禮。

去敷衍莫如嚴正。嚴者，寬之反。嘗觀人之所以不重實在，不貴精確，不負責任，不守紀律，是皆寬之為弊。寬以持已，寬以待人，人我之間，相互塗飾，故於事則因循，於理則含混。誠能父嚴正以教子，師嚴正以教弟，長官嚴正以教僚屬，而為父，為師，為長官者各能嚴，以自律，久之將見社會之完善者，皆為嚴正之氣象，雖欲敷衍而亦有所不行也，故曰：去敷衍莫如嚴正。

綜上所述，今日社會風氣之弊，曰尚偽曰自私，曰驚動，曰巧進，曰敷衍曰敷衍，就其弊之所在，施以改正之本，曰存誠曰強恕，曰持靜，曰明恥曰崇禮，曰嚴正，所言固或有所未詳，要亦俗所謂「對症下藥」之意也。

惟是原則雖屬決定，而倡導仍在人為。曾國藩曰：「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總裁更切昭示之曰：「社會風氣之轉移常繫少數政治家與學者之倡導而努力。」蓋樹之風聲，而後有所景從；示之規範，而後克趨趨向，故孔子答季康子之問政曰：「子帥以正，百姓皆至。」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可見風氣之不變，有賴君子之倡導，自古已然，而反觀我國古之君子，亦未嘗不以轉移風氣為首任之重也。如漢之諸葛亮以詩賦雪恥，激勵國民之志氣，以循名責實之制正世風之浮華；宋之范仲淹歐陽修以名節為

高以廉恥相尚，以直書議論僭於朝，明之遷居正以補名責。論窮理致知之說；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諸大儒，兼實用，斥虛玄，此戰國思想家以轉移風氣為己任者也。若其之類，及不讀書，後楚和墨，同歸殊途，嗚呼！

「今日之操治司教而掌有風化之權者，殆當知所取法矣。」

（此處為極淡之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識，疑似為正文之續或旁註。）

先秦政治思想

胡廣益

(一) 前言

國父云：「論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恐怕西洋各國還要求之於中國」，此兩語，誠非誇大之辭。試稽諸史乘，我國約當西歷前八世紀至三世紀之先秦時代，在政治哲學上即放出燦爛的異彩。當時諸子，無論任何派系，均以討論政治問題為中心，即使旁及政治以外之思想問題，其歸納終以解決政治為目的。

在此二十世紀之現代，吾人研究先秦政治哲學思想問題，或將謂為迂腐，惟須知歷史乃為人類知識之源泉，古代政治哲學思想，乃今世政治哲學思想之淵藪，易言之，現代政治哲學思想，仍由古代政治哲學思想演化而來，一部三民主義即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哲學思想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國情，及攝取歐美社會科學與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國父個人之卓見，所融成之整個美善的思想體系。故吾人欲研究現代政治哲學，不能不從其根

源——古代政治哲學研究起，尤其吾人為研究及發揚光大三民主義之政法哲學，不能不對先秦政治哲學思想作一番研究。

(二) 先秦政治哲學思想發達之原因

我國古代政治哲學思想之興盛，實以先秦時代為最。當是時也，雖學術紛興，百家爭鳴，然學術思想，無不歸於政治範疇，則思想不能完善精闢，亦無實踐之應用價值。茲將是時政治哲學思想發達原因，簡約述之於下：

(一) 列國紛爭，思想龐雜：自春秋戰國以還，諸侯相互爭伐，幾無寧日，一面是周室既衰，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於是各家學說思想皆起，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一面人又以爭伐兵禍，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痛苦呻吟之餘，有識之士，乃有救世救民之呼籲主張，而漸演成爲政治思想。因是各家思想殊爲紛紜龐雜，然而此種紛紜龐雜之現象，正成爲在政治

哲學思想上有所成就之主要原因，在漢而後，政治哲學思想以及各種學說，乃由紛紜難解而趨於不紛紜難解，因之政治哲學思想之成就亦減少，故在先秦時代之政治哲學思想，居然能成爲中國政治哲學思想源泉，而且影響支配中國數千年來之政治哲學思想，此誠富有研究價值之問題。試觀西洋歷史，亦復如此，希臘時代，思想最爲紛紜複雜，中世紀則爲思想統一時代，然而，吾人可知希臘時代之思想成就，殆非中世紀所可出其項背，Plato之共和政體論，至今仍爲人所稱頌也。

(二)教育普及思想自由：周之一代，本爲貴族政治時代，故其在王宮，凡爲貴族中人，即爲智識階級；至春秋之際，王官失守，散在四方，遂以城市興起，小賢階級遂勃興，又加老孔講學，教無類，平民讀書日多，思想從此自由，易於發展，政治哲學思想亦於焉發達。

(三)舊侯競相求賢納士：自春秋以至戰國，兼併盛行，列國之競爭最劇，相率以登進人材，擴張國勢爲務，其推轂之主，知僅恃貴族不足以蒙於天下，故敬禮處士，招致客卿，自是歐敵賢野，一登龍門，悉發抒政見，於是閭閻之階級一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皆論思想，遂爲發達矣。

(四)諸子講學，相互伐異：先秦時代，諸子百家，人材輩出，門戶之見，彼此伐異，爲確保各家勢力，不得分別研究，獲得理論根據，以資互相對抗，由此競相研究學術，思想遂因而發達。

凡此所言，可知當時之政治哲學思想所以發達，亦實由於時代環境所使然耳。

(三)先秦政治哲學思想之四大潮流

先秦時代，學術思想龐雜，已如上述。其能成有系統之一家言者，據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七略中之諸子略，分爲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十家，但其中以道、儒、墨、法四家之政治哲學思想勢力影響最大，可稱爲當時政治思想之四大潮流；其他諸子，論及政治哲學，固亦不乏人，但究不過爲「附庸小國」耳。至道、儒、墨、法四家，在當時發生，雖有先後，然彼此「交光互影」，實可謂爲「並時學派」，彼此固「互有所攬」，亦「互有所受」，彼此固「互有相異」，亦「互有所同」，因如是逐漸發展，再加以時代之變遷，當然發生不少變化，故此四家，以後均有變質，惟無論如何演變，此政治哲學思想上之四大潮流，雖流向不同，或旁流支系甚多，其後終「匯而爲一」，通過辯證式之發展程序，漸次形成一部完備的三民主義。

四家政治哲學思想，似以道家發生最早，禮記曾子篇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同時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似亦爲孔子前之作品，且儒家思想，受道家影響之處頗多，亦爲事實。墨家發生於儒家之後，毫無疑問，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可爲證明。尤其墨家之一種反動，是儒家在墨家之前可知矣。至於法家思想

發生較晚，韓非子顯學云：「今之顯學，儒墨也」，法家之韓非，當時稱儒墨為「為學」，此兩家中分天下，足證法家之發生，更在墨家之後。

此四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均或久或暫，或隱或現，或大或小，或斷或續，發生過支配或影響之作用；自西漢以後，雖以儒家勢力最大，但以法道家法家有若干主要思想，亦與儒家合流，終於如上所述，是通過辯證式的發展公式，形成今日之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三民主義」的偉大政治理論。茲將此四家政治哲學思想分述於后：

1. 道家

道家為我國學術思想最早之一派，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此言道家出於史官，故觀察古今歷史之變遷，蓋持歷史

進化論者也。史為道術總歸，諸子據道術之支流，道家括

道術之全部，故名為道家。道家能始於黃帝，由黃帝而後

伊尹、商、周、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清、民國、

子莊子為道家代表人物也。茲將此派政治哲學思想，括述

於下：

故老子曰：「為無為，則無不治。」又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生，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曰：「我無為而民將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由此可知，老子主無為而治，將一切文物制度，根本剷除，而使天地萬物復歸於「無」之境界。

莊子在政治上所主張之「無為而治」，亦本於老子所言之原理，故曰：「於波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又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貨萬物而民不恃，有莫舉民，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無者也。」蓋莊子亦根據老子之無為主義，認定自然界之秩序，莫不原於天地之無為；天地

無為在任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莫不自得，此宇宙所以秩然有序，耳萬古而不滅也。故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去天道之自然，尚無為以致治，此莊子政治思想之中心也。

(乙)無知無欲社會：道家以為社會之所以亂，乃是人之有知，有知即有欲，有欲即有求，有求於是彼此相爭

奪，故「知」與「欲」乃為社會紛亂之源，為澄清社會，

必須人「無知無欲」，故曰「智慧出，有大偽」。又曰：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

（丙）非兵主張：老子生當周衰之際，諸侯兼併，戰

二字，一切皆無為而治，對於人為之種種文物典章制度，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根本推翻，因認人為之文物制度，足以發生相反之結果。

伐四起，目擊兵禍，因與非戰之論；同時道家既主無知無事，自亦反對戰爭。故曰：「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此種反對用兵主張，乃其知止不爭之倫理思想而來。以為：人之道，貴在知止與不爭，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故「可欲」，「不知足」，「欲得」三者乃產生戰爭之根源也。老子因常恨戰爭，主張永久和平，故必先去此三者，然後方可息爭戰。故曰：「天之不爭而善勝。」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丁)理想國家：由於道家之無為原理，以及主張人無知無欲，與夫反對武力戰爭，故其理想國家，乃以清靜無為為極治之方，反對「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故不承認「政權」與「武力」之存在，其理想國家即如其言曰：「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徙。雖有舟輿，無有乘之。雖有甲兵，無有練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相親，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種理想國度之畫圖，即「道家無為主義」之政治哲學全部說明。

2. 儒家

支配中國政治思想史最長及勢力最大者莫過於儒家。儒家一切均講「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凡事都取乎「中」，故能成為中國政治哲學思想之中心主流。歷代總多以儒家為正宗，因之儒家才輩出，學說著作亦蔚為大觀，其他各家，終覺墮乎其後。漢書藝文志引云：「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子道為最高。」茲將儒家政治哲學思想，述之於下：

(甲)政治目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全部出發點根源於其人生哲學，儒家人生哲學，又悉以「仁」為中心，孔孟之所謂「仁」乃統攝諸德而完成人格之名。「仁」即人格之表徵也。故儒家政治目的，一言以蔽之，在求「仁」之實現也。

(乙)政法方法，儒家主張入治主義，所謂入治主義，實包含二要義：即「正己」與「選賢」。孔子曰：「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又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又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其一正君而國定矣。」凡此皆言「正己」之重要，蓋己身正，即是修身之備，然後始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正己」乃入治主義重要因素之一，其次則為「選賢」。「正己」與「選賢」，乃一而二之，其與

行者也。惟「正己」即成「廣人」，惟「正己」成賢後，必須實際參加政治。亦即政治必須如此賢人担當，然後始可政治走上良好途途。故選賢，亦為儒家政治哲學上重要課題。試觀禮運大同篇之首即曰：「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又孔子曰：「先有河，激小過，舉賢才」。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蓋為政者，皆為德。蓋知北極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勝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凡此皆謂賢人政治之重要也。

(丙)政治理想，所謂儒家當以孔子為首席代表，孔子之晚年政治理想，有「大同」「小康」二種。大同為孔子理想政治之標期，若大同之治，不可一朝企及，則必先自「小康」始。所謂大同之治，即禮記禮運篇所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而不興，盜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所謂小康之治，即禮記禮運篇所載曰：「今大道既廢，天子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

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廟、一以尊祖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過，刑仁講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事去，無以爲殃。是謂「小康」。孔子思想以大同為歸，然恐不易實現，故退而求小康之治，由小康以進大同，求其能化民成俗，盡悅遠來，以造成太平之極之大同世界也。

3. 墨家

墨家之政治哲學，多為儒家政治哲學思想之反動，此蓋由於墨子生當孔子之後。孔子生時，貴族政治已全破壞之際，舊秩序已不能維持新環境；認為儒家學說已不切於實用，故提倡兼愛大同理想，以謀根本救濟。惟墨家學說，未至漢初即已衰亡。漢書藝文志所列墨家僅六篇。八十不篇，其能作墨家學說之參考者，亦惟有墨子五十三篇，茲將其政治哲學思想分述於后：

(甲)兼愛非攻主義：兼愛非攻為墨家政治哲學之中心，所謂兼愛，即「愛己與愛人同」。此與儒家所謂「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全有等差。蓋墨子生當各國務奪侵陵之世，人民受苦不堪，推其致亂原因，乃起於不相愛。故兼愛上曰：「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

不愛其兄，故虧兄而自利。……益愛其室不愛異室，故虧異室，以利其室。……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察其利而起者皆起不相愛。」不相愛之結果，必至戰爭，篡奪，乖忤，盜竊，欺詐等事相因而生。故主張「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室，若視其家。……天下之人皆相愛，雖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以相愛生也。」其次墨家之所以要人兼愛，蓋因不兼愛，乃發生種種罪惡，而罪惡最大者，厥為攻人之國，故主張非攻之論。同時與國之關係，更主張「玉帛往來」。故曰：「外有以環帶珠玉以聘鄰國，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甲兵不作矣。」此種「化干戈為玉帛」之主張，誠理想之國際關係也。

(乙) 宜利主義：兼愛乃墨家政治哲學理論中心，惟以專論「兼愛」，未免空洞，難以倡導，故復言「實利主義」，蓋以「實利」為達成「兼愛」之手段也。然墨家所謂「利」，非重自私自利之利，乃為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全體社會人類」之利，墨子非命篇上云：「子墨子言曰：『言必立儀，言必毋儀，譬猶運鈎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謂言有三表也。」。此三表中，以第三表所謂「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者為尤要。故凡事利於大多數者謂之利，利於少數者謂之不利。此墨子在非攻篇中言之甚詳矣。所謂言有三表，即實利主義之運用，亦即用此方法以辨別判斷，而選定有利於全體社會人類之施政政策，以達到實利之目的，並更進一步以達到兼愛主義。故墨子對「三表法」之具體使用，曾云：「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多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凡此所言，無不在求導勸導境，而求實利主義之實現，以達成兼愛非攻之目的也。

(丙) 賢人政治：墨家賢人政治主張，亦由其實利思想而產生，蓋循：衆生，皆庸碌之輩，僅見個人眼前利益，不能從整個社會人類幸福遠大處着想，故必須賴有賢者作君師，領導大眾人民以辨別利害。故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也。」又曰：「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政治，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一。」又曰：「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而已。」

又曰：「何以知尚賢為政之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凡此皆言賢人政治之重要。故墨家之言用人，惟在以賢之一反貴族政治之內容，故曰：「不能治百人者，不可使之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不可使之處乎萬人之官。」又曰：「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變顏色。賢者舉而士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至於賢人發進之後，則又主張量才使用，故曰：「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又曰：「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如此則才錄用之精，又主張設法使能人盡其才，而發揮政治效率；故又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漸，則民不畏也。故聖王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任子之事，斷子之命，夫豈爲臣賜哉！欲事之成也。」蓋「欲事之成」，必須信任之專，而提高職位與優厚之待遇也。墨家認爲如此實行賢人政治，政治必可清明，人民亦可以有向義之感化，而達天下之「尚同一矣」。

4. 法家

法家以管子爲宗，世所傳之法家書，亦以管子爲最早。惟管子時代，法家思想並未完成，且管子亦非主張絕對法治，直不過貢獻若干法治之政策而已。法家思想，後經

申不害商鞅等培養，方漸完備，迨韓非出，法家理論，始集其大成。故言法家應以韓非爲主要代表人物。法家思想之構成，乃受道、儒、墨三家之基本思想影響，茲將其政治哲學要義，分述於后：

(甲) 法治主義：法治主義，即以法治國。法治之精神，即是「客觀性之平等精神」。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治之對方，即反對人治，故慎到曰：「君人者，舍法治而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受罰無窮，受罰者雖當，受輕而已。……君舍法以心裁爲重，則間功殊賞，同罪殊罰，怨之所由生也。」韓非曰：「釋法律而言心治，豈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正守法術，刑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商鞅曰：「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爲治而出法令，猶欲無軌而去食也，欲無器而去衣也。欲東而西行也，其不難亦不明矣。」故法治作用，在法家非常重視。同時更主張法律威權之所加，無分貴賤尊卑賢愚智勇，故商鞅治秦，太子犯法，亦刑其師傅，並曰：「法之不行，由主犯也。」故韓非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解，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家對於儒家「刑不上大夫，不平等之法律態度，極爲反對。故管子曰：「任公而不任私。又曰：「……以法制行之，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側，以聽其上。」法家爲求徹底法治主義，故多主張「嚴刑罰」。如管子

曰：「行令在事，設罰在刑，令行，則百吏皆聽；罰不嚴，則百吏皆怠。」故曰：「刑者，國之利器也。刑不嚴，則國不治。」故曰：「刑者，國之利器也。刑不嚴，則國不治。」故曰：「刑者，國之利器也。刑不嚴，則國不治。」

然而無術以知姦，則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百姓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以知姦也。……故徒法而無術，終歸於失敗耳。至於術治方法，……

其術過者，人之所難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其所難，此謂之道也。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凡此皆說明實行法治，既須「重刑」，亦須「厚賞」。……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

第一須「大權獨攬」：法家認為「權力」乃執行政治之有力武器，不可一而無權，且須獨攬。……管子曰：「一家二貴，乃無功；美妾持正，子無適其親。」管子曰：「一家二貴，乃無功；美妾持正，子無適其親。」管子曰：「一家二貴，乃無功；美妾持正，子無適其親。」

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

第二須「分任專職」：法家認為欲使工作效率提高，必須分工合作，各盡所難，管子曰：「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管子曰：「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管子曰：「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

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管子曰：「法不立，則國不治；法不立，則國不治。」

參錄而審言辭」。又言：「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聽失。」皆此之謂也。

第四須「陰謀詐術」：法家向認人與人之間關係，偏於利害，故處理政治問題，亦主張用「陰謀詐術」。認為政治貴在機密，使無人能知之，韓非所言：「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又言：「言通事泄，而事不成。」又言：「事以祕成一。皆陰謀之謂也。此與儒家之政治根本相反。

(四) 楚秦政治哲學思想之四大主流之平議。

1. 道家之平議 道家因反對當時人欲橫流之爭奪社會，故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貴難得之貨」「少思寡欲」「絕學無憂」「見素抱朴」而歸於混混沌沌之原始自然社會。此等極端「消極」「放任」思想，乃為當時實際政治現狀之一種反動。惟此種思想之根本由來，實為道家對於宇宙最高「自然法則」之瞭解不詳，彼等僅瞭解消極之一方面，以為「大自然法則」之運用是「無為而無不為」，偏於「無為」；殊不知「應順從」之「自然法則」以「有為」，不能過縱自然之支配與宰割，僅「服從」自然「屈服自然」之一「出世主義」，非人生真諦所在，試觀今日文明進化至若程度，若非克服自然，支配自然，易克至此？然道家「清靜恬淡養生之道」以及「含齋繡減，陰柔之道」，無論對人生修養與政治方法方面，不無獨到之處。試觀漢初政治，均以「清靜無為」之原理而致治。曹參為

齊相時，曾問治於當時膠東道家首領蓋公，蓋公告之以「治道清靜，而民自定」。是以曹參相齊九年，齊國即由此安定。後代蕭何為國相，亦即一秉此種清靜治道，天下

相安無事，故當時人民歌頌蕭何之功德云：「蕭何為法，若化一，曹參代之，守而無失，誠其清淨，民以寧一。」嗣後至歷史上有名之「文景之治」，當時文帝景帝，即深信「黃老主義」，以「非修玄默坐致晏安」。其次，再漢蜀諸葛武侯，所以能成千古名相，「代完人」，蓋即以其能「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然所以能「澹泊」「寧靜」，豈非道家清靜之道耶。故吾以為吾人立身處世可以道家之清靜無爭之思想，為個人修養之方法，惟不可以其為人生目的。易言之，吾人可以道家出世主義思想以刻苦自勉修養，然仍應投入世主義精神以積極為大眾社會國家幸福而奮鬥。

2. 儒家之平議 道家反對當時一切文物制度，主張推翻頭來，倒退到原始之自然社會，儒家則認為當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之原委，在由於當時之社會，失去維繫之力量，故主張「撥亂反正」維護並鞏固當時形將走入崩潰之封建制度，可稱之為一種「保守之改良派」。故主張「正名」「禮治」欲人「安命」「安分」皆為維護當時之原有制度，不過加以改良而已。「中庸之道」可為儒家政治哲學思想之出發點，此亦即為儒家政治思想，能在中國獨據權威達二千餘年之久之特點也。其次儒家政治哲學思想土

最重要之特點，厥為將政治思想與倫理思想結合一起。本

來「家族即是國家之基礎」一語，在中國非常顯明。尙書堯典曰：「克爾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即「家」與「國」之聯絡關係以形成一種倫理政治」。儒家「家族本位之政治思想，其主要精神在由家族而推及國家，由家族道德進化，而及於國家道德，以國家作成一大家族，而發生種種同化之作用。儒家能將倫理思想與政治思想打成一片，誠為一偉大創見，以倫理思想之訓練，給予政治上之幫助，常有出人意外之力量。儒家政治哲學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佔最優越地位，主因或即在此，惟儒家之重維護現狀，忽視歷史進化法則？吾人不無非議耳。數千年來，中國社會各方面，無多大進步，不能不謂為受儒家思想影響。即以經濟方面而論，吾人因受儒家「禁欲」「克欲」之思想束縛，一切生產仍在停滯狀態，僅重消極的「克欲」，不重積極的「生產」，雖人人均能做到「一瓢一箪」之刻苦生活，亦無補於紼紼衆生無限繁殖之社會也。儒家未能把握進化法則，不無可憾。至於儒家之政治哲學方法之完備周密，與夫條理分明，此殆為各家所不及也。

3. 墨家之本義 墨家政治哲學中心思想，厥為兼愛，故主張「非攻」，「尚賢」，主張一切人類「兼相愛，兼相利」的博愛平等思想，在當時階級分野非常嚴格的封建制度時代，墨家針對儒家「尊尊，貴貴，親親，賤賤」之主張，而提出此種「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之口號，不能不謂為一種革命態度。尤其提出「賢人政治」，「尊尙

賢而任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種主張更對當時之貴族封建政治，下一激刺之抨擊。此亦為一值得稱贊之特點。惟此「賢人政治」如何保障實施，則無較好辦法提出，僅搬出「天」「鬼」，希望政治上統治者，均能遵照「天鬼」之意志以工作，未免虛渺。惟墨子此種政治思想，在當時確會獲得一部分人之擁護，試觀孟子所言：「天下之言，不入於楊，則入於墨」，即可知矣。至於墨家之「實利主義」，吾人認為用心太狹，目光太近，固然用「實利」領導，易於吸引羣衆，似不空濶，然須知世間事物，往往其利效，在若干時候，始可發現，或往往有許多事物之應用，表面雖不見其利用，但實際上確有很多利用。墨家之「實利主義」，祇見到目前，祇見到當時，實太淺近，太狹小。處處只講眼前實利，往往相認也。然墨家的作風，均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以及「枯蒿不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之卓絕精神，實為從事領導羣衆工作不可缺少之條件。當今歐戰縱橫，中原板蕩，吾人自命為新中國之新血輪之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今日之責任實十倍於當時之墨者流，故對彼等苦幹卓絕之精神，實應該效法。

4. 法家之評議 法家學說之集大成時，乃在中國大統一之秦代。在此時期，政治上，經濟上，均須要國家之統一，與中央之集權，故法家在此時擔負維繫新社會秩序之任務。法家政治哲學思想，首先值得稱道者，厥為其能把握歷史進化之法則。既非如道家「倒退」主張，亦非儒家

「保守」辦法，而是順歷史之進化法則以創造，既非空想，亦非近視。完全注重當前之直接事實，故其實踐精神與「功用主義」均由此而產生。其次即其「法治主義」之本身，在政治上實有其不可忽視之權威，尤其在此社會組織日趨繁雜之時，法治主義更有價值，在「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實，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之古代社會中，或者對「法治主義」之須要性尚小，惟至今日此種「人民衆而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之多欲多事之紛繁社會中，即須「法治主義」以維持之矣。尤當國家處於戰爭混亂狀態，宵小之徒伺隙乘起，必須十足之法治，嚴酷之刑罰，始足以維繫人心，所謂「治亂時用重典」，誠屬至理名言。試觀今日抗戰已至生死存亡關頭，然而尚有一般喪心病狂之漢奸匪徒，爲虎作倀，從事破壞抗戰工作，毀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同時無可諱言者，即在吾人革命工作陣營中，亦有少數不明大義之貪污腐化份子存在。凡此敗類份子，吾人即應一本法家精神，予以無情之打擊。然而法家思想，亦有其不可掩飾之缺點，即人類社會之結合，非全如法家所言，完全基於利害關係，人類之愛，與好羣互助之德性，與夫倫理關係

(五) 結論

關於先秦政治哲學思想之四大主流，筆者已簡約如上所述，雖難求詳盡，或亦可窺其精義。無論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其政治哲學思想，均有其獨到之處，然多多少少，亦有其偏缺之點，而且自此而後，所有政治哲學思想者，均在此四大主流下行動，同時亦無人能作一完整無缺之政治哲學體系之創立。直至國父，始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完成政治哲學上空前建設工程。而我國長又爲國父之繼承者，故凡屬國人，尤其是肩負新中國建設使命之青年，今後對於國父與團長政治哲學須作更深刻之研究與推行。

駁論文藝上的心理距離說

輝星

一 何謂心理距離說

一般人住在這個血肉的世界裏，因為衣、食、住、行、性、等實際生活的需要，便把畢生的精力都用在實際生活上。上去營求，很少時候，也許不知道，去把這個世界當一幅圖畫去欣賞。英國心理學家布洛（Bullough）根據這個事實的觀察和學生研究推論的結果，在藝術上發明了一個重要的原理——「心理距離說」（Psychical Distance）。

所謂「心理距離說」者，即人們把自己跳出這個實用的圈套，將世界上的人生世相當作一個對象去觀賞，在心理上和實用的世界推出一個距離來。這個距離含有兩重意義：消極方面，它拋開實的目的和需要；積極方面，它將重形相的觀賞，總之它把物我的關係由實用變為欣賞。就我而論是「超脫」，就物而論是「孤立」。這剛好替近代美學大師克羅采（Croce）的學說（美感經驗是形相的直覺。）尋找了一個有力的根據。因為人能「超脫」，所以心所接物的是直覺；因為物能「孤立」，故物所呈心的是

「形相」。假如藝術不能保持這個「超脫」與「孤立」的距離，就不能成為藝術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正如亞理斯多德所說的：「藝術的觀賞起於認識。」無論是在創作或欣賞方面。莫泊桑（Maupassant）要人踢他一脚然後才能把疼痛的感覺寫得入微，我相信教一個「朱門酒肉臭」的富翁，寫一篇「路有凍死骨」窮人的痛苦，是必定不會挺像的，縱使他有很好的文藝修養也不能成功，因為壓根兒就不知道凍餓是怎麼一回事。同理，一個從沒有失過戀的人，看一幕愛情悲劇，在欣賞方面，總不免雲霧裏看花終隔一層。一個沒有民族意識的市僧，就不歡喜看救身成仁的話劇。我們每讀到好的詩文，多有作者「先得我心」之感；如果我們對於藝術完全不了解，如何能會通彼此的心，激起情感的共鳴呢？

藝術的情感起於了解，也是布洛所承認的，他的解釋是，在美感經驗中，我們一方面要從實際的飲食男女中跳

出來，一方面又不能脫盡這個實用的世界。一方面其思想，一方面又要拿我的經驗印作品。布洛極這兩重矛盾的衝突為「距離的矛盾」(The Antinomy of Distance)。一般持「心理距離說」者，都以為創造與欣賞的成功與否，就看他能否把實際的人生安排在一個不即不離的距離。所以朱光潛先生說：「心理的距離不即不離美感經驗包括無餘。而對文藝批評也尋出一適當批評的標準與圖。」這樣它即被視為衡度文藝價值的準尺。此說是否有補於羅分下列各項以討論其得失。

二、心理距離與景

從前有個城裏人到鄉間去，看見蔚藍空曠的天幕，青蔥無垠的田野，明燦的流水，帶烟的柳堤，不禁的叫了出來：「真奮啊，真奮啊！一幅美麗的圖畫。」可是真正住在這圖畫中的鄉間人却未曾享受到。他們只想到空空的陰晴，田疇的秧苗，河流的漣漣。……等。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這句話很可以應用解釋「心理距離」與景的關係。我們取欣賞態度時，對景物需赤裸裸的一絲不雜，見出它的本相來。農夫對於他的流水田疇太密切而熟識了，故不能作客觀的欣賞；城裏人對這些都還是初次見面，與這鄉間的一切沒有主觀的遮蔽，故能見出它本相的美。而與奮得喊叫起來，因為我們對景的觀賞與這實用的世界在心理推出一個距離。對景的知識愈多，發覺的關係愈密切，就愈難保持個心理的距離。愈難發覺在美感，也許就是老子所說的「損學」而「益道」吧！池濤的

精神與實際園林美觀。初到時地方比濤濤的境况。……因為它這心算上久多了一段距離。一株梅花，……以在它的廣影橫斜水清淺，黃昏的月色徘徊，……也唯願把它當作禮物送朋友，或買些錢來換大米。……也是我們在不知道它何以送人換米的時候，也只得享受它的暗香和疏影。而今林處士死了，人們大概都把它拿去換禮和換米去了吧！

三、心理距離與情

耶穌說：「了解一切，就離棄一切。」這是自任辭也。是精神和宇宙人類的根本認識，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際隔着一層肉，如隔着一層鱗鱗，因為相互間不能了解，所以發生了猜忌傾軋和鬥爭。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的，我們身邊圍着許多相識的人，其實我們何嘗看見他們，他們又何嘗看見我們呢？假如要想像彼此間的鐵牆，把人與人的心隔和在一起，那也只有情感吧！……情感是對於人生，情感是什麼？據文却斯頓的解釋，情感是對於人生，情感的一切形式。……白居易與元稹書內有這樣的幾句：「上至聖賢及下至愚庸，敏及豚魚，曲及鬼神；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情如電流一樣，能通過生物和無生物之間，破除任何隔閡與障礙，它把宇宙溶和成一個和暖喜悅的春之世界，使一切都不分彼此的憐愛和撫恤。所以蕭叔永這添上一個感字。……

……英國的波小說家喬治桑(George Sand)自道其生活的經驗說：「我有時迷開自我，遂儼然成爲一棵植物，我覺得自己是草，是飛鳥，是樹頂，是雲，是流水，是天地間

相接的那一條條綫，我覺得自己是這顏色或那種形體，瞬息萬變，去來無礙，我時而飛，時而潛，時而露，我向太陽開花，或棲在葉背安眠，天鵝飛舉時我也飛舉，蜥蜴跳躍時我也跳躍，螢火和星光閃耀時我也閃耀？——這種宇宙的大溶和，自我的伸展，該是多麼教人神往呵！但世界上又有幾個會心的詩人呢！伯牙的琴只有鍾期才能知道高山流水的變遷。隔着一層肉，如隔着一層牆，所以終不免有一相識滿天下，知音能幾人」之嘆。

情感是打破人與人與物與神之間的隔膜，恰好與心理距離說成了一個有趣的反比例，所以就情感方面說心理的距離是無論如何不容許存在的。至情和景之間，是否有其他關係，容後再為討論。

四 心理距離與人生

老子說：「人之大患在於有身。」這句話的確耐人尋味的，人們都因為有個身子，便永遠做了軀體的奴隸，飲食、男女、喜、怒、哀、樂、貧、賤、榮、辱等實際問題，使人們跌在苦惱的海裏而不能自拔，誰都不肯放棄這個生生滅滅變動不居的世界裏一剎那的榮辱得失。上帝有意的惡作劇，在創世紀的那六天，就造了付形骸的枷鎖，枷在不羈靈魂的身上，使人們帶着苦痛到世界上來，還帶着苦痛到墳墓裏去，誰要能暫時忘記了這付形骸的枷鎖，站在遼遠遼遠的星空裏——上帝居住的所在，與這個實際的世

人能夠呢？

叔本華 (Schopenhauer) 說：「人們都被枷在「我的」裏面。」這句話容易引人誤解，或者以為是把自己看得太認真了，其實人們又何嘗認識自己呢，都被枷在一具假我的形骸裏，供着它驅使，一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像沒舵的舟，隨着風浪在海中沉沒，「這真悲不謂大哀乎？」

叔本華氏以為人生是個苦惱的海，人們都在這孽海裏沉沉浮浮。尼采 (Nietzsche) 氏說：「跳出這個狹窄的圈子看看罷！世界該是多麼一幅光怪陸離的圖畫啊！」

世界是一幅光怪陸離的圖畫。正如尼采氏所說的，只要誰能跳這個實用的圈套，故心理距離應用在人生方是解脫的大歡喜。

五 心理距離與藝術

尼采說：希臘人知道這個秘訣，他不但把世界當一個意象去觀賞，且已還去創造意象與物說巧，所以產生了文藝音樂戲劇……等。故一般人都知道藝術是尋樂與慰苦的工具。

藝術正如一般人所說的是求樂與慰苦的工具，可以供欣賞。因為它所呈現於我們的全是憑借着抽象、聲、形的媒介所傳給的意象，和實際人生本就有個距離，任憑有天大本領也不能將藝術變得與現實人生妙化無跡。（除戲劇外）所以它反映的人生世相都是一個景，在心理上保存着一個距離使人欣賞。這是心理距離對藝術的一個新解

釋，却不知道，藝術（除造形藝術外）除是一個意象供人欣賞外，還有一個更大人生的使命，那就涉及情的範疇之內了。

巴金在秋的前序裏說：「今天我寫秋寫哭了……爲了秋我至少要活兩歲。」（大意如此）林語堂在寫「京華煙雲」至此中最悲慘的一節，伏在寫字台上抽抽咽咽的哭了起來，法國作家弗羅貝爾（Flaubert）敘述他寫作「布華里夫人」的經過說：「寫書時我自己完全忘去，創造什麼人物就過什麼人物的生活……比如我今天就同時是丈夫和妻子，是情人和他的姪頭，我騎馬在一個樹林間遊行，當着秋天的薄暮，滿林都是黃葉，我覺得自己就是馬，就是風，就是他倆倆甜密的情話，就是使他們墮滿情波的眼睛睜着的太陽。」古今來這類創作經過的史話，真比比皆是，每一個成功的作家，沒有不是體貼入微，設身處地的過着作品內的生活，當他創作的時候。假如巴金和林語堂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在寫作品，那除非是做作着假慈悲吧！我相信一個沒有真摯情感的作家，是絕不能打動讀者心靈的。

根據布洛的說法，藝術家們都需要在這個距離上顯身手，如何去把它在心理上排着不遠不近，這却有些使我費解，我很少時候發現一部文學名著推遠它與人生距離的痕迹，雖然紅樓夢把靈敏的兒女閨情，擺在「金玉緣」一個神祕的輪廓裏，引起後世學者許多史實的考證，這也不過是作者對事實加以誇飾。但並不因此使讀者時時有看小說的

感覺，紅樓夢的成功，正因爲它感人至深，引人入勝，絕不是因爲加上一個「金玉緣」的輪廓，便把有聲有色的兒女閨情擺在一個與實際人生不即不離的地方，而算得上乘作品。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裴列阿與梅里桑」，正因爲布景如地獄般的陰森冷寂，而增加悲劇的嚴重性，使觀衆懷着一顆淒涼的心情灑出幾滴同情的淚來。（朱光潛先生於悲劇和人生的距離一文中，曾舉出上兩例即爲作者有意推遠人生之距離而發生美感。）

文藝的最大目的，並不只在供給一般的賞心樂事，當作個對象去觀賞，它是要激發人們的人性，伸展和擴大一切同情的形式。偉大的藝術家和詩人，古今來沒有一個不是站在十字街頭，帶着一雙哀憐的眼睛，替世間諸相垂淚。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杜甫）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白居易）「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黃仲則）「帝王流血處，薔薇花，顏色怕更殷紅，花園中的玉簪兒，怕是根在美女屍中。」（雪萊）這都是情感極度流瀉的呼喊，誰能說他們要把實際的人生擺到一個不即不離的距離處去觀賞呢？

心理距離說在人生和景的方面確是有效，可以使人們在無可奈何的生、老、病死、苦、「生的營求」裏，學得暫時的解脫和慰藉，並且替藝術對人生的供獻找得了一個有力的學理根據——藝術與實際人生有個距離，故可供人欣賞——這不能不承認是布洛的供獻。但是它不是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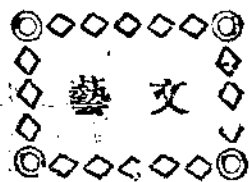
藝術創作和欣賞者的標尺。更不能應用到最高藝術估價上去。

「心理距離說」錯誤的癥結，在把它的功用看得太神通廣大，把景和情，人生和藝術，藝術的情和景都混為一談，所以發生事實的矛盾和衝突。因此布洛又假定一個「距離的矛盾」，以自圓其說，更推演其功用，說藝術的成功與否，就看作者和欣賞者是否能把這距離安排得恰恰好處。殊不知這個距離的矛盾，根本不存在於藝術的本身。實由於布洛把看實際世界的眼鏡，用來審視藝術作品；把觀的秘訣，應用到情上去。在實際的世界裏，因為萬物和我所發生的關係都是實用而具體的，故要觀賞它本相絢爛華嚴的美，非排除這實用的目的不可，把世界與我推出一個距離來。而在藝術的作品裏，它呈現於我們的是色聲形所傳出的意象，於實際人生本就有個距離，故我們要了解，非拿自己實際相印證不可。在景的方面要能出，（即超脫）而後始能觀賞；在情的方面要能入，（即移情）而後

始能分享。即藝術本身亦有情景之分：故王國維說有「出乎其外」入乎其內」和「有我之境」「無我之境」等語。這情和景，人生和藝術的區分，布洛和持其說的學者們却沒有注意到。

七 我的人生觀與藝術觀

老子說：「常有欲以觀其竅，常無欲以觀其妙。」這兩句話我以為應用到人生和藝術上去最相宜。我常常想把人生當做戲劇，把戲劇當做人生。袁袁諸公一定以為這是出世離羣的思想，太消極了，不長進。不長進在我大概是事實，但以爲這是出世離羣和消極，多少不免是誤會。在物質的世界裏，因為太真實了，故需「常無」才能「觀其竅」；在藝術的世界裏，因為與實際人生已隔了個距離，故須「常有」才能「觀其妙」。只有觀其竅與觀其妙的人，才真正對人生認識得清楚，對藝術享受得深刻，只有清楚與深刻的人，才能採取一付嚴肅的態度，針對着人生與藝術，把它創造得更美麗，更華嚴。



萬里樓叢鈔庚編文學類

韻文鈔 西北紀行雜詠

朱清華

引言

此雜詠為余少年時所作，余於清宣統元年春，由日本旋滬，友人約在民呼天聲神州等報社編稿，時同盟會友人，集於滬上者較衆，渠余赴京，遊說清政府當局，探行責任內閣制，以便推行新政，利於革命，章太炎先生自東京來函，力主余行，於是同仁集金，為余辦移獎，余為責任心所驅使，慨然感道，冬十一月十一日，乘通州輪發上海，抵京後，得友人介紹，識新任御史秦樹聲，秦力為向慶士推選，得與慶及梁公等，講談數次，均以有所畏，或有所昧，未敢決行，余知伊等之無益為也，擬他去，旋為新放新編巡撫袁行南中丞大化所知，託友約談，尙治，遂入袁幕，時清廷正籌備立憲，各有督撫雷聲習法政之人其殷，適邀余遷入伊捨飯寺寓所，居月餘，俟袁陛見後，隨節赴開封理事廳門裏寓，余移居安徽會館，次年正月，起程赴新，中丞命余司前站，專任記載沿途山川形勢，民風士

俗，以及吏治良窳，用備參閱，並事先分函所經州縣，供給志書，以作參考，余遂由洛陽乘二輪馬車西行，中丞又撥給馴馬二匹，備使余考查，二年夏五月抵迪化，撫院以關書聘余充文案，專司新政，旋又兼充通志局協纂，及南省銀礦總局會辦，八月，中丞以余所擬新疆政略，中交通計劃，除與建伊蘭安疏二鐵道，伊蘭線，業經會同陝甘總督長少白制軍庚，奏准修築外，但以缺款關係，虞功需時，又採余汽車台車計劃，及探礦計劃中鍊油計劃，命余赴法國購辦諸侯式汽車，便道經巴庫，訪求俄採油廠中，華工熟於採鍊者來新，兼在俄購辦小型採鍊機器，以備採鍊馬納斯所產原油，時中國駐法公使為孫京卿寶琦，素與中丞善，於余行前中丞另電囑託，俾到法後，利於接洽，余遂走伊犁出國，假道俄後裏海鐵道，渡裏海，走高加索鐵道入歐洲，週行俄德比法兩越月，各事訂妥，遂擬赴東南歐視察政俗，或赴聖墨菲斯觀使半日出，卡其，其直莫斯科鮮卑鐵道，穿烏拉嶺，至阿爾卑斯山，其直莫

入國境，而回迪化，次年十二月，迪化起義失敗，余出走俄境，經鮮俾路，由滿洲里回上海，民國三年，余又奉命赴阿爾泰辦理中俄交涉，取道三省，走鮮俾，至阿爾斯克，乘輪舟上溯額爾齊斯河，由宰桑至蘇化寺，五年三月，袁世凱帝制失敗，余於五月，電請政府准假，又走中央亞細亞及鮮卑東三省回京，西北紀行雜詠，蓋為以上所任各事，所遊各地而作，重在記事，故於鍊句省韻，多有未工，因思寫真，又多用白話俗語，尤恐宋詳，則加以注釋，原為作日記觀，不足以言詩也，存稿隔三十年，未敢問世，今因本刊出版之便，爰作引言，以明究竟，民國三十三年十月，雲溪釣客寫於立煌安徽學院。

西北紀西雜詠

己酉冬由滬乘海輪通州號赴津留別決齋漁父諸友

幾載春申江上月，照人心事已分明，頭顱剩有男兒骨，寶劍曾留俠士名，欲起沉疴空太息，獨將慧眼說平生，此行不為一身計，願為蒼生致太平。

時日併朝鮮東三省危急英俄互相爭進北蒙南畿亦汲汲可危法謀廣西德謀山東瓜分之說又復紛起清廷徒以假立憲為應付內外人心計絕無革新圖存之誠意而乘政各人多為無識之親貴玩忽場庸國人懼國亡之無日也各地志士紛聚海上分途並進以求改革余遂負入京之任寒風刺骨巨浪湧天余出入望渺渺前程回首濕漉漉香烟無際不禁悵望者久之舟行東海

大海蒼茫裏，一舟動盪間，長天惟白日，何處有樓臺（指秦始皇海上求仙事）機力撐濤立，風聲逼海懸，此身真藐小，萬慮都消蠲。

日本九洲島去上海僅一日程與中國夾東海而立舟行東海中遇大風打船樓飛過船身顛滾殊甚余素畏海行今遇此臥弗能興但聽機聲輪聲濤聲風聲變成一片拳鬥之聲而全船人聲則寂然無聞

冬夜行濟州島南遇鷗嘔吐大苦以佛說大無畏心定之萬象皆妄念，一心定道真，可量是物質，無價乃精神，不畏成鴻業，重愛在有身，吾心稱最大，宇宙亦微塵。

透壁寒風透鼻清，頻年怕聽海鳴聲，神飛突瓦披衣坐，十萬蓮華足底生。

都門雜感

蔽目風沙障帝都，朔風吹冷雁聲孤，寒濤餘響驚殘夢（立憲既定新舊黨及清室親貴意見紛歧爭執甚多）嗚滅鏡陽似有無，（瓜分論起歐象環生內政推進動遭外力干涉）風滿平裘悲景路，行途歧路泣楊朱，（余政治改革主張未諧困居驛馬市廬州會館）燕臺可是當年事，我欲扁舟釣五湖。

二

寒色侵入夜極高，禁城（余小遊天安門華等門外）春動起春濠，（時雖隆冬而城濠冰絕裂處處流水漸漸）林鴉不是華堂燕，霜葉原非碧野桃，（清廷親貴無學無識與談大政如

在夢昧地難有爲)一路光明塵蔽事。(雖主維新實則守舊
 表政難成)九天浩冷驚鳴雷，(西太后當國羣小羣愚塞滿
 朝廷斷無救亡希望)公將琬管當樓弄，百丈風流不牢。
 北京前門外觀音寺街青雲閣茶室有日報壁間書有

紅紙條甚多上寫談國事四字感而作此

祇准關國事，不准談國事，有眼沒有口，無聲只有淚，不
 談恨更多，談之反無意，還是不談好，可以行吾志，嗚乎
 壯士心，默默即大智，披衣出前門，隨時來相編。

友人約聽梨花大鼓

雨打芭蕉風鳴鼓，泉流三峽月當空，新應天上回斯曲，遮
 莫人間聽落桐。

四海昇平落子館歌者皆一時知名之藝妓如韓廷秋之梨
 花大鼓張金紅之時調小香鈴之崑山調李嘯卿之梅花大
 鼓謝玉娘之淮調均聲稱一時余聞之亦覺其或為蒼
 涼悲壯或為抑揚婉轉或為清麗高朗或為沉雄激洶洶是
 移神而當時大戲園劉鴻慶於文壇譚培培於廣和
 金玉蘭歌於廣德亦稱一時之彥

陪袁行南中丞出都

雪滿皇都路，晴光八面開，孤行島近，登塚送潮來，(一
 雪後新晴火車奔馳大野生比景象)心定輪聲猛，神清號語
 哀，(城頭吹號兵士甚多)萬方多難日，去去一徘徊。

入袁行南中丞幕後感作調寄

滿江紅

雄麗都門，繁華裏，淒涼無數，正故國殘年曉景，天寒日

暮，狐兔縱橫長樂殿，豺狼行于坤寧路，欲握刀，幾度問
 蒼天，難消怒，多少辱，隨處遇，全盤錯，昏庸誤，有
 誰人仗劍，掃平烟霧，志士恨無除害斧，英雄恥作長門賦
 ，沒奈何，且抑壯年心，遠邊戍。

火車過易水有感易水歌

易水凝冰凍不流，荆軻此曲使人愁，秦庭一擊無功後，空
 惜將軍項上頭。(指樊於期)

夢中過邯鄲

從來不作邯鄲夢，今到邯鄲夢更多，夢裏邯鄲驚喚起，(一
 過此余睡熟回車霍君呼余起曰已到邯鄲矣)邯鄲已向夢中
 過。

盧生舊作邯鄲夢，夢想繁華傳至今，今日駝車經過此，亂
 烟殘月了無痕。
 開封旅邸讀報

均勢。為第一，亂形已著看羣雄，人天劫火炎炎上，家
 國危極處處同，大夢何年方醒覺，良言幾日見收功，誓將
 微末光輝意，撞破警鐘醒巨聲。

報載日迫訂修安奉路吉會路約法修諒山鐵道擬入龍州
 英在片馬樹旗俄加修鮮卑雙軌鐵道

開封宋廷遺址題亭

飄然萬里此來遊，市色湖光一畝收，(潘楊湖在城西龍亭
 高聳湖北曾文正公祠在湖南東門外為市街)北風宋宮猶突
 兀，(觀亭高可六七丈登其上層可俯瞰全市)南橫曾字自

沈浮，(晉文正公祠)院臨臨水危亭陝波頗逸趣)滄桑我亦感塵世，風雨何曾上畫樓，滿地烟沙行不得，十年邊夢阻涼州。

開封城內東北觀音塔

存塔疑是丈人塔，(實乃黑色瓷磚所鑿本地人以色黑詭呼為鐵塔)獨立蒼茫入太空，青翠年年臨汴水，(城河即昔日汴水可南通淮江今為沙沒矣)蕭條日日對梁宮，(城內實院為梁宮故址)塵迷頂背葫蘆見，(頂高七丈上生矮樹塔塔層層有名之風習銅製之葫蘆不可得見)塔累門頭路不通，(守者因塔古勢危懼人登生險以土坯封門)欲把玉簫凌絕頂，恨無飛翹乘長風。

相國寺聽陸子調唱劉邦斬蛇起義

清音奇調非凡響，擊斷天涯遊子腸，又是一番新意味，更教白感拜蒼涼，中原何日龍蛇起，大地於今鬼怪張，借問誰人歌此曲，陳家姊妹並登塲，(歌者陳玉蘭玉鳳姊妹)

大雪裴伯謙前輩招飲即席作呈同宴諸君

大梁城頭沙如壘，大梁城裏沙撥空，無風北案沙難掃，有風街市成沙洞，我來三日飽還好，惟覺飛沙甚苦痛，欲掃塵沙歸淨土，恨無楊柳覆層層，忽然一夜北風寒，大雪紛飛滿道途，一天沙雪轉成空，大地光明見龍鳳，痛飲蘭陵琥珀光，更吹玉笛梅花弄，黃金世界本空談，白銀宇宙非虛構，年年喜作神仙遊，豪情不長為歸漢，今夜暢飲須盡歡，醉臥好伴誰來夢。

庚戌正月早發大梁

洛陽

唐代以前京洛稱靈勝，版似今日京津相輝映，昔日洛陽繁華消滅成荒涼，又似今日趙都邯鄲之衰病，趙女彈箏美面容，洛女對門梳明靚，忽焉均成廢裏花，倒盡歌樓埋盡鏡，人生盛衰本無常，世事何曾有天命，昔日汴洛行途五日程，今日火車快馳六時竟，文明進化異古今，山河變態物變性，初春天氣日光和，東都景物生溫清，學堂敲鐘鐘聲街，今日又復看新政，嗚呼二千年前流風歌，竟塚廢址供吟詠，枯柳樺黃杏又紅，滿牆試讀維新令。

洛陽城東門上額題周東都三字為明鐵坊所書秀勁挺拔

火車站在北門外二里許城內外可三萬餘人晉武帝司馬懿墓在站北邙山脚下白馬寺為玄奘大師編譯佛經處在站三里外府衙照壁鐵上額印書九年預備憲政程序洛城回教入較多有左袒者據云乃後魏鮮卑所遺風俗附郭有地下穴居甚多深者達五丈亦一奇觀也

觀洛陽形勢

觀門(在伊水上)觀洛陽形勢 烏摩前門之山何崔嵬，中夾伊水聲如雷，(時河水甚大)並峙樓閣二百丈，恍如丹嶂五丁開，秦嶺東趨中條(在河北山西境)分，熊耳嶺崑崙一隈，伊洛瀾澗東北走，中原平原百里纒，(洛水平原東西不過百里)北邙(在黃河南岸)連連作外障，洪濤能止黃河權，四塞險固稱天府，長安為主洛為陪，(洛陽之險固遠不及長安)文物一時稱最

盛、國難紛來天下財，繁華幾逾二千載，（西周至宋）於今逾半長蒿萊，人事播遷成頽廢，形勢猶為中原慰，即今交通新利器，繁榮還可次第恢，土厚泉甘生物庶，氣和雨足富穰，工業興素條條備，專待科學為其媒，洛陽將來必為一大工業地，企予望之心徘徊。

洛陽橋

洛陽橋頭柳絲長，洛陽橋圯景荒涼，長虹迤邐七十丈，氣勢恢宏形浩濶，折柳橋頭認舊春，傷心不見舊時人，杜宇聲聲不忍聞，日已曛，默無言，騎馬歸來欲斷魂。

由瀘改乘二輪馬車行抵新安縣

筓斗山過青炭峯，（筓斗山在新安縣東十里青炭峯近在新安城北）黃昏斜日上喬松，頓年車馬奔勞客，怕聽新安入夜鐘。

早發灑池

又是鷄鳴起舞時，劍光燈影襯櫻絲，東風已解灑池凍，一路春泥印馬蹄。

兩谷關

傍夕至靈寶，入息臺華館，（此處驛站名臺華館）昭朝出西門，宏農河流淺，（宏農河在靈寶西門外里許北流入黃河）兩谷正常路，（宏農河西里許即當路起高山不易繞越故古代即以此山峽為東西通道名曰兩谷）蜿蜒如入繭，溝深幅更窄，車馬難旋轉，客車對面來，塵塞每不免，上一線天，且午光始顯，如入大甬道，如上盤雲棧，土深能沒隄，懸繩橫鐵線，雙壁高與低，一道狹而細，老驄騎牛

過，孟晉鳴鷄意，飛渡古來難，繞行或亦罕，故名曰兩谷，形容誠不舛，寬處三丈餘，狹處每如管，既乏林木秀，亦鮮泉流滌，枯槁兼寂寥，幽深而傾險，不聞鷄犬鳴，那有村落伴，如此三十里，夾山始開渡，路高見黃河，帆影時續斷，隔岸看山西，芮城大若說，日暮入商鄉，車內塵土滿。

潼關

潼關洪流此一灣，雄濤排浪入中原，壓雲天險誰人設，第一關河萬里山。

潼關為秦嶺中條兩山脈夾黃河對立而成氣勢雄峻西開關中平原由此而西接隴嶺西傾以達崑崙潼關東門扁額為左宗棠所書雄關壓雲四字大可及丈五里外可見之時潼關為一廳治樓櫓杜屬依山臨河惟東西二門城樓高大

北南則僅有門洞所謂潼關四扇者也市街關內外長及三里居戶萬人為秦晉豫三省交界處東漢末始立之蓋在函關建立後千年也初春日暖山柳搖青矣靈寶以西山土層屬生物不富潼關而西沃野數百里為渭河平原關中為自古帝王之都誠有由也

登潼關城樓觀潼關形勢作

長河東來潼關走，千里夾流聲如吼，（黃河由河套折而南下為山陝兩省呂梁荆山二脈所夾遂段有險而以禹貢所記壺口莊子所說呂梁桑欽所載龍門水大時噴勃洶湧流沫百里真所謂魚不能上者也）穿陝過孟孟津達平原，（河南平原如大澤布落星苑，（指河曲呂梁龍門底莊）中流奔浪萬

野騰，勢欲越山力拔柳，潼關雉堞何崔嵬，塵雲凌空雄赳赳，（關建於山腰高嶺嶺峨）風陵渡頭（在河對岸山西蒲州境為古風后陵）帆影稀，蒼茫對岸無所有，（因對岸為河東小平原故也）形勢真成天下雄，名城美都列前後，東下洛陽牡丹紅，北望汾蒲飲美酒，（汾酒為中國著名美酒之一）秦中自古帝王州，鎖鑰重關第一口，（秦中外有白二重關）地勢誠堪說壯偉，大事無乃太腐朽，通衢斷絕市如死，官吏吸毒兵露肘，牛渡馬勃滿街拋，車轍深渠能壓狗，（自洛陰行以來每途市街無不車輪深達三尺汚垢腐敗已極極點官吏兵吸阿片者足有十之六七）况隨態之氣沉沉（旅舍塵封蛛網蒙，銅台積垢半寸厚，纏足婦女娼妓行，高髻大環日乃醜）此一帶婦女細飾高夫覆於頂半後，幅耳垂大銀環周及一尺下垂及尺足小形劣衣多積垢間有吸食阿片者惟不若男性之多耳）生產全無教育權，（全境僅小學一所全市無一家作物者所有用物均運自國內各地）貧狀隨態相伴偶，（欲越山久肉白骨，應從交通先入手）交通一便外面新事物自易輸入久之積弊比較則漸次改善矣）邊遊不覺日西沈，歸來山月大如斗。

華岳廟萬歲樓看華山

華山峭壁何雄秀，笑兀三峯偉且瘦，（華岳三峯挺起如萬朵蓮花中生瘦節又如三指並出高下參差所謂天外三峯削不成者也）飄然來登萬歲樓，（華岳廟為五六岳廟之一週繞紅牆三里高可二丈正門三出雄整宏麗前臨廣闊古柏參天中為排樓雕鏤月殿肅雅秀正殿祠四岳真神後進為萬歲樓危

樓三級高可十丈琉璃磚瓦潤雅華貴歷代帝王名大碑刻林立西偏有老子手植槐一株老幹欹斜似為千年前物建築全為宮殿式西來一大工程也）對此可以消永晝，中峯特立翠峯狹真，氣勢端嚴日宇宙，日午陰晴常出雲，迷濛面目誠難親，（山高雲多不獨廬山真面難見也）我今日中到華陰，（岳廟地址名華陰廟為一小鎮去華陰縣城三十里）清明豁朗得神佑，全體畢現現且真，（是日無風無雲天朗）樓巖整層層透，（以望遠鏡在樓上層細觀雖人行亦可見）五岳看罷此最尊，（雖秀俊偉勝於其他四岳）關中王氣乃天授，樓高直欲相呼聲，風光嵐色接襟袖，北望秦川一掌平，川原草木明如錦，柳拂長堤花映人，仲春景物足情逸，遇客停驂一暫留，何年何月何日又。

夜過新豐

我來此地無窮感，楚漢興亡醜酒紅，月黑星迷人語細，夜深燈影過新豐。

鴻門在新豐鎮東三里行土坂長可二里南北洞開如門為楚霸王會漢王處所謂鴻門宴是也

華清池詠楊太真

宇宙本為男女事，何怪明皇戀太真，生生死死胡為者，能託真情亦是神，明皇之誤非崇妃，誤在大政委妃視，（以楊國忠為相）我重楊妃真愛皇，專房走死排一身，明皇愛妃不如妃，坐視娥眉尸橫陳，何如傳位與太子，不愛江山愛美人，勢位愛情兩不捨，明皇之愛本非真，我今夜宿華清池，看花猶憶楊妃靈，溫泉滑潤無今古，誰洗楊妃故可憐。

珍，塵滿衣襟垢滿肘，污殺楊妃入浴新，俗論曉曉遂千載，真美精華幾沉淪，太真麗質誤所託，不若嫁於有才臣，風流潘士白頭共，蕭蕭張氏甘苦均，嫁得帝王遭通死，徒留遺恨秋復春，貴妃池名今尚在，常使過客淚沾巾，噫，若斯富貴不如貧。

華清池在臨潼縣驪山南為唐貞觀時華清宮故址今為驛館池分貴妃池太子池等名稱各異以居水溫暖合度稍含琉璃氣驪山為已死火山蓋亦無風景秦皇墓在其下館院落甚多為道士守之尚未荒廢

長安得向謝諸友函印寄

黃沙舊戍城，萬里起秋聲，用舍寸心事，牽連兩地情，驛橋（指上海楊涇浜）楊葉細，驛路草芽生，羨爾南來雁，同行事速征。

西安城

長安城闕何崔嵬，雄壯真威天下魁，雖據嚴巖麟趾鋒，樓櫓嵯峨象氣，雖非昔日漢唐舊，（西安城為周代秦王重建清宮宗堂修之）猶見世世之遺留，四塞山河大開關，宏偉雄俊秦一隈，（秦川京黃河西關城北嶺山南終南）華岳千尋東南立，渭水遙遙向北來，終南山色隱龍龍，蜿蜒直上觀蒼臺，（終南為秦嶺脈西入峽谷一黃河九曲潼關險，高壓能使風雲摧，今雖形勢爭江海，腹地要市亦為該，我來登臨縱眺望，浩氣凌空何壯哉，曲江（曲江在今西安城東南漢武帝造宜）苑於此唐開元間更加疏鑿池畔有紫雲樓芙蓉院杏園慈恩寺樂遊原各勝景今惟慈恩寺雁塔尚存）繁

華嚴消歇，樂遊原上長蒿惹，雁塔碑洞（在城內今存）半塵土，未央建章俱成灰，（建章宮為漢武帝太初年建而長安城外今無未央宮蕭何築漢高祖之宮在長安西北今亦無）衰殘雖為大城最，（今西安因交通滯留故市况民居不若瀕海各大城）將來重起不須猜，西北交通此管鑰，油鐵壘鐵悉未開，（陝北富源油陝中富銅鐵）科學將長安興，機器能生財，烏摩天府之國無今古，人為不虞實可哀，（非天時地利之過乃人為不吾之罪也）我今遊之心徘徊

西北地形雄壯天產物極多徒以人事不修現出極端窮困頹敗氣象焉能歸罪於地理耶

觀涇渭同流

涇渭渭濁今始見，中間僅僅差一線，一線清濁兩下分，猶如白黑各半面，非為水性有不同，渭大涇小各有便，大者能容水易渾，小者獨獨故可猶，在山泉清出山濁，此理亦同無足羨，人事與物不盡合，焉能以之分貴賤，聖賢能鑑不礙清，海濱能容一波見，涇入渭流色即渾，類入淮流亦隨變，世上如斯者正多，視之無奇翁足戀。

建章宮址故順道遊之

長安酒樓開筵

走馬長安意氣豪，少年喜佩刺泉刀，西來多少傷心事，莫向秦樓看舞腰。（借蕭韻）繁華街起亦得嚴，看盡長安浩蕩春，不是秦爭傷別調，年來消息總增神。

終南山色拂樓青，漫撫陽關坐裏聽，酒綠燈紅人醉後，難將心事對娉婷。

灞橋

東風吹綠滿天涯，又見橋頭萬柳絲，馬去車來人易老，黃塵滾滾立多時。

橋在長安縣東勝瀾水上，正當驛路長可五十丈十三空工，程堅壯歷代修建故今仍完好為自古送別之所橋兩岸植柳甚多一壟無際

長安雜詠

長安市上酒家樓，秦女彈箏解百憂，最是淒涼斷處，晴雲殘雨一時秋。

樂遊原上草迷離，又是秦川二月時，多少興亡多少恨，春來春去有誰知。

長安女子面生春，更有新聲妙入神，醉後笙簫齊奏處，清音吹起六街塵。

萬世傳家已固牢，祖龍靈業付兒曹，咸陽宮殿成焦土，不見金人十二高。

秦中自古帝王都，四塞河山入畫圖，歷代興亡歌哭地，蒼烟無際長蕭蕭。

春到秦川草色新，客中走馬倍精神，楊花不解遊人意，依舊飄飄渭水濱。

一閱霓裳興未消，太真微醉舞弓腰，胡兒貪聽梨園曲，十萬軍聲作早朝。

輞川驂跡已成塵，尚有長橋灑水濱，畫已無存詩尚在，扶

桑柳見右丞真（日本皇室藏有王摩結山水真蹟）

羅馬長安各一風，當年文物竟誰誰，即今蔓草荒烟裏，落日蒼茫自不同。

過渭川九峻山唐太宗昭陵... 九峻山色隱龍龍，第一英雄是太宗，文事武功誰比得，令入流涕說前蹤。

唐太宗為三代後第一政治家德才俱備絕頂隋代所不能... 用之人伊均能用之又能克全其終而無劉邦朱元璋之涼薄中國所未有之精微廣天制度伊能制之能行之而皆收效開疆拓土達於四極幾與東羅馬相接觸文物之盛亦為三代後第一幕古思今本秦徘徊悵惘者久之得人則昌失人則亡理或然歟

涇州穴居鎮 唐成仲春過涇州，輕裘猶著薄羊裘，臨坂水少春來晚，柳葉未黃麥初抽，驢馬拖車上高坂，驚看迎面七重樓，千門萬戶勢嚴整，疑是香腸羅馬修，八遠望的似西式重樓，又四教堂遠遠立，如何建樹在荒陬，遠鏡探視形真切，層層院落鷄犬稠，回問御者此何所，云是穴居之山丘，卜創下關分層掘，曲折紛披道路留，最上停雨坑存雪，以備家豕飲水流，居然環列二百戶，市聲人影空中浮，少見多怪令誠是，門外環級拴馬牛，冬暖夏涼勝瓦屋，血房阿閣敞且幽，停車下馬上山坡，緩步登峯決勝遊。

涇州西北三十五里處去大道六里許有山村依山削土築穴廳室院落俱備下級較寬漸上漸窄環居之戶亦漸少因

山層疊層層一戶停留級路通上層另修小甬溝以通上頂
水池分流經各戶門前每戶門前又各修一小坑存水視人
口多寡存水多少誠妙法也

平涼道中調寄

搗練子

過水驛，入山城，春色撩人一路情，可恨青驄留不住，好
極空自旅程生。

夜宿隴干驛調寄

如夢令

月小樹高氣冷，夜宿六盤山頂，四顧接潭茫，野色淒荒空
靜，如夢、如夢、暮地飛來此境。

六盤山頂海拔七千尺為隴山之最高處大道寬及丈盤曲
而上每車需三車之驟馬拖之始可緩登頂上驛屋已頹敗
不可居住對面店房入夕寒甚燃火而宿店為征回之役湘
籍一老兵所開寂寥空曠四顧茫茫萬山皆下矣此地盤井
百二十丈不見水亦不見石可謂世界上之厚土又為最大
之土堆也

隴上老兵歌

為隴上老兵今年六十六，獨枕朽槍關上頂，旅店三間半圮
入市驛斜欹支木，見客入門微欠身。語音全作湖南讀，
知是湘軍舊子弟，為何年老留此屋，自言二十從軍伍，百
戰幸存簇殘肉，左帥凱旋北京行，劉帥（指劉師）提軍
庭州牧，劉平回亂後清廷改天山南北兩路為新疆省以劉
為巡撫，當年驛站盡屯兵，三幸壯年充驛目，虛名晉階至
都司，食餉猶未異兵僕，體殘苦乏無人嫁，坐使老大成孤
獨，天山苦戰刀斷臂，吐番（吐魯番）衝敵箭入腹，又圍
酒泉二載餘，日曬沙蒸熱渴煎，致令早禿頭髮禿，軍令如山
不可搖，四十年來窮邊伏，前歲驛兵有四五，今歲裁餉盡
削逐，嗟我無蓄又無家，老殘留此葬山谷，我聞不覺長歎
惜，贈以銀元淚撲簌，一將成功萬骨枯，拙者拚命巧者贏
，多少冤枉何處哭。

隴干驛廢屋題壁

隴干小驛舊征裳，立馬六盤第一崗，更有蒼蒼感愴在，無
邊山勢接潭茫。（未完）

姑妄言之

平江不肖生

鄂人熊靜善，富家子，年少慷慨有大志。清末與魏曉卿、蔣麟夫等諸黨人結合，倡革命，成功不居。當時鮮有知者，癸丑之變，孫等謀響應各省獨立，願餉械無所出，靜善出家財以資之。事敗，株連其衆，靜善亦在懸賞捕之列。乃匿居租界，聞其黨徒被捕者，至數十人，皆鄉里子弟，及其佃農，輒泣聲泣曰：「彼輩皆鄉里，初無革命黨志，徒以我故，相率發難，令我何像息哉！君不而移步其家，不難獲為我乎？」言或世凱及，高緝之令已解，歸家財得三十萬金，代事之家，皆得厚卹，於是義聲著於鄉里。打湖中人尤樂稱道之，聞其風而瞻其豐采者，恆來自數千里以外，是時靜善家財雖罄盡，然慷慨豪邁之氣，益甚於前，門客驟去，定數不可紀。惟朝至暮于夜，酒其宴樂，極其時，鴉片烟習煙，其客至中，極陳其惡，中者，終日不所，其居處，漢口俄租界，絕捕為之，雖顯宦家，無不以此為然也。余因唐王壬得識之，初不見其有異處。但靜善出為賓，結交亦無所抉擇。仕宦商賈，江湖異人，口為豪，販米走卒，如鼠狗偷之流，無不美合，如心腹如手足，為其分其新，來賓客，如有車馬，如有輪者，有步者，有乘者，門雖然入者，亦不計其數，如有木葉飄散

中庭者，有來不知其所自，而去不知其所之者，席未終，有巡騎馳候於道，謂適有積賊及劇盜數輩過此，瞬息不知所往，後自靜善而後，頗有嫌其交游流品混雜，規以擇交宜慎者，靜善不為動。一日有客至，出名刺長幾尺，即持渡輪林院，所得用者，對書皮秀山三字，靜善出見，則見一老者，寬袖大袖，髮如銀針，飄然過腹，而顧盼威猛，神采驚人，靜善緘之入，老者操熟語，談論東皮秀神，似已識，能便靜善人之意，又使我心驚，頃因其言，復口一為君，遂極十日，靜善謙謝，老者縱聲，白我皮果陸行不避，我輩水宿不避，較龍，白手到乾坤，四十年來，在河北五省，立下一些基業，可笑，懷老小子，不知自量，乃欲與我輩難，彼雖知其左者，皆我門徒，我輩彼性，而探也，以其人雖昏庸，尚無失德，故不願變其言，時張懷友為其東渡，林能治，盛稱放時，靜善疑其盜，然亦不懼，靜善雖廣交遊，所識奇才異能之士，由來不絕，但細紅，志趣，察之不可捉摸者，實未之見，因治，治者，察其君，其交，惟某行事，疾惡如仇，愛才若命，其所愛戴之友，如有急難，雖在數千里外，亦必將護之，惟靜善視其情，亦匪於數千里外，替擊之，無所假借，靜善

叩以所愛者誰何，老者曰：某生平所服膺者，康長素親孫逸仙耳，靜菴曰：二人行徑各異，論等輩觀之可也，老者曰：是非某所知也，二君國之懷實，皆曠世一出之人傑，其主張如何，某固不問，故亦無所軒輊於其間也，靜菴曰：然則翁亦嘗有助於復辟之役乎，老橋復大笑曰：是與某何干者，惟南海自荷蘭使館撤出走時，實曾遣門徒將護，至浦口而止，靜菴曰：南海知之乎，老者曰：此非所問也，然不足為外人道，以君同有愛才之意，故聊復言之，如今千里戶庭，後會甚易，今後將舍門徒同一來此，以供使命，語畢即行，留之不顧，靜菴送至門外，則見健僕數人，擁之登一極新式之汽車，疾馳而去，靜菴私念盜魁焉得有此襟懷，有此氣象，終莫測其為何人，越十餘日，有四人將老者書至，書僅數行，語外無他語，四人皆壯碩矯健，灰袍青褂，卒視之不辨甲乙，靜菴避之坐，指物謝不敢，固遜，仍直立益恭謹不動，其一人曰：吾師命我等來，備驅使，有所命，湯大不辭也，靜菴曰：此間門客，差是備使命，無勞君等也，尊師門下如君等者，幾何人，其人笑曰：此固不得知也，我等粗人，但能吾師稍習武事，供奔走之勞而已，靜菴曰：然則尊師之門，尚有其他科目乎，其人曰：我第略識其名，則有歷律方術刑名等目，靜菴曰：武事不屬方術乎，曰：否，方術為吐納導引，及諸般幻化之事，至於武事，則初學入門之基，無有不嫻習者也，靜菴見四人腰間，皆若有物墜起，詢以何物，則笑曰：匣子砲也，山東人呼小毛瑟為匣子砲，靜菴

歎及之乃檢獲書信存閱，四人各獲二十金，獲之喜愛，同人去時，街市遍傳散生路自必有二人槍殺一印捕，越幾逃去十數印捕槍擊之不中，且傷行人交兇手灰袍青褂，疑知飛鳥，靜菴疑四人為偽，似欲審其因何命賊，亦恐賊不敢語，未幾月，前報復至，謂獲匪二人，衣服亦殘，惟腰間有物墜起如故，靜菴詢以前二人在案，則答曰：因犯規已為師拘獲矣，二年後方獲釋，則犯何罪，曰：罪殺殺人致死，靜菴曰：非印捕乎，曰：然，奈何誤殺之也，曰：囊蒙老生賜金，因往買物，腰間實券時，誤觸槍系，槍墜地為印捕所見，亦出槍擬二案，禁不得動，二人不理，納槍子腰，印捕鳴槍發槍，左近印捕奔集，一人進退不得，飛身上屋，遂不意其他，一之轉步，仍飛身下，而印捕已趨近，在屋上者乃發槍擊印捕，初非有殺盜之意也，我二人因未同行，得免處，靜菴曰：報界雖有官軍，亦不許帶槍，故等未嘗知乎，其人笑曰：安得不知，官吏固不敢違之，我等則不然，我等亦執槍，以槍為性命，不爾與去身，靜菴曰：然則彼二人因自稱殺人，如何受處，曰：此事因誤殺，而罪香在殺人，其疏忽肇事端也，吾等雖稱及法生，故命易服，非徒印捕也，自後三六月必一至，候靜菴起，有雷聲事，語某兄，靜菴海門生也，聞詢南日在荷蘭使館，時，中途有所見，南海曰：吾時之服為老，事歸復初，入三等車，則見有二人，灰袍青褂，交兩面立於車前，動，似甚屬意，我心惴惴，不敢左右視，其捕長槍，始垂

復見，唐傑爲言老訪靜齋狀。南海博然久之曰，夙聞山中皮秀山，今之有心人，亦鬼谷子之流也，因取丈二乾隆箋，大書天下一家四字，並題感謝回護之意於紙尾，因靜齋轉致之。余性好奇，且喜結識海內雄奇詭誕之士，時寓漢口，月必必靜齋許，與其門客縱談，上下五千年，橫九萬里，凡江湖間遺聞軼事，無不各舉所知，以爲笑樂，尚亦有講學論道之士，發揮見地，相互參證，莊諧雜作，耳不暇給，有自號陳年仙者，年五十餘，形貌甚陋，設課棚於後花樓，日爲人占卜，間有奇驗，然取潤廉，富貴人無問津者，爲靜齋門下客，無日不至，至則必半夜始去，嗜鴉片，能久吸不醉，若有別腸者，而面無烟容，余見其眼神特異，固疑有奇術，偶請其占事，陳解釋爻辭，與各家之說迥異，其驗如響，因詢其所本，陳笑曰，君欲學我行業耶，余曰，但恐不易學也，陳曰，不能說難，不能說易，難者難如登天，易者易如拾芥，余曰，何謂也，陳曰，得師傳則易如拾芥，余曰，請爲弟子，乞爲言自何處入手，陳大笑曰，豈敢專取，然君嘗讀易乎，曰，固嘗治之，但沈迷反復於漢宋諸家之註，無所折衷，自分雖老死亦無所得，陳曰，何論漢宋諸儒，易之奧蘊，十翼猶未盡盡之，漢宋諸儒，專重爻象，直隔靴搔癢耳，余驚其言狂肆，乃笑曰，離爻象，何見易，陳正色曰，離不得，亦者不得，通其理，萬事萬物皆爻象，文王特察法於地，就近取譬，千載之後，南北異宜，何可拘守也，余聞其言，不覺拜服曰，先生高論，其真合於變易之道，敢問治之將

何入手，陳曰，占卜小道，何足尊也，若能學易，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願師傳不易得耳，漢以來言易者，魏伯陽一人差近之，自餘或文辭義論已，余曰，魏著參同契，非以道家之言，附會易理者耶，陳微哂曰，此非君輩讀書人所及知也，余曰，讀書人不及知，則誰復能知者，陳曰，豈惟君輩，漢之鄭馬京虞，宋之周程朱張，猶在門外，夫百工小技，巫醫小術，訣竅尙待師傳，易乃參天地，贊化育之大學問，豈但讀字義者，所能無師自通耶，除固疑其異人，至是益服其特識，然其他門客無重視之者，靜齋有瓜葛親某，爲小學教師，素佻達，尤輕陳，嘗言破除迷信，爲我輩教育家應盡之職責，卜筮乃舊帝巫欺騙民衆之一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國家大政，乃以不可知之卜筮，作最後決定，甯非笑話，古帝王不應一愚至此，特用之以愚民耳，陳若不聞，亦不與辨，某益無忌憚，每遇必譏彈之，人不能平，而陳倒笑頷之曰，汝言是也，一日陳引二葛姓者來訪靜齋，葛年約卅許，身高不滿四尺，陳稱之爲葛矮子，其人衣衫不履，而談吐風雅，於時事則不甚了了，一若鄉居人初履城市者，余因其爲陳所介紹，料其必非尋常人，相與過從，纔數日，陳忽謂余曰，君日與葛矮子往還耶，曰，然，陳曰，今後宜勿再往也，彼來我亦將不見之，余問故，則曰，三四歲時見其蹤跡，斯亦太不自愛矣，三分里四成里爲漢皋神女集居之地，余曾與葛一至其處，蓋因葛如初涉世之人，故得往從，初不意其流連忘返也，余聞言雖慚憤

然猶強爲之辭曰：夷吾女媧之設，所以便商旅也。豈至其地者，皆爲不日愛者乎，陳閉目不語，余亦深自內疚，翌日請葛以陳言告之，葛方欲辯，忽窗門自開，若有風吹入，葛顏色頓異，向室隅角扇無效，且自批其頰曰：弟子該死，復曰：是是，就走。余視之，不見人影，亦不聞人聲，有頃始起，則已汗出如瀉，而無人色，余問之，但搖首不答，匆匆捲行囊去，不勝其狼狽之情。余亦惘然，越日陳笑謂余曰：得無受驚乎，余曰：先生安從知之，陳曰：君之往也，幸以我言告彼，否則恐餘波見漂矣，余驚其神曰：余當時一無聞見，觀其自稱弟子該死，則是其師來也，其師何人，何無形質，陳笑曰：君目不見聞，於其師何尤，其師乃爲常德水師提督馬玉龍之女公子也，此驚世駭俗之事，望慎密勿洩，不久吾亦當赴金陵矣，余當時因欲其傳我讀易之訣，聞其將去金陵，不勝依戀，因與陳約每夜傳授一時，是夜某小童教師亦至，聞有呼陳半仙者，某以真確之曰：你半仙，我也半仙，呼者不恥，聽者不慚，在我等辦教育者聽之，實難入耳，陳忽大笑曰：汝以我非半仙耶，陳不虞其反唇相稽也，則厲聲曰：何仙乎，仙應能變化，汝將變化來，我始信服，陳曰：欲觀我變化乎，是吾家常飯耳，語畢，仍狂吸鴉片，某不能耐

，促速將變化來，且自語曰：變化！變！變！狗已入余及，其他門客，皆訝其無狀，守呵止之。陳徐徐起坐，笑問曰：汝真欲觀我變化乎？且靜坐移時，我變豬狗俾汝一驚，倘如某忿然不語，陳取筆以口呵之，就左手握指畫數筆，余見其畫兩眉兩目一鼻一口，如人面狀，投筆於案，舉向某曰：請看變化，此是何物，某於電光下注視，忽神色突變，如見鬼物，毛髮直豎，陳復舉手近前，問曰：是神仙否，其人已跪地戰栗無人色，連稱神仙恕我，陳以舌抵去指上墨蹟，含笑掖之起曰：休認真，特與汝戲耳，其人起，阻喪不可名狀，旋即遁去，余等當時雖無所見，然莫不屏息悚懼，但覺陰森慘烈，肌膚生粟，榻上煙燈，燄光忽上忽下，色碧如燐，電燈亦黯淡如籠煙霧者，某遁去後，始漸復舊觀，如此情景，爲時雖暫，然爲余生平所未經歷，心神爲之震蕩不定者久之，有問陳以何法使者驚懼若此者，陳笑曰：不足道，幻術也。或曰：是幻術，能使神強如某者跪地乞恕，陳曰：催眠術耳，余等雖知其術，然終無由得其究竟，越數日，陳不復來，至後花樓訪之，則已杳矣；治易之法，余雖未得其傳，但當時陳之一語一默，事後尋思，莫不有關至道之要，殆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乎。

（續）

（完）

秋燈憶語（續）

（爲紀念亡妻孫鳳竹作）

張宗和

（三）

船是一隻貨船，很大，有小輪拖，乘客，只有我們十人。十人之中，又分兩組：一組是宇宙風社，由林憾塵老先生爲領袖，此外有他的一位公子和三位宇宙風社的職員；另一組是文化生活社，以李芾青（巴金）先生爲首。此外有他的一位女友陳小姐和弟弟李采臣先生。我和孫小姐雖不是文化生活社的職員，但因為和巴金先生比較熟一點，所以我們屬於後一組。我們在船上把行李打開，整天不是鋪在舖上就是坐在舖上閒談。林老先生十分健談；他又帶有福建紅茶，常泡好茶給我們吃。我們都願意聽他說話。船上供給我們一天兩餐，憑良心說，這樣的逃難，總算是舒服的。和也不知爲什麼，總怕別人知道我們已經訂婚。我介紹她給李先生他們時，說她是我朋友的妹妹，這話恐怕使她很不舒服。有一夜她哭醒了，告訴我，說夢見她母親死了；我勸她也不中用。

西江上的風景也不錯。可是誰又有欣賞風景的雅興呢！我記得我是整天的躺在舖上，很少說話，思慮很多；我有一種「前途茫茫」之感。林老先生李先生他們到桂林有

事業做，他們要恢復宇宙風社，恢復文化生活社。我們呢？到桂林幹什麼呢？身上是路費都是不充足，船停了，看見別人上岸去買臘腸買糖果吃，也不敢買。孫小姐呢？也不說話，心裏自然更愁悶。他愁着她的家，她母親的病；也許還感覺到我不大說話，對她很冷淡。後來她告訴我，她真是傷心，她懊悔不該和我一同離開家從廣州出來。我們雖然訂了婚，但她對我還很生疏，摸不着我的心，看我不對她很冷淡，以爲我並不愛她，且覺得她是個累贅。所以有一晚，她獨自想了一夜，要憑乘我睡着，留下一封信，一個人從岸上跑回廣州去；但是她最後到底沒有走。

船走得很慢，夜裏還不開。一路經過佛山、三水、高要、藤步、太平，德慶到都城。原說到梧州的，現在只到都城了。幸虧當晚就有船開梧州，我們換了船，第二天早上開船，一直到深夜才到梧州。一下船，所有的旅館全住滿了逃難的人，我們好容易打開一家名利客棧的門，在樓上走廊上睡了一晚；而林老先生他們那一組，却在馬路上露宿一宵。

梧州已屬廣西，是梧州甯江的會合處。梧州之下才叫

西江。當我們到梧州的時候，梧州也已經很緊張了。有幾條馬路上的白子都拆了，說是拿去討江去了。而每天都有警報；警報一來，大家都向山上跑。山裏有許多防空洞，而山又就在馬路邊上。但孫小姐是跑不動，所以我們常看守旅館不出去。在梧州有孫二哥的幾個朋友在廣西製藥廠做事，孫二哥預先寫了介紹信給我們到梧州後便到江中的三角嘴上去找他們，想向他們借一點錢，但並沒有借到。在梧州客棧裏住了有一星期的樣子，才由巴金先生買到了到柳州的船票，而且是房艙票，大家都很高興。

潯江沿江上的風景，又和西江不同，完全是廣西風味，和畫片上的桂林陽朔風景一樣。小小的山，奇奇怪怪的樣子，一列一列的排列在江邊，躺在舖上就可以看到一幅一幅的山水名畫。陽曆十月十一月時，又正是橘子上市的時候。我們幾乎拿橘子當飯吃。潯江沿江上的旅情，似乎要比在西江上好，也許是習慣了，我的心情也不像在西江上那樣的惡劣了，同行的人也混熟了。孫小姐大約也再不會有離開我逃回去的心思。——同行的人雖不說，我知道他們也一定知道我們的關係不尋常。巴金先生和她的女友很親熱，陳小姐也會撒嬌，我們常常背後笑他們。

船不能直達柳州，只到石龍。石龍是一個小鎮，找不到旅館。我們借宿在一家老百姓人家的樓上，沒有舖，就睡在樓板上。這一夜幾乎聾了大禍。原來李采臣先生在他的枕頭前點了一盤蚊香，睡着了，睡相不大好，把枕頭睡到蚊煙上燒了起來，滿房都是煙。大家都睡暈了，拿鞋壓

也壓不滅，巴金先生還叫大家吐口水。鬧了半天，不行。最後還是巴金先生叫把枕頭丟到街心去，才免了這場火災，但人家的樓板上，已燒焦了一大塊。

第二天下午，李采臣先生費了很大的力氣；幾乎和人打架，才包到一輛汽車。當晚就到了柳州。也是和到梧州時一樣，大大小小的旅館全客滿，找到一家伙舖，糊糊塗塗的睡了一夜。第二天一看，曉夜除了我們一組五個之外，另外還有兩位男賓也睡在我們一張大伴舖上。帳子真大，但也辦得可以。我們馬上再出去找旅館。一家陸海通旅社很大，可惜只有一間房，兩張舖，我們已經很滿意了。預備讓陳小姐孫小姐一床，李氏兄弟一床，我睡地板。但天下事往往不能盡如人意，一會兒查獲的黨兵來了，一間女的和男的什麼關係，說是朋友，「不行，男女混雜，你們今晚決不能在一間房睡，十二點還要查，查出了一定要把你們抓去。」我們早知道廣西利害，無奈旅館裏又沒有第二間空房，沒法，我們三個男的，全挪了出來，睡在茶房床上，每人多出了一塊錢，到便宜了她們兩位女士，每人睡一張大床。但當夜十二點，黨兵並沒有再來查。

在柳州，孫二哥也有個朋友，在省立醫院。我們去看過他，他送了孫小姐一瓶咳嗽藥，又送了我一瓶搽癩藥。原來我們想到桂林，但桂林一個熟人也沒有。李采臣先生要回重慶，因為他是四川人。我的二姐和三弟又都在重慶做事，所以我們決定先到重慶；孫小姐也願意，因為他父親在成都，到重慶就可以很快的到成都了。采臣先生

又願意借給我們路費，於是我們便乘了西南公路局的汽車又上陸了。

汽車自然沒有船舒適，而孫小姐又從來沒有坐過長途汽車，況且他的病也不宜于坐汽車。但沒有辦法，也還是只得坐。第一天宿河池，第二天宿獨山，全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還算好。但南方人沒有見過高山，見到汽車整天在山上雲裏霧裏飛行，也着實有些心驚。第三天下午，就到了貴陽，但她已經受不住了。一下汽車，大旅館也找不到，在中門內找到一家小旅館，一停下來她就吐血了。

貴陽的天氣真是壞，「天無三日晴」一點也不錯。才陽曆十一月初，天已經非常冷了。我們從廣州出來，還是夏天；一到貴陽，就變成冬天了。我們住的一間小房，又髒又漏風，睡在床上，整夜不得熱，她又病倒在床上，她告訴我一種止血的藥，我跑遍貴陽的各大西藥房也買不到，這時候真有些窮途末路之感，自己直想哭，却又偏偏在這種時候；遇到在漢口時常一同頑的女友。真叫我尷尬。

在旅館住了兩天，買不到藥，她又不肯找醫生看，於是勉勉強買了一種雲南白藥來。所幸血總算不吐了，但小旅館房間太壞，李采臣君說蹇先生又在貴陽住家，我們去看他一趟，也許有辦法。於是我們一同找到院前街六十八號。蹇先生曾當過北平北海松坡圖書館的館長，在沈從文兒家見過幾次，在青島路家也見過一次，但不很熟。可是一進他家的門，他到先認得我，自然我們馬上談到住的問題。蹇先生很直爽，馬上就邀我們到他家去住，因為他家還

有一間空房，可以安插孫小姐，而請我們兩位男客住在客廳裏。

李采臣君因為急着要到重慶，所以先走了，借了一筆錢給我們。我們就在蹇家住了下來，讓她好好的休息幾天。蹇家一家人都待我們非常好，蹇太太人很真誠，和孫小姐也很談得來；只一兩天功夫，已經很熟了，於是趕着給孫小姐做棉衣，冷房裏已經生火盆了。蹇家小妹尤其可愛，才七八歲，真文雅，常常陪着孫小姐談心。有一次我出去了，孫小姐獨自在房裏傷心，蹇太太和小妹都來勸她。在貴陽住了十天，我們已處得很好；臨走的時候，大家都有些黯然。

明知道她不能再坐汽車，但不坐汽車，又怎能到重慶呢？於是硬着頭皮又坐上了，西南公路局的客車。十一月十七日動身。十九日已到南岸海棠溪，李采臣君來接我們。從貴陽到重慶這一段旅途，整整走了一個月。

二姐夫周耀平先在農本局做事，下車過江，就由李君送我們到七星崗農本局辦事處。找到了耀平兄，他馬上派人送我們到他家。嘉慶去見二姐。二姐一見孫小姐，就很歡喜她。他們只住一間房，又小，於是她替我們在門口找到一家旅館——蜀天府，我記得好像只八毛錢一天。於是我們又在旅館裏住了十天。一到重慶，她又吐血；但因為怕我着念，總不告訴我，直到在旅館裏住定了，已經不吐了，他才說。

房間在旅館的三層樓上，上下不便，尤其對她不方便。

而每天在外面吃館子也吃膩了。在路上一個月的功夫，巴金先生老要吃雞三味，已經吃怕了館子裏的菜。而且老住在旅館裏，也不對勁。商量結果，把孫小姐送到仁愛堂醫院去住。一方面可以醫病，一方面住的問題也解決了。那時二等病房連吃連藥才一塊半錢一天，算是很便宜的了。我呢？就住在曾家岩農本局宿舍裏，和三弟同住。於是兩個人的問題都解決了。每天我從曾家岩乘公共汽車到七畢崗領事巷仁愛堂醫院去看我的未婚妻。醫生給她一個很好的診斷，說她不是肺結核，而是支氣管炎，這使她很興奮。她在日記裏寫道：「內科羅醫生與二姐原是熟人，所以特別仔細。當他聽我肺部，聽了又聽之後，他放下了聽筒，用極嚴肅的態度與聲調說，『我要告訴你。』聽得我嚇得一個個頭。我不由一驚，他們也捏着一把汗。誰知他接着說道：『我看你的病不是T，B，所以你應該快活點兒。』這病在初起時不該施行人工氣胸，而又不該割橫膈膜神經。現在我們要把它治好。」醫生走後，大家都笑喜喜的議論着。於是清島著名的昆河運藤下了拉圾桶，日本教化地進了拉圾箱。但是後來我們又在別的醫院裏驗過痰，說是有菌，B病菌，這我沒有告訴她。

到重慶之後，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可以到成都去見她的父親。但是更不幸的是她的父親已經在成都病故了。病大勳還是爲了翻車跌傷的緣故吧。這個消息怎麼告訴她呢？於是我就給在成都的路家寫信，要他們來信騙她。說她伯伯也無到青城山和禱廟裏養病去了。於是她在日記上寫道：

「真是，爸爸，你一個人住在和尙廟裏，即使不病，這情景也就淒涼了；何況又有病呢！要來看看你，又怎麼能呢！我也是病着。晚上在一盞昏暗的燈光下想着你，流着淚。房裏雖睡着幾個人，然而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的爸爸不是尋常的父親啊，只是苦啊。我們的命運，我們一家的命運，竟走到這一步，想不到。萬想不到。這希望這不幸命運的盡頭，還有完聚的日子，平靜的日子在後頭。假如不幸而就此……我將含恨千古，因為這不是我們應得的啊。」孫老伯是一個父親而兼慈母的人。她愛父親甚于母親，所以她說：「我的爸爸不是尋常的父親啊。」

在重慶住了一個多月，老碰到下雨。對我每天總去看他一次，每次去總帶一點東西去。不是水果，就是藥。有時我們也過得很好，但似乎總是苦的時候多。因為在醫院裏，整天躺在床上開着，我勸她記日記。她聽了我的話，寫了二十天日記。從這些日記中，可以看到我們那時的生活。現在抄幾段：

十一月四日 宗新來得很早，帶來繡頭，草紙，腳布，面盆等東西。我們見沒有人來，（雖然明知裏面房間的南京老太婆坐在床上，并未睡着，但總欺他年高，自認一定不行）就因勢一下。誰知過了一會，南京老太婆竟將宗和叫了進去，訓了一頓，說你家夫人有病，你不能和她接近，真是十分多謝她的好意。

十一月六日 整日在高溫中。

十一月七日 宗新下午買來揚州梅菜，打開味院全奉

對一般滋味；滋味不妨，還有怪味，簡直不能吃，還是八毛錢買來的，越吃越叫人不高興。他又儘顧看書，我裏面翻氣了，想是結果脾氣沒有發成功。他的脾氣真好，他走後，我還有點懊悔。

十一月八日，早上醫生來後，還不見他來，心裏有些着慌，說他或者生氣不來了。正在這時，許太太脚痛得很利害，她壓了，哭得很慘，於是我也哭了。本來我心裏就有些煩。他還是那副老樣子。

十一月十日，昨晚想得太多，夜來直是睡不着。窗外雨聲越來越大，雨點落在芭蕉葉上，聽來十分清脆。宗哥睡得很早，穿着雨衣，棉袍子邊上全是污泥，鞋子也是一塌糊塗，還是那雙新黃皮鞋呢！

十一月十二日，宗哥在這裏陪我一整天，有談有笑，一點看不出他心裏有什麼事情。晚上臨去時候，他告訴我，昨晚接大姐電報說：「文進，告急。」我很驚愕，問他為什麼接這一天都不說。他說：「你又不知道他，告訴你做什麼呢？他這人是很奇怪的。」

十一月十八日，這些日子我就像什麼呢？像一個新年時候小孩玩的氣球，裏面裝着一泡苦水；只要稍微碰它一下，苦水就流出來了。……其實這幾個月的變動，是我希望的嗎？……為什麼那時不顧一切現實，只把些木柴硫磺擲向那燃着着火的爐中？記得剛訂婚的那些日子，我是如何的昏迷，簡直是昏；眼前的世界，是另一個甜美的理想世界，全憑着燃燒着的感情，赤裸裸地寫在信

裏，一封一封的寄去，寄去買幾個妖精的符咒似的。他，誘惑他，冷他，替他，冷他，啊！只是什麼樣的行爲啊！天啊！我當時的理智那裏去了？為何不想一想生活，想想戰爭，國家，家庭，媽媽的病，自己的病以及實際的當票和債務……唉！總願望快快的，一切平靜下來，國家，政治，家庭，愛情都走一條正常的路，那樣生活着，才有幸福可言。

十一月十九日，他來得很早，第一句話就是：「昨晚又哭的吧？」「沒有」，我說「確是沒有」，「想想真是羞慚，難道我是個全不識理性的人？他昨晚臨走時那樣的囑咐我，走後還怕我哭……他常常用那樣陰險的眼光，他發狠吐的痰是粉紅色。我起初還怪他多慮，接連幾口，證明他的话不錯……他馬生就驚起來，又要我替生，又要我修道，什麼都不高興了。坐在那兒寫了一年的文章，又本寫本在字裏也不看，只是想心思，中飯也沒有出去吃。他這樣做，我必裏很難過，以後自己寫心三篇，身體才好。」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裏睡得很好，粉紅痰沒有再見。……十一月二十二日，宗念蕭伯納情書給我，他的性情真好，溫柔得像個姑娘一樣，從來沒有不耐煩過，然而我這個真正的姑娘，却常常發火，相形之下，不免慚愧。……在重慶的一個多月中，除了在醫院裏陪他，也曾一同看過話劇，吃過飯子，照過像。那時的錢全是借羅平兄的，而工作總沒有顧及；一直到二十七年底才決定工作，

由教育部派到雲南去教書。因為不能再讓她坐汽車了，所以以我坐汽車先走。等我到了昆明後，再讓她乘飛機去昆明。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我又從南岸上車，經貴陽轉昆明去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接舊日記及鳳竹日記補記於立煌古碑神院河邊村

許多人都說雲南的天氣好；果然，車一過盤縣，入雲南，路也平了，天也晴了。地土是紅的，標標都叫人興奮。從曲靖到昆明，是一片大平原，車在平原上急馳，不要半天功夫就到了昆明。在昆明的自家人，有三姐，四姐，和五弟。

一月二十一日 孫小姐由重慶飛昆明，二月五日，我們借蔣夢麟先生家結婚，因為他那兒客廳多，地方大一點。

對於結婚，親友之中，有許多人反對，所以這事頗費周折，親友們爲了我們兩個人將來的打算，都勸我們不要結婚，因為孫小姐既有病，應該休養，結婚對她不利，同時對我也不利。我感謝這一般人的好意，但更知道我們一點的人，如三姐四姐，却都主張我們結婚；因為她們都知道孫老伯已死，孫小姐是個無家可歸的人，身體不好，不能再繼續升學，又不做事，既已和我訂婚，跟着我走，不能結婚百種種不便，所以最後我們決定結婚。好在戰時結婚可以一切從簡，所以從孫小姐來後，到結婚時，半月之中，也都預備好了。其中最忙爲高興的是四姐，我和孫小

姐的衣裳同是她送的。

二月五號到了，一切都極簡單，沒有儀式，只請五桌客，大半是在昆明的清華師友，而孫家沒有一個人，這一點使鳳竹很傷心。而我在那一天也特別沒有精神，我感覺太簡單了。我以前老幻想我結婚時一定要大熱鬧一下，兩事實竟如此簡單，也頗使我難過。謝謝蔣太太替我們備設了很雅潔的禮堂和客廳。我們並沒有行禮，僅僅在吃酒席的時候，由證婚人楊振聲先生宣佈了一下，此後有梅校長演說，後來大家就鬧着要我們講戀愛經過，本來不會喝過的我，喝了兩杯酒，臉就紅了，於是更漲紅了臉。站起來，話無倫次的說了一陣，孫鳳竹也用山東話說了兩句，她學山東話學得很像，雖然她原籍是鎮江，但因為她在青島住得很久，特別是即墨話，她會說。

晚上大家一同回到北門街四十五號。三姐他們的家裏，因爲旅館裏定不到房間，臨時把四姐的房佈置一下，就笑我們的新房。又買了一盞大紅紗燈，套在電燈上，桌上點着大大小小的紅臘燭，窗子上也是紅玻璃紙，床上也是紅被面，倒也像個新房。到房裏來坐的客人，大抵是會唱崑曲，和愛好崑曲的友人，如朱自清浦江清諸先生，陶光兄等。我吹笛子，一直頑到十二點之後，客人才散。

明天一早，鳳竹又吐血了，睡了一天沒有起來。我勉強安慰她說，見紅是喜事，可是我心裏總覺得不祥，爲什麼剛結婚就吐血呢？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日晚於立煌古碑神院

五位飛將軍的來臨

重 公升

霧散日出的朝日，昇臨在東方的一角。愈顯得光明燦爛。

地上的一切，都好像開了一扇窗，露出一切。在

山下的廣場上，青年們也開始在那裏活潑了。每個個

心中都注入了強度的興奮劑，臉龐上更添滿實現真誠的

愉快。這種興奮與歡樂固然是由於他們對這長官的

來臨，更何況是這五位飛將軍的來臨呢？

由空軍學校請來的三位，是張宗、張宗、張宗。他們的

隊，像響亮的列在大門上，像車旗宗。至於張宗，

節節注意的幾點，希望我們當五位飛行員來臨時，同以熱

烈的掌聲，代表歡迎他們的來臨。

大地上的一切都沐浴在暖烘烘的陽光裏。宇宙間更充滿

一種融和新的氣象。天空也再得動盪的幾道紅霞，彷彿

是天使們在炫耀他們的翅膀。河邊時時吹着在擺動

山坡上的野草，一陣一陣的。婦女在嬉笑，一路奔騰而上

及中山路內外的牆壁上，都懸掛着：「Welcome!」「Vict-

ory!」「Bombing Tokyo!」「Welcome to our Airfield

Trendol!」形形色色的標語，每句的氣象都是在歡迎着

這五位偉大的飛行員將臨。簡陋的標語，更顯出中美的

國旗，講台上放着本報鮮花，象徵着他們來美後在

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合作奮鬥，以求獲得同樣鮮花一樣燦爛的

和前途。同學們進了中教室，順次坐下，都是虔誠的渴望

他們的來臨。給我們一偉大時代的指示。從了教員的

五位空軍閣下，由艾格市區乘汽車到這學校，他們在院

本館休息。會，張宗文、張宗文、張宗文、張宗文、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張宗

大海，饑餓的火舌，冉冉的上昇；他們完成了這偉大的工作，在歸途中飛機不幸失事。他們乘機，共有十一位同伴，其中六人下落不明，一位降落不幸落到敵人的防地，其餘五人便是幸運的一們了。他們降落降落在我國東部海岸，後經我軍民的護送，經蘇北皖東方轉來到立煌。他簡略地說說飛機失事的經過，並且說到他們希望很快的回到後方，再着飛機仍然重去轟炸日本。說到這裏，同學們又有一番熱烈的鼓掌，表示敬佩他們的勇敢，讚美他們的幸運。威廉上校最後又說到我們中美兩大盟友，今日的真誠合作，將來盟國定可得到最後勝利。中國一定可以成爲世界的強國。接着他便在同學們的掌聲中，結束了他的話。威廉上校因爲想再進一步使我們與他們心靈上的融合，便建議將同學分成五組，由威廉上校及歐白恩唐納德(D. O'Brien)尉、厄克瑪可賽(Coelmer Estelbach)尉、陸茲瑞斯(Kaymond K. Sutz)中尉、布明得機兒(Ernest Prundage)尉五人，各就一組與大家作愉快的談話，同學可以盡發問題，他們願意盡他們所知道的，明白的告訴我們。我們快慰極了，便依照規定分組談話，各組除分配一位飛行員外，並有翻譯一人，各由文啓昌、張宗元、劉鴻東、黃蔭棠、葉仲義等先生擔任。我們三年級各系合爲一組，分在大操場。其餘分組在大禮堂裏的，有分在大禮堂門前的廣場上的一羣一羣的同學們，圍繞着這些大時代的空中前衛鬥士，我們是感奮得幾乎流淚了。我們一組所分配的空軍飛行員，是

布明得機兒倪少尉。他的年齡很輕，精神飽滿到極點，當他由張宗元先生陪着向我們走來時，我們又報以一片熱烈的掌聲。他頻頻的向我們點首，並用輕微的華語笑着問遠：「你們好嗎？」我們都笑着答道「好」。同學便用英語和藹的問道：「How are you?」他點着頭答道「好」。他的和藹可親的面孔上，那豐滿的肉與勻潤的皺紋，時常泛着肥美的微笑，在反應着他內心的純美。他穿着繡有V字的襯衫，帶來了勝利的光輝。我們又從他澄碧的眼眸裏，可以看出一個和平的宇宙，更使我們深深知道美與國的民族，是和我們中華民族一樣的愛好和平與自由幸福的。而他們體格的強壯，使我們看了、感覺到己的體格與他們相差太遠，所以令我個非常慚愧，而這亦正是以鼓勵我們警惕我們有鍛鍊的必。他與張宗元先生吸着煙坐下後，便問我們有什麼問題，可以盡發問。於是同學便開始問他轟炸九州的詳細經過。他們是在八月二十四號由××基地出發，到中國××地後加足汽油，便飛向日本九州轟炸鋼鐵廠。抵達目的地後，便開始轟炸。當時日本備有十餘架戰鬥機臨空劫擊，高射砲火亦甚稀疏。轟炸的結果，收獲很大，幾乎毀滅了鐵廠機構的全部。他們完成了工作，在歸途中以飛機托着火而失事。他乘降落傘降落，幸安生着陸。他降落的地方離日軍防地僅一里路程，離美軍防地有四里路程；後經×軍的護救，將他送入營部，才發現他的十位同伴中有四人亦在那裏。他們互相的慶幸，後經探聽，有一位同伴不幸降落到敵軍的防地，其餘下落不明

。這說到這處，對於那幾位不幸的同伴，內心的感傷，由他的音調中可以清晰的聽出。他更對於中國軍民的救護，表示深深的感動。認為假若沒有他們的拯救，他今日早已成爲日本集中營內一個俘虜了。但可惜以言語的隔閡，因此使他們與中國的軍民彼此間增加不少的困難。他更說到他在開始降落時，不幸將手槍遺失，他非常焦急；因爲他想着，假使自己落到敵人的防地，已沒有自殺的工具了。他這種英勇必死的決心，真是令人崇拜到極點。我們又問他這座空中堡壘的構造情形，他因爲關於軍事秘密，不便告訴我們，僅說明它的顏色是銀白色的，上面有許多重機槍的設備。他說最近美國關於飛機上所裝的精密武器很多，可以舉其中一樣向我們報告，就是飛機上有一種瞄準器，能指示飛機在濃雲掩蔽的上空，可以轟炸濃雲下的目標，不必用高空望遠鏡去窺察。我們問他此次降落後，對於沿途感如何。他說他這次所經過的，都是中國的農村。將來若有機會，準備對中國各大城市作一普遍的觀光。我們問他戰時美國的生活如何；他說美國各大城市都有汽車、電車的交通工具，並有電影院、跳舞廳等娛樂的場所。但現在以汽油對於軍事的需求太大，所以私人汽車已減少數量。關於美國學校方面，亦在加緊培植人才，適合戰時的需要。戰前美國各大學多爲四年制，現在已改爲三年制了。我們又問他，羅斯福總統在本年這次競選中有連任的希望否。他答道：「我希望羅斯福總統能連任因爲他在最近三年中，對於國家的確有很大的貢獻」。最後我們又問

到他的身世，他說他今年僅廿二歲，家庭居住在美國的芝加哥(Chicago)州，他以前曾在二商業學校肄業，而他的生性是最愛駕駛飛機，往往因駕駛而忘去進餐的必要。他更愛在晴朗的高空翱翔，看着下面自然的景物，實在足令人容不出的美麗，於是後來便一意的改習了航空駕駛。他還沒有結婚，他的愛人現尚在美國讀書。他準備這次回去結婚。他微笑了，他的腦中一定是呈現着他將和他的愛人度着蜜月愉快的景象呢！我們真羨慕他的有意義的人生。我們因恐怕問得太多，使他疲倦，便停止發問。接着我們便紛紛拿着形形色色的卡簿，請他簽名，以留給我們一個偉大的痕跡。他一本一本的簽名，寫得滿頭大汗，但毫不感疲倦。他們真是俱有 Joshua 救世的精神，不惜以他們的血汗，普遍的灑遍整個人類的心田。

太陽已高高的掛在天空中，廣場中人們歡樂的情狀，都深深的映入在她的光芒中；這印象將和她一樣的長久存在着。一羣一羣的人開始散去五位壯士亦由各位先生陪同回院本部休息。但是我們和他們彼此間的心靈，仍然是連繫着，是永久的連繫着。

保衛正義的空中鬥士們！你們在數萬里的空際中，建築了永不朽滅的功蹟，你們高舉生命的火炬，向前猛進，以求達到自由人所締造的自由大時代爲目的，這是如何的偉大與神聖！凡是愛好和平正義的人們，無不在那裏爲你們祝福，爲你們敬頌！

死 屍

基 培

(一)

繼呢爲着母親，終於在敵兵壓境時，沒有隨學校後遷而回到桃鎮來了，這對於他的求學當然有很大的影響，然而他又有什麼辦法避免呢！他的母親年紀大了，而且自從他父親去世後，他就始終未曾遠離過她，更何況在這烽煙瀰漫的時候呢？

當他在本縣中學讀書的時候，每到星期六的下午，便請假回來。第二天，他總是穿着一雙嶄新的鞋或洗得異常清潔的衣服去拜望親友。在他走到門前的椿樹下時，總會聽見母親在後面叫道：「雞快要爛了，等一會就回來呀！」他也總會自然地回過頭來，看見母親總是正倚着門檻向他發笑，這笑直透進他的心裡，使他體會到他自己這穿着乾淨的衣物走着輕捷步子的背影，便是他母親心中一朵最美麗的希望之花。

他無論吃什麼東西時，他的母親總是坐在旁邊看着，臉上現出輕微而自然的笑容。他吃得越多，她臉上的笑容也越加明顯，因此他時時竟故意多吃些，以討她的喜悅。這些情形，都足以使他常常想到他母親是因爲有了他才有了生活的樂趣。因此，在他的學校當局決定遷移時，他也就想到他絕不能離開母親；讓她在管盡了離亂滋味的老境裏，又飽受孤寂無告的悲哀和思夫憶子的苦痛，而決定趕回家去。他在和同學們道別時，看到他們都現出勇敢的神情，準備奔向自由光明的那一方，心裏固不免有些悵悵，然而他想了又想，想到蒼天當會見憐而不致讓他就這樣永遠輟學時，又覺寬慰起來。

繼呢回到桃鎮，前線的機槍聲已漸漸可聞了。他和母親雖然心念，但因爲天色不早，都恐怕不能在城裏時間前走出警戒區域，所以仍只暫留下。天黑了，都不敢就寢，只好在黑暗裏坐着，兩耳滿是由前線傳來的槍砲聲擾得他們的心靈惶惶不安，直到夜深，槍砲聲由密而疏，他們的

心裏才隨着稍稍鎮定。這時繼呢的母親猛然地怕地過了，悄悄地熄了燈，倒了一杯茶遞給他。她自己又依舊坐下來向他笑着，低聲地告訴他一些她所親的軍閥海戰經過。她繼續那幾次的情狀斷定此次就是鬼子到了街頭，他們還可以逃走掉。繼呢知道這是母親安慰他的，所以只顧喝着茶，並不敢說些什麼，眼睛不住地看着那漸次昏暗的燈光發怔。等到他轉過頭來，他母親已躺在藤椅上睡着了。他不敢驚醒她，慢慢的站起來，背着手踱到走廊上去。一陣夜風吹來，使他開胃感到涼意，他仰望蒼烏黑的天空，以焦急和緊張的心情期待着曙光的來臨。

好容易天色漸漸的微明，一陣猛烈的槍砲聲，把繼呢的母親驚醒。他們都慌慌張張的來不及再收拾別的東西了。繼呢只把他母親的手杖找到遞給她，自己把已經打好的包袱背着，迅速開了門，引着母親急急的逃出去。在走到那棵榕樹下時，忽聽見一陣……的聲響，從樹中掠過，接着便有幾片樹葉落下來，有幾片竟落到他們的頭上，嚇得他們的頭髮都倒豎起來。

「媽！這槍一定是從東方打來的，我看我們不能到真家去了，暫且向西開向姨母家逃吧！」繼呢說着便拉着母親慌慌的向西開逃去。出了開，正迎着許多士兵扛着子彈箱，也慌慌地走過來。一個士兵向他們睜了一眼，喃喃地罵他們不該那樣慌張地跑。他們聽了也並不答話，只顧跑着，直至跑過西郊外那座石柳的橋時，將槍聲丟遠了，方才舒一口氣。這時繼呢恐怕母親太累，輕輕地把包袱放

下，讓母親坐着休息一會，自己却不住向桃鎮那邊眺望，見還有一陣人向這邊逃來。這時日若從雲霧中穿出來，替溪邊的一株垂柳罩上一層明暗的外衣。桃鎮依然在日光迷離中，隱隱的現出那雄鎮的輪廓，他睹此情景，不禁慘然淚下。因為他正每年的暑假中，常常在早晨，或傍晚到這兒散步，常常陶醉在這美妙的環境中，所以這兒的一切都似乎是他的好朋友。今番地丟下牠們，想想牠們不知要遭到什麼下場，自然會傷感起來。正在悲傷不已，忽然轟然一聲，震得他兩耳欲聾。他慌忙舉目一看，只見桃鎮街頭冒起一團濃烟，把他的輪廓遮沒了一角。後面的人，已都嚇得蜂湧地跑上來。繼呢也連忙把母親拉起，背上包袱，匆忙地逃向姨母家裏去。

他們到了姨母家的時候，砲聲還在振天振地響着。姨母看他們已嚇面色蒼白，也不問什麼就引他們到房中去休息。繼呢倒在藤椅上，在驚駭地聆聽着那些扛子彈箱的士兵能安全地擊退鬼子。但他的母親躺在姨母床上，不一會便呼呼地睡着了。

(一一)

繼呢和母親在他的姨母家已住了五天，所聽的盡是敵人的驚心動魄的戰行消息。他母親很想遣人把他送到他的真家去，因為那兒離桃鎮稍遠而安全些，但總找不到一個她認為妥當的人來護送，這事令她終日提心吊胆的憂愁。

着，却巧那天早上竟交我來了，他母親才把那顆不肯放的心放下來。

本來，繼嗣的馬父是來接他母子的；後來因為他無意中把所經過的路上的屍體陳列的慘形說出來，惹得繼嗣的姨母深恐他胆小而姐姐受辱，所以堅決不讓她去。而繼嗣呢！他在聽了馬父那一番悽慘的陳述後，想起打罵他，不該慌張逃走的士兵，已慚愧得無地容身，急得婆馬上就跑到那些死屍前去陳述自己的苦衷。他把顧念母親的心完全去開了，毫不顧姨母的勸告，堅決要隨馬父去。他母親也因爲他到了那裏，既比較安全些，又有他的姪女陪伴他，所以也不加阻攔。

當日薄暮，月亮已淡淡地掛在東邊天上。繼嗣與姨母家所有的大道了別，便和馬父匆匆地就道了。他們順着曠父來時所走的小路向北走，目的是穩到北離桃林五里內地方越過公路。他在曠父的身旁默默地走着。想到將過一會兒，曠父所說的情形就要全盤地呈現在他的眼前了，這這這那死寂的原野上，沒有一個荷鋤歸去的農夫和一個疲勞牛背的牧童。然後再望望曠父疲憊的臉，心裏的難受，正像一個奔喪的遊子，隨着報信者走進他那寂寂的大門一樣。但繼嗣並不是一直如此，有時他會在路旁站一會，側聽遠處那陣傳來的一陣陣沉重和隱隱的砲聲，他聽那砲聲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漸漸的人影在地了。一片皎潔的月光，把大地照得得顯得白晝。遠地的蛙聲，好像舞廳裏的交響曲一樣，不莊

在演奏着。繼嗣所想的一切，雖然被蛙聲捲走了，然而在中却仍是像搬運一塊石頭一樣，老是放不下來。走了好一會，他忽然望見前面有一塊黑越越的荒地，寂靜的，遍地蛙聲，都好像圍着那裏在高奏着。他的心緒緊張起來了。

繼嗣！前面就有死屍，你不要再東張西望的，儘管低着頭，緊跟着我走。馬父走到這裏，忽然站住，以極重地囑咐他。

「何必那樣呢！我不怕！」繼嗣不滿意地也站住了。他怕馬父責備他，帶着恐懼的神情向他望着。

「還說不怕，到臨病的時候就難了！你總是誤會我的話的。」馬父真的責備他了。他又拉起他的手繼續的走去。當他們走上荒地時，果然一陣惡臭撲來，各人作嘔。於是馬父趕忙將繼嗣的手放下，取出手帕掩住了鼻孔。繼嗣也隨着自然地把手伸進口袋裏掏出手帕來，但正當他想掩住鼻孔時，猛然想起那味死毒江陰不屈而死的獨撫元的。一箇精白骨滿疆場，萬九孤忠魂斷降了。誓語行天休掩鼻，活人不反死人香。的詩來，又低頭把手帕塞回口袋裏。他又向內退去，馬父忽然回過頭來，招呼他趕快把鼻孔掩住，直等到他點頭應允，方才轉過頭去。他快繼嗣望着月光清楚地瞧見了馬父被手帕遮住一半的臉上的厭惡神色了。他心裏雖感到不安，然而却不敢請求他把手帕拿下。

他又向四周張望了。結果因兩邊荒草沒膝，所以

瞧不着什麼，因而使他以為那些忠勇的殉國者，就僅僅放出這種刺人的氣息而湮沒了。他進而又想這種氣息，不過僅僅能刺激於此時走過此地的這一代人，後來的人，即使能在那草中發現到累累的骨骸，但那裏知道這就是為爭取他們的自由和幸福的忠骨呢！因為如此，他們又那裏知道他們的生存都是許多寶貴的頭顱換來的，又那裏知道相親相愛呢！他想到此處，更加傷感了。

這時，他已隨舅父走到荒地的盡頭，看見那邊仍是一大塊荒地，和這邊有一條田埂連接着，當舅父走到田埂邊時，又回過頭來招呼他快走，然後就很快地跑過去了，因此使他知道有異，便一面走，一面向兩邊注視着，最後他到底發見有一具死屍斜臥在前面的田埂下。於是連忙跑向前去細看，見他的臉已潰爛得不成樣子。牙齒也因為嘴脣爛掉完全露出來。腸子已被由田埂裏流下的水沖出了，不住在水中擺來擺去。慘白的月光，照在上面，不時的泛出閃閃的白光來。他右手攔在小腹上，好像是在無力的按着，忍受那腸子被水沖出所受的無限苦痛。身子的兩旁，都有水急急地流着，揚起了唧唧的聲音，像有人在水中低泣。他睹此情景，立刻覺得頭皮一麻，兩眼便含滿了一眶淚水，眼前的景物，便被一片亮晶晶的白霧遮沒了。他自然地想起了那些扛子彈箱的士兵的勇敢情狀來。幻想着那保衛桃鎮的血肉橫飛的偉大場面。於是這忠勇的死者，怎樣被敵人擊中倒在這裏；怎樣在奄奄一息中無可奈何地望着追擊他的同伴的敵人，從這田埂上走過，望着由桃鎮

那邊飄過來的濃烟在空中繞繞；又怎樣悲傷地死去而幻象便一幕一幕的由腦海中飄過去，於是他渾身戰抖着。正在緊縮的心，緊緊地拉着他的全身肌肉，使他覺得自己已縮做一團了。在如夢的境界裏，他幻想着他好像神仙似的飄飄於戰場間，他輕易地拿起遺棄的機槍，將那些追奔逐北的敵人一個個擊倒了。當這一幕幻象飄過後，他覺得全身輕快許多。興奮的自語道：「好！這就是這樣辦了！於是眼中的淚水，也突的滾了下來。眼前的一切重又分明了。他剛要向這死屍發誓要這樣做的時候，突然被舅父拉住了，原來舅父很快地跑到那邊荒地時，猛一聽見機槍聲在死屍旁動也不動，心裏當然已急得要死，但因為此處已接近公路，不敢高叫，所以只低聲的叫了兩聲，然而沒有被他聽到，這才使他又轉回來拉住了他。

「你真是討厭，總是不信人話，你不怕嚇壞了嗎？」舅父又這樣責備他，急忙地拉着他走。

「怎麼會嚇壞呢？」繼呢只好隨舅父走開，一面走一面不願意地回答着。

「這說嘛不壞，你不聽說處死的人，常常會嚇得披頭散髮的鬼向生人要頭嗎？他假使也如此，怎么可能嚇壞你？」舅父帶着恐嚇的語調說，又回過頭向他望了一下。

「不會的，絕對不會的，我想他們生前既是救人的英雄，死後就絕不會變做害人的魔鬼。」

舅父放下繼呢的手站住了，他轉過身來默默地向他望着，他也望着舅父不語，半晌才慢慢低下頭來，幾滴清淚

滴到舅父的脚上。

「孩子！你看你還在流淚，你的心腸太軟了。」舅父微微的嘆息，拿起手中的手帕，輕輕的向他臉上拭去。

「這不是心腸軟啊！我想隨便那一個人在看到這拋屍露骨的屍體時，心裏豈會想到他平時是怎樣的良善，後來是怎樣的勇敢和辛苦地為我們抵抗敵人，最後又是怎樣的死在敵人的無情砲火下，眼淚自然會流下來了。」繼妮抬起頭來說，語氣已變得輕緩些。

「唉！是的！論理我們是要設法將這些屍體掩埋起來才對得住良心！」舅父又深深地嘆了口氣，他把手中的手帕送回口袋裏。

「那這水就算『享福』嗎？我覺得我們要把鬼子打走，並且要捉住幾個，拉從這裏走過，好讓他們知道我們已為他們報過仇了。到那時心裏才算安哩！」繼妮的語氣又沉重了。

「那麼等著好了。」舅父安慰他，又拉住他的手，又似乎要離開。

「等什麼？」繼妮急切地問。

「等國軍反攻呀！」

「那麼我們自己還不是沒有真正自動地盡到收復國土，為殉國者報仇的責任嗎？良心上豈不是不安嗎？就是國軍反攻到這裏了，我們也乘勢捉住幾個鬼子，把他們捆到各處去『游街』，拉從這裏經過，自己固然可以說對得住這一般忠勇的死者，然而他們在冥冥間清楚地看到他們，所

拼死維護的同胞們，都是一些見風轉舵傢伙，心裏不更難受嗎。這樣還怎麼能談得上對得住良心？」

舅父默然了，停了半晌，方才把他的手抖了幾下，同他說道：「好孩子，我是叫你不要太悲傷呀！」兩人這才走開了。白色的背影，隱在銀色的月光裏。

(一一)

仲夏的陽光，已經穿過亮瓦射到繼妮的床上，他才感到熱得難受而起牀。當他穿好衣服，拿着面盆，走過屏風後，便看見舅母正坐在院子裏揀青菜。她見他起來了，忙將手中的青菜丟到籃中，笑嘻嘻的指着身旁的小凳子招呼他道：「繼妮！你就在這裏坐坐吧！我來叫別人替你打水去。」說着便一面招呼僕人打水，一面向繼妮仔細的打量着。等到他坐下，她又接着說：「昨夜你們來時，我本該自己出來做飯，不想被你的玉珪小表弟纏得分不開身來，直等到你們吃飽飯，他才被我哄睡，那時我忽然想出來和你談談，但舅父又說你跑得太累，不許我出來打擾你，今早該睡好了吧？你看，太陽已快要正中了！」繼妮見舅母說時，用手向綠樹叢中的太陽指了一下，他也隨着仰望了一望，然後從繼妮笑容回答道：「是的，睡好了。」這時院裏是濃蔭舖地，屋外四週的樹梢上，有三四個喜雀飛鳴着。天是蔚藍色的，一片雲也沒有。陽光照在樹葉上，花台上，屋簷上……都是一閃閃的在動。這便繼妮依然談

感起大地的一切也都在動了。他雖然是這樣的感覺，但他的那顆沉着的心，竟阻住了他的思潮。使他未曾因此意會到這時正是可愛的四月呢！

他們正想繼續的談下去，忽然繼呢的表姊——玉琴，由房中走來了。她招呼他，他也欠身答禮，他看她雖已較清瘦些了，然而有一陣淺笑過後，臉上還是浮起了一片淡淡而均勻的紅潤。她左手按在右臂上，把胸前的襯衣壓得緊繃繃的而微微地向外挺出。右手拿着扇子。當繼呢坐還原處向她凝神地望的時候，見她忽地輕輕地在腿邊擡了幾下，於是她的腳子在擺動了，左臂下的襯衣，也在擺動了。胸前雖仍是被壓得緊繃繃的，但因為右臂動搖的原故，却把貼在她胸前的襯衣，拉起了兩道短短而微斜的纏紋。這給予繼呢的，是一種神祕的感覺。

就在這時候，女僕把水打來了。繼呢未及站起，玉琴已搶先接過去，她向繼呢微微地笑了一笑，便捧着面盆引着他向她的房中走去。舅母也笑嘻嘻的一直望着他們走進房中，方才仍低下頭採青菜。

繼呢洗過臉後，便喝着茶，聽玉琴告訴他在桃鎮失守那天，他們因不見他們逃來而焦急的情狀，她說：「當砲聲正猛烈的那天，爸爸清晨就跑到桃鎮去的路口上迎接你和姑媽，一直等到晚上，才氣喘喘地跑回來，那時他已急得滿頭是汗，走進堂屋裏什麼話也不說，只是抱着頭坐在桌邊嘆氣，急得媽媽只是禱告菩薩，我也急得接連有好幾晚都根本沒有入睡。」玉琴說到這裏，含羞地把頭低下了

繼呢也有些侷促難安起來，他爲着要把這羞澀的場面遮住，有意地也把自己的逃難經過告訴她。當他把他的逃難桃鎮的慌張情狀說出時，竟惹得她不住的嘖嘖發笑。

他們正在談着，忽聽得前廳傳來了嘈雜的人聲，嚇得他倆連忙跑到那裏，見舅父正怒容滿面的和莊上的陳大伯，李大爺，潘二爺對坐着。繼呢和他們一一打了招呼，便坐在舅父身旁，想打聽他們在議論什麼，玉琴却嬌羞地退到後面去了。

「李大爺！我看還是你去和他們接頭，真不行，就依從他們吧！」陳大伯開始說了。

「不，我不去。我不知怎的一到那裏就駭怕，尤其是曹金海的勤務兵，老是瞅着我，就像我和他有什麼仇恨一樣。你想他們都掛着盒子槍，萬一隨便把板打死，又到那裏去伸冤？」李大爺搖頭拒絕着。

「怕這行，誰到那裏不怕呢！」舅父看李大爺這樣，有些不滿意了。

「李大爺！」潘二爺又接着說：「這是因爲你穿着白

竹布的衣服，他們以爲你有錢才這樣！」
「這樣就算是有錢嗎？若果到現在，連一件出色的衣服都沒有，那還虧死了呢！」李大爺氣憤起來，把頭偏過去。

未完 (待續)

哈代作品中的悲劇性

汪孟穎

哈代是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界的巨擘，在文壇上是一位卓然自立，無懈可擊的作家，亦為一般青年時人所圍繞的正確。他生於多塞特郡，他對於該郡及毗鄰的各鎮農村的生計曾做過一番精細的研究；這些鎮市，在古時總名謂「威塞克斯王國」。哈代是善於描寫鄉下人民的生活，關於這點他曾這樣說過：「上層階級的行爲已被習俗所隱蔽，所以不容易看出真正的性格，即使看出了，也必須主觀地去描寫，至於下層階級的行爲就是內在生活的表現，所以性格可以直接從行爲上描寫出來」。從這點上可以看出哈代是一位忠實的作家，並帶有極濃厚地方色彩的作家。他不贊成字句本身的雕琢，而注意使思想情感得到精確適宜的表現。

我們在讀這位巨匠的短篇或長篇時，就能夠體會到他的作品思想的傾向。他看出在人生的背後，有一種靈的虛無飄渺的東西存在着；他認為在這種悲慘的人生社會後面有一種「命運」或「意志」等類不可抗拒的力量潛伏着，而且可以隨意地左右着我們，弄出種種變扭的把戲和我們搗亂。他的作品表現出這種不可捕捉的隱然的威力，使

我們在讀他的作品時，會感到一種莫可奈何的情調。他敘述某件事情的發生，不在於人物的行動上表現，而是轉轉地描出那些受着這「隱力」所控制住的人物的心理；——一種絕望而沉淪的氣分，使讀者對於他作品中的人物，或覺出一種哀愁的心理。本來我們相信只有看透人世的空虛，和心潛浸在悲哀裏面的人，才能恬然的把人生的消息從筆尖上一一轉出。

總之，哈代以爲人生處處是佈滿着悲劇的空氣。善人未必能得到「好報應」，而壞人亦未必遭「禍殃」，「好事的結合」徧徧被扯爲不幸的極端，……。在這種昏濁的世間，我們的四週包圍着狡詐詭譎的光怪陸離的場面，在這兒所發生種種事物的「錯誤」，「顛倒」及「蹉跎」的痕跡——人生的悲劇就從此演出來了——在在都可以明顯的看出來。於是哈代就將這種在各處苦惱着的人們——呻吟的男子，哽咽的女子，很鎮定地把這些辛酸的故事一一刻畫出來，再加以深刻地詩的描寫，曲折的導出普通人的心音。這就那樣靈力地使這種高超的作風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一本小說完成時，因題材和章法的諧和，而給予讀

者一種美感。更給與我們有窺視這種真實情形的機會。哈代這樣地將人間幽微的秘洞悉到一般深處，暴露後這

樣明白，豈不是一個驚而又驚的神手麼？

他既把人生看作命運之神的玩具，而能够明白的寫出這被玩弄着人物的心理，自己却在一旁冷笑着，但是他又以慈悲的眼光去觀察，深入胸臆，透視苦悶悲慘的曲折運用他的鐵筆，把這個平凡的世界，一變為全然新奇的詩的境界；在這詩上又豈不是這天人的藝術天才的表現嗎？

哈代在「一雙藍眼睛」里，寫描寫入微的悲劇，而收很顯著的成就。在這篇中已發抒了新寫實主義的憤懣。哀悼與與國人的衝突，寫出憤世嫉俗的語氣。在「還鄉」一篇里，可以窺見他對自然及人性深刻的觀察，他對於幽暗陰險的自然界之愛好，以及在友古不滅的草原前，所感到的人生之空虛渺小；都在此地表現出來。在這篇中他

說到人生是「一件需要忍耐的事」。又說「自然力的缺陷，和人類受自然律支配的痛苦」。在「苔絲姑娘」里，他又充分發揮這種情調，遂達於寫實主義的頂點。夫賦的赤裸的以他獨特的手法，道出人生與命運的種種問題，較以前更為深刻。在他的作品中這是一項最偉大的著作，而它的新奇處並不在於題材，而貴於他完全與英國戲劇及小說上的傳統觀念相反，因為英國悲劇中有一種大家默認

的定例，就是凡一主角必須因其事而受苦，「此事或是一種罪惡。而哈代對於他的主角「苔絲」始終不使她有任何

過失。就這點論哈代可算是一個革新者。在「還鄉」里，他毫無顧忌，暢所欲言，赤裸裸地暴露諸人的醜態，被難以抵抗的命運的潮流所動搖着，而不顧乎把自己的缺點全盤托出，他更勇銳地將英國式頑固的因襲與紳士淑女

的虛偽的假面，毫不假借的一氣揭穿。哈代對於造物弄人的擺布，名之曰「一事物裏的順序」。他責問維茲華斯：「自然的神聖的計劃」何在？仁慈的上帝何在？他歸根結底的問題：為什麼發生出種種不幸的人物？這種悲劇與人類與命運的人道主義，用着驚刺的口吻表現出來，我們相信凡是有心於世道人心的人，那個能不為之迴而盪氣呢？

最後要提出的，就是自然界和外界的事物，在哈代的作品中與人物是同樣地重要。他利用地方色彩來渲染他的故事，使人們更深刻地感到「自然」的威力。哈代善用

人物的情緒來解釋外界，使無生命的东西猶如生氣勃勃。其神妙如「動物」，「方神」，「某件事」，「哈代還」，其中人物四週的景象便成了希臘悲劇中之文克武士的合唱，（命運之輪引導悲劇向某種災禍進展時，這般文克武士合唱四週景物）都親身參與這悲劇，而加以評論。這劇又是哈代在文學藝術上更偉大的成就，非一般淺薄平凡的作家

所可及其項背的。

三四、元身於古希臘

時事雜感

舊作三十四絕

宋公一

編者按：作者原籍湖南，抗戰以後歷盡顛沛流離，始寄居吾皖，那種扶老攜幼的難民生涯是不堪想像的。這一氣呵成的三十四首絕句，是他從逃難中體驗出來的作品。他自己說：『這是三十七年由武漢出發到開封寫成的，東拉西扯並沒有出色的地方，不過爲了痛恨倭奴猖獗與土地慘遭淪陷，民衆慘遭轟炸的情緒充滿着，總不願把他拋棄，特檢付本刊，以誌不忘耳。』的確這是流浪者與難民和墨的結晶，與那爲紙新詞強說愁的作風不可同日而語，在那逃生之不暇的場合，又怎能遇事推敲，然而我們試讀「寒山寺裏鐘傳警」可知荆棘銅駝，感慨之彌彌深。這是流浪生活的寫真，同時也是抗戰的史詩，雖不暇雕琢，但是亂頭粗服不掩國色，祈讀者勿以等閒視之。

時事提來最感傷淚和墨滿洒汪洋北風海立天容黯不聽 長江淹寇讎。

晴窗掩斷腸。

國疆東北未收回翻見黃河湧浪來太息平津淪陷後衣冠

車舟炸難民。

文物盡成灰。

太原失陷昨驚聞誰掃灑漫萬里雲李氏將軍消息杳紛紛

苦雨草離離。

車馬過紛紛。

上海繁華古市場連霄樓閣燼燼慘遭暴烈夷燒彈瓦礫

香埋六百人。

悽涼一地荒。

淞滬悲看碧血流敵軍今又陷蘇州寒山寺裏鐘傳警快瀉

柔弱任陵欺。

結隊倭機趁日晴華南華北任橫行狼殘蝸毒無人道故遲
機槍空際掃塵達文化機關炸不遺多少名城愁極日悽風

孕服屢來慘不仁狂逾蜂蝶喜挾奈良鄉婦女遭污辱一夕
晉東曾記寇來窺三百娥眉曠受禍馬上胡笳同一哭何堪

暴雨狂風百卉凋殘來誰不變衝冠願姬女界傷國結使劍
從軍效木蘭。

遇寇休驚亂寸衷偷生貽恥辱無窮須悲日月爭光耀一振
千秋節烈風。

遼陽民衆強從戎違令屠家不保躬縱得魂靈歸化鶴空餘
城郭月明中。

願我同胞築戰壕功成囚禁莫能逃亦身永定埋魚腹塞爾
蕭蕭咽怒濤。

誓將衣上傅油煤一炬焚身劇可哀塗炭元元悲晉冀可憐
白骨已成堆。

華虜倭夷毒計陰斯芥子已寒心更謀斬滅黃炎費強打
華人絕嗣針。

值此存亡危急秋滿好的是關心憂知他已絕無人性國不
顧利害不休。

沉迷可恨醒難拋却心腸作漢奸不惜奴顏為虎後豆箕
煎泣自相殘。

敵機轟炸無標的日毀交通去引狼何處橋樑何處站暗中
指點費周詳。

黃俊奸頭死恨遲或謀未定寇先知千尋未及橫江鎮敵艦
從容已下駛。

擾亂人心激發憤慨為其備絕天良遺詔更使清閣聽撥問
同胞好同胞。

利遂蠅頭具為私門小片罵總督癡捉來怎洩胸中恨萬刺
千刀作肉糜。

已誤進可問屠刀放下作如來及今不醒終當悔鳥盡
可盡事可哀。

修將一戰殺同胞危害宗邦罪怎逃快轉懸崖勒馬救亡
畢竟是英豪。

富財奴守金河為指困捐糧救國危更慨吳黎應振濟寒風
苦雨正啼飢。

財散須知正用途買儲救債莫躊躇他戰士沙場苦棉被
棉花盡力輸。

試看東北富家翁轉徙他鄉作富公已是有家歸未得一邱
華屋付秋風。

男兒術國當兵征令領來應能行抗敵自能學祖國偷生
只非誤生年。

時期今已過非常寇焰驚天勢更張西瀛瀛漢甯醒覺完巢
完卵挽危亡。

國亡恥辱痛難宣萬萬軍場鑿無物可能完納稅強人
末路賣青天。

養兒育女俱徵稅耕讀婚喪亦有捐欲死不能由自立不生
不死苦無邊。

萬丈深淵自披難住行衣食苦端端彷彿地獄偷生活鐵石
人心也要寒。

寇深誠急執撐撐獅醒應須醒及時匹婦匹夫都有責貧窮
出力富捐資。

共濟艱危浪裏船翻沉誰執得安全國家種族同斯例眉睫
而今已迫燃。

毛龍終不敵刀兵感憤悲歌為請纓脫下青衫橫短劍好乘風浪斬長鯨。

鵲踏枝

郭養拙

長記畫橋南北路，依舊芊芊，綠滿尋芳處；遠浦眉峯晴後雨，寸心歸逐潮來去！
夢魂幾君君不語，身世飄蓬，聚散渾無據！寒食東風吹陌樹，月明江上帆無數。

文質彬彬

徐際康

「文質彬彬」，時代遺留下來的，這泰虐的惡魔，鯨吞了多少英雄，搗毀了多少事業，而今，仍伸着那殘忍的巨手，無數的小羔羊，一個個被枷鎖着，

一個個被投進墳墓去。

牠張着血盆大口，

向着無數的新生命，

「過來吧！」

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之

香檳酒就是甜膩霜，

焚草給便是送葬曲，

別沉醉了吧！

現在所需要的，

不是一白而晝生，

讓太陽將我們投進墨色的染缸里，

造成爛頭鐵骨，

黑粗麻片。

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平等體格的國民，

造不遜頭等的國家。」

禮國人們啊！

及早回頭，

偉大的號召，

在呼喚你；

剝離叢生的荒山，

等着你去開發！

除夕雜詩

德綱

亂髮紛披未忍梳，拚將沽酒典琴書，隣姬試着新衣過，告我明朝是歲除。

爲念紅裙情繡翠，尤憐華髮不勝簪，燈花落盡科頭坐，一夜平分兩地心。

銀燭初殘淚幾行，敢從宦海作慈航，隣鷄頻向愁邊喚，起視何如夜未央。

應有凭闌未忍妝，更思慈淚溼萱堂，一杯爲問樽前客，壯志何如鄉夢長。

卸却簪纓不忍眠，心隨征雁到胡天，黑頭開府今何在，隨地行將念六年。

竟食階除寒雀噪，庭前印雪馬蹄疎，今宵有酒番無客，始信明朝是歲除。

窗外瓊花化作塵，床前銀燭亦成灰，人因病酒詩尤瘦，剩得寒梅未忍開。

玉壺金甌且貯茶，自憐衾冷骨寒鴉，虛度竟日無人到，窗外梅花映雪花。

酒醒方驚日影移，晚風拂鬢鬢如絲，問君此際愁多少，掛在斜陽幾處枝。

樽酒風零值歲闌，溥陽盡淚客衣單，兩行雁去無蹤跡，我對斜陽仔細看。

頻催臘鼓感離離，夢送孤鴻入暮峯，爆竹一聲腸一斷，枕

邊誰禁鷓鴣聞。

辜負今宵是歲除，尋詩捲卷夜何如，燈前雅婢低頭笑，笑我添香不讀書。

猶憶瑤琴誤拂絃，羣鷄青籜已成篇，料應負却黃昏約，酒醒明朝又一年。

疾世文章反促貧，驟零又見歲華新，詩衫濕透恩親淚，怕聽鄰姬數俸銀。

猶憶當年獨鼻揮，乘風披雪到柴門，凄涼世態寒無限，爐火微餘一點溫。

應許東風會有期，銷愁未敢典春衣，忍將使馬詩千首，換取隣翁酒一卮。

雜詩

佚文

擬把新愁譜舊詞，好隨征雁寄相思，稚奴不解憐詩客，怪我凭欄半似癡。

欲隨愁吟苦未工，淚珠盡盡夕陽紅，揮巾吩咐山前雁，應爲離人逐斷篷。

夢隨殘月到三巴，囑咐寒梅緩發花，待取畫眉人到後，好得插向鬢邊斜。

懷袖香殘又一年，桃梅夢斷倩誰憐，南窗伴我孤衾冷，除却寒砧是杜鵑。

寶鏡新妝未忍開，纖纖能不惹塵埃，夜闌鳳鴨心潮急，應是劉郎鼓棹來。

十六字令 錦采步月

伏文

晶，柳梢月影入泉清，微波動，渾似客心驚。

西江月 桐影

豈慰僧荒寥落，以憐書劍飄零，時來偷聽讀書聲，平惹蕭郎長恨。 綠樹隔聲遠，相親怎及無情，秋隨斜月敘平生，珍重秋娘雙鬢！

浣溪紗 過海棠溪渡口

波上輕篙似轉蓬，西風無語亦相親，新寒初直灑羅襟，柳色蒼蒼似有淚，扁舟倦計繫征魂，忍將桃葉繫前因。

謁金門

補而成之

知我醉，應是蒼禽冥冥，烟嵐沒了前村頂，露重衣襟冷。 入水月時如鏡，涼初透轉屏，杖藜倒個人初醒，踏踏

一斛珠

過葵府別神女

欲留無計，釵光月下心相語，相逢何必曾相識，湖急舟輕，別恨從茲始。 江流絮帶秋滋味，相思何計相留得，孤城灑盡青衫淚，回首巴陵，惟有暮煙翠。

鳳凰臺上憶吹簫

送春，玉河歸

繞樹難爲，依人柳絮，低徊幾快清眸。任柔條瘦減，猶戀橋，頭憐彼殘枝恨。 投想，開計何由。 綢繆處，情繁悼，春到春去，秋波已矣。 隨處隨處，怎禁東流，且教拾開袖，莫上層樓，喚取呢喃雙剪，應重來。

剪斷新愁，剪斷也。 陌頭黃老海濱詩。 佛。 三百年。 劫後三

浪淘沙

倩影渡寒塘，暮靄蒼蒼，小閣阿嬌倚棹房。 綉管凝情秋落，秋娘，生歌紅顏該命薄。 莫惹柔腸。 秋風吹斷，出四

臨江仙

碧柳垂城初未改，新黃稀，阿嬌門外草萋萋。 最銷魂、對桃枝、憶舊處，會唱西窗梅影。 舞盡離愁，終隨屐土去。 空留履跡猶存，斑斑應是舊時痕。 若憶知何處。 莫喚黃昏。 白頭海

南鄉子

夜沉郎歸去路，溪邊， 柳影初殘。 鼓吹聞鶯思清。 綠之冷，

南鄉子

何必苦重彈，古鐘初曉，不厭難，聽雨幽懸。 燕飛塵與劫，無邊，兒女神仙猶共船。

南鄉子

和潘唐兩君原唱

宋公一

翠母淚當彈，負來何堪兩鬢殘，回首湘雲心欲碎，難眠！ 莫斷衡陽一片天。 把酒欲逃禪，南雁於歸意惘然，今夜夢魂何處是，無邊，幾度重歸故里船！ 住。

臨江仙

觀貴妃醉酒劇歸來賦此

伏文

遙念後庭花正發，驚聲喚與歌聲，班生何計請長纒，霓裳初起舞，上將秋賦兵。 揚我春帆當翠楫，堪憐陌柳方青，簫前斜月透窗櫺，枕邊人未寐，城上已三更。

參觀立煌電廠報告

立煌四面環山，又無巨大水源，且交通阻塞，運輸困難，是為立煌設置電廠之最不宜點；惟因立煌為本省垣，位置重要，機關林立，人民繁增，為大衆福利計；亟需電氣設備。今建廠設小型電廠一所；作者於月前曾赴該廠參觀，承沈廠長多方指導，至深感荷，茲將該廠設備略述於下，以供我電界人士之參考，亦為大別山之建設奇蹟也。

(一) 電廠本身

(A) 地點 設置於戴家嶺南，山坳之內；全廠面積約四畝餘。

(B) 原動機 雪勿來陸汽缸引擎二部，以木炭發動，(即木炭汽車之引擎缸拆下應用) 借引擎過舊，效率頓減，每部約二十匹有效馬力，現因負荷大增，二引擎同時開用，合拖一發電機，

乃為大別山補救辦法之劇舉。

(C) 發電機 係西門子電機廠出品之交流三相二十五呎，安已座，五十週波；電壓為四百伏及二百二十伏，係△接，電力因數百分之八十。惟因電機廠舊，效率稍差。

(D) 配電板 係大理石板，設有安計三架，(○) 一(○) 伏計一只，(○) 四(○) 均屬軟鐵式，尙配設勵磁電阻計一只，直流伏計計兩架，輸入配電室，用快表開刀開關，並設有保險器，以期安全。

(E) 輸電及配電 輸電方面原無升壓設備，但因用戶增多，線路又遠，綫路損失過大；經多方採購，已運到裝置將應用者，有益中瓷瓶製鐵廠出品之五十呎安變壓器一只，西門子電機廠之二十呎安三座，高壓為三千三百呎，低壓為三

百八十伏，用「Y」式連接，計分二路供電，其一由廠經省府至包公祠為高壓，其一由廠至包公祠低壓，合計全長約為三萬五千市尺。

(F) 蓄水池——引擎應用冷却水池，係用大缸儲之，均由人工供給，僻山水源，甚為困難也。

(二) 用戶方面

(A) 種類——用戶大部均為電燈，極少採用電熱；電力；全市用戶約計五百家均為包燈制，附保安設備。

(B) 供電制度——係採用吾國標準電壓二百二十伏，二線制，五十週波。

(C) 供電時期——每天約發電七八小時。

(D) 負荷情況——最高負荷約為二十安培（變壓器未接入）。

(三) 其他設備

為便利修理計，並設一修理室，內有車床一部，鉗床多部，零星機件均可整修裝配。

結論：電廠產生於大別山中，確屬不易，目前本區區面臨

敵，物資益見困難；該廠籌備人及主持人，煞費苦心，由種種技術證明，即可知之。如立地燃煤奇缺，柴油更無，而又乏大量水源，當初選擇原動機最為困難；但大別山樹木廣多，最近一二年內，決勿生問題；是以木炭引擎之應用，為理想者也。至維持方面，更為困難，昔日之優等紅車油，B字油；以大麻油代替之，引擎之汽缸油，以動物油加以濾過而代用之變壓器之絕緣油，以大麻油，棉油等植物油，去其酸性而代用；其耐壓甚高；頗為滿意，（六十四分之一寸在一萬伏時不生火花）誠是電界福音且全廠機件稍有損毀，必親自指導修理，每日發電亦必親自督導，服務精神，誠可欽佩。仿德惟該廠經濟不統，如油開關不能設置，而以笨繁之保險絲代之，總電度表未裝，不能計其每日發電度數與燃料之比例，而測其效率；用戶方面，電度表及限制表未裝設，致用戶報少用多，竊電無法查稽，變壓器之容量太大，乏料修改，其他如瓷瓶之缺少，地氣箱之購備，凡此種種，希政府予以最大援助；則必達到完美也。

作者學識淺陋信筆亂塗，尚希電界先輩，多予指正，則不勝感禱焉。

頃奉

省政府九月十六日教高字第〇〇號訓令內開：「案查前據該院呈送組織大綱當經呈 行政院核備去後茲奉 行政院議陸字第 21247 號訓令內：「該省政府本年四月二十六日計財教高字第六六四號呈請安徽省立安徽學院組織大綱請

備案一案查該大綱名稱應改為規程其餘條文亦經修正除分令教育部外合行抄發該規程令仰遵照」等因奉此合行抄發該修正規程一份令仰遵照為要 該修正規程一份令仰遵照為要 等因除本院組織大綱草案已登載本刊前號外茲再將 行政院修正核准之本院組織規程登載於次

安徽省立安徽學院組織規程

三十三年三月卅一日第一一〇二次省政府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三十三年九月行政院修正核准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學院定名為安徽省立安徽學院

第二條 本學院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實施方針以

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為宗旨

第二章 學制

第三條 本學院修業年限各學系定為四年師範部各專

修科三年銀行專修科二年期滿考核成績及格

呈請教育部覆核無異者由院給予畢業證書各

學系畢業者并授予學士學位師範部畢業者并

由部給予初級中學教員證明書

第四章 條

本學院入學資格須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

高級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經入學考試及格者

同等學力錄取名額以錄取新生總額五分之一

第三章 組織

本學院設院長一人以理院務由安徽省政府遴

請教育部聘任之

本學院設教務處置教務主任一人兼本院長主

持全院教務事宜由院長就專任教之中遴選上

人向教育部呈請部備定一人由院聘請兼任

之

第七條

本學院暫設下列各學系各專修科(一)中國文學系(二)外國語文學系(三)數學系(四)歷史地理學系(五)政治經濟學系(六)銀行專修科(七)師範部內分教育藝術理化數學及體育童子軍五專修科各系部各專修科各置主任一人專任及兼任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若干人由院長聘任之

第十四條

依法受院長之指揮辦理本學院歲計會計事宜
第四章 會議
本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教務主任全體教員互選之代表(每十人至少選舉代表一人)訓導主任總務主任各系部主任會計主任組織之院長為主席審議左列事項
(一)本學院預算決算
(二)本學院內部各種重要規則
(三)本學院各系科組之設立及廢止
(四)本學院課程
(五)本學院建築及設備
(六)關於學生試驗事項
(七)關於學生訓導事項
(八)院長交易事項

第八條

本院為適應需要起見得在皖南設立分院
本學院設訓導處設訓導主任一人兼承院長主持全院訓導事宜由院長就專科以上學校訓育人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者選聘之

第九條

本學院設導師若干人就教授中選聘兼任之
本學院設總務處設總務主任一人兼承院長主持全院總務由院長就專任教授中選選二人向教育部呈薦經部圈定一人由院聘請兼任之

第十五條

本學院設教務會議由教務主任各系部主任及教務處各組主任組織之教務主任為主席審議左列事項
(一)關於各系科之課程
(二)關於學生註冊
(三)關於轉學借讀升級留級畢業及補考事項
(四)關於學生畢業成績
(五)關於學術設備及辦理出版事項
(六)關於圖書事項

第十一條

本學院院長室設秘書一人綜理全院文書由院長聘任之

第十二條

本學院教務處分設註冊出版圖書各組訓導處分設生活管理課外活動衛生各組總務處分設庶務文書出納各組各設主任一人組員若干人由院長任用之

第十三條

本學院設會計室設會計主任一人佐理員及雇員若干人由安徽省政府會計處依法呈請任用

第十六條

本學院設訓導會議由院長訓導主任教務主任全體導師及訓導處各組主任各訓導各指導員組織之院長為主席審議左列事項

第十八條

本學院得設左列各種委員會辦理各種特殊或臨時工作其組織章程另訂之

(一) 訓導大綱

(一) 考試委員會

(二) 學生操行成績

(二) 經費稽核委員會

(三) 學生操行考查標準

(三) 衛生委員會

(四) 有關訓導各種章程及表冊

(四) 出版委員會

(五) 學生獎懲事項

(五) 圖書委員會

(六) 學生日常生活之指導與管理

(六) 其他各種委員會

(七) 訓導環境之設備

本學院各系科視科目之繁簡得分別成立各系科教學研究會由担任各該系科教授組織之互推一人為主席討論及研究各該系科教學事宜

(八) 院長或院務會議及學生建議事項

本學院各項會議細則另訂之

本學院文書與處理檔案保管

(九) 款項出納

附則

(十) 校舍校具之修繕分配與保管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十一) 工役訓練及警衛消防事項

教育部函發高五二〇七二電復核准

(十二) 財物會計

立大學先修班

(十三) 學生宿舍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十四) 學生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十五)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十六)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十七)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十八)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十九)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二十)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二十一)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二十二)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二十三)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二十四)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二十五) 學生自治會

本規程自核准之日起施行

本刊徵稿簡章

- 一、凡關於中外文學（包括小說詩歌散文雜記等）政治經濟教育史地法律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之研究與探討無論論著譯述均所歡迎惟內容力求學術化
- 二、文字不拘語體文言但須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譯文請附寄原作如不便附寄即請註明原文題目原作者姓名及名稱出版日期及地點
- 三、來稿刊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如係院外稿件須附足郵票
- 四、來稿經刊載後一律致送稿費每千字六十元至一百元特約稿件稿酬從優
- 五、本刊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去收增刪之權其不願刪改者請先行聲明
- 六、來稿如發現已在其他任何報章雜誌發表者概不致酬
- 七、來稿請寄安徽學院出版組收

世界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主編者：朱佛定

發行人：羅園仙

印刷者：安徽企業公司印刷廠

總經售處：安徽企業公司物品產銷社

代售處：立煌各書店

廣告價目			定價			
等級	地位	全	半年	零售	辦法	郵費
特等	底背面及封面內面	面	六	一	冊數	國內
普通	正文後	面	五〇〇元	一〇元	價目	國外
		四分之一	免	免		
			一八〇元	三〇元		

本刊已呈請內務部登記證號不發下
 安徽省教育廳註冊字第二號

安徽工業公司

官商合辦 企業 實充本資



信託部

承辦現金信託
 代辦公用事業
 代客買賣貨物、證券、地產
 代客經營投資
 代客保管財物
 代客運輸及其他事項

生產部

設立各種廠場
 精製皮件及化學用品
 染織各色綢緞布疋
 承印書籍雜誌表冊

貿易部

依法購運土產出口
 搶購進口重要物資
 運銷日用必需物品
 承銷工廠產品

總公司：立煌石路